

長篇小說

新珠

菊池寬
周白棣

東南書店印行

譯者的話

今年五月中旬因爲學校放了假，我從上海回到了故鄉。在家裡過了楊梅時節，天氣漸漸的熱了；一直到暑氣漸退，才復重回上海，這樣在故鄉足足有一百天的時間。其間除出玩了幾處鄰近的名勝，不曾離開家門一步。

渺小的村落，村落中的狹的家，是我惟一的安頓處！周圍，除出父母與弟妹，沒有可以談話的人，至于來往的自然沒有什麼鴻儒，那是所謂白丁以下的純樸而勤勞的農夫和農婦。熱的太陽，每天每天，籠罩了我的村落，烘炙了我的狹的家。我于是沉悶了，要用方法消遣我的時間。于是便每天譯起往日讀過的這本小說來了。在起初譯的時候，原不希望他一定譯成，只是因爲往日看這本小說覺得很有趣，現在每天譯幾頁，一則消遣，一則重吟舊味而已。

人究竟是好懶的，尤其是我。有時譯了幾天便不譯了。於是時間過剩，無聊增加。因爲無聊增加，又復執筆譯書。如此或作或輟，蓋不下十次。而所譯之書寥寥不過數十頁。

那時我的妹妹——唯一的妹妹，正做着刺綉，我見她花紋精巧，針帶細密，每日工作不下八小時，而每日成績不及一方寸，這使我驚奇了。我說這是浩萬里長城的工程，究竟要化費幾何時間呢？她說預計三個月。三個月！這使我呆了！以大小不到兩方尺的面積，居然要化費三個月的時間。這給與我以極大的教訓。原來我的妹妹，一日也不會間斷的進行她浩大的工程，而我的做事，却是有始無終，虎頭蛇尾，我于是深深地自責了。我從那天起，決意看妹妹的樣，做我譯書的工作。不肯輕易間斷了。我的預算，和我的妹妹的一樣，也是三個月。

在這個工作的進行中，過了一個月，我的最小的十二歲的弟弟從學校裡放了暑假回

來了。他每日纏着我要我教他書，我于是譯書之外教他讀書。他有很好的記性，時時講給我許多從旁的兒童讀物看來的故事之類。我于譯書倦來的時候，聽他談談天，和他散步看着棋，這樣成爲我恢復疲勞的方法。

園地的桃子熟了，我的弟妹，每摘一批總是拿了幾枚給我，葡萄熟了，亦是一樣的辦法，此外如楊梅西瓜，我的妹妹和弟弟亦從沒有一次棄我而自食。總之我在讀書的當兒，從他們較小的手裡，吃到不知多少的東西。我是他們的長兄，我是無恆心的長兄，小
覺慚愧而感激。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是鄉間人的古風。以懶漢而做鄉間人的我，自然是不適用這個規則的。我是日未入而先息，日高出而未作，但也有幾次從睡夢中聽到田頭的紹興高調，猛然起身的事。原來農夫們于潮水漲大的黎明的前一刻，牽了牛在車盤趕水；那車盤的旋轉聲，平時是單調而焦燥，可是因爲在萬籟無聲的黎明時，覺得健爽而嚴肅了。

和着這稱健爽而嚴肅的車盤聲，年青的——從他的聲音上推測他是年青的——農夫，喊出健實的清越的紹興調，渡過靜寂的黎明的空氣，傳達到這睡夢半醒的我的耳朵，使我爽然回復了意識。我側耳傾聽，我的心弦，被那粗獷，真樸，健實的聲音所打動，我再也不想入睡，便從床上跳下。開了大門走到晒場，那熹微的晨光，白茫茫的氣氛，籠罩了靜寂的大地，只聞那清徹的歌聲，來得格外響亮。那是大地之歌，在衆人未醒的當兒，自歌自聽，歌着那偉大的歌曲吧！我神移了，禁不住踱了晨光熹微的路，走向歌聲所自來的約在半里之外的地方去。呵！這時候，小小的村落，每家入家的狹的門，都還默默無言的關閉着，狗子也許因為整夜地守夜的疲勞，至此全已入睡，讓我悄然的通過，也不會叫出一聲兩聲。姚江的潮面，白茫茫的漲得可觀，沿江的不久行將收穫的田禾，罩着一派白光，默默地低着頭兒，又似晨禱，又似不勝其晨露的担負。呵！那個歌聲，引誘我來看這個景色，我也就不必到歌聲的出發點；我便在『遠有歌聲，近有白霧』的茫

茫的田畝間，駐下足，直待那黎明的降臨，沿着歸路，來開始我一天的工作。

我是日復一日，沉湎在這樣的環境裡，鼓着勇氣，做着我們似乎做不完的工作；而同時書中的人物，亦漸漸地和我發生親蜜感，所以除出現實的慰我寂寞鼓我勇氣的弟妹之外，還加上了想像上的引人入勝的書中的人物，所以譯到三分之一以後，因為後者的引誘，也是欲罷不能了！

終于以三個月的時間，（除出間斷約為七八十日）把全稿譯完了，而且于回滬來的前一週，把全稿修改了一遍了。

到了上海，先承朋友張其耿君給我校閱全稿一遍，指出了許多錯誤，於是自己對于譯稿發生懷疑，遂決意再改一遍。但此番不改則已，一經改削，真是不可收拾，以舉地每日五小的時間，一日不間斷的費了一月有半，才得全稿改完。修改完了，又請朋友葉作舟君校讀全稿一過，又承葉君指出了不少的不妥處，我概逐處改正，至此才算完成。

我想修改雖則已費了不少時間，而未發見的錯誤，一定還有，這只好請讀者諸君指教了。

在修改的常兒，每遇疑難，全賴森澤磊五郎高橋協寺中猪介三位教授的指教；對於上述幾位朋友和三位教授，使我非常的感激。此外松井幸人黃樹敏許斌華三君以及其他幾位師友，也直接間接給與我許多助力；只好在此地總提一筆，以表我的謝意。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一日

周白棣記于滬西同文書院。

新珠目錄

遺作展覽會·····	一
三個姊妹·····	一一
麗人圖·····	二〇
春愁·····	三五
美滿的租屋·····	四五
深誓·····	五九
綠的午後·····	六九
戀愛常道·····	八五

一個晚上·····	九七
姊心與妹心·····	一〇五
一種四角關係·····	一一九
最初的火華·····	一三二
禁果·····	一四四
戀愛之國·····	一五五
最後一着·····	一七〇
一種戀愛哲學·····	一八一
愛之擬戰·····	一九八
微明·····	二一
慕情·····	二一九

同病相憐·····	二三二
勝利者·····	二三九
還不遲呢！·····	二四五
妹的異議·····	二五五
一件大事·····	二六三
漂亮的訪病客·····	二七三
變心·····	二七九
最後的一線·····	二八六
戀愛者受難也·····	二九四
暑期的女王·····	三〇四
落選人選·····	三一

瞳的決心·····	三一八
畢了業的肉體·····	三二八
處女的潔光·····	三三六
從姊到妹 從姊到妹·····	三四七
輪到爛子·····	三六三
爛子的敗因·····	三六九
勁敵·····	三八七
悔恨的尾聲·····	四〇三
後摘的花·····	四一三
無言的戀·····	四二三
卑劣者·····	四三八

損傷·····	四四二
陰謀·····	四四七
天國與地獄·····	四五九
輪迴·····	四六六
！腫的下落·····	四八〇
苦悶的成長·····	四八六
！腫的後影·····	四九四
不幸的阻碍·····	四九八
無上的口實·····	五〇九
惹厭的人·····	五一九
不陷之城·····	·····

誘惑論·····	五三一
蕩子的悲哀·····	五四〇
原因·····	五四八
靜眸女·····	五五五
心的女尼·····	五五九
女性的選手·····	五六二
愛與恕·····	五六七
更深的愛·····	五七二
靜眸女士·····	五七七
楓樹之下·····	五八七
允許·····	五九六

瞳的歸家·····	六〇九
新婚旅行的話·····	六一六
高尙的契合·····	六二三
管的復讐·····	六二八

遺作展覽會

記性好的讀者，也許還記得那大正某年秋去世的日本畫大家篠崎靜湖吧。又對於美術，只要略具興味的人，也總得在報章上，讀過關於「他底作品」的批評的。

『兩隻鷺』，『俠妓圖』，『寒山，拾得圖』

（註：寒山，拾得，爲我國二僧之名）

『某日的太閤』，『金剛

山十二景』；這些傑作在製作的當時，引起了煊赫的世評。氏爲明治時代巨匠狩野芳崖的門弟子，在青年時代，境遇坎坷，後來出品于第一屆文部省展覽會，得了二等賞，從此博得大名。在第四屆的文展，早就被舉爲審查員，在臨死兩年前的大正某年，甚至受到帝室技藝員的榮譽了。

氏的畫，與美術院派美術學校派，別樹一幟；他有自己一家的畫風，可說傳襲了日本畫的精髓。不追新奇而又不拘泥于古人的糟粕，不論他的見識，他的手法，是保持着

與時代不即不離的新意味。所以美術界的識者，早就加以敬畏了。他那高潔的人格，與奔放闊達的，藝術家的氣魄，是保證了他的名聲；所以一時說起篠崎靜湖便有畫壇第一人之概。在大戰當時的美術界全盛期，靜湖的作品，以一尺五寸的絹本，只要稍稍着色，市價便值一千圓；這也可見他名重一世了。

一時請求他執筆的書畫店，或美術愛好家，聞風而至，門庭若市，就是那預付的潤金，積了起來，據說也達到七萬餘元之譜。

出身貧苦的人們，要是到了晚年，交着意外的好運而有豐富的收入，那麼因了年青時的勞苦，感到金錢的不易，往往會傾向于堅實的貯蓄一方面。可是豁達的靜湖，青年時的勞苦，既不以為意；晚年時的富貴，亦不覺得那樣的稀罕。他有了金錢隨到隨化。對於困難的美術學生或困頓的友人知己，差不多是無制限的施與。他決不治產。只有住宅一項，因為受人慫恿，在駒込買了一塊廣大的地皮，造了一所壯麗的房子。用檜樹造

的純日本式的屋宇，那式樣和裝飾，發揮了主人的豪放的趣味，所以那偉大的光景，已使同輩的美家術私稱之爲『駒込御殿』了。

他在距宅不過三四十丈的電車街上，買了一所宿舍，做他的畫塾。你只要坐『駒込橋電車』，到神明街的電車站下車，向前走不到一箭路，靠着右手便可望見有一塊『靜湖畫塾』的牌號掛在那里。

爲了這畫塾，靜湖耗費了好些錢財。在塾生之中，那有錢的固然是取費的。可是一個月的開支，總要在三百元以上。

靜湖死前，美術界已湧起了消敗之風。預付潤金的美術商，現在都說：『畫如畫不起來，那麼前奉的潤金，……嚶！……因爲市面蕭條，務請……』。這樣說着，來收回預付的潤金的着實多着。一時勢耀煊赫的京都底竹林栖虎畫伯，據說也因那索回定金，感受困惱呢！靜湖底堅實雄健的畫風，却並不怎樣受市況消長的簸弄。並且那些書畫

商，對於靜湖的人格，有相當的畏懼，所以還不敢對於靜湖出以非禮，取回定金。

可是靜湖的收入，一些一些的減少，却是事實。

攪了現款來踵門求畫的人，已經一個也沒有了。甚至那年出品于文展的『梅林三趣』，世評雀噪，却終于不能賣脫。講到這里，那橫濱豪商山木寅太郎氏的沒落，亦不能不說是一原因。因為山木氏只要說到靜湖的作品，便不管好歹，樂于引受；他如在世，『梅林三趣』這張畫，自然也有顧主的。

因這樣的理由，靜湖的豪奢生活，于他死前兩年，露出破綻了。在豪放的他，全不注意這點事，他儘是沈湎麴孽，終于以腦充血，而突然的死了。

主人豪放不羈，不治產業，現在突然去世，那遺族的困苦自然無以復加，靜湖雖是豪放得了不得，若是五日十日生病而死，則在病床之上，亦不得不想到家族的將來，而遺下自己死後的生活方針。可是當靜湖的妻俊子，聽到靜湖的呻吟跑去探看時，丈夫一

如平日，看倦了書，弛然仰臥，將頭倒在棹子上，而眼睛却已翻白。

靜湖的死，在遺族看來，彷彿正在好夢的中半，從被窩裏倒拉下來的模樣，可是其妻俊子若再認真一點，那麼對於丈夫的生活，也還可以懸崖勒馬；但俊子又不是那樣的賢女人。

靜湖在落魄的青年時代，曾潦倒不堪，那時他曾在柳橋的妓館，做過一度的寄食之客。那妓館的主人，名叫阿鯉是柳橋有名的俠妓，那時靜湖病倒在代地河岸的陋屋，阿鯉便十分憐憫他，留他到自己的家裏來。靜湖在那人家，約莫住了兩年，或者替他們算帳，間或做箱子匠的助手，以消遣他的光陰。在這樣的生活中，他與俊子發生戀愛；俊子便是阿鯉的胞妹出來做雛妓的。

靜湖的優秀的人格與才能，阿鯉是相當的理解的，所以她知道這事情，便把任事不久，身體清白的俊子，退撤了；使之跟著靜湖。于是此後的貧乏生活裏，阿鯉明的暗的

，都幫襯着妹妹兩夫婦。因此多情的靜湖，一生感阿鯉的恩。他出品于第二屆文展而鼓舞一世之好評的俠妓圖，便是描寫這位阿鯉當時美麗的面影；在任何一線，充入溢着靜湖的感激；雖則是平淡無奇，一望楚楚的『麗人圖』，實蕩漾着漂渺的神韻。

無論怎樣，俊子任情使氣，純爲悍婦，可是靜湖一生忍耐，毫無異言，這亦不外靜湖對于乃姊的感謝的微衷罷了。

如果說阿鯉是那些風塵女子之中最賢明伶俐的婦人，那麼俊子在做主婦的女子之中可說是第一個愚昧的女子了。她總算耐過了丈夫青年時代的貧乏，這也許是他的成功；可是丈夫發達之後，在她的生活裏，一些遠慮一些計畫也沒有。丈夫不顧家事，她理應加以注意，充裕一家的家計；可是她丈夫放浪，她自己亦不相上下的過起放浪華美的生活來了；丈夫揮霍金錢，她也揮霍金錢。并且那妓館裏養成的浪費習慣，既成爲第二天性，丈夫的收入增加，同時那貧乏時代只好潛伏的浪費天性，乘勢抬頭，支配她的生活

了。

兩端齊燃的蠟燭，剎時會得燒盡。靜湖的豪放，又加了俊子的奢侈，篠崎家的產業再也不會充裕了。被稱為駒込御殿的榮華，不過是表面的；到靜湖死時，那篠崎家的資產，已經慘憺不足觀了。俊子新有警覺，一為資產的整理。那只有日本石油股票一百股——不知丈夫何時買下的，——與長女名下的三菱銀行的定期存款五千圓罷了。石油股票，時價值不了一萬圓。更有可驚的，那請求作畫的定金，照數存在銀行裏，雖經丈夫動用，當還存着三萬元，而今一文也沒有了。丈夫如果活着，這些畫債，早畫一張，遲畫一張，總有一天可以償清，現在丈夫死亡，非籌集三萬元以上的巨款，分頭償還于索畫者不可了。俊子如夢初醒，茫然不知所措，這亦無怪其然。不但如此，靜湖死後，還遺下妙齡女郎，居然有三個之多；那些女兒，正在婚期將近，從此便得用錢了。

姊是二十二，次之為二十一，最小一個姑娘，是十八歲。

若是靜湖做了父親，是顧卹家庭，思慮子女的將來；又俊子做了母親是有深思遠慮的；那麼如長女的年齡，儘不妨把她出了嫁了。靜湖並不想找一個養子以嗣家，所以兩三年前，時時有人爲長女作伐，他們儘可擇一而字。可是兩親都不諳世故。況且阿母俊子，願將花容玉貌的姑娘，留在身邊，時時可挈以眩人，所以殊不願放她出去。

但丈夫一經去世，俊子帶了三個女兒，便覺得世途暗淡不少了。

可與相商的門弟子，倒不是沒有，如松村靜風，岡田靜村，片山湖舟，這些人，都是景慕亡師的忠實弟子，但全是基礎還不堅實的青年畫家，至于負擔先生之全家，而保障其生活之安全的地位和能力，還是沒有的。

親戚雖亦有二三家，但在靜湖生前，統受靜湖的照應，他們不但什麼能力都沒有，反而有些人湊到機會，以『遺作分贈』的名目，從靜湖這里，還想受些最後的恩惠哩。

但總而言之，賣脫所住的屋宅，以償還畫債，乃是第一急務。并且以償還畫債的餘

款爲一家謹慎的生活，以靜待女兒們的良媒，這是靜湖未亡人可以採取的唯一的生計方針。

家宅要出賣了。可是價近七萬元的大宅，際此市況蕭條一如狂風之將至的當兒，真不容易找到買主。

遺族們自從父親去世，屋宇便覺寬廣而寂寞，她們處在裏面一日一日過着慘淡不安的生活。因爲有嬌麗的三個姑娘，所以那家庭的繁華，彷彿開着常住不斷的花；但這樣的家庭，一旦鎖閉于阿父的喪亡，便充滿着陰森森的黃昏的空氣了。

甚至進出的客人的數目，亦驟然的減了。靜湖好客，能飲酒的客來，即在朝晨亦出酒款待，因此來客不絕，可是到了現在只有門弟子或熟習的書畫商，還不時過往；而過慣阿父生前之繁華的姑娘們，覺得世界一時冷落了。

歡喜浮華的未亡人梭子，亦竟有惘然氣餒的時節！

門弟子對此一家之不安與寂寞，殊覺看不過。一則爲要安慰遺族，二則爲要供獻姑娘們一部分的婚資；他們以這樣的雅意，計畫了一個『靜湖遺作展覽會』。他們將這事與進出的書畫商相商了。書畫商一半爲了買賣，一半爲了好意，便即贊同了。富藏『靜湖品』的書畫商，趁這個機會抬高了『靜湖品』的市價。但這僅在肚裏；表面上聲明賣價的二成捐與篠崎家。門弟子究竟是門弟子都將自己有自信的作品，出品了數點，凡能出賣，賣價一皆獻與已故先生的遺族。

會期五日，起自靜湖死後翌年春四月一日，會場是日本橋精華俱樂部。

靜湖的作品，遺在篠崎家的，僅有十三點，大抵多是尺五和尺八的小件應酬品；一時不能洽意，便任他棄在箱底的。

但其中也有被稱爲一代之傑作的『俠妓圖』與出品于去年文展的『梅林三趣』等作品。除去『俠妓圖』，一切作品，都標出賣價。『俠妓圖』因爲是記念數年前去世的俊子之姊的

，是靜湖的傑作，所以附着籤條，標明『非賣品』。

俊子與女兒們的憂鬱的心，對於這樣的會，多少覺得安慰。並且吉報頻傳，到了三月之末，屋宅亦有買主了。討價五萬五千元，而還價比了討價，自然相差甚遠；可是在市況日漸蕭條的頂點，這已是很好的買主了。俊子好容易安了心，但住慣了的屋宅，已經不是自己的房子，在這一點，却是十分淒楚的事。

三個姊妹

『姊姊們！還沒有？』

爛子這樣的說着，走進兩位姊姊正在換衣服的房間來了。

爛子在姊妹之中，最不矯揉造作，在化粧一項，亦並不多費手術，所以在妝飾的時候，終是最先完事。她身穿茄色有條紗衫，又罩上幼草新綠的湖色的外褂，顯出女性嬌

嫩的本質，使看的人不得不感到嫩綠可愛。面龐頗像亡父。只有黑的眸子，過于澄潔，定睛相看，不免閃爍着美的淒味。下面這段話，固然是閒話：我們問三個姊妹之中，誰最有發狂的可能性？誰都馬上回答那是爛子，因為她的眼是那樣的淒艷。天才與狂人，雖說有相像的地方，大概阿父靜湖的天才的性質的片鱗，在爛子的肉體裏留傳的最多罷。她的眸子裏，實蘊蓄着在其他姊妹們所看不到的光輝。

那一刻，第二個阿姊名叫都的，正在大的穿衣鏡之前，束着羅米埃爾式的散有白木蘭花的羽綾腰帶。

『恰好好了。爛子妹！請來幫幫忙。』

她把腰帶束了兩轉，回頭給妹說。

她比了妹，面龐更其華美。妹妹是細長臉兒，她是鵝蛋臉兒；就這一點，已經時髦非凡合于世好。至于衣裳，比年小三歲的妹，亦是華美的多。茄色外褂的紗的質料，斜

行着幾多條的細的銀線紋。

『噯！再稍微拉一拉。啊，已經好了。』

爛子走到阿姊的背後，捧正那腰帶的姿勢。

『你看！姊姊，我們對於來賓，也須得招呼嗎？』

爛子放了都的腰帶，對長姊瞳說。瞳正在另一個着衣鏡之前，換好緋紅色的縐綢長內衣，再欲穿上印花結城綢的外褂。

『用不到什麼招呼吧。門口有松村先生和片山先生吧。我們只要對熟識的人，打個招呼也夠了。』

長姊的性質與次姊有些不同：她十分質素，誰也不會注目。平常穿的雖是質素的結城綢，而印花細小恰恰和她相配，那罩在上面的有花紋的衣服，雖是花色，但無論怎樣，總是近于黑色，任你怎樣的看吧，看她不出是婚前的二十二歲。至于頭髮，妹妹爛子

與都，統是三七分的梳法，只有瞳梳着溫雅的束髮了。

瞳、都、爛子；這三個名字，統是奇拔的名字。因為阿父靜湖不喜取些排月份的字來命他新生的女孩。所以第三個名爲爛子，便是毫無學問的俊子亦曾提出抗議：

『什麼 Ranko？（爛子二字的讀音）Ran 還不是亂暴或亂痴的亂嗎？』

『喲！不是那個亂。我也想取上這個亂字。明治維新時九州有個女傑名叫高場亂，高場亂！不是好名字嗎？我也要取上這個亂字；恐怕大了起來，本人不喜歡，便不好，所以改了爛字。爛，是櫻花爛漫的爛，怎麼樣！堂皇而華美的名字吧。』

『啊！不好的，我的爹！取了這樣的名字，大了起來也許變成潑辣貨！』

靜湖兩夫婦，于爛子產生後的第七夜，有過這樣一段談話。更有一層：只有爛子的名字，附上一個『子』字，這當然是女孩；而瞳與都，照字面讀去，往往誤爲男子。又都(Miyako)的名字，朋友們往往把她當宮子(Miyako)，所以朋友們曾經打趣她。

『您的名字與「金色夜叉」的女主人公一樣的。』這樣，使她十分爲難了。

對鏡的長姊瞳的相貌，在三個姊妹之中，是最具古風。說她古風，這並沒有含着惡意。她與近頃肥胖的大正風的美人，完全不同。那是一種瓜子臉，爲從前浮世畫裏的歌磨子或清長的面貌。這種面貌，在名畫家所畫的美人畫裡，到今日大正年間，亦還有得存在着。宜乎，在她筆直的鼻梁，以及純乎其爲名媛的口角，還流貫有阿母的血脉，——那是積年累月，經過無限洗練的江戶美人的血。

三人預備既畢，不久，那叫好了的汽車，從前門斜坡形的踏板上，慢吞吞的倒駛進來了。坐在茶間的俊子出來送她的女兒們。略略牽正了腫的外褂的衣襟，吩咐她們說：

『你們出去露露面，倒也很好。只消午時歸來，不必等到末了。』

『那麼我們去吧！』

姊妹們各各對母親行了禮。牽着裙裾，坐上汽車。

送行的母親，看看三個女兒，個個美麗，她們的姿態與服飾，又無可非議，母親對此是多麼的歡喜；但丈夫在時，她可以照女兒的心意，或自己的心意，裝飾這般女兒，這確是無上的快樂；可是今日父親亡故，那穿着的華服，已不能自由添製。她只好注意女兒們舊有的衣類，使她們先穿了華美的，暫擱了質素的。想到這些情形，不禁把從前夢想不到的淒楚，湧上心頭，連那女兒們的後影，亦覺的淒然了。

『嗚！腫姊！我們從這宅子，坐了汽車出來，也許是末次了。』

爛子天真爛漫，毫不爲意的對那坐在正中的長姊說。

『對啦，』姊這樣說着默然了。

她們的住宅，已經交給他人之手了。前日母親與阿父的門弟，松村靜風，一同到本區的警察分所去辦了登記，受取了價金，這是姊妹們所知道的。

一聽到妹的話，就是姊妹中最快樂的都，亦爲之默然了。

瞳因爲是長姊，所以自從父親逝世，立刻將生活的不安，浮上胸間，心頭忽然暗淡了。她在姊妹之中，最有畫的天才，一時父親靜湖頗欲使她學畫，後來因爲母親俊子反對：

『掌珠似的女孩兒，要他做了女畫匠幹什麼？』

所以此事終于成了話柄。而今想來，阿母這般淺見，着實可恨。若是從那時起，就執了畫筆，那麼一直受阿父的薰陶，到了今日也許已經養成相當的手腕。可是這樣的事，徒然追念，亦是無益，就在今日，亦還未遲。就從今天起急起直追，也未必會辱沒阿父的令名的；自己做了長姊，無論怎樣，總得自立以爲妹妹們盡力！這是非幹不可的！……這一類的事，她想而又想，想得出神。

第二是都，她回想阿父在日的快樂的日子。在文展的招待日，姊妹們一定被阿母所領導，一早就到會場。審查員篠崎靜湖氏的美麗的女公子們，美麗的三個姊妹。這件事

甚至于被稱爲二三年來文展招待日的景物之一。那些新聞記事，敘述招待日的狀況，先舉了些名士和貴婦人的名字，末後還加上『靜湖畫伯的美麗的女公子們亦怡然徘徊于嚴父的作品之前』這一類句子，十分引人注目。回憶那名蓋一世的審查員的女兒，被青年美術家或美術學生所注目；她們明知那些眸子，是充滿着讚美，却仍是迴環佇立，綽約如幼稚的孔雀一般。

這彷彿如中斷的夢，不可再度輪到。現在三個人無論裝飾得怎樣美麗，怎能得文展招待日那樣光榮的事。那遺作展覽會，僅就這個名目，亦儘夠淒楚了。由父親的名義開的會，固然有相當的親切，亦自有相當的淒楚。總覺得那不外是阿父的悲哀的殯禮的延長罷了。

只有爛子完全別有所思。她還在跡見女校讀書。從父親的死亡所受到的打擊，不及姊姊們的刺胸。她以快活光明的學生生活，使失怙之痛，模糊的混過了。她思想着今日

從父親的遺作展覽會歸來，擬到三越去看看那時友人樋口君所做的斗篷的有無……。

汽車儘載着姊妹三人的非非想，由寬廣的駒迅街，駛入追分，左邊望見了一高（第一高等學校之略）的大自鳴鐘，緩行過大學前的道路；再由本鄉第三丁出萬世橋，便到日本橋街，經過交叉點不多遠，便折入精華俱樂部所在的上橫街了。那時爛子瞥見一個青年，正邁步在左側的人行道上。

『呵啦！都姊！是管君！你看！那樣坦蕩的步行着！』

都稍微紅了臉，看到妹妹所指的方向。

那青年身材高大，穿了美術學校的制服，正大踏步的走着人行道。他今日做了展覽會的事務員，似乎出來公幹，所以左手好像提着買來的東西。

汽車一瞬之間，追過了那個青年了。與姊妹們相對坐的爛子還暫時之間，能夠瞧見青年的影子。

『啊呀！他沒有理會！沒有理會！啊呀！終于沒有理會！』
爛子這樣胡叫的時候。汽車已很銳利的灣到左手，大約走了十二丈路，便戛然停止于精華俱樂部之前了。

麗人圖

靜湖的遺作展覽會，頗引起世人的注意，這因為富藏『靜湖品』的書畫商，頗有鼓動人心的力；而另有一端，乃因各報館的美術記者，給與以有力的聲援。

靜湖是奔放豁達，只要評畫的見地稍與相左，任憑是無論怎樣的大家，他也不惜當面批駁，所以他同輩的審查員，多被他屈服，只有對於貧乏的美術記者，他是十分懇切，富有同情。見着困難的人，便慨然贈以小件的作品。所以在美術記者之間，靜湖是物望所歸，彷彿是政界的大隈候。記者們既多少受過靜湖的恩惠，所以對於死者，自然有

着好意吧。在各新聞裏，衆口一辭，稱譽死者的人格，和作風；又讚美那些門弟子追慕故師的美意。其中亦有敘述着：死者的未亡人，擁有三個女兒，被迫于生活的艱難，暗示那急宜救濟的意味。

姊妹們走到精華俱樂部的前門時，會場的內部，已站滿了招待員。

『勞你們的駕！盛極一時呢！』

做着守門人的畫家，名叫岡田靜村，這樣的對瞳低語。

三姊妹與門弟子們輕輕施了禮，便走到事務室，那事務室是從本式房間改成洋式房間的，窗子亦從紙戶所改造。室內聚着五六個靜觀畫塾的弟子，片山湖舟在門弟子之中，年齡要算最大，他剛坐在檯子之前，匆匆忙忙的在整理帳簿，（見着她們進來，湖舟便啓口說道：）

『恭候許久了！休息室裏沒有接待員很是爲難呢！』

年青的時候，湖舟是住在靜湖家中的前門口，所以對姊妹們，一些也沒有客氣。

『要我們做司茶的侍女？噯！好啦！』

爛子已注意到這件事，悄然去探望隣間的休息室了。

『景况之盛，出乎意外！剛才平澤伯和近藤先生亦來參觀了。先生的作品，已賣定了五點，我們的東西亦已賣去三點了。』

湖舟很喜歡的報告着。

『真是多勞你們盡力照應！』

瞳一面坐到指定的椅子，一面說着這句話，儼然是姊姊的口吻。

『不！說那裏的話。統是先生的藝術的力啊。不是死的孔明嚇走了活的仲達，那是死了的先生抬舉了活着的門弟子；我們的作品之能夠出賣，全然受先生的餘蔭。您亦請看一看轉吧。這樣統盤的看一遍，對於先生藝術的偉大，益發能夠領會了。』

湖舟所說的話，決不是對腫與都信口開河，或假與周旋的。他在門弟子之中，也算第一個狂熱的靜湖信徒，又是追懷先生的一個門弟。腫聽了湖舟對子亡父的純真的贊嘆，覺得人們的心，委實可以信賴；同時傾刻之間，深深想起亡父了。當妹妹們用盤子托着碗碟，走到應接室去的時候，她目送着她們的後影，獨自站了起來，去參觀整個的會場。

會場是貼近步梯的二層樓裏的正廳。四周全是玻璃窗，周圍約莫有三百疊席子的寬廣。這長形的房間又以淺綠之布爲壁，劃分爲數間，那父親的遺作，就略以年代爲序，展覽在布壁之上。

那些名家和富豪所收莊的作品，爲了這個會，一時統彙集在一起，這樣，使腫一時之興，看到亡父一世的作品，乃至代表的作品；腫對子畫，既有慧心，到了這裏，不禁感激鼓舞了。

初期的作品之中，也有兩三張筆法十分幼稚；這不能不使她發生懷疑：『難道父親居然有這般拙劣的時代？』但父親的品氣——映在畫面的氣稟，却在無論那一幅初期的作品裏，亦顯然的表示着，足見她父親是非凡的作家哩。

跟着時代的進展，瞳過目未忘的作品，也就多起來了。『兩隻鷺』是阿父出品于第一屆文部省展覽會，得到二等賞，使阿父從此成名的作品。瞳走到這張作品之前，引起了過分的懷追，呆立不動了。

那張作品，從文展的會場裏，馬上被細川侯爵所買去，所以瞳僅在照相上，見過那張畫，現在看見真跡，倒還是第一次。

不消說，她也幾次見過那作品，可是在那時候，她還童蒙無知，過眼也就忘了。只是從父母處，聽到許多逸話，所以這張作品，使她十分追慕。

描『兩隻鷺』的當時，靜湖還從事作布紋的圖案以爲副業，家佳小石川（區名）表町

(街名)的後街。那是舖八疊席子與六疊席子(兩個房間)的小平屋。瞳已有五歲，所以姊妹三人，全已生下了。

靜湖避掉了女孩們的哭泣或纏擾，在狹的屋子裏，畫一副(即兩張)對折的大屏風的大作。在一張畫面上，有一隻鷺，以銳利的嘴，向着攫在掌握中的小兔。在另一張畫面上，則有另一隻鷺，正從天空飛到岩角，銳敏的羽音，恍乎刺動了看者的耳膜。這也可見畫筆的矯健。可是這個作品已經畫成九分的時候，那天阿父靜湖外出，阿母背負爛子，到近處去買醬油，只留兩個幼稚的姊妹，守在家裏。阿姊瞳異想天開拿起阿父放在那里的畫筆，走近張在壁上的『兩隻鷺』的畫，對那睨着兔子的猛鷺的銳利的眼圈，厚澤澤地塗上濃墨了。

母親父親，先後回來，他們的騷擾，真是哄動了狹的全家。

『真是事之可驚，沒有比那次更甚了。阿父那樣的狼狽，真也空前而且絕後。』

這是母親的口頭禪，便是指着瞳的惡作劇，是玩得那麼的已甚呵。出品截止期，是迫在三日之內了。掃興的父親撕碎了那張畫布，立刻從事新的製作。所以睡也不會一睡，竟以三日功夫畫成。在畫成的作品裏亦儘可看出阿父百折不回再接再厲的藝術的勇猛心。那舉喙啄兔的驚，更顯出一番銳利了。

這張畫便是給與父親光榮與富貴的。

『這樣看來，瞳的惡作劇的緣起，倒是好的。瞳！從此好好的惡作劇吧。』

那幀畫賣了一千元，那時俊子拿到這筆大款，把他供在神壇，一方面看看走廊上陪瞳玩耍的丈夫，這樣的說。

瞳立在這張畫之前，髣髴浮起了幼年時代自己的面影，阿父的姿態以及一家的生活了。追懷往昔，追懷亡父不禁頭目昏熱，帳惘若失了。

『阿姐騎馬圖，』這句單語，到後來一直還記着。現在看來，那張畫原來叫做『王昭

君，」歸實業界名人澀田男爵所藏了。

順次看過去的當兒，腫被觀覽者的人叢所擋住，無從前進了。她微微踮起腳根從一般人的頭上望過去，才瞧見留在家裏時常看見的阿父的傑作『俠妓圖』。這張畫，據說以柳橋的姨母爲模特爾，比其他任何作品，應該是更可眷戀；只因任何時間，可以看到，在這樣人羣擁擠之中，便沒有觀賞的必要。正當腫要旋踪他去時，她的耳朵裏聽到各種的批評，于是臨去的腫，又不覺駐足了。

『不錯！是靜湖一生的傑作！』

那說話的，好像是個美術學生，聲浪很高；于是第二個人聽到他的話，說：

『對了對了！這樣的品氣，在現代的作家中，是沒有的了。』

『就在從前浮世畫的作家中，也是沒有的。那些現代的美人畫，統是受了俗氣，惹得嫌，只有靜湖，究竟與衆不同。』

蓄着長髮的學生，頻頻發揮了靜湖讚美論。

『這多半是明治二十年左右的藝妓風俗。丸髻（已嫁婦人的髮髻）的形狀豈不是古風靜湖年青時，據說做過妓館的食客，所以從前藝妓的風俗，也許很是熟悉吧。』
一位美術家模樣的紳士，說給帶了同來的富翁相的老人聽。

『篠崎家所藏。非賣品。』

老人低聲讀那目錄。

『喂！這面貌，你看，有些相像。』

『像誰？』

在腫的背後，冷不防發出美術學生們唐突的話：

『啊唷！像靜湖氏三姊妹中最大的一位小姐。』

腫似乎見了穢褻一般，面龐剎時發熱。

她馬上排開人羣，離開那里，但當她走下樓梯的當兒，胸膛還是發着顫抖。

回到事務室，兩個妹妹與先前從汽車中望見的管秀三同在一起。

管爲廣島縣富豪之子，與亡父爲同鄉，入了美術學校，同時入靜觀畫塾，受靜湖的薰陶。因他天分過人，志操堅實，靜湖十分器重他，許爲有望。

在靜觀畫塾的學生們看來，先生底美麗的三個姑娘，比什麼文展推荐和特選還要成問題，而管秀三英才煥發，誰也推許他有入選的希望。從此二小姐都與秀三之間，類似戀愛的感情，與日俱長了。

休息室裏，因爲另外到了一個小巧的小姑娘，來充侍女，所以似乎清閑了的爛子，一見姊姊進來就說過：

『姊姊，你看了畫？』

『噯，不差！湖舟先生呢？』

『此刻在對面吃午點。從朝晨起一直忙碌着，肚子已餓了呢！哈哈！』

說得姊妹們都笑了。湖舟的貪吃，向來爲姊妹們的笑柄。

『姊姊！你可要用飯？』都問。

『用飯，我還不需要，你們如果需要……』

『雖不是湖舟君，我們肚子亦覺空了。姊姊，我們在這種地方吃飯是討厭的，可否請管君帶了我們到三越食堂去？』

爛子將平常的任性恣性，在這個地方，亦發揮出來了。

『噯！好的。可是看一回阿父的畫去怎麼樣？這時候不看，一生再也看不見了。』管補充似的說。

原來，爛子的心中，以爲參觀阿父的遺作，遠不如到三越去買斗篷來得重要；所以聽了這個話忽而啞口無言。都却慙道：

『那麼畫看一遍去吧。管君！你可再去看一遍？』

『噯！當然奉陪。無論幾遍都看得。我作領導替你們說明吧。』

這樣說着，三個人一同起身，出室去了。三個精神健爽的人，出去之後，腫仍是意興蕭索。自己雖亦想一同到三越，但頗欲在亡父的遺作展覽會的空氣中，停留得長久些，藉以追懷亡父，這倒是更為恰意。所以打定主意，做事務室的守候員坐到湖舟所坐的靠檯子的椅子上。驟然做了女事務員，自覺有些好笑。

『叨擾叨擾！』

這是一種儼然的聲音。腫慌忙起立，就看見一個排闥而入的青年紳士。

『想定買一些畫。』

『腫因為太突然了，所以來不及應一個『噯。』』

『噯，那……』

正在吶吶不能出口的當兒，青年已走到櫃子之前。

『那麼號子是那一號，還得請教一聲。』

腫的粉白的面龐，因為熱火中燒，桃紅滿頰了。

『是十二號與十六號。』

腫用微顫的手探看那目錄。一爲五百圓，一爲三百五十圓。

『不錯！這價值，只要先付二成定洋就行了。』

青年紳士從皮匣之中，取出錢鈔，就將簇新的十元鈔票，擺在櫃子之上。

『請檢點一下。』

生平第一次從他人處收到金錢的腫的手，竭力用勁，還是顫抖。胸間似乎受着什麼壓迫，說不出的苦悶。湖舟爲什麼不早些回來，這不免有些可恨了。

可是她用盡平生之力，在定單上，寫上『洋兩百圓』了。

『貴處與大號？』腫以全付精神問他。

他重新取出錢鈔，從錢鈔之中，翻出一張名片放在櫃子上，這時候，腫的心仍復安靜能夠認真的看那對手方的面貌。

那是眉目秀麗，年約二十六七，將黝黑的頭髮，倒掠在後面的青年。
在腫，心神恍惚，名片上的鉛字，彷彿是在跳動，不容易映入眼簾。

好容易，才認出麴町區上六番町子爵堀田義輔這一行字。

堀田義輔！這名字是腫在新聞上見過二三次的。他是華族出身的青年洋畫家，二三年前，入選文展時，各新聞裏曾盛傳一時。

他是懂得畫的人，並且他和亡父，門戶雖則不同，究竟同屬畫家；現在將畫賣給他，這在亡父，當亦合乎本懷。想到這裏，腫的方寸，漸從混亂之中變成感激與感謝。

定單漸漸寫好了。腫的手蹟，在朋輩之間，是被稱譽爲十分娟美的。

青年紳士手裏拿了那紙條，突然說道：

『唐突的狠，你不是先生的女公子嗎？』

『是，』瞳紅着臉答。

『說也失禮，我也是傾倒先生的一個人。統盤的拜見了遺作，更把這樣的感情加強了。那張俠妓圖似乎是尊府所藏的。』

『噯，不錯。』

『那張畫絕對不能見讓嗎？』

青年的眼似乎因了對於遺作的崇拜燃着了。

『讓與的話嗎？不知家母以爲怎麼樣？』實際上，瞳只好這般回答。

『說得有理！那麼隔日再說吧；啊，驚吵得很！驚吵得很！』

這樣應付着，青年丁寧施禮，悠然入室。

從此瞞的心曲，起了又喜又懼的動搖，一時之間，無法可以自制。

春愁

這作展覽會以圓滿的成功而終了。藏在篠崎家的靜湖這作，大抵脫賣了。那近乎萬元的收入，使未亡人的心，多少比以前安頓些。

然而這作展覽會終了，經過四五日，較前更甚一兩倍的悲楚，襲到母女四人的心坎。這作展覽會的繁華好比是將燼的燈火，發現一時的回光返照。又好比一個人，夜深人靜，獨自踽踽街頭，覺得寂寞難堪，于是信口哼歌；但哼歌既畢，那寂寞之感，更其猛迫身心。同樣，人爲的使篠崎家熱鬧的會一經終了，好比是大風吹過後，一家沈落于神喪氣沮的淒楚中！

可是這淒楚的另外一個原因，那是全家于本月之內不得不將住慣的房子交給人家的

緣故。人們講到遷居，就是平常的遷居吧，亦將感得杌隉與動搖。況且那屋宅是父親豪奢的遺跡；將這樣的屋宅交給人家，而自己移到狹小的房子去，那在喜歡外場面的女人的心，是多麼悲傷而慘淡！

同屬遷移，從房錢低的房子遷到房錢漸高的房子，那麼那個人顯然是漸入佳境，所以這遷移本身，是一樁快樂的事；可是從房錢高的房子，漸漸遷到房錢低的房子，那麼總覺得一生飄零，決不是愉快的事。何況把『駒込御殿』的大宅，委之人手，而自己將落身于租屋，這已經不能與平常的遷居相提並論，簡直可說是生活悲劇之一，尤其在習慣榮華，喜歡虛榮的未亡人，真像剝了她身上的皮一樣的辛辣。

四月裏非把全屋交割不可了。想到這事，使母女心意忙亂，一些也得不到安頓。事已至此，只好爲遷移的準備，寬敞的房子裏充實着家具之類。尤其已故的靜湖是一個藝術家，跟着藝術家的趣味，一切設備亦統是些珍貴而精美的東西。姊妹們亦拿了些桐木

的衣櫥，以及『即使做了裝奩亦不算壞』的衣裳和器具。固然是決定遷到狹小的房子去，但在未亡人的心裏，以爲器具之類，一件也不願變賣。她雖不是每有閒暇，便先後把牠打包，但爲遷移的準備，的確加以整理。只好裝成一車的盤牒簍、火鉢以及書畫骨董箱之類，統放在客座的壁角或走廊。這樣，使一家之內，愈呈杭陞之象。

講到遷過去的房子，許多門弟子，統爲她們尋找着。爭奈在租屋難的世界，恰好的房子，真不容易找到。他們家族，既然用了兩個女僕，體面亦不算惡，并且房租出到百圓左右，所以益發不易找到相當的房子。到最後，甚至在新聞上登了雜事欄的廣告，遍求博訪，但偶有房子，亦在大森或澀谷的郊外，對於爛子赴校走讀，是十分不便的。

其後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宅內的櫻花，已燦爛的亂開了。那庭宇因其爲西國大名遺跡之一部，所以那些林泉之美在東京市內，是不可多得。尤其是一株掩蓋噴水池的垂枝櫻，是亡故的靜湖的遺愛品，那幾千條倒掛的枝條，添着滿樹的花，競芳于春光之裏。

，那一種風情，幾疑天地之春，盡集于此樹枝頭了。阿父在世的時候，宅內櫻花開時，一定開靜湖畫塾的園遊會，于是姊妹們做了臨時販賣部的女傭，飽浴在門弟們的讚美的眼光中，或者配合芋串，或者盛壽司于盤中。（芋串與壽司均爲食物之名）但這些那些今日都成了可悲的往跡，就是靜觀畫塾亦跟着篠崎家的命運不得不于本月完全解散了。

花雖依舊開着，無奈今年的花，好像都是帶着哭喪臉，映到姊妹們的眼裏。花開得絢爛，而人手稀少的宅內，却覺得意外的寞落。

要搬過去的房子，真是不易找到。到了十二三日相近，曾經找着過幾所房子的湖舟，很得意的找得了第某號門牌的房子了。那房子近着雜司谷的墓地。在沒有男子的家庭，固然過厭寂寞，但間數與房租，恰巧合度，所以未亡人和腫去看過之後，也決心要定下那房子，付了五十圓定洋而歸。

自從搬過去的房子假定了以後，遷移的準備，急發進行了。門弟們每日每日，憧憧

往來，替他們作家具類的打包。跟着春光的燦爛，篠崎一家的榮華之春，亦漸漸的近着終點。

姊妹們年華正青，在她們的心裏，各各蘊蓄了如虹一般的美麗的希望；所以搬出住慣的屋宅，亦並不怎樣的悲苦；獨有未亡人俊子是最物質的，遷到狹小的房子，顯然是境遇的落寞，所以她最感悲苦，最覺神喪；她抓住姊妹們，訴說她的勞叨話，也已有過多次了。

已經是四月十二日。賣去屋宅時當中間人的精美堂（書畫店名）的老班，悄然的上門來。他先講了些遺作展覽會的風趣話，次說到各種閑談，最後才不好意思的說道：

『夫人！你們搬家定什麼時候呢？』

『講到搬家。遷移的房子雖已定妥，但須要各種的準備，當在二十左右吧！』

『這麼着。』

精美堂的主人，年紀雖青，而頭腦却是伶俐；所以他心中惶惑，暫時俯下那神經質的青白的面孔說道。

『噯！夫人！倒有些未便啓口的事哩。住田男爵昨夜突然從大阪帶了家族來了。』
住田男爵是誰呢？那是大阪的大實業家，爲這房子的買主。這房子應該是住田家在東京的別墅了。

未亡人一聽到住田男爵的名字，明猜着是繳屋的催促。面色馬上有些灰白。

『啊！那可怎樣？』

語調固然優雅，而出身花柳叢中的小家氣，却立即顯露出來。

『說來話長！那夫人與女公子，說是極想來看看庭院。想于百花絢爛的當兒，來看一看有名的庭院。又說當你們還住在這裡的時候，請求觀賞，這固然非常唐突，但只消約略一看就行了。』

精美堂的老班，知道未亡人的性格，所以他好像通過「含有雷霆」的雲的下面，戰戰兢兢的說話。未亡人比了被迫撤屋，更感着侮辱了。

『照辦吧。橫腎已不是我們的房子，用不着什麼接待。你可轉達，請她們隨便來看吧？不論什麼時候，我們避過她們的眼目，守候在這裡。啊啊呵呵！』

未亡人毫不爲意的笑着，可是她的話裏，尖銳的諷刺，如針一般的含蓄着。精美堂的老班搔搔半禿的頭皮很有畏縮的神氣。

『承夫人這般說，在我真不必再說一句話。怎奈對手方是不知好歹的人。你也知道，所謂來了個男爵夫人，便是來了個大阪有名的挨家走遍的潑辣貨。在這一點，務請你饒恕我這個中間人。』

未亡人心裏抑住了悲恨，已經說不出什麼話。

第二天午後，門前似乎有了喧擾的警笛聲。青色的大號汽車，戛然落到門前了。于

是第一個跳下來的精美堂的主人，走進前門來，說是領了住田男爵夫人來了。

都與友人到音樂會去了，還剩下未亡人與兩個女兒一起在茶間。（茶間爲我國一種坐起間）未亡人馬上叫爛子開了朝着庭院的紙戶。但紙戶劃着細格，嵌着玻璃，所以從內部着了出去，可以看見庭院。精美堂的老班，頻頻點着頭，立在前面。跟在他的後面的是大概是男爵夫人，恰巧與未亡人同輩年紀；身軀肥胖，體態巍峨，與其說她高傲，倒還有尊大的貴婦人的風度。後面跟着兩個小姐與女僕。那小姐恰與都和爛子差不多的年齡。原沒有大石內藏之助（爲德川幕府時代之忠臣）將赤穗城還給皇室那麼重大，但自己的房子，亦終于讓給人家；又當本人還是住着時，那新的屋主，已得意洋洋的來看察庭院了。況且那對手方與自己同等年紀，且也帶了同等年齡的女兒。難怪未亡人俊子隔過玻璃儘是看着，那睫毛裏，已不知不覺，結成了悲恨的淚珠！

兩個女兒，似乎體會了母親的悲恨。她們睨視一會那些闖入者之後，便閱讀朝晨剛

從書店帶來的五月號的婦人雜誌。

『真是追悔莫及！』

未亡人坐在長火鉢之前，有些難堪似的說。

『什麼？媽媽！』爛子天真爛漫的返問。

『你們不覺得惋惜嗎？舊屋主還是住着，他們像煞有介事的進來了！原不能說他們來糟塌我們。他們說來看花，却是騙三歲的小孩！咳！悔不當初！』

母親如女娃子一般，百無聊賴的用火箸敲着長火鉢的邊。瞳知道她又在發作着通常的『歇斯德里，』所以並不理會，儘自讀着雜誌。但爛子抬頭說道：

『但是，媽媽，買了的東西，先觀爲快，豈不是人情之常？』

『什麼是人情之常？我們的心情，也不體察體察，却老實不客氣的進來了！大阪的人，說是臉皮厚，這話真不錯。我們以爲將房子賣給那個住田男爵，比落在無名小卒的

手裏，也許更可以慰父親于地下，所以老早就與他們定了約，却不料受他們的蹂躪，怎不使人惋惜？任他是華族，難道便通行蹂躪人家嗎？』

阿母將這些話做了冒頭，接着，勞勞叨叨，說了一大串，什麼主人（指靜湖）如果在世，決不會遭此炎涼；什麼精美堂的老班，莽撞可憎；什麼誠知其如此，不該把屋宅賣了。這樣的嚙嚙說着，實不勝其怨望與依戀。最後說，『你們該嫁到像樣的人家去，做阿母的也不致再受這些烏氣！』

瞳覺得母親的憤慨，着實有理，不過過于勞叨，所以一味唯諾，以免有所衝撞。但她對於來看花的人們，也不能全不理睬，所以差女僕端了茶點到中庭的亭子去。

過了一小時，她們悠悠揚揚，坐上守候着的汽車；警笛放肆的高鳴着，她們也就歸去。未亡人的心緒，其險惡一如暴風將至的海面。連打發茶點的瞳，亦爲之不快了。

美滿的租屋

佐田男爵夫人的汽車，去了之後，過了一回，門前又有喧擾的警笛聲。

『這倒奇了，也許忘了什麼，又像煞有介事的折回來了？』

未亡人悲恨似的等待着。

可是這一次，汽車不停在門前，一直駛到前門的斜坡來。三個人面面相覷。

『怎麼樣？也許是剛來過的哪一位？』

瞳驚訝似的縐了眉。走出前門去的女僕，馬上折回來。

『是剛才來過的那一位？』女僕沒有踏進門檻，瞳便這樣的問。

『不是！是另外一位，這位客人說是要會會面。』

女僕將一張名片，放在未亡人之前。三人的心裏，頓時消失了對於上一回闖入者的

不快感。未亡人拿了名片轉遞給瞳；因為她雖是粗識文字，但有稍難的字條，立即交女兒們讀，已是習以為常的。

『是什麼人？』未亡人催促着。坐在姊之橫頭的爛子側視那名片，唸道：

『子爵堀田義輔！』

『你說堀田子爵是什麼人呢？』

母親特別讀重了子爵兩個字，問着。

『媽媽，您忘了嗎？那不是展覽會時定了畫的人嗎？對嗎！姊姊！』

爛子說時睨着阿姊。

『噯！是。』

瞳這樣回答，似乎有些忐忑。

『呵，不錯，不錯。買阿爹的畫，買了兩點的人。不知有什麼事，說些什麼來的？』

未亡人把兩三分鐘之前的烏瘴氣，似乎全然消去，很和善的問女僕。

『說是要會見夫人。』

『會見我！噯！有什麼事啦？總之你領了進來吧。』
「瞳！你可代我見他嗎？順便我也去見見。」

被母親這般吩咐，瞳漸漸面泛紅暈。也許是不願把自己的羞顏，被阿母與阿妹所識破，她立即起身，回到隔壁的幽閑去，略施打扮，以便接見來賓。

平常，生疎的客人，是從前門直接領到門口的應接室；但現在因為門口的應接室堆滿了正待遷移的包件，所以改領到寬廣的客廳。

年青的堀田子爵，穿了淺藍的獵裝。美好的領帶，和帶在左手的白金手錶，總是瀟灑出塵，無可指摘的裝束。并且態度安閑，處處表現着二三代前，寬裳博帶，雍容步履于千代田城的廊下的祖先的好風態。

女僕端了茶，不一會，腫孃孃娜娜地走入客廳來。她在常服之上穿了大島綢的外褂。相互已是認識的，所以見了面，便是微微的一笑。

『呀！前日實在失禮。今日突然拜謁，定必驚吵府上。』青年的子爵，很快活的說着。

『不？你太謙了！倒是勞你的駕！』

溫文致答的腫，是白木蓮一般的純潔，給與他以美的感覺。

『照理講來，應託一個人來奉訪，才是正當手續，可是我不歡喜取這樣的形式。

并且書畫店裏的那些人多是惹嫌的人。與其要這種人做中介，不如我自己來請求，可以表達我的誠意。要想請求的：就是曾經提起過的那張『俠妓圖』究竟是怎樣？我要觀賞那張畫，真要想得成病了。明知那秘藏品，難見割愛，可是還想僥倖于萬一，所以特來訪問。』

子爵的眸子裏，燃燒着一種熱，這種熱除出真愛藝術品的人以外，是不會發生的。瞳也被子爵的熱心所打動，但是在篠崎家講來，不能放棄那張畫，那是早就明白的。

不過，老實拒絕他，是不能夠的，所以她說：

『不知母親怎樣說，我去問問母親看。』瞳說着離席了。

母親對於子爵的請求，真是說不盡的歡喜。

『啊！承他說得那麼懇切嗎？那實在有些可感。阿父地下有知不知多少高興呢！無奈只有那張畫，是決意不能放手的。那麼還是由我去見他，婉轉謝却吧！』

母親這樣說着，便帶了瞳去會子爵。未亡人詳述了『俠妓圖』的來歷，然後說到這張畫是以胞姊爲模特爾，就這一點，也就不能轉讓的話。她說了一大堆的話，婉婉轉轉的謝却他。但她對於子爵那樣懇切地請求那張畫的一番盛意，表示了不知多少次的感謝。未亡人嚕嚕囁囁，對子爵說着往事，覺得很是得意。又對子爵專程過訪，亦是說不出的

歡喜。正在男爵夫人處受到酷烈的侮辱之後，所以那喜悅之情，亦爲之增加二三倍。

子爵很有味的聽着末亡人的話。

『原來如此！這就明白了，不知怎的，令愛的相貌，有些像那張畫裏的美人。』

子爵快活的笑着；腫羞答答地，桃紅滿頰了。

『不見得吧，我姊不像小女的圓臉兒，我姊更是美麗！她的美麗，使我做姊妹的，

亦還恍惚景慕着！』

『竟有這事！比令愛更美的人，我絲毫也想像不到哩。』

子爵認真的說；但腫面龐發熱，好像噴出火來，心房也激烈的跳動了。

『那麼沒有法子，只好罷手吧。反過來，雖則這種事是不會有的吧，但萬一放手時

，務必第一個來通知我，這一點我想對你們預約的。』

子爵欣然斷念似的說，末亡人首肯了這個約束。這樣談話的當兒，
末亡人與

脫洒的子爵，頗有些融洽起來了。

『看你們的模樣，似乎要搬家！』子爵的眼，看到廊下的包件了。

『是！最近就要搬家。因為只有女人家，房子似乎過於寬廣了。』

『那麼搬到那裏去？』

『房子沒有，正在爲難。在雜司谷好不容易找到一家，但是否搬去，還是決不定！』

『是買的嗎？』

『不！是租的。』

『是租的？』子爵說着略略側了頭，『說也冒昧，不知尊意如何？我有一所別墅——』

固然是在郊外——倒還空着呢！』

『可是初次見面，就承關愛，未免難以爲情！』

『不！用不到客氣。實在那房子，是與我的畫室相並列，爲家母所造的隱居所。她

儘唸着「搬進去搬進去，」但她在去年春天逝世，終于沒有搬進去。管屋的人，儘是勸我租給人家，但我想租給素昧平生的人，讓他住懣了，倒是很討厭，所以任其空着。如承諸位來，那我亦可以効勞于靜湖先生的遺族，在我亦是非常的滿足。尊意以爲怎麼樣？和我的畫室，院子雖是相連，但還離開二十丈。至于房間數目，大約有八間，住起來恰恰相當吧！」

這在未亡人是求之不得的房子。本想一口氣承認了，生恐被他看輕，所以回顧長女說：

「喂？瞳。多承他一番美意，似覺得受之有愧吧！」

瞳亦以爲子爵的高誼，真是世上所少有，所以一時之間茫然說不出回話。

「如果是客氣，那大可不必的。你們住到那里去，我不知怎樣的滿足哩。與其說是我對你們的好意，不如說是我對靜湖先生的一點敬意。所以務必接受了吧。」

子爵的話，充滿着純粹的誠意與好意。

『你看！爛子的走讀不知怎樣？』

未亡人心裏馬上要做回話，却是捺住性子回顧瞳說。

『那倒不妨！趁中央路線的電車就好了。』

『一點不錯！我亦每日從麴町的房子裏，趁着電車哩。并且宅內還有看守房子的人，養着大的獵犬，設備決不算壞哩。』

未亡人這才決心的說了：

『那麼領了盛情，準來討擾吧！』

『這樣嗎？真果來嗎？哈哈……，到底也不枉了我的苦口婆心了！』

青年的子爵，已如十年的知己，情投意合了。

可是子爵還說：到底中意不中意，不妨去看一次。所以便約定了春日散步郊外的那

一天，便道去探望中野的房子。

子爵回去之後，一家人，剛像逢了春天，燦然煥發了。

『真是，那位先生如古時善良的青年王子一樣。并且情柔意雅，……』
未亡人在第二句話裏極力贊賞子爵了。

『當真是了不得的人哪！』

就是從間隙裏窺見子爵姿容的爛子，亦作追慕的眼色，好像是追慕那消去的虹。可
是瞳仍是默着，一些也不說。

第二天，母親僅僅帶了瞳去探望中野的房子。那天天日晴和，沿中央線的大久保中
野的郊外，不論空間與地面，春光都絢爛的瀰漫着。從車窗看出，處處，開着櫻花。甚
至于植在里巷一點點的空地的一株小櫻花，亦相當的蕩漾着和煦的春色了。麥的青與菜
花的黃，作成了鮮艷的絨毯紋。生着嫩葉的武藏野所特有的樹林，閃閃地輝映于春之陽

光。

在中野跳下電車，照着昨天所教給她們的路綫，從新井的藥師寺的森林，灣到右手，走了一里，這就看到子爵所說的白牆頭的畫室了。那是石庫門頭，白的花崗石的石柱上，掛着一塊牌子寫着『堀田別邸』，四個大字。按了門上的電鈴，近五十歲的老人出來了。那老人說是：今朝東京方面有電話來通知；所以殷勤的做她們的嚮導。屋基的寬廣約有三四十丈見方，滿種着樹木。從門口進來路分兩條，左手走向畫室。但老人領了右手的路。在路的兩側，小松生得繁茂，使人恍如離了都會。走了五六丈路，走到純日本式的二層樓的屋宇之前了。在入口處附着洋台構造精雅儼然爲華族的別墅。

自從新造以來，據說誰也沒有住過，但似乎常在修理，固然比了靜湖的窮極奢華的駒込的房子，規模自然較小，而梁柱木料皆爲檜樹，無論怎樣找遍了全東京的租屋，也決計找不到那樣的精雅。二層樓爲舖八疊席子與六疊席子的兩個房間，構造軒敞，郊外

的空氣與陽光，盡量可以收入；從此瞭望，寬廣的武藏野，全在目中。青丘如波浪一般的起伏，而樹林點綴于其間，遠方則有如雲如霞的湖色的秩父山。

『當真，住在這樣的地方，也就心曠神怡了。』

『對咯，就是天空，亦要比東京青碧些。』

瞳的手搭在欄干，仰望着光輝爛然的春之大空。

『怎麼不是呢？一塵不染的。不過這樣的好房子，當真可以借用嗎？』

未亡人對這房子，已經中意，似乎一定想借了。

『我們主人已經吩咐過。只要你們中意，就請明天搬來也不妨。』

那老人旁聽母子的話，這樣的插口說。

『呵！那是怎樣可感的厚意。那麼說不定要日內搬來哩。』

『好……務請早些光臨吧。房子空着管理倒反費事。』

『這也有理！空着反于房子有害的。啊！我們極想來叨擾。』

未亡人已完全熱中了。出了那人家因爲時間還早，所以從反對方向，橫切了電車路綫，走到堀內祖師寺處，母女二人于那日傍晚，才回駒込本宅來。母在歸路的電車裏，對瞳低聲說：

『阿父死了以後，正不知如何是好，殊不料這世間本來還不是全然惡意的。不意之間，有那堀田先生殷勤相待，成了知己了。與那樣的人，放心的處着，不知怎樣的舒暢呵！』

母親的歡喜，如得了百萬的幫手。但瞳的心稍微不同。母親因爲是花柳界出身，所以他是世俗人的生活方針，只要有金錢有權勢的人那便無意識的拜倒了。——但在瞳，她雖也耳濡目染繼承了這些習氣，却不是無條件的感謝青年子爵。她（瞳）一想到堀田子爵，心兒稍微有些活動，她自己也很明白。但她的地位，須受子爵的相當的恩惠，已

是勢所必然。所以從這方面說，她決意要明明白白留些戒忌與分寸。

電車是要到萬世橋的一刹那。母親不知想到了什麼，突然的說：

『呀！瞳！那人可有夫人嗎？』

『唉，什麼？』

瞳正在惘然想着別事，沒有聽到母親的話。

『那人可有夫人嗎？』

『唉，那一位？』

『當然是堀田先生。』

『說到夫人？大約沒有吧。爲什麼？』

瞳返問她。

『爭奈，』

母親言下默然的時候，電車已到了萬世橋的一站了。

深誓

篠崎家搬到中野的日子，定爲四月十六日。未亡人自從住田男爵夫人來過以後，這樣的房子一日也住不牢了。況且中野的房子十分中意，所以馬上預備搬家。十五日那天已搬送了一部份包件。從片山湖舟起，靜觀畫塾的門弟子來做幫手的約有七八人。可是許多的器具很不容易安排。姊妹們三個，亦親執勞役，混在男子們的當中一起勞動。到了傍晚大的貨車裏已裝出了四車，而家中的器具，還毫不減少。剩下來的只好待諸明日了。來做幫手的人，便在這舊屋吃那最後的晚餐。

家裏所有的盤碟之類，全已收拾起了，所以她們的盛饌，是從近處叫來的海碗鱈魚飯這一類東西。但因家族與門人，共在舖十二疊席子的正廳聚餐，所以一時之間，感得

故舊的親切意味了。

『喂！師母！這正廳實有些依戀不忍別！我在這里，不知和先生對酌過幾次呢？』
平常脫洒的湖舟，忽而惦念似的對未亡人說。

『對咯——亡夫總算善飲，你倒也不弱呢！』

『哈哈哈哈哈！我總算是個酒徒！不錯不錯！是前年「同人遊園會」的時節，我因了酒醉，落在噴水池呢！』

『是咯！那時候，我正着急，恐怕湖舟君萬一死了。累得我臉無人色，瑟瑟發抖。』
『爛子信口的說。』

『說謊！你能怎樣替人着急？你見我落水，不是拍手稱快嗎？』
說得衆人都笑了。

『講到「遊園會」，那麼有趣的事，已不可再得了！』

衆人感慨的說着。

『什麼！那也未必盡然的。等我他日發了跡，舉行「遊園會」來招待各位。』

『這便欺人了！湖舟君在去年帝展失敗時，不是說過學畫無成，所以要做汽車夫嗎？』

爛子橫豎做出了顛娘的牌子，爽性說得痛快，以博一堂哄笑。

十三夜的月，婷婷初上，庭院一點點變成美麗的月夜了。

『啊！任你胡說！我要把先生的死亡做個機會大大的奮發呢！世間固有因先生的死亡而餒氣的人。但偉大的藝術家的死，則與普通人的死不同。肉體雖死，而藝術則永遠不死。』

『湖舟君！了不得。』

一個年青的塾生，又取笑他，于是全堂又笑了。

「要取笑的儘來取笑吧。我想要以先生所剩下來的作品爲摹本，把先生的畫風，發揮之于普天下。」

湖舟自酌自飲，已飲了五六瓶，頗有些醉意了。

都早就吃完飯，走到廊下，拖了木屐坐在那裏了。她打算獨自一個人過那本宅內最後之一夜。所以一堂人以湖舟爲中心，正在漸漸熱鬧的當兒，她却趁人不見一溜煙的離開來了。于是踏過噴水池的踏脚石，渡到對岸，爬上那裏的小山，走入山頂上的亭子中。

客廳的紙戶洞開，所以阿母和姊妹們坐在那里的模樣，瞭如指掌；但從對方看過來，則因花影朦朧，昏暗難見。

花已將謝，風也停息，只有婆婆的月影，頻頻散亂。

二十一（歲）這在少女決不算年輕了。無意識的過了二十，但二十之後，一年復一年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通信：固然說不到情書，但近乎情書的信，至少已通過幾次。不過口頭之間，還不曾明言相互間的戀愛。

都還是默着。

『喇！都女士！這種事，不明白定當，也許爲後來種種糾紛的根源。你許我相信你的愛嗎？』

都的臉，雖在夜裏，亦可以看得出是紅了。然而她還是默然。

『究竟怎樣？請你回答我吧。我在怎樣的思想你？你也許知道吧。』

管目不轉睛凝視着低垂的都的白頸子。

『只要你能發誓，我願意就此作個婚約。我儘管如此過去，心裏總有些不安。』
都又是默着。

倒還是討厭我嗎？』

都這才搖頭了。

『那麼你愛我嗎？』

都微微點了點頭。

『那麼你可發誓和我結婚嗎？固然不便說現在立刻就結婚，但你可以等到我通過帝展嗎？我，你也知道的，在通過帝展之前是與父親經濟獨立的。我違背了父親的意志，志願學畫，曾對父親聲明着：除非成為獨立的畫家是不受父親補助的。』

都默然聽他的話。她決不是討厭管這個青年。但頭腦裏還潛伏着一個疑問：這樣的人可以作為丈夫託以終身嗎？性格雖則高潔但總覺得單純而缺少深沉與持重。

但管的話漸漸熱烈起來了。

『你如愛我，定能等我到能夠結婚的時期吧。我在這一點，懷着杞憂：你能等我不能等我呢？反正，你只要能給我一個約束，我願咬一口肩膀通過那帝展。就是去年，我

也有十分自信哩！』

管的眸子，燃着青春的愛與希望了。

他却不能如男性一般的狂熱。定下了婚約，如果這個人一生也通不過帝展哩？湖舟君這些人，還不是以二十七歲的年紀，跑出家庭，到第十三年才一次通過帝展嗎？那麼五年，十年，二十年，亦只好等待他結婚了。這樣一想都就不容易作答。

『都女士，一個字也好，使我聽個明白的回信吧！』

『可是我不曉得呀』都細語作答。

『你自己的心難道不曉得嗎？你在怎樣的想我呢？你自己總該很明白的。』

『可是』都更覺難于措辭了。

『那麼你說我永不會通過帝展嗎？』

『不！不說那個話！』

都狠狠的打消。于是她悄然起立，走出亭外，立在片片飞舞的落花中。丰艳的面貌，夜裏看來，格外來得嬌冶。

『那麼你不肯給我約束嗎？本來你對於我的藝術的素養，也許有相當的認識吧。請你相信我！我今年一定通過帝展給你看！請你相信我！』

管走到女的前面，把兩手放到那溫軟的香肩上。

『喂！都女士！好吧！請發誓吧！喂！都女士！爲要使你幸福，我什麼事都願幹的』

管的熱情，打動了都的心曲。管的面龐近了攏去，似欲接吻，以爲發誓的印證；但都却輕輕的避開他的面龐，把自己的面龐，偎到男子的胸懷。她小聲軟語：

『噯！』

『承你發了誓！』管雀躍的叫將起來。

『噯！好呵！』都的聲音比前還要低了些。

綠的午後

『姊姊！來一下！來一下！』

與瞳一起在新宅裏東走西走的爛子，走到宅內偏隅，種着江南竹的處所，馬上提起尖銳的嗓子，喊着阿姊。

瞳看着紫裏帶紅的紅木蓮，正看的出神。被妹一叫，這才掠過小楓之枝，走到小小的竹園方面來了。

『姊姊，這不是笏嗎？』

爛子蹲着，卷起了印花綢的常服的大袖，用指頭挖掘那堆滿竹葉的泥土。

『呀！』瞳用很美的黑眼睛，刮了她一眼。

『筍是這樣生法的。』

『真的！』

『姊姊，稍微等一等，我要拿一點掘的東西來。』

爛子好似十二三歲的小姑娘，跑到房子方面來了。

自從搬到中野的房子，已經有了一禮拜，那天是四月月底的禮拜六的午後。從微風吹動的竹梢之間，可以仰望晚春的燦爛的天空。

爛子馬上回來了。右手拿了一把略略帶銹的廚刀。

『姊姊，晚上煮筍飯給你吃啦。』

『哈，哈，哈，哈！』瞳說得笑了。

爛子一面撫着泥土，一面說道：

『這是二十四孝掘筍的地方。』

『真果要掘筍，用廚刀也是不成的。』

『也許。』

『要用鋤呵！』

『姊姊，你買一個鋤來吧？』

『好啦。』

『庭院是這樣寬廣，我們種些菜蔬之類吧？』

『呀！性急的爛妹。』

爛子掘起了第一枝筍，開始掘第二枝了。第二枝筍是盡力的從母竹的根裏掘開來的

『姊姊！兩枝統是小而嫩呢。』

爛子這樣的說着，一面又動手掘對面相距三尺的第三枝筍了。

『已經可以息手吧！爛妹！』瞳磔磔笑視着地勸止她。

『爲什麼？』爛子納罕似的看看阿姊。

『你說爲什麼？這是房東的啦。』

『可是……』

『可是，不對的。房子雖然租借了，這樣的東西偷偷的取了是不好的。』

『也許如此吧！』爛子毫不介意的說。

『還說也許如此嗎？我們只不過租用了他們的房子呵！什麼樹木，什麼由樹木所生的果實，那統是房東的東西呵！』

『那麼，這筍照舊把他生好吧。』

『嗤……』瞳不意之間嘆的笑了。

『已經這樣斷了根，怎麼樣辦呢？』

『那就好啦。』

這樣說着，爛子掘第三枝筍的手，還不肯停止。

『沒有法子。在後向管屋的老人說明就是了。』

『與其這樣，倒不如我向堀田先生說。起初我回來的時候，堀田先生立在四谷電車站。因為人已坐滿所以要待第二次電車呢。』

『這樣。』瞳直率的回答，胸間却感得發熱。起初聽着毫不爲意的堀田的名字，到這禮拜以來，很玄妙的搔動她的心曲了。自從搬到此地以來，與堀田大約間日見面。堀田近來用三十號畫布，畫着一張圖畫，畫題叫做『晚春』，取景于別莊的一部。只要天氣晴朗的日子，一定從東京來此的。快活的都和爛子，常常凝視那畫布，友誼十分成熟了。

只有瞳，三人之中年齡算最大，天性亦是最拘謹，所以一時還不很親近。正因如此，她却不能將堀田的影兒，去之于懷。有時候，瞳獨自個在庭院閑散，瞥見堀田在林

木陰翳間，對着畫布，埋頭作畫，她不覺意識到自己，獨自面泛桃紅。

『這時候，一定已在往常的地方開始工作了，姊姊，我們去看吧！』

爛子兩手拿起了掘起的三枝筍，勸誘着姊姊。

『噯！去看吧。可是，未免好笑！拿了這樣的東西去。不拿去難道不好說明嗎？』

『那麼我去放了來，你且等一下。』

爛子說了這句話，便掉轉長挑身體，如小孔雀一般，穿過楓林跑到灶間方面去了。

矗立在碧油油的生着嫩葉的柏樹之下，守望那妹妹的影子，在妹的身體，正如這栢樹的嫩葉，盈盈然的充滿着青春。想到此地不覺妹之可羨；自己年屆二十二，這在嫩葉之中，不已如散落的八重櫻，現出凋落的景象嗎？這不~~不~~不使她淒然生悲。爛子馬上走回來。

『姊姊！放在灶間裏。已叫女僕剝了殼。』

『呵！』瞞住了她一眼。

『橫豎你總贊成，不妨從這邊走走看看吧。』

爛子抄了近路通過花叢之中。

郊外的天地，在四季之中，要算春夏之交，最爲新鮮快活而美麗。無論那一株樹木，抽着美的芽，生着新鮮的嫩葉。并且那樹木，不像駒込宅裏的一般經過人工的做作，所以每株樹，每株樹，都欣欣向榮，都是自由無蟠曲，挺秀而舒展。宅內構造，應乎天然，武藏野的野景，仍躍然如生，真是自然而又潑瀾的園景。

姊妹，穿過小小的樹林。在樹林中，那紅的山茶，還有二三株開着滿樹的花。出了這里，便望見一所紅瓦白牆的畫室。那周圍滿開着八重櫻。在畫室之前數株大楓，枝葉相交，其下有白木蓮，花已八分散落了。子爵所畫的畫便以這樹爲中心。畫已畫了一禮拜，今日將近完工了。

可是只見一只畫架，綑着畫布，立在原來的地點，却看不見子爵的影子。

『啊呀！』爛子看看四周。

『喔！在那邊。』爛子指着坐在畫室近旁的洋房廊下的藤椅子，喝着紅茶的子爵，給阿姊說。

『多承光降！』子爵瞥見兩姊妹，立起身來招呼他們。

『恰恰來得湊巧。剛在喝茶哩。請到這邊來。喝杯茶去。』

子爵很柔媚的說，一面命女僕端茶，爛子馬上要飛到那邊去了。但是腫僅僅含着微笑，給他招呼，却輕易不肯移步。

『噯，到這邊來啦。剛才完成了畫啦，心中說不盡的愉快。因爲人的心情，再沒有比畫成什麼東西時的高興的了。』

『啊呀！已經畫成了嗎？』

這樣說着，爛子走到畫架之前；凝視那色澤還未乾燥的畫面。瞳亦跟在妹的身後，走近畫的一方。

子爵的畫，頗受後期印象派的影響，所以到處施用明快的色彩，畫的真價值，原不是姊妹所能領會，但施色的顯艷，與素描的確切，已是升堂入室，絕不是華族階級的人所常有的宮殿藝術。只這一點，是馬上能夠瞭解的。

『這幀畫拿到帝展去嗎？』

爛子默然的看了一分鐘之後，回頭對子爵說。

『呀！這倒還待考慮！在我雖則有些自信。』

子爵所穿的白洋服，是衣袴一色的，他這時脫着上衣，顯出軒昂的神氣。也許因爲在着亮處，所以他的顏色白得如透明似的。青磁而又兼黑色的領帶，上面插着藍色寶石的領帶針，那一種嗜好亦夠是上品了。

『這樣看來，我仍覺得洋畫好些。洋畫，不知怎樣的，對於我們是相近的。』

爛子以老實的口調說着。

子爵笑了。

『不成！不成！你偏袒洋畫？我的畫，比了令尊的，太不成樣了。』

『可是我總覺得日本畫是空虛的。』

腫含笑聽着爛子的話，忽而有所悟到似的插口說：

『爛子妹！你說說閑話，別把正經事忘了！』

爛子這才想到，有些臉紅。

『啊，不錯，不錯，我有些事非來謝罪不可。』

爛子向堀田說。那時恰巧茶端來了。

『說什麼？爛子女士說是要向我謝罪？那麼我領教吧。總之，請到這邊來。喝喝茶

聽你謝罪吧，呵！請進來。」

爛子與瞳，一起走上廊來，堀田擺正椅子，重複坐下。

『說什麼？爛子女士難道對我做什麼壞事了？對啦，我聽着。』

堀田面露微笑，而聲音與態度變成認真。

『啊，這樣認真起來，話可說不出了。』

『那麼，這樣好嗎？』堀田故意放鬆了手脚，把左脚疊在右脚之上。

『啊！哈哈哈哈哈！』爛子笑得滑稽，『我做了對不起房東的事了。請你原諒吧！』

『喲！這看事件起。』

『這樣說來，你不肯原諒嗎？』爛子打趣似的說。

『不看這事件如何，也有不能原諒的事。』子爵不絕的含着微笑。

『啊，可怕的房東先生！』

『說到「鐵面家主」，是有名的咯。』

三個人喝着茶全笑了。

『是什麼？你說要謝罪的？』

『真是說不出口，是偷了宅內的筍了。』

『筍！』子爵故意大聲的說，『那不得了！是那江南竹吧！』

『噯，是的！』

『那很尷尬，你闖了禍了。』

子爵故意保持着爲難的態度。

『你看！所以我當初說。』

瞳亦帶着打趣的意味說。

『當真是不肯原諒嗎？』

爛子似乎有意笑謔，送了一個秋波，懇求子爵似的說。

『既然如此。因爲是一家人的你，那嗎不妨原諒的！可是有個條件。』

『條件，唉，好咯！是怎樣的條件？』

子爵仍復打趣似的說，只是他的表情略略有些生硬。他的內容，也許不是打趣吧！

『不要聽你的謝罪。可否畫你的肖像？』

爛子一時說不出回答。

『唉！可是，』

『你不高興嗎？』

『總有些羞恥的。』

『有什麼羞恥哩？對啦！每日坐三十分間就好啦。我是很快的。大約一禮拜可以畫好。』

爛子稍微有些躊躇了。

『在這三十分間非呆坐不可吧。』

『哪里？斷乎不必呆坐！身體稍微動動固然不妨，就是說說話亦不要緊的。并且你如感得無聊，馬上可以休息的。』

『姊姊，你看怎樣？』

瞳稍微沉吟了一下，無奈一些也沒有可以拒絕的理由。不過將年青的妹妹與年青的子爵，放在一起，這在姊姊總有些不安。但能信得過子爵的人格，那就好了。又一方面，受到子爵種種照應，子爵對這邊開始有一點極小的希望，便去拒絕他，亦覺說不過去的。所以瞳說：

『請他畫了如何？』

『怎奈有些羞恥。姊姊給他畫了如何？因為我要上學校的啦。』

這一點，子爵也沒有想到。

『對啦！我是想從兩點到三點在外光之中作畫，如要上學校那就尷尬了。那麼掘筭的話，無條件的原諒吧。』

『畫了姊姊如何？』爛子再回頭給姊說。

『不錯，懇求姊姊那就再好沒有了。實在，我亦更加希望姊姊呢。因為姊姊的臉孔，千挑萬選，正合着我這次想畫的主題。我想畫的畫是用初夏的嫩葉爲背景，以一綠的午後』的畫趣，描出那綽約娟美的女郎。』

『呀！那我落第了。』爛子圓睜大眼，說。

『不是這個意思。不過你總是絢爛的春天的人呵！』

『那麼只限于姊姊了。』

瞳手裏捧了喝着的紅茶杯，暫時沉吟了。自從認識以來，還不到一個月，現在給他

做模特兒，似乎過于親密了；不過儼然的拒絕，未免要傷對手方的感情，況且在這樣幽靜的初夏的庭園裏，坐在子爵的畫布之前，這興味決計不淺。她這樣的想着，便立意應諾了。

『那麼我如相當，請你畫吧。』子爵心中暗喜。

『承你允許，那就多謝。那麼趕緊些，明日開始吧，你可方便？』

『我無論何時開始，統統好的。』

『那麼，我請求你明日開始。』

『好吧。』瞳很斌媚的說。

『實在，這幾天來，正想懇求你，只是難于啓口，爛子女士正在湊巧的時間，掘取了筍！』

子爵說着諸謔，三個人笑做一團了。

戀愛常道

「那天回家，將這件事情說給母親聽。母親粗聽時不覺瞠目吃驚了。」

「那麼，毛了頭！堀田先生要你做模特兒嗎？」

「噯，是的。」

「你承認了沒有？」

「噯！」

「啊——毛丫頭！講到洋畫的模特兒，不是要裸體嗎？那樣羞恥的事，你……？」
圍了食桌坐着的三個姊妹，統統笑不可仰了。

「媽媽，要裸身的，是裸體畫的模特兒。」爛子好不容易才忍住了笑，說。

「可是我聽人說，做模特兒的女人，統要裸體的。」

『就說洋畫，亦不僅僅只有裸體畫。堀田先生要畫的，是姊姊的肖像畫呵！』

爛子很伶俐的說明。俊子這才放心了。

『既這麼着，那麼你可好好兒去吧。』

『講到衣服，是隨便的。也許還是普通衣服的好些。固然我們還不知道堀田先生是歡喜怎麼樣的衣服。』

爛子好像是自己的事，說了一大串。

瞳想到明天的事，總覺忐忑不安。一面想借些什麼口實逃去才好，一面想看看子爵怎樣畫出自己的姿態。她這兩種衝突的心，在胸中激烈的爭鬥。那天晚上鐘敲十二點，一點，眼睛還是雪亮，翻來覆去睡不着。

第二天比了前一天，天氣更是晴和。這時候的自然界，每下一次雨，便有滑入視覺的變化。即在一夜之中，宅內東北隅的樺樹的嫩葉，亦比昨日更其發綠，楓樹之樹稍似

乎益發繁茂了

走廊的正面前，種着一些杜鵑花，那血紅的小花，已翩翩的開放。瞳于午前在二層樓自己的房間裏，惘然讀着一葉全集。這雖是上一次讀過的東西，但不意之間，那有一篇叫做『身長之比較』的情節沁到她胸間來了。決定出家的名叫信也的少年，與出身吉原之大雛（註：大雛爲家號）後來成爲遊女的『米獨利』的少女，他們兩小無嫌猜，有一種輕淡的戀愛心。但心裏互相羨慕而表面上因奇妙的意氣，發生爭執，以至永久分離捲入于人生之風波，那一種虛偽可閔之態，很奇妙的侵入瞳的心胸了。從前讀的時候，這作品倒也並不怎樣的感動，獨有今日，衝動了她的胸臆。可是同時她不絕的注意到午後的事了。

她想到過了午刻，每次中央線的電車到時子爵必定到了。所以她雖不能從二層樓看到電車站那一邊的道路，但還是幾次三番，回顧那電車站的一方。

到了兩點鐘的時候，管屋的老僕人迎瞳來了。

『我們的大少爺請大姑娘勞一勞駕。』

老僕人的大聲，直達二層樓。瞳聽到那聲音，身體中馬上發熱，却不能立刻下樓。後來女僕迎了上來，沒法子只好走了下去，但無論如何獨自一個人，似乎可怕而且可恥，再也走不去。

都正在樓下的房間，練習披亞娜。

『喂！都妹。』瞳走進十疊席的房間說：

『你也一塊兒去嗎？一個人總有些怯生生的。』

『可是，姊姊。你是做模特兒去的，我跟了去太累贅了。』

『不要說那種話，同去吧。你不在旁邊，我總有些害羞。』

『既然這樣，那麼同去吧。』都很洒落的跟姊來了。

那天，藤椅子擺在小楓樹之前，瞳靜悄悄的約莫坐了一小時。都在旁邊不絕的與子

爵講話，所以並不怎樣的害羞，但每想到子爵的視線是注意着自己，那就面上奇熱，而視線無所歸着了。

『再請你看到此地些。』

雖被子爵這樣叮嚀，亦無論如何，不敢看到那安放畫架的地方。

她生着長的睫毛的黑眼睛，儘管瞧着庭石之上的血紅的秋牡丹的盆栽。

第二天亦在同一時刻，瞳約了都一同去坐。比了昨日已經慣了不少。與子爵的眼睛頗有二三接觸着視線，亦不怎樣狼狽了。跟着都的喋喋，她也與子爵交了一兩句的話。第三天因爲下雨休息，第四天第五天亦仍與都同去。瞳亦頗能與子爵自由講話了。畫布上的她的姿容，一日一日活躍躍的像她起來了。那已是第六天。那一天，妹妹都到東京去，約好兩點鐘回來；但近着兩點了，還是不回來。瞳盼待着妹妹的回來——更可以說，她恍恍惚惚恐怕子爵的不能相待。她在自己的二層樓的房間裏，一點也安不下心。

很想早些去，坐到平常所坐的楓樹之下。又一轉念，以爲再等三十分鐘，妹妹一定回來了。但不知怎的，她很想像棄了妹妹，自己一個人去一次。她想到自己一個人與子爵對坐着，她的胸無端的跳動了。這雖是可怕，但一定是可喜的。她于是悄然走下樓來，生怕撞見母親，被她詰問着『你獨自去嗎？』那就難得出去。但好在母親的影子，不知那里去了，一些也看不見。她降下庭院，回頭看看母親的影子的有無，以及妹妹的已否回來。一經確定之後，她好像跑入禁地也似的，以躡着的脚步，與小牡鹿逃脫獵人的矢箭般的輕疾，細步走入兩家交界的樹林中去了。

逃出了樹林，立即望見了子爵的背影，他仍在原來的位罝，擺着畫架，向着畫布坐着。不知爲了什麼？一望見他的後影，就馬上魂飛半天，趑趄不前，要想就此折回，候妹同來。這樣惘然想了一分鐘光景，忽而子爵于無意之間掉過頭來，兩下見面了。

『啊呀！請過來，爲什麼在那里躊躇？』

瞳苦笑着，施了禮，走近子爵之旁了。

『今天，你一個人嗎？』

『是的。本想和妹同來。可是她還沒有從東京回來。』

瞳辯解似的說。

『呀！那很好。你一個人便行了。我想還是一個人來的好。』

這樣的說着，子爵爲瞳擺正了藤椅。

瞳雖與平常一樣的坐着，但今日比了最初一日，心緒還要不安。胸之海裏，似乎起了狂風，她的心房是砰砰的洶湧着。她彷彿覺得與子爵的距離，比平日更要接近。而子爵注視自己的面龐，亦似比平常更覺起勁。那對着畫架的左半身，好像受了夏季驕陽的直射也似的，烘烘的發起熱來了。

約莫坐了三十分鐘，女僕照例端了茶點來了。

『倦了吧！少微息歇吧。』

子爵這樣說着把瞳引到廊下的桌子一方。

單剩兩個人，坐得這麼近，還是第一次。

瞳頗形侷促，言笑都不自由了。

子爵還是和平常一樣，不絕的微笑。今日他所穿的衣服，與平常的洋服不同：裏面的衣服是柳條結城綢，外褂亦同爲結城綢，却是褐色而全無花紋。這衣服與他頗長的身體，是十分的吻合。色澤白得如透明一般。

『我這樣愉快的從事製作不會有過。也可說，畫得這樣好，還是破天荒的。』

子爵說時似乎真的感激着，所以把蒼白的面頰，稍微染上紅暈。

瞳一點也說不出，只是默認着。

『對於給我畫的人，還是很感激的。多承你好好做了姿勢！』

瞳模糊，感得子爵的語意，不覺突然臉熱了。她意欲遮掩，于是面上的表情格外混亂，她紅了微笑的臉，儘是聽着。

『我肖像畫亦畫過幾次了。僱傭的模特兒總覺不恰意。但女性而有可意的顏貌的，又不能自由帶了來。現在承你坐着，真是再快樂沒有了。真是感謝的很啊。』

『啊！你這樣說起來，倒反……』

瞳好不容易才說這一點，以後又說不出了。胸裏的喜悅與幸福，熱得如糖一般的溶解了。

『在日本畫的大家之中，最崇拜的是靜湖先生，我現在得與這靜湖先生的令愛，這樣親密的談話着，這完全是奇緣。』

『真是承你種種的照應，母親她們是非常歡喜呢。』

瞳雖然說得很低，但是十分懇摯。

『什麼，用得到這樣道歉嗎？你，這樣承你坐着，已經十分抱歉，反而非由我道些歉不可呵。』

兩人更欲以親密些的話，熱烈些的話，表明各各的心跡，可是不容易找到這樣的話，所以以悶悶的心緒暫時靜默着。

『說來頗覺失禮，你還不結婚嗎？』

子爵把那流暢的調子，稍微有些木訥着的問。瞞紅了臉低下頭，低聲的答道：

『是的。還很……』

很神祕的，一時談話興盡，二三分鐘之間，兩人只是啜着茶。

『我亦是獨身。』子爵焦燥似的說，說了之後，微覺狠狠把臉紅了。

『家裏的人已催促我結婚，但他們所有的姻緣，統是不能中意。因為他們說，無論如何非同族不可；或者說同是華族，新華族是不行的；他們所說的無非是這樣無聊的事

可是講到華族的姑娘，在精神都有些不足的。爲了長久不用頭腦的緣故，一望而知，是沒有智慧之光的。如玩偶兒一樣，僅是美麗的女人，我是不歡喜的。美麗的藝妓，大抵僅有華麗，一些也沒有精神之光，而在華族的姑娘亦多如此。只有華麗而沒有精神的美的人是多麼討厭呵。以這個意味，我把大概的姻緣拒絕了。我如真有適合自己的人，我將拒絕了家人的反對，馬上結婚。』

瞳不知道子爵爲什麼在自己的面前講這樣的話。但對着自己，說什麼獨身，或看不起華族的姑娘，從這點看來，……也許是……想到此地，益覺頭腦混亂，只是默然聽着子爵的話別無他道。

子爵看瞳面紅頭垂，暫又默然。過了一會說：

『自從在那遺作展覽會，遇見你之後，我總覺得對你覺着親密。似乎曾在何處見過一次的。但後來想到：原來是在那會場裏看透了一張『俠妓圖』，而曾見你的時候，你的

面龐就像圖中的美人，所以立刻親密了。總之，我與你……」

這樣的說着，瞳等待他的下文，胸中發着戰抖。就這時兩人的世界忽被闖入者所驚動了。

『啊！姊姊你一個人來了嗎？』

瞳狠狠已極似乎被人看出了虧心事，抬頭一看，那是妹妹都，剛從外出歸來，還穿着淺紫底子而有白色印花的錦紗的外褂，亭亭玉立于初夏之日所朗照的午後的庭院。

『我以爲姊姊還等着，急忙回來了。』

都說時似乎有意非難姊姊。溫和的瞳被她當面譴責，說不出回話。平素在那樣的時候，子爵便能輕巧的解圍，但這時亦露着窘態，只好漫笑罷了。

『到了柳田先生的地方，恰巧碰見了田村先生，他說「再玩玩去再玩玩去，」我把他擺脫了才回來的。因爲姊姊說過不歡喜一個人來。』

都漫然的一面笑着，一面非難姊姊。瞳默然的聽着。都的來，固然由自己請求她，但即使獨自來了，也用不到如此饒舌吧。爲什麼自己一個人在子爵的身傍，妹妹便這樣非難不已呢。想到這些，前此恬淡的瞳的心裏，似乎溜出一二片苦辛的滓渣來了。妹的非難，原極微細，但聽起來總覺惡意可憎。

一個晚上

從那第二天起，四五日間，姊妹們每日結了伴訪子爵的畫室。姊做重要的模特兒，但妹似乎比姊更關心，只要時間一到，她就催促姊姊了。妹妹這樣的熱心，在瞳無論如何總不能持着好感。并且當瞳木然呆坐的時候，都却不絕的與子爵談話，與子爵笑謔。瞳默然對此，不能加入快樂的談笑之中，却又不能不目睹其事，這在她總覺乏味而寂寞。起先爲什麼請求妹妹呢？她把這樣的事亦後悔起來了。直至四月之末畫且完成儘反復

着如此的日課。

那是五月一日。瞳吃了晚餐，徘徊宅內，走到門際，在那里突然碰見了和裝的子爵。平常他的習慣，圖畫的日課一了，馬上是回東京的。所以瞳輕輕的問道：

『咄啦！還在這裡嗎？』

『今日宿在這裡。因為我不時想宿在幽靜的郊外的房子裏。并且這二四日頗想讀些書。』

瞳第一句話說得很輕，但至此已無話可說，只好默然的逡巡着。

『吃了飯嗎？』

『吃了。』

『那麼到那邊一起去散步吧！』

『奉陪。』

順口的回答。她這時很自然的被對手所誘惑又不好拒絕。但單單兩個人同走，總覺得心中忐忑得可怕。她想爛子來也好，還不如去邀爛子吧，可是邀了爛子，都亦一定同來了。想到都一個人喋喋不休，這又未免嫉妬，所以她甯可稍抱不安，一個人伴着子爵了。

日暮遲遲；雖然過了六時，而天空大地，還是做朗無比。太陽的殘光，流蕩在空際。

二人沿着生離夾蒔的路，走向新井的藥師寺方面去。在這裡，有很多的八重櫻，路的兩側以及綠的門頭儘是連蔓着。大約已經凋謝了七八分，但其中還顯示着昔時遊女一般的惱人春意的美，以拖延那殘春。行人稀少的街道，靜寂得無以復加。

二人各各無言。胸中滿充着想說的話，但訥訥不能出之于口。

『中野（地名）你喜歡嗎？』

走到可以望見藥師寺的大殿的街上，子爵這才解了沈默之咒說了。

『是的。仍還是郊外的好。』

『却是中野這些時已不好。東中野大概還行。因為郊外的意味，那邊似覺多些。』

『可是在我們看來，中野真也不錯。每朝早起，從樓上望望平坦的丘岡，麥田，和樹林，真覺胸襟暢然。』

瞳漸漸兒的心意悠游，說得出話了。她往常被妹妹所妨礙，這次得再與子爵相幽會，真是求之不得的良機呵！

走入寺界之內，子爵誠心誠意，向御堂低了頭。有一個老婆子開店在盥洗處之傍，子爵就從那里買了幾盆飼鴿子的豆，把他拍的倒在石橈上。穀穀叫着，將要入埘的鴿子們，攪亂夕暮的靜寂空氣，跳下來尋餌吃了。

二人坐在長椅，看那尋餌的鴿子，約莫看了二十分鐘。

走出藥師寺的時候，天色冉冉將暮。門前一排兒的菜館，全已上了燈；兩人循着來時的路。

到了八重櫻的列樹，二人又復緊張，恰與來時一樣。路已全成夜景，樹葉之間僅少的街燈投出薄弱的光亮。

睡一面耽憂着時已太遲。一面靠近子爵走那寂寞的路。轉了某一個灣，自己的家門，已只差三四十丈，那時忽有熱烘烘的男性的氣息，感到她的左頰，原來男子的手，已輕輕摟住了她的肩膀了。那一刹那，她的全身，如火一般的燃着。她嚇了一跳，將身縮回，但輕輕的摟抱，却有千斤的重力，無論如何也縮不了身。她肩上重重的感得男子的手，意欲摔去而後快，却依然走了二十丈的路。他的心臟鼓動得幾乎欲碎，而呼吸似已絕止了。

于那時候，男子又以他的左手，握住她的左手，她無論如何，想把手縮回，稍微用

力一試，却不料男子以更强的力握住她了。

『請你原諒。我非把你作爲自己的東西不可了。突然出以這樣的態度，我實在有些羞恥。我真無地自容！可是我情不自禁呵！』

男子這樣說時，覺得昏暗之中有個人影，他稍覺狼狽，離開了瞳。

在瞳的胸際，恐怖與歡喜卷起了旋渦。在她自身，不能說不愛男子。這只能說：男子出以非常舉動，她也樂于歡迎，而男子看穿她這一點，所以悍然動手了。她很歡喜，實非返握過去不可呢！她這樣想想，也就非常恐懼。男子離開了自己，身體馬上顫動，脚似乎不着地了。

昏暗中的人走了近來，那似乎是公畢回來的職業人。那人走過之後，子爵再靠近瞳的旁邊。

到門口已不到十餘丈了。

『我想聽你的話。你能還愛我嗎？能夠愛我一點兒嗎？』

子爵的聲音，頗帶顫動。無論怎樣的女性對這樣的問句是不容易回答的。那在大抵的女性，是一生只有回答一次的問句呵。況且瞳正在猛烈的興奮，混亂已達極點，那裏容易答話呢！

『你能愛我嗎？』

瞳仍是默然。

『是我不好。這樣突然嚇了你，完全是我不好。可是在我是情不自禁了。請原諒我吧。并且如果愛我，那麼一個字也好，請你說吧。』

堀田義輔的話，非常熱烈，似乎非燒盡一切不肯休止的模樣。

瞳即欲出聲，但口極乾燥不易講出話來。

因為女子默着，男子益發焦急了。

『只要一個字就好。給個回話吧。你愛我嗎？……我？』

男子再把熱烘烘的呼吸，燻在她的面頰上，追問着。

瞳以混亂的頭腦考量着。自己返問自己的心意，明知：回答愛他之外別無他路。

『你愛我嗎？』

瞳點了點頭。可是因為昏暗，她的極微的點頭，在男子是毫不覺得。

『你不愛我嗎？』

女子搖搖頭。但這亦極微所以男子不能察覺。

『你能愛我嗎？我？』

瞳又是點頭。那時二人已走近自己屋宅的門前。點在門上的街燈之光，已照見了他們；所以女的點頭，男的察覺了。

★

★

★

★

回家的時候，都知道姊的回來，便即迎出前門來了。于是驚叫道：

『唉！姊姊，儼着什麼？面孔這樣的蒼白！』

瞳漫聽着這些話，走上樓上的房間內。并且靠在阿父遺留下來的奢華的紫檀桌之上，潛然啜泣了。不消說，這決不是悲哀之淚呵！

姊心與妹心

瞳自從聽了義輔的熱火般的喁喁情話，頓覺這個世界有了急轉。爲了阿父的暴卒，曾經變成灰色的世界，因爲義輔的一番話，忽如改塗了醒目的綠色。

那天晚上，通夜不會一睡。在一家之中，她是最質素而又最拘謹。可是那天晚上，她半醒半睡，似夢非夢的，看見自己穿了純白的夜會服，在不知何處的大夜會裏，被丈夫——那不消說是義輔——攜着手，羞答答地走進金壁輝煌的大客廳去。又在帝國旅館

模樣的新建築的前門，與丈夫一起等候着，遂有穿綠制服的細蕙，高叫着『堀田先生的汽車！堀田先生的汽車！』她就在這樣的聲音裏，驚心動魄的醒過來。

美麗的瞳，一向被異性所想慕，這亦不算第一次。在跡見女校時代，亦曾被一個大學生所戀慕，每日從學校歸來，她的後面，必定被那個大學生所跟着。就是父親的門人之中有一個名叫尾藤的，亦熱烈的戀愛她，陸續寫給他熱情的信。可是那時，她還不過十八歲，對此躊躇不知作答的時候，她的母親（俊子）已注意及此，漫然把尾藤遠開；而尾藤馬上害了肺病，轉地到片瀨，不到半年就死了。據說躺在床上，一面吐血，一面還不住的叫着瞳的名字呢！此外或者寫寫信，或者想和她接近接近的異性，就瞳所知，亦已近十人。但無隙可乘的瞳的『胸之金屏』，直至今日，還是十分堅閉，外來的訪問聲，再也得不到回答。可是現在義輔底優秀的風采，和對於亡父虔謹的態度，已不知不覺灌漑了瞳的心田；加之自阿父死了以後，那一種世途荒涼，滲透方寸；所以使她的心緒，

更欲有所依附。正當她的心這樣被牽掛于男子時，男子就坦然伸出兩手，很有力的抓住她的心了。

男子言情的態度，不免魯莽而唐突；又把手突然放到她肩上；這等事，只要瞳更其冷靜些，也不無可以非難。但人們對於戀人，往往瞎了批評的眼；所以瞳對義輔率直大膽的告白，反覺可喜可靠了。

翌日復翌日，瞳仍坐在義輔的畫布之前。每次妹妹都一定與姊姊同來，瞳雖想着『一個人去也好』，『有這樣的機會才好』；但一到午後，將到那規定的時刻，那麼前此不知在何處的都，必定到姊姊的身傍來邀約了。

『姊姊，還不去嗎？堀田先生等候着呢！』

這種事即使你不來提頭，也是知道的。瞳心裏這樣的說，但溫文的她，口裏却婉轉的答着：

『噯！去吧！』她就這樣的帶妹同去。她想妹妹爲什麼這樣熱心要一同去呢，妹妹爲什麼比本人還要注意時刻，從不遲誤的跟了去呢？想到這些覺得不安與不快，非常難堪了。

當她坐在規定的位置裏，妹一定拿一把藤椅，放在義輔身旁的草地上，坐在那里。瞳很本分的坐着，而都却始終與子爵親熱的談話。并且兩人很快樂的齊聲的笑着。否則都以小聲哼着得意的哈巴納拉的歌。

★

★

★

★

五號那一天，是丈夫靜湖的忌日。爲了記念那個日子，門弟子之間，曾有一個五日會，每月會集在亡師的家裏。自從搬到中野以來，今日是第一次的五日會。有的門弟子以爲房子狹窄，不免推諉了，但好事的未亡人俊子，就在披露新寓的當兒，要求有更盛大的五日會，所以立刻從事準備了。從朝晨起都與瞳忙着預備晚間的盛饌，到了午後，

因爲有照例的日程，所以瞳就悄然坐在寬敞的走廊的安樂椅子上，略略恢復她的疲勞。

庭院似乎少覺幽暗，小楓之葉，鬱然繁茂。柏樹的大葉，交叉在楓中，擴張着湖色的嫩葉，梧桐與柏樹並立，樹梢滿生着紫色釣鐘形的花，凡此等等，都多少有五月裏的爽意。

瞳休息不久，都就走來立在後邊。

『姊姊』

瞳默然看着妹。

『我近來，時常的悲愁，這是怎麼樣的呢？』

妹妹是一向快活的！想到這裏，瞳覺得那原因是十分可疑，這又未免不安了。若是她有新的相思，那……。

『晚春據說是不行的！我亦覺今年的春，頓然冷落了。』

『姊姊也有同感！』

都與姊姊並排坐到安樂椅上。

『話雖如此，我近來倒是這麼想。人們的寂寞，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厲害。我在父親去世的時候，心裏以爲如何生活得過去呢？可是依然……』

說到這裏，瞳有些支吾了。想到義輔，世界的一切，彷彿如天之將曙，開始輝映出紅光了。

『不錯！像我這種人……』都舐望似的支吾着。

瞳從這句話裏，漸漸注意到都的心中的翳障。因爲父親去世之後，母女四人之中，要算都最爲達觀，而今忽而說這樣感傷話，這真是不可思議的。

『可是，像你，在姊妹之中，倒不是最幸福的嗎？第一，你不是有管先生嗎？』

『管與都的關係，已被四周的人們所公認。阿母俊子亦把兩人的關係，當作等于訂

婚一般。

『可是……』都薄泛紅暈，略帶憤懣似的說。

『可是，怎麼樣？』

『管先生這個人，我近來頗覺靠不住。』

『啊！』瞳聽了妹的供狀，彷彿當胸受到一拳。

『不見得吧！因為那是認真的好人！那樣的好人，還說靠不住，未免太苛刻了。』

瞳說話的情調，于委婉之中，頗含責備之意。

『可是我對那人的心情，只是對一般青年的心情。我近來，似乎是追求丈夫氣概的人，追求那種健全的像男性的人！』

瞳暫時說不出話了。都與管的戀愛，原來不是相對的，不論那一面，管是能動的，都是輕巧的操縱他的。這種情形，姊姊亦是覺得。可是她再也料不到都的心情已激變到

這般田地。

『難道起了什麼事故不成？』

瞳想起自從搬到中野之後，管與都亦雖二三次同到東京，現在二人之間，還不是有了事故，所以變動了都的心情嗎？所以這樣的問問她。

『不！什麼也沒有。』

都把艷冶的臉兒，朝着姊姊，坦然的回答。二人之間既沒有什麼事故，那麼都的心情怎麼變了？這使瞳益發不安起來。

『姊姊還不去嗎？』都突然換了話頭。

『噯！什麼？』

『這時不去也行嗎？堀田先生不是說今日可以完工嗎？』

『噯，不錯。可是我今天想失個禮呢！昨日亦曾對他聲明了。』

『然而這倒不好。因為辛辛苦苦調好了油。并且這時候，他必定已從東京來了啦！』
『因為都的熱心，至此更感不快。』

『可是母親很忙，我們上鄰家去是不行的啊！』

『何妨呢？姊姊！已經什麼事都料理好了！做到這里告個段落，直到客人臨門，這一段時間，統是空閑着呵！』

『怎奈兩個人統統走開去，那是不好的。』

『腫是多麼熱望着妹妹，望她很爽快的說句『那麼姊姊一個人去吧！』但都的回答，却是不同。』

『那有什麼要緊？與其再過一會湖舟先生這般人來，聽他們講些無聊的話，倒不如到鄰家去，看看西洋畫，不知好了多少呢？咳！去吧！一定已經等着了。』

『腫在這樣的時候，意氣上是不想去，但一想到子爵穿了純白的襯衣將畫架拿到庭院

的姿勢，却還是不知不覺把脚跟浮了起來。她不待妹妹的勸進，走到自己的房內換上平常去坐時所穿的柳條的白灰綢衣。

都立在庭院等候姊姊，就拾起散落的桐花，聞在鼻子上，看那姊姊的過來。

二人連袂走到子爵的畫室，那已是走入樹林的時候了。

『都女士！都女士！』這是後面青年男子的聲音。

『呵呀！管先生！』

都回過頭來，看見淺黑瘦臉的管，身穿一襲褐色印花的袍褂，立在走廊招呼她們兩個人。瞳帶着微笑與之默禮。

『姊姊稍微等一下。』

都不待姊姊的回答走到管的地方去了。

『請你等一下。管君！因為馬上就回來的。』

『到那里去？』

『陪了姊姊到鄰家去，馬上就回來的。』

管顏色不免有些黯淡了。

『那麼請你快些回來。』

『噯，就來，就來，』都這樣說着，就跑回姊姊的地方。

『都妹頭！你就留在家裏如何？』

『好啦！因為馬上就回來的。』都頑皮的說。

『可是管先生一個人是不好的呵。』

『不過他能等着，一定。』

瞳對於妹妹的態度，已不能視為無意。為什麼戀人來了，她却與自己同去呢？由此看來，妹妹心中的罅隙，覺得十分顯然了。

雖則是妹妹，也許是自己的情敵！想到這裏，瞳的心馬上殭冷，對於妹妹簡直不能自由啓口了。

二人完全同床異夢，走到子爵的畫室。義輔坐在走廊的藤椅，讀着法文的小說。但一見二人的影子，就和平常一般，快活的給他們周旋。

『咿呀！勞駕勞駕！你倆可好！今日沒有什麼不便嗎？』

『沒有什麼！託福託福！』都回答着。

『這樣嗎？那麼今日完工吧！』

義輔馬上着手工作了。瞳對義輔僅有默禮，默然坐在平常所坐的位置裏。今日的妹妹，覺得十分可憎了。自從一號那天晚上與子爵表明心跡以來，直到今日，瞳與子爵還不會有過兩人的幽會。義輔應該希望這事的，而瞳亦從心底深處希望着。但妹妹好似影之隨形，不離她的身傍。也許是無心的，但似乎是監視了姊姊的一身。

都坐到義輔的貼身旁。

『姊姊說今天忙，本就不來，我特地邀了她來的。』

『原來如此！那真多謝。』

『我想，或許如此：今日如不一氣呵成，未免有些厭煩。』

都在艷麗的臉上，露出百般的姣媚。

義輔似乎難于置答，略略躊躇了一回說。

『可是你們很忙，還特地過來，真是抱歉。』

『不，並沒有忙到不能分身！』

瞳對妹妹的話，有些難于忍耐了。妹妹這樣的話，也無非要博得堀田的歡心。所以瞳雖平靜的坐着，心却十分酸痛。

過了一會，都又與義輔講話。

『噯！堀田先生，我有一個請求。』

『噯！是什麼？』

『那姊姊畫好了，請您畫我吧。』

『噯！你亦願意坐一回嗎？』堀田很自然的說。

『啊！很高興。很高興。那麼明日起天天來吧。』

都似小孩般的高興了。瞳聽了這個話心如鉛一般的沉重。妹妹代了自己，面對子爵坐着幾日，這在瞳是不可堪的。現在反過來，自己始終跟了妹妹來，雖亦得計，但瞳不能如妹妹一樣，插在他們兩者之間。她心頭撞着小鹿，等待子爵怎樣的回答。

『噯，那稍微有些太過性急了。啊！我畫成了這張畫，亦想略略休息休息，并且同樣的畫意亦不想畫了。過了四五日再畫吧。』

瞳聽了這個話，稍覺安心，但再想到四五日之後，心就馬上黯淡，甚至可以感得妹

妹心裏的不安與妹妹態度的可憎了。

一種四角關係

子爵的事情一完，姊妹便依舊貌合神離的回來了。

回來一看，起先兩人坐過的安樂椅子裏，管惘然的枯坐着。她們去了回來，約莫有一個鐘頭，管恐怕坐得焦躁吧！瞳總覺得抱歉萬狀，不能正視管的面龐了。

『勞你久候。對不起得很！』都毫不介意似的說。

『噯！那裏的話。』管亦想不介意的回答，但語調完全僵硬了。

瞳想慰藉管的心情，說道：

『管君，久違了。』

『前個禮拜不是來過了嗎？』

『啊，不錯。可是在駒込的時候，差不多每日見面的，所以搬到此地四五日不見，就如一月不見了。』

腫的幽雅的話，使管黯淡的心略略有些光明。

『近來畫些什麼東西嗎？』

管抬起黯然的臉，回答道：

『不！近來什麼也不畫。』

聽他這麼一說，腫覺得全然猜中了管的心緒，再也說不出什麼。

都對於姊與管的問答，似乎毫不注意，儘管望望庭園中新綠的樹梢。在濃厚的嫩葉的對面，望得見四五株大樺樹，從那高的枝條間，窺見了五月的蔚藍的天空。

那時候，從母親的房間裏聽到了湖舟的喧笑聲。

『啊！湖舟君來了嗎？』

這樣說着，瞳乘機抽身去了。因為她想，戀人間的不和，讓他們自身去解決最爲妥當。

瞳走了以後，管與都之間，有一度焦躁的沉默。都立在廊下，一言不發，似乎興致索然呢！

『都女士！』

『噯！』

都看了管一眼。

『我在等候你的回信。所以一向沒有來。』

『噯，』都曖昧的回答。

『爲什麼不給我回信呢？我儘管那樣等候着！』管埋怨的說。

『請你不必再說那些話。』都有些不耐煩的說。

『唉！你說什麼？』

『請你不必再提那些話，也沒有什麼要緊吧！我豈但不寫你的回信？這二三日因為種種事情，忙碌的很，所以真也無意寫信呵。』

都說着略略帶些媚笑。

『話雖如此。可是剛才，並不怎樣忙吧。』

『什麼剛才！』都驚訝似的。

『剛才！那是我來的時候。既有到隣家去的功夫，那何妨和我談談天呢？』

都被他這麼一說，臉兒微紅，窮于措辭了。

『我近來總覺得多疑。你的心總有些信託不過。已經四月半了啦，自從那邊的宅裏談了天。從那時起不過隔了二十天，你的心，似乎十分變了。這使我深深的感着。』

『沒有那樣的事。』都連忙否認。那口氣毫沒有誠摯之意。

『我對你也曾有過約束。在今秋以前，總想畫好一點東西。可是把你的事掛了心，什麼事也做不來；固然以前不是這個樣兒。』

『說什麼因了我的事，妨害你的課業了？那麼請你忘了我！』

『說什麼話！』管的臉色變了。善良的他勃然動怒；淺黑的臉色，眼巴巴地變成老紅。

『怎麼的，怎麼的，老說這樣冷冰冰的話？說什麼「如果妨害課業，請不要想我！」——這樣冷酷，這樣理智的話！我與其說課業，倒還不如把你的事想得刻骨呢，你原來不知道！那樣冷酷的……我……』

這地若是四周無人的場所，管一定慟哭了。但恰巧相隔五六尺的茶間裏，等着未亡人，和湖舟這般人，所以管只好一口吞下激烈的興奮，用低聲責備都。

『我所說的，不是那個意思，你誤會了，那就尷尬。』

都見管興奮得過于激烈，所以連忙撫慰似的說。不過那言辭之間，一點也沒有含着真實的情感。

『原來誤會了？不是那個意思嗎？可是你對我忽而變成冷淡，這一點當是事實。』
『只有你在疑心生鬼。』都斌媚的說。

『這也算了。可是，都女士，你常到隣家去，你深知堀田的爲人嗎？』

『就畫家而論嗎？』

都稍微抬了抬面龐。

『不是就畫家而論。就畫家論，那還成什麼問題：不過是一個外行畫家！』

『說他外行畫家，唉，太利害了！就是帝展，他不已入選了嗎？』

這言外的意思就是「你不是一次也不會入選嗎？」管馬上感覺着，所以又復面紅了。

『選入帝展算得什麼？堀田的入選，我覺得不足爲奇。審查員熊田先生可不是堀田』

君的先生嗎？同時審查員山岡先生與堀田君同爲子爵，我決不因他入選便認他有入選的技藝！』

『可是爸爸做審查員，是全然公平無私的。湖舟君們幾次三番，請求爸爸，還不是全歸無效嗎？』

『先生是特別的。因爲洋畫的審查比了日本畫，全然是甘脆的。』管見都爲堀田辯護實不勝悔恨。

『話雖如此，可是我覺堀田先生並不拙劣。』

管好似從頭頂潑着了一盆冷水！

『總而言之，我不說他好，因爲在某一程度，還是貴族藝術。』都還要說些什麼，但想了一會，把話頭轉換了！

『啊！這姑不必置辯。撇開了畫家的見地，你對堀田先生有什麼要說的事？』

都陡然鋒利起來了。

『唔呀！已經說到這里，我亦很想從畫家的出發點，論論堀田；不過這個暫作別論，現在且說我所要說的一點；那就是堀田君的人品！』

『嘆！人品。』

都驚看了一眼。嬌艷的圓臉，爲了興奮，血色上冒，唇亦血紅了。

『是的，論到他的人品。我並不想爲個人的中傷，可是我想對你忠告一句話：堀田這個人，輿論是不好的。』

都埋怨似的看看管。

『可是別人的謠傳，是不能相信的。』

『也許吧。我也不是直接瞭解那個人，所以不能斷言，但是……』

都覺得管的話是從嫉妬來的中傷。因爲她已有那樣的成見，對管的話自然有了反感。

了。

『不錯。可是難爲他好好待了我們，你倒那樣抨擊他，這總是不好意思的。』
易怒的都，至此岸然了。管亦木然靜默着。顯出黯淡的面容。

恰巧這時候，瞳悄悄從後面走過來。她擬默然的從走廊降到庭院。

『姊姊，到那里去？』

『到隣家去一下。』

『做什麼？』都稍帶驚意的問。

『母親要我去請堀田先生。說是承他種種照拂，所以今日有了菲筵，他如方便，亦要請他到會，共此杯酌呢！』

都目光灼灼了。

『那很好。并且姊姊可領了他來。』

『對啦！』

都馬上走落庭院了。

『那嗎，我亦同去吧。』

管的面色變成蒼白。瞳的面龐亦稍稍蒼色了。

管似乎起了一件大事，說道：『瞳女士！師母是這樣吩咐嗎？』

『噯，是的。』瞳儘是溫和的微笑着。

『有這等事！我可不贊成。』

『爲什麼？』瞳臉有難色的返問。

『可是五日會不專是先生的弟子的集合嗎？我絕對的排斥異類。尤其是那些洋畫界的人更是要不得！』

管過于暴戾，使瞳難于應對，目瞪口呆了。

『與湖舟君相商過了嗎？』

『噯，湖舟君是贊成的。』瞳以冷靜的調子回答。

『我絕對的不贊成。我以爲要混入這樣的異類，應該與會員全體，有一度的相商，那才正當。』

瞳皺了蛾眉，默然無語。

『沒有什麼要緊的。』

前此默着的都急急插口說。

『爲什麼？』

『管目光迸火似的聒着都。』

『究竟，並不是請堀田先生入五日會的那樣的重大問題。還不是只請他一起吃餐夜飯罷了嗎？』

都的話自有相當的道理，但這好比是匕首刺入管的胸。世間上那里還有再不快的事，比自己的戀人替自己的情敵辯護呢？管心意酸辛，好似飲了三斗的醋。若是對方不是自己所愛的女性，那麼他一定把她拖倒地上也未可知。

管爲了發怒略帶顫聲說道：

『僅僅一起吃飯，僅這一點我也很不歡喜。因爲我們覺得那個會，是爲了追慕先生，十分神聖的會。』

腫對管的心情明如指掌，已經不說什麼。

『也能。可是專門尊重你的心意，亦是做不到的。因爲堀田先生他是多多照拂我們的。』

都——任情使氣的都，看見管越反對，她越要偏袒堀田了。

管以灼灼如燃的眼睛盯着都。于是打擊似的的說：

『既是這樣。那麼我不說什麼，領了來吧。』

都又十分鬧氣了。

『唉！自然去的！姊姊，你不去嗎？』

瞳因為對管的同情，與自身對於妹妹的嫉妒，亦欲中止招待堀田了。所以說道：

『可是對於五日會的各位，沒有什麼妨害嗎？』

『那有什麼妨害？況且對於堀田先生不趁這個場合表點謝禮，那再沒有示謝的機會了。并且他是那樣的贊美父親。在五日會一定是喜歡出席的。』

瞳一見管地獄也似的臉，無論怎樣不能舉步。

『不去嗎？也罷！那麼我一個人去領了來。』

這麼一說，都翩然掉過身來，棄了發呆的兩個人，跑入樹林中去了。花紋美麗的棉紗衣服，還隱約可見于綠葉之蔭。

瞳被妹妹所撇開，心中着實有些不樂意。妹妹既有愛人的管，却把他攔在手頭，拼命去接近堀田，想到這里，使瞳深感不安，彷彿立着的土地，亦格拉格拉搖動起來了。

然而管却忍耐了比瞳更要暗淡十倍的心緒，如石像一般繼續坐在安樂椅子裏。

最初的火華

那晚的五日會，會員的集合，和平常有些兩樣。有的以爲房子狹窄不免有些顧慮，有的以爲特地來到中野殊多不便；所以平常集合的會員，總有十四五人，而那晚却不足半數。

武藏野的天地，靜悄悄的晚了；晚間的星影，照現于櫟樹之梢；從那時起，在樓下的正廳，就開張了筵席。

橢圓形的大桌，鋪了有花邊的美麗的桌氈，二個銀花瓶裏滿插了鬱金香，秋牡丹，

虞美人草等五月的花；中央又擺了柏樹的盆栽，那是靜湖的遺物。

堀田被都所引導，很愉快的出席。於是與五日會的人們，施了一會禮，便坐到爲堀田特設的座位。

堀田的左首，貼坐着都。堀田的右首坐着岡田靜村，再右首坐着瞳。與堀田對面坐的，是爲管秀三，那淺黑的臉兒，一發顯得暗淡。

烹調方面，雇了駒込時代常有進出的廚子，所以菜肴很是豐美。菜肴是「和洋折衷」；以日本菜爲主，不時端出幾樣與日本菜相調和的西洋菜。

坐在子爵橫頭的都，每逢女僕端了菜來，特地在中途接取，第一就放在子爵之前。并且不絕的露着媚媚的微笑，或爲子爵安排食具，或爲子爵慇懃酌酒。

『夏丫頭！子爵先生的叉不夠哩！趕快拿了來！』

儼然擺出主婦的神氣，對子爵獻着殷勤。

管眼見這個情形，面龐益發慘暗。他儘管目不轉睛的凝視酒席之上；平素饕餮的他，而今只是形式的動筷罷了。

瞳不消說，亦不見得高興，管爲何掃興，瞳是明知其原因，所以她亦就悲痛得幾乎裂胸。同時想到子爵的愛，怕已移到妹妹，這使拘謹的她的心胸，亦如盤上了小蛇，不住的發狂發癲了。

都是鐵石心腸。她對於管的心緒與姊姊的心緒，一些也不加理會，只是自己放肆着

『啊！爛子女士！據說你前次掘了筍，被堀田先生呵斥了！』

『噯！是啦。』

爛子離得很遠，與要好的湖舟坐在一起。湖舟對於爛子從小就喜歡她，所以到了今日，還當她小姑娘一般，十分親密，又當作自己所服侍的公主，十分看重。

『不錯！我今天掘了許多。噯！不妨吧？掘田先生，若是我掘了，不妨吧！』
都的眼裏含着媚態，寧馨欲滴。

『不！不行啦！正惟爛子我是原諒的。你倒不行！』

子爵在初見的人們之前，說着打趣的話，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呢。

『對了！你不原諒嗎？那麼好！反過來，今日筭裏的芡頭，你也不許吃：喔呵呵呵

！』

『那太厲害了！掘了我家的筍，倒不准我吃，那太厲害了！哈哈哈哈哈！』

除出管與瞳，一起統笑了。

酒徒湖舟，與管的心情毫不相關，儘在胡亂進食。他今日沒有飲酒的對手，所以他望望全席，似乎不能盡興；但在他自己的面前已排列着五六個酒瓶。菜肴大抵統已端出。要吃飯的人統已吃飯了。于是端出草莓製的點心，作為飯後的消閑食品。

湖舟是最喜歡草莓的。他很饕餮的嘗着白的克利姆(Cream)，這才猛然留意到一直沉默着的管了。

『管君！你怎麼樣？你出神的想些什麼？這樣想得出神，那麼好好兒的烹調，不是毫無滋味了嗎？這點心的味兒，這草莓的味兒。像這草莓般有初夏之味的再也沒有了。吃了這草莓，我似乎真就嘗到了初夏的新鮮意味。可是如你這樣沉思着那就不行了。因為沉思爲我人的禁物。那淡淡的日本畫的味兒，亦不是沉思可得的。』

湖舟着實有些醉意了。吸了半管烟，又復說道：

『我們即使沉思，也是無用。即使考慮，也產不出好的藝術。產生藝術的，是清澈的直感。講到這里，日本畫便恰到好處，因爲是一筆捲起風雲。日本畫真不錯！究竟不錯！至于洋畫，那就不行！洋畫是科學的。遲鈍了我們的直感，真是不堪設想！』

湖舟的氣焰，爲了酒力，忘了周圍了。洋畫家的子爵，不免苦笑，至此才含笑說

道：

『少微等一下，本人有些不能苟同呢！』

湖舟這才注意到席上還有洋畫家。他看看子爵，狼狽得好笑。

『咿呀！這次失禮了！經你一說，才覺得你是洋畫家。這是萬分抱歉了！』

湖舟將手放在食桌之上，頻頻道歉，使全體爲之哄堂，子爵亦很樂意的笑了。

『剛才發的議論，全部取消。取消，取消。』

湖舟抬起頭來，這才大模大樣的揮了手。

『咿呀！沒有取消的必要。』突然從橫頭插口的管的話裏，頗含了殺氣。一直痛放着的嫉妒與憤怒，至此決了堤防，一時迸發了。『實際上近來洋畫的趨向，我是不能贊成。』

管的語氣，過于尖利，所以使一座的人，爲之鴉雀無聲了。

『照你說來！』子爵被意外的敵人所驚動，稍覺穀艱不安，但仍以鎮靜的態度說。
『目下日本的洋畫家，務欲自遠于日本畫，他們可不是以此爲洋畫的特長嗎？我對此一點，最不满意。因爲他們不知日本畫的真價。請看！日本的洋畫家，欲自遠于日本畫；而法蘭西的畫家們，還不是拼命吸收東洋畫的特色嗎？』

管閃爍着憎惡的眼，似乎不憚決鬥。

『僅以這點理由，貶斥現在日本的洋畫家，那就尷尬了。』

子爵亦被對手的殺氣所引動，言辭有些險惡。

『不！那些洋畫家，對於日本畫，便是對於從民族風土所產生的藝術，是盲目的。

在一個民族講來，從那民族的久長的傳統生出來的藝術，是不能忘却的。』

『你說這些話，可是你所尊敬的法國畫家，亦忘了他們的傳統，模倣我們東洋畫哩！』

對于子爵的論理，管心頭冒火：

『不！不！』這樣喃喃不能出口、

『我想不能以這樣的事，斷定藝術的真價。尤其我們對于日本畫的好處，是十分承認的。第一你們靜湖先生的畫，我亦很想蒐集呢。』

『話雖如此，我決不想你能瞭解靜湖先生的真價。』管激烈到了極點。

『噯！說些什麼！』子爵變了臉色。在藝術家那里有這樣已甚的侮辱呢？

一堂的人都刮目看管。

『管君！那說得過分了。取消了吧！你！』湖舟驚異的說。

『咿呀！不取消的。』管強頑的搖頭。

子爵面已蒼白，意欲再說什麼，但忽然想了一會，站起身來。

『我失陪了！』

這樣一說，抽身就跑出室外。因為子爵的態度，過于急激，所以一室的人亦無阻擋他的餘暇。

留在後面的人們，暫時接續着不快的沉默。怪不得都因闖出意外的結果，弄得面無人色，惟有瞠目相向了。

瞳把子爵所受的不快，馬上感到于自身。她想，管的心情，固然十分明白，可是管將對都的憤怒馬上發之于子爵；而且那又過于露骨了。從此子爵不踏入自己的家來吧？對於自己的愛的告白，亦將從此中斷嗎？瞳這樣胡想，感得忍耐不得的悲哀。湖舟說了些話責備管，瞳漫然聽着悄然出室。料想子爵必逕自回東京去了；但她還走下庭園，如夢遊病者一樣，恍恍惚惚走向子爵的畫室一方去。

庭院已是昏暗。木芽清芬，瀰漫那處。明星燦爛，她潛行過木蓮和楓樹的枝下。她想會見子爵以為一句也好，總得與之交談。并過謝今晚的冒撞。

她不知不覺，已到了日間常來的畫室前的草地。忽然注意一看，在自己的眼前，黑憧憧的人影。因為穿着白灰的洋服，所以雖在晚間，也馬上看得出那是子爵。

瞳意欲作聲，却又躊躇，而對方却已發言。

『那一位？是都女士嗎？』

瞳被叫着妹妹的名子，好似冷水灌頂，愕然驚慌。

『不！是我。』

『啊！瞳女士嗎？』

子爵的聲音比瞳的預期，還明晰，所以瞳更面紅耳赤了。

『請你原諒，剛才真對不起了。』

『不！』子爵很溫柔的回答走近了瞳：

『我亦看他是冒失貨，不免愕然。周圍若是沒有人，幾乎真欲毆打了。可是口角亦

覺無聊，所以跑了出來。但承你這麼一說，心情就十分平靜了。」

這樣的說着，子爵突又迫近，把手靠在瞳的肩上。她竦了肩，有些顫抖，但一方面女子特有的嫉妬，一步一步抬頭了。

『剛才爲什麼把我叫作都女士呢？』

『哈哈哈哈哈，那因爲都女士今日那樣眷顧我。受了她的庇廕。乃與你一些也不能講話。哈哈哈哈哈。』

『你以爲我不會來，都會來吧。』

『是的。因爲承你來，究竟是想望不到的高興呵。』

這樣一說，子爵已把她摟到胸前，突然把唇兒接近過來了。瞳要用自己的嘴唇去接受，總覺過于可怕了，所以有些帶羞，低下頭去，而子爵火熱的嘴唇，就燃在瞳的額際。

瞳的顫抖儘是不止。她打着顫，偎在子爵的胸間許多時。

那時候，從自己的家裏，驟然發出一種聲音。

『姊姊，姊姊。』

爛子健爽的聲音，透過了夜間的列樹，楚楚可聞。

『那麼我失禮了。因為有人叫着。』

瞳突然離開子爵的懷抱。

『這麼着，那麼……』躊躇了一下，子爵馬上繼續說道：『喂！後日到帝劇去聽午

後的音樂演奏嗎？』

『是什麼呢？』瞳慌忙屏息的問。

『是維爾鐵曼。』

那是近頃初來日本的梵啞琳專家，是世界有名的大家。

『去咯！』

『那麼。後日午後一點鐘，在帝劇南首的停車處約會吧！』

『好啦。』

『切不可弄錯了。』

『知道了。』

子爵再欲近瞳摟抱，而那時爛子的呼聲頻發，所以瞳慌忙脫身了。

瞳走在樹林闇處，兩脚恍恍惚惚好似踏在雲端，她終于這樣的回來了。

禁果

瞳那天晚上到了三點鐘，還是睡不着。暗中聽得的子爵的話，任你到了何時，在耳底隱約可聞。受着接吻的額際，亦儘管發熱。可是她之所以不能入睡，實不專爲了這樣

的記憶，那因為還有着明日這一個未來。明日與愛人幽會，這是可怕的，然而又是決心一般的可喜。與愛人在遠方相約會，這無論怎麼的想來，總有點兒不正當，頗覺神明內疚。以為這樣的事那里也可做得？然而良心雖略受譴責，而莫可名狀的喜悅，與飄渺的豫感，不得不使她的心激烈的搖動了。

『啊！我睡不着。怎麼好呢？我這樣的睡不着，明日臉色一定比平常難看了。啊！怎麼好，怎麼好？』

她在被褥之中，轉輾反側。風颼然的起來，吹響了高樑之梢，擾動了庭中的楓樹的嫩葉，這種聲音歷歷可聞。

第二天朝晨，睡比平常起得遲。但她的睡眠還是不足。洗了臉立在朝晨的明光裏，昨夜的不安，已爽然若失，而幼稚的心充滿了希望，她專待與子爵的叙會了。她無意之間，照了幾度鏡。其後便是正午。昨夜發起的風已靜下來，初夏的午後，晴朗得靜悄悄

她。她一直就想着，假個什麼理由出門呢？這樣苦心焦思，尋找口實。她前此對於阿母，不會說過謊。且沒有說謊的必要。可是，今日！與子爵一起到帝劇去。這雖是光明的事，却無論如何，也不能明說。不過方寸瑩潔的她，怎能向壁虛造呢？

時間一刻一刻的迫攏來了。

『喂，媽媽，我今天要到帝劇的音樂會去一去。』

瞳漸漸告訴母親。她的臉已是通紅，俊子（母親）把手裏拿着看的夏衣放下來，

『帝劇的音樂會？』這樣驚訝的返問。

『噯！只因堀田先生送來了門票。』

瞳有生以來說了最初一次的謊了。

『你一個人嗎？』

她默然瞅着母親的臉，一丟了視線，便垂下頭了。俊子亦暫時默着。過了一會靜靜

的說：

『啊，去吧。』

瞳對於母親妥善的理解，不勝其喜悅。

『謝謝你。』

瞳歡喜之餘，居然把這樣詞費的話，對母親說了。說了之後，面龐就如火一般的發熱。再不能停在母親的身邊了。她馬上回到了自己的房中，再立在鏡前。

『我怎麼的？又來對鏡了？』

瞳不覺對鏡自羞了。忽然離了鏡旁，急急換上了昨夜想好的衣服。

『啊呀！姊姊那裏去？』

爛子瞥見她在換衣服，飛也似的來了。

『這條腰帶怎麼樣？』

瞳默然將自己的後影給妹看。

『好啦。那條腰帶與姊姊最相配。噯，到那裏去？告訴我，告訴我。』

瞳莞爾而笑，只是不答。

『姊姊太過分了。真狡猾呀！狡猾呀！我到母親這裏問了來，噯！我也請你帶了去。』

爛子很頑皮的以袖頭敲姊姊的肩頭，纏擾不清。

瞳略微偏促似的說：『請你去問母親好了。』

爛子跑到俊子的房中去了。

『喂！媽媽。姊姊到何處去啦？噯，我去好吧，我想去啦。』

爛子向母親說，那聲音如小孩一般的尖銳，句句可以聽得。

瞳的臉，慢慢兒的獨自灰暗。她很注意母親的回答。

『媽也不知道哩！總有些事吧。』

『不行，不行。』

『討厭的人。』

『怎奈姊姊一個人去。到那兒去呢？』

『算了吧，何必多嘴。你還要問嗎？如還要問，那我可以告訴你，她是上釣堀去買鯉魚的。』

瞳聽了母親的話，心中暗喜。但不意之間，臉兒有些紅了。她一面穿着朝露色的錦紗的外褂，一面在心中反覆的感謝母親。

『多謝多謝！』

瞳裝扮既畢，走到母親在着的茶間裏。起先在樓上的都，此刻已下了樓，背着廊柱，蹲在那里。她帶着驚訝，目光灼灼地看看盛裝的姊的姿容。在那目光裏，顯然看得出

含有猜疑與嫉妒。但她不像爛子，並不開口追問。瞳正惟今日，頗有得勝之意，好像終于把都壓倒了。

『那麼，媽媽，我去了。』瞳說。

『唉！小心些。』

俊子把女兒的姿態從頭到脚看了一遍，這樣的說。『小心些』這句話。在母親是全無意思的，但在瞳如刺心一般的響。

終于，留在家裏的爛子，與在堀田別莊的洋犬一起，送姊直到車站。瞳對天真爛漫的爛子，覺得非常可愛。瞳買好了從中野直到有樂町的車票。回想起來，自從搬到中野，到市裏來，今日還是初次，所以在五月晴天的大氣裏，映在眼上的一切東西，都放出都會的氣味。在發亮的白牆頭的洋房，和紅瓦片的建築物之間，點綴着濃淡不一的嫩葉。無數的汽車，電車，自由車貨車等，疾馳街路，使人目眩，這種樣子因為長久不見，

所以自己似乎已做了鄉下人了。但瞳的心緒，正復暢爽。五月的大空，建築物，嫩葉，汽車，街路，這些東西，正如快活的無韻的交響樂，複奏在她的周圍。況且她是疾馳到戀人的地方去。世上的幸福者之中，比得上此刻瞳的幸福，一定已經不多了。不消說，在瞳的心裏，亦有多少的杌隉。生恐與子爵會合的地點，不會被友人瞥見嗎？瞥見的人，不會作何種感想嗎？這些亦不免有些憂慮。可是一切快樂，好像吃那河豚，嘗那禁果，正因伴着不安，更加深刻有味。平常坐上電車，對於同車的女人的美的衣服或髮式，很是惹眼的。今日可再沒有奪她的心了。她的心，如箭一般飛向帝劇南面的停車處。

瞳的面龐雖是昨夜睡眠不足，亦仍復神色盎然。那正如初夏開在溪間的白的百合，充滿着清麗的品質。車中的人們，對此年青美貌的姿容，統是頻頻刮目。在這個時候，大抵的女人，意識到自己的美，容易擺出傲慢的賤態。但她却沒有這種脾氣。在她的姿容裏，「靈魂的美人，」實高吐其芬芳。青年男子，是沒有例外的看到瞳的一方面。瞳的

美麗的姿容，儘夠壓倒這些男子們好色的視線。

電車到有樂町時，瞳站了起來。青年男子們，戀戀不捨的頻頻注視她。她背上感受着這種視線，跳下車來。下車之後，約莫走了半里路，走到帝劇方面去。一路走着，二次回過頭來，看看有無義輔的影子。

『苟其情之信芳，不左顧而右盼！』曾在何處讀過的這兩句話，忽而想了起來了。但在現在的場合，她却沒有那麼冷靜可以用上述兩句話來壓制她的熱情的。

到了帝劇南首的停車處，已經有幾架汽車，停在那里。瞳拿錶一看，那是一點還差十分。胸，馬上顫栗了。

『啊！還好！我還道已經趕不着了。』

她在胸中自語，一面就把身體靠到樹蔭下。前面有艷裝的太太和小姐，一羣羣的通過着。因為是日曜日的音樂會，所以青年男女是特別的多。那些人，頻頻回頭瞟美麗的

瞳。她們是無心的瞟，而在瞳則因胸有秘密，頓覺心煩意亂，羞慚無地，似乎已成了衆矢之的一樣。那短短的十分鐘，覺得有一小時那麼長。

『準定一點鐘！』

她回憶到義輔的話，心想：他爲何不早些來呢？如果真愛自己的，那麼他的來會應該早了一分是一分。這就多麼方便呢？瞳想到這裏，不免埋怨義輔。

瞳已經等待心焦的時候（實際只七八分鐘）一架青色的汽車從日比谷公園疾馳過來。那車子打了一個大灣，馳入停車的廣場，戛然停止在瞳的前面。車中穿白灰鼠色洋服的義輔，含着微笑，跳了出來。瞳感得喜悅，同時紅了面龐。

『真是，勞你久候；對不起，使你等得厭倦罷！』

『不，』瞳說。

義輔拿出錶看了看。

『似乎還早呢！晝飯怎麼樣？用過了嗎？』

『是。』

『既是用過，那麼進去吧！不過距開演還有二十分鐘；還是到日比谷公園去散一散步嗎？』

瞳默着，茫然失了自己的意志。』

『喂！不必等着了！』

子爵回絕了汽車。

『咦！怎麼樣？早點進去吧！你看怎樣？我總覺得很快樂，快樂得幾乎發瘋了！』

義輔愉快的笑着，把手杖之柄掛在腕上，走進劇場之中了。瞳很惶愧的跟着，可是比了一個人的時候似乎胆壯不少。劇場的廊下，雖在晝間也略帶昏黑；在那里已滿着盛裝的人們。瞳恐怕被熟人看出面龐，所以低頭而行。但義輔則坦然擦過人們的間隙，走

入女侍所領導的座位。

戀愛之國

就了席，瞳頓覺人們的視線統統集中到自己。心想，一對不是夫婦的男女，可以單剩兩人，儼然的坐在一起嗎？這使瞳全身悚然了。但瞳依賴義輔的心，使她增加了勇氣。任何人看去，若果撇開了瞳的羞容，一定看她們是一對美麗的夫婦。義輔以敏活有光的眼，把場內看了一轉。瞳的心亦漸漸安靜起來。看看場內到席的人，已經不少。在小作勾留的當兒，驚倒日本音樂界的維爾克曼氏，這次演奏，是在日本的臨別紀念，所以聽衆之間，不僅有日本的貴婦人，而且亦有不少外交團的貴婦人。那些人們胸飾的寶石，在薄暗的場內，時時閃閃發光。在頭上頂棚裏，彫像的天使，抱着七絃琴，似乎是祝福這些地上的美人們一般，放着薔薇之色飛舞着。

『到這樣的地方來，你可歡喜嗎？』突然子爵對瞳軟語。

瞳默而不答，只是向義輔送了微笑。

『你也許不很喜歡吧。』

『不！沒有那樣的話。』

『既然如此，那就很好。我還以為你多半不喜歡呢。固然維爾克曼的音樂，至少須來聽過一次的。』

『我歡喜梵哦琳。以前，夜裏演奏，我因忙未能來。』

瞳這樣說時，把注視手頭的提袋的視線，改投到人海之上；恰巧正面的頭等席裏，相距不過一丈餘，坐着一個艷麗的女人；那人很親密的在眺望義輔的面龐。她梳着髮結，頗有一塵不染之概。瞳想義輔對此，不知作何表情，所以偷看了義輔的臉，不料義輔依然含着柔和的微笑，絮絮地談話。

『我亦喜歡梵哦琳。不過很不容易聽到好手的彈奏。威克塔是要不得的。維爾克曼還可聽得，這亦足見日本音樂已經發達了。說到這裏，近來德國的音樂界，與其說是天才，倒還不如說是科學。到某一個程度天才還有偉大之力，但結局還是科學的行徑占着勝利。』

『啊！原來如此！』瞳似乎很佩服的說。

『只是，我也所知不多哩！可是許伯爾特這些人，據說也不是爲了天才達到最高境地的。不但音樂，一切東西都是如此吧。』

義輔這一番音樂論，似乎是辯護昨夜與管論戰的自己的立場。瞳意欲申謝昨夜的造次，却又說不出口。

于是開幕的鈴，好像唆動個個人的心似的，清琳清琳的響了。台前的電光，拍的點起，而富麗堂皇的幕，亦蠕蠕地無聲的撐上了。以白牆爲界的瀟灑的舞台上，除去伴奏

的披啞娜與左右對置的兩個棕櫚盆栽，此外什麼也沒有。看客屏息以待。過了一會，雷一般的拍手突然起來，而維爾克曼氏亦從正面的門口現出頗長白皙的姿容了。因其是不知疲勞的天才，所以過了四十歲的身體，還充溢着精悍之氣。伴奏者是一個美貌的青年，年齡不過二十。

維爾克曼氏行二三次拙劣而有意義的禮之後，馬上把梵哦琳靠在額下，開始演奏了。他絕不做作的態度，與日本的音樂家迥乎不同，這更覺逗人心意。

第一曲是勃尼亞尼所作的『前奏曲』與『快進曲』。場內靜寂，好似巨大的呼吸器屏着聲息。微妙的顫律，開始漂到個個人的心上了。

瞳茫然凝視演奏者的弓絃的上下。那不滿兩尺的弓絃，好似微妙的活物，作神變不可思議的動法。從那絃與弓的交錯，發生一切的和音與旋律，繚繞于場內的空氣之中。再也想不到他是人間的凡響！那哀怨切切之聲，已沁入于聽衆的心了。雷也似的拍手起

來時，維爾克曼氏已漫然行禮，匆匆退入場後。于是拍手聲音如追着他一般益發高了。瞳亦忘了自己，隨衆拍手。維爾克曼氏被那拍手聲音所引回，仍出舞台，與衆爲禮。隨又退入，拍手又高起來又復引出舞台了。這樣繼續了三四次，聽衆亦漸把拍手聲音停止了。

第二曲爲塞巴司鐵安巴哈的『奏鳴曲』。維爾克曼氏神妙的弓絃，彈出莊重雄偉的緩徐調，已足以迷醉聽衆了。

第三爲悲多汶的『克洛耶爾奏鳴曲』。那優雅的併步調與太蘭退拉一流的急速調，使個個人爲之恍惚入迷。

瞳亦是其中之一人。在戀人的身傍，聽世界大家的梵哦琳，心意恍惚，無以復加。聽第四折『蓮華之國』時，瞳已如入夢，神移心醉了。在她的幻想之中，紅白的蓮花開着，而印度一帶的風光，活顯顯地映出。所有的旋律，都變成了婆羅的水呀，森林呀，原

野等景象，映出在她的頭腦中。

可是那時候，忽而她覺得自己的右手，被觸于溫熱的感覺，這才還了自我。注意一看，那是義輔的手。瞳的心，忽從『蓮花之國』回到『戀愛之國』了。原來這兩國爲同輩的鄰國。

在她的眼裏，已不見維爾克曼氏的手與弓。只是胸的鼓動亦成了急速調而高鳴了。

『我是愛你到這個田地了。』義輔的手很強力的握住瞳的手，似乎是這樣的說。但瞳不能以同等的力握還他。因爲那太羞恥了。

『爲什麼，爲什麼？我這樣的愛你，并且爲什麼？』

義輔的手，在這樣的哀訴。瞳的顏爲了從全身湧上的血，羞紅低下了。在她看來，一切的聽衆，好像已成爲別一個世界的人，與自己相隔遠甚。同時瞳的手上亦覺得握得更緊了。

演奏完了。頓足和拍手，如風暴一般搖動了場內。于是義輔的手，放了瞳的手，附和着旁人的手，坦然拍手了。然而那騷動瞳之心胸的欣喜的血潮，再不容易離開全身。她不能抬頭眺望場內。覺得周圍的一切人們，全已知道了自己倆剛才所做的事一般。

『了不得啦，完全可驚了。比以前來此的任何梵瑛琳專家都要高明了。』

義輔和起先一般從容的說。瞳因過于興奮，說不出話。在義輔，居然還有鑑賞音樂的甯靜功夫，這是不可思議的。

『你看怎樣？不是很好的嗎？』

『真是，』瞳低聲答了這一句。

頓足和拍手還是繼續着。然而瞳的心，希望離開這些人們之前，與義輔兩人相對。第五是桑沙姆司的『狂想旋轉曲』。使瞳底興奮的心，更加搔亂了。

那天演奏的節目都完了。于是瞳所期望的時機，終於來了。出了劇場，戶外還是明

朗。義輔避去了劇場外的人波，以手杖指着日比谷公園說：

『你可同意？到日比谷公園去走走？』

『噯！』

兩人走在護城河邊的柳樹下，向着公園方面去。走出重重的樹蔭，馬上有嫩綠的草地，開展在夕暮的天空之下。兩人忽而立住了。

『喲，好美麗的風光。』

『鮮艷得使人眼痛。』

『真是。』

『大空的顏色，很好。那草地的活氣，也因為有大空的存在。可是那正當中的鳳尾蕉，却是碍眼之物。倒還是沒有的好。』

義輔開始嘆賞，擺出畫家的風度。

那時穿水兵衣的一個西洋小孩，離開乳母的手，跳過柵兒，張了兩手跑入綠色的草地中來了。

『你看。』瞳將洋傘指向那小孩。

『啊，這就很覺可愛。相映成趣，儼然一幅好圖畫。』

義輔把點在香煙的火，一時吹熄了，很愉快的看看小孩不覺微笑。小孩並不注意人家在看他，仍在曲着金髮很潑喇的在草地上跑跳。瞳覺得這小孩可愛得不得了。她把這小孩想像爲自己的小孩了。于是在身傍的義輔當然是小孩的父親。想到這樣的事，覺得立在傍邊的義輔格外的親密，二人之間會有這樣的小孩的一日，這未必全是空想。

于是兩人繞在草地的周圍，走到花壇的當中。色彩各異而一齊開放的罌粟，白得可愛的鈴蘭，淺紅的鬱金香，與朱紅的西洋蘭，全以後面的森林爲背景，鮮艷奪目的浮立着。

『喂，你的媽媽知道了嗎？到帝劇來的事。』

『噯！知道的。』

『與我一起，亦會知道嗎？』

『噯！』

瞳生來說了第二句謊了。『說謊是竊賊的開端』。話雖如此，實際，『戀是說謊的開端』。

『既然知道，那麼媽媽不說什麼嗎？』

『噯』

『真是如此，那真謝謝。』義輔快活的說，把手杖麾了麾。

『那麼說明何時歸去呢？』

『也沒有特別說明。』

『啊！不錯。總之我很愉快。這樣愉快的事再也沒有了。一切事體似乎皆被祝福。你也有同感嗎？』

瞳亦有同感。可是口裏說不出來。兩個人，現在正唱着『戀愛之國』的二部合唱。只是唱巴林頓的歌手，唱得很起勁；而唱蘇布拉諾的，則聲音只在喉頭嗚咽。原來，不會叫的螢火虫，反而焦了她的身；同樣，瞳的熱情，也許比對手方更強呢。

走過的人們，都看看兩人的姿容通過了。他們似乎說：世界上那有這樣一起美麗，一起快樂的夫妻呢？

出了樹蔭，灣過小路，走到噴水池之傍了。在池的中央，有飛立形的彫刻的鶴一隻，向天噴水。從水裏攢出幾隻鵝，統搖動着黃色的嘴蹣到兩人這方來了。

『你要買什麼東西嗎？』義輔忽然的問。

『不！』

？
』

『若要買東西我陪你去。我亦好久不到銀座方面去。你自從搬來以後，去過了嗎？』

『還不會去過。』

『那麼怎麼樣，我們去逛一逛？』

『噯。』

瞳不知怎的，自己不能對義輔發言了。但雖不發言，而她的心胸似已充滿了幸福。並且最可喜的事，是儘管撓越在兩人之間的都，今日不會在看。即使不說什麼，而靈犀一點通，自己的心事，似已影響于男的胸懷了。

『啊！鶴！鶴！』

瞳似乎遇見了可以說話的機會，看看走在池中的雌雄兩鶴這樣的說。

『和你一般的綽約。』

子爵過了一會這樣說。

瞳的臉紅了。子爵的話，定是形容她的美，但總覺有些含羞了。

『那是什麼雄與雌。總之，凡是鶴是有品格的。你並立在那傍邊，怎麼樣？』

義輔以親密的語調，談諧似的說。瞳比前更其面紅了。

『怎麼樣？倦了嗎？到什麼地方去休息吧。』

義輔尋了一條長椅坐下了。瞳暫時立在那傍邊。

『請坐好嗎？』義輔很溫柔的望了望瞳說。瞳頗躊躇，不肯與子爵並肩而坐。這不

但爲了羞恥。實因與子爵身分不同，貧富相差，儼然做他愛人，總覺于對手有碍。

『爲什麼不坐呢？你今天怎麼的了？』

被義輔如此一說，瞳這才恍然。

『請你原諒。』

瞳似乎改正錯誤，欠身爲禮，就坐在義輔之旁。瞳口裏並不說出自己所以躊躇的心懷，只是默然低頭。

『不肚飢嗎？請你不客氣的說吧。我亦稍微肚飢了。』

『那麼請便吧。任你到那兒去。』

『這個話，是什麼意思呢？你要我一個人隨便走嗎？』

子爵笑着說。

瞳稍微紅了臉，以洋傘的尖兒，畫着地面。這樣羞澀的姿容，真是美妙無雙。

『你難道要我一個人自由去嗎？』

『若果無妨，亦願相陪。』

『爲什麼這樣處處客氣呢？我不免有些動氣了。還是爲了歸去太遲，有些擔心嗎？』

『不，沒有那樣的話。』

『那就好。若是母親有什麼話，我無論怎樣可以替你去解釋。』

『噯，謝謝你。』

『這就尷尬！這樣再三爲禮。請你益發瞭解我的心。請你益發溶入我的心緒中。請你很強烈的投進我的心緒中。哈，哈，哈，哈！原來我的預約，不免有些無理。在你想來也許以爲無可奈何吧。請你原諒。』

義輔默然吸煙。| 睜聽了子爵的花言巧語，已是着迷了。她很想说一句話。

『我在景慕你。』若是能夠照她的意思，說出這句話，那麼她的心是多少高興呢？

兩人默着的時間，已有幾羣男女，一批批的通過兩人之前。看到他方，冉冉昏暮，森林之上，聳起了赤瓦的屋宇，那些窗上的玻璃一樣映着向暮的天空的紅色。在列樹之間，新式的弧燈，開始投出淺紫之光了。

『到銀座去嗎？怎麼樣？』

『噯！』

『那麼找一個地方吃夜飯吧。』子爵站了起來說。

最後一着

出了公園行向銀座方面去，到數寄屋橋的時候，子爵忽然立住說道：

『請你等一下。我覺得十分疲乏了。我們還是討部汽車，到吃東西的地方去吧。』
這樣一說，子爵不待瞳的回答，大踏步到汽車行去了。

街路已完全成了美麗的初夏的夜景。天空輝映着羣星。而聽音樂之後的倦意，也就
竦然襲到瞳的身體。

瞳半醒半夢，跟在義輔的後面。

『汽車的車身亦似乎好了些了。』

二人並坐在車中的時候，義輔毫不介意的說。而瞳，不知怎的，雖然歡喜，却漸覺深深地不安。但她信賴子爵的心是很強的。她想：若與此人一起，……。這樣想時，馬上把騷擾的心捺定了。

子爵與車夫低語，告訴他去處。

『我去，你沒有什麼不便嗎？』瞳問。

『噯！說什麼？』

『真是，我一意擔憂，生怕使你麻煩。』

『這話只配我說。我想：你這樣的出來，不會使你麻煩嗎？我儘是這樣的牽掛着，

……』

『啊！』瞳又默然了。

何處去。

汽車剛才橫斷了光波如海的銀座，忽又疾馳到略較昏暗的河岸。瞳再也猜不到行到

『這是什麼地方？』

『我所認識的人家。食物非常可口。』

義輔說着走在前頭。門內是富麗的石板地，前門有毛玻璃的燈籠，憧憧地點着。

『咿呀，是大少嗎？難得得很。』

女侍聽到來客，一看是義輔，所以很熟馴的說。

『唔！來吃些飯的。』

『那最好了。請進來。咦！咦！伴了來的那一位，……』

女侍初看了瞳的姿容，略略有些驚奇。這樣的叫着，慌忙與瞳爲禮。然而在女僕的

最初的一瞥裏，瞳頓然看出了一種面色。這種面色，稱之爲對瞳的好奇心好呢，還是稱之爲侮辱好呢？那就不得而知了。

瞳總覺得到了不應該到的地方，心中十分慘悶了。

通過一塵不染的走廊，女僕把兩人一直領到後進的房子。比了跟父親去過幾次的酒館，氣象總覺有些不同。

于是被領到最後進的一間房間。那房間雖是狹小，却朝着體面的庭院，所以結構整飭，可人心意。約莫有八條席子的寬廣，毗連前間（anteroom）。壁龕柱子的木材，亦不比以前駒込的惡劣。至于壁龕的裝飾，也沒有五分的隙縫。（壁龕之原語爲「床間」，「置裝飾品處」）

女僕重複與子爵施禮之後，遂向瞳說道：

『這位可是少奶奶？（敝店）多承你大少的照應！』

瞳聽她說少奶奶，羞恥不堪，同時又喜不自勝了。

『吃些什麼？』

『啊！你到菊水（菜館名）去檢五樣菜來吧？』

『是！奉命了！』

這樣說着，女僕去了。瞳漸漸感得不安。這人家的性質，總有些看不懂。應該是酒館，但酒菜說是外面叫來的。瞳跟着不安，同時亦復憂鬱了。

『怎麼樣？你不是靜默得惹厭嗎？坐過來些！橫豎這店家是我所託熟的。用不到什麼客氣的。呀！儘到這邊來。』

『是』瞳心裏抱着不安，向義輔一方移近了一尺光景。

『今天我們吃着飯，慢慢的談吧。一切一切，我亦要問問你的心，且亦有告訴你的事。』

義輔的語調，聽起來頗覺可靠；所以瞳將前此所感得的不安漸漸的沖淡了！過了不久菜端來了。菜之外，添了一瓶酒。義輔馬上打發了女僕。

瞳爲酒豪之女，故奉酒侍酌，頗爲內行。但單剩兩人，替男性酌酒，真禁不得胸頭狂跳，指尖微顫了。吃了四五杯，義輔已略有酒意。

『我歡喜得無以復加！與你兩人對酌！瞳妹妹！你當真愛我嗎？』

初次被他叫瞳妹，所以瞳紅了臉，低下頭了。

『我亦從心裏愛着你。但現在不便驟然之間便，和你結婚；因爲這是家裏的事，不免有些困難。但很想相互之間，交換了愛的證券，以爲盟誓，做將來的印跡。』

瞳不知道所謂愛的證券是什麼。默然不知所答。

『你對於我，亦當給我些真正的愛的印證吧。』

義輔似已薄醉了。瞳亦終于被義輔的心情所誘起。

『是！給你吧。』

義輔摸了瞳，意欲接吻了。但在輝煌的電燈光下，受男子的接吻，瞳却沒有那麼大胆。瞳漲紅了臉，把義輔的手輕輕的撐住。而義輔就在那手裏多次反覆着熱情的狂吻。

用膳既畢，義輔似欲如廁，忽而起身。瞳見義輔不在身傍，這才意識到自己，深深嘆了一口氣。因為經過了喜悅而緊張的午後，瞳很感得精神的疲乏了。

義輔儘是不回來。過了十分鐘，還是不回來。瞳等得厭倦了的時候，起先的女僕進來了。

『說是在那裏等着你。』

瞳不解女僕所說的意義。她正躊躇，女僕又說了。

『在那里等着，我陪了你去。』

瞳以爲是要回去。她就隨帶了放在壁龕的提袋，跟着女僕來了。女僕，不知怎麼的，不走到前門方面去，一到走廊，就立即彎到右手。于是回頭給瞳說。

『便是那前面的房間。』

瞳不明真相。但心想會見義輔就會明白，所以毫不遲疑的走向前面的房間去。仍是和起先的房間一樣，有着前間。前間與後間之間，半開着隔扇，瞳從這兒望見了內部。

瞳不覺愕然了！起先穿洋服的義輔，此刻已只穿一件罩袍，背倚着屋柱呢！

『啊呀！不是要回去了嗎？』瞳的聲音少微發顫。

『啊，何妨休息一下去呢？走近來些。請坐在這里。到這邊來……』

對義輔的態度，雖略感不滿與不安，但瞳還是要走到義輔一邊去；不料走了兩三步，瞳在義輔背後的金屏風的一端，發見了血紅的被角。瞳忽然之間全身好似浸在冷水，四肢戰栗了。不可名狀的恐怖，竦然燃着于頭腦之中。瞳的脚好樣釘着于席榻上，動也

不動一動。

『瞳妹，我真是從心裏愛你，我。』

瞳如石像一般，立着發呆，義輔看到他這個樣子，慌忙把吸着的煙，放在灰盆上，立了起來走近了瞳，將手放在他兩肩說。但在瞳滿懷殺戮，任何甘言媚語，亦是充耳不聞了。

『瞳妹！我愛你。』

義輔要與瞳接吻了。而瞳則很猛烈的摔開身體拒絕他。

義輔好像受彈一般引回身體，面色頓時蒼白。

『這是什麼意思？』義輔怒目的說。

瞳面色蒼白，身體栗栗發抖了。

『你不是說過愛我嗎？那全是謊話嗎？全是謊話嗎？』

在瞳看來，義輔的話，倒全屬謊話呢！

『我要回去！我要回去！』

瞳的聲音，亂了調子，近乎哭聲了。

『我愛你到這步田地，你還不信我嗎？』

義輔兇狠的叫着。

『咄！放我回去呀！』

瞳亦兇狠的叫喊。

『你說謊嗎？把我的愛丟掉了嗎？』

義輔心慌意亂了。

『說是愛我；到了這個地步，却來倒我的楣嗎？』

義輔再摟住瞳的兩肩說。

『我回去啦！回去啦』

瞳似泣如訴的說。

『不！不！不放你回去的，直到你給我愛情的印證。』

義輔以男子的強力，撲了過去，要與接吻。那時候，在瞳看來，子爵的美男子的面龐，突然如惡魔一般的可憎了。

『請你原諒。我回去了。』

瞳用盡平生之力，衝開義輔，如逃跑一樣，出了廊下，飛步了一丈多路。

『啊呀，嚇了一跳。我還道是靜葉姐嗎？』

撞個滿懷的美麗的侍女，擦過去了，這樣的叫。那時瞳才愕然。這里不是別的，却是耳聞過的男女私合處。想到這個，覺得比住在鬼域還要可怕。瞳一心逃出走廊，到了前門。後面追上來的起先的女僕還叫着：

『啊呀，回去了嗎？只一個人？啊！稍微等一下。去稟了堀田先生來！』

瞳一面聽着這些話，一面夢夢懂懂降下門階，就從那處的木屐架裏取下自己的氈底草履，逃也似的出了戶外。

一種戀愛哲學

瞳之家園，樹木都擴展了綠色的樹枝，使空氣漸覺陰森。連日清朗的天氣，一天一天帶了雨意，開始迎着夏季。

堀田義輔向來是每日到中野的別墅，連帶過存篠崎家的，但自從與瞳同去聽了維爾克曼的演奏會之後，遽然不復臨門了。

『堀田先生，近來似乎連影子也不見。不知怎麼了？』爛子信口的納罕着。

母親俊子注意到瞳與子爵之間，起了什麼事體。這在瞳的面色上亦可看得出。瞳自

從不見子爵，日復一日，兩頰失了光彩，白得如蠟一般。

瞳每一念到子爵，胸就漲得什麼似的。那天晚上子爵雖似惡魔一般的可怕，一心一意的逃脫了，却是到了現在以莫可言喻的思念，又被子爵所牽累。『在着的時候，因其放蕩而增厭；不在呢，心又戀戀不舍了。』接觸了子爵越軌的態度，面紅耳赤，而事過境遷，回頭細想，則又以爲這是男子眷戀自己的一種表現，實出于情不自禁；而自己視爲不良少年的挑誘：逃之惟恐不速，這實在過于鄙陋過于冷淡不免後悔了。這樣的一經後悔，往日子爵的溫柔與真實，一陣陣襲胸而來了。爲什麼自己不依子爵的希望呢？只要愛着的男子，豈不是做了任何事體都可原諒的嗎？世上愛子爵的人，固然多着，而自己的愛子爵，實比任何人都深切。若是子爵說一起投入火中，也許當即投入了。但是爲什麼不能把身體給與子爵呢？愛到那個田地的子爵，那時候爲什麼視爲惡魔！又那時視爲惡魔的子爵，現在又爲什麼這樣戀着呢？瞳不懂自己的心了！但在瞳的心裏潛伏着自

身所注意不到的高貴純潔的珠。正如珊瑚的珠，最忌毒質：而她的心珠，實爲嫌忌一切罪惡的珍珠。

瞳一天瘦似一天。說話漸少。與人務欲疎遠。過了一週，過了兩週，過了三週，還看不見義輔的影子。每念從此永不相逢，則戀慕之懷，益復中燒。

已經到了七月裏的那一天。瞳幽閉在自己的房間裏，做着結綫，遂有供使喚的女僕，拿進一封信來。

『喂，小姐。一封信。說是馬上要回信的。』

瞳有些奇怪，拿來一看，再也想不到是義輔寫來的信。瞳的胸煩燥了。

『怎麼樣的人，拿了信來的？』

『是隣家的女僕。』

瞳開着封筒，兩手微顫：她又怕被女僕覷破，竭力做着勁兒。信內說：

『前幾日失禮得很。我仔細考慮後，回到你的地方來了。我想你大抵生着氣吧。可是我並不怪你。因為我逞着自己的意想，來幹一切的事。只是我所苦痛的是被誤解爲色魔或其他，我想和你會次面，訴述我的心意。』

『我不消說與以前一樣的愛你。你對於我的好意，如還有些剩着，那麼務請到我這里，過來一次吧。若是不來，那麼我馬上從此回到東京了。』

在隣家的義輔

讀完之後，腫的胸好似添了油，益發燃燒了。怎麼能夠不去呢？再想到子爵還愛着自己，那就爲了欣喜，胸中頻頻跳動。拿起了筆，但寫不出雋妙的話。

『啊！對了！你可對來人說吧；我馬上就來。』腫紅着臉說。

女僕出去，腫走到鏡前，淡施化粧。略已瘦損的面孔，美得凄然。

她好像規避母與妹的眼目似的，偷偷兒的穿過樹林之間，來到隣家了。

義輔在鋪十疊席子的朝着庭院的本式房間裏。他覺得瞳已走近，便抬頭迎瞳。也許是一種想像吧，那略帶蒼白的面龐裏，泛着既非羞恥也非喜悅的微笑。

『承你勞駕，感謝得很！請進來吧！』

義輔以低微而小心的聲音，說；且把頭也低了。瞳略略躊躇一下，遂踏上前廊坐在房子的邊隅。

『到這邊來如何？因為在那里，不便談話呢？』

義輔似已懺悔前非，意殊可嘉。

瞳略略移膝，進到白麻坐墊一方了。雨後的庭樹，垂枝重重，很是憂鬱。噴水池面，平靜如鏡，偶有鯉魚一匹，很潑辣的跳了起來。低着頭的兩人，立即把視線投在那處。

『說到談話，也並沒有旁的。只是我要你明白：我所做的事，全從對於你的愛來的

。我每想起：那件事不知怎樣傷了你的心，我就心頭焦苦，見不來你的面。但是我對你的愛一些也沒有改變。只是一想到，你因了那件事，不知怎樣的推量我，那真……。可是，我安心了！果然承你光降了！」

「腫不說什麼。便說出來，也無從申謝當初拒絕子爵的自己的態度。」

「你一定生了氣吧！你不是餘怒未熄嗎？」

義輔很不放心的探望腫的臉兒說。

「我決不生什麼氣。只覺對你不起！」腫臉兒通紅的說。

「你說這話，我倒畏縮了。我在那時候，正如發着熱病，心神恍惚了。我所知道的某一個作家，曾說過「戀愛者，熱病也。」我在那時候，熱病正在發作。可是你如說得出理由，我是相信你的愛的。我雖想愛之爲物，一是于較爲高妙的形態裏表現出來的性慾。」不走到性慾，不是真正的愛，我又想：口頭說愛，還不過是愛的階段。」

瞳忽然有些後悔。已是這樣相愛，而仍是那麼相疑，想到這裡，心煩無極了。義輔仍繼續的說：

『老實說吧。我並不追悔我那一次的态度。我以為從愛出發的事，只要那基礎的愛純粹，沒有不可原諒的。我燒着那樣的要求時，希望有你的伴奏。我却不料受到你徹底的非難，真是做夢也想不到。』

義輔淒然的笑了一會，堅嚙了嘴唇。

瞳底喜悅的心，漸漸稀薄了。因為失和的戀人，伸手相迎，所以要舉身以就，却不料兩人之間，仍橫着大的間隙。失和的原因，一點也沒有撤除呵！

瞳亦覺得，此刻正是兩人戀愛的重大危機。決不是爲了拘謹與嫺雅，可以守着沉默的時候了。瞳鼓了勇氣說，聲音雖低，却已用了極大的勁兒。

『我真覺得對不起。可是在結婚以前，那樣的……。』瞳紅了臉，訥訥說不出口。

義輔毆胸似的臉紅；但以快活的笑，把他混過了。

『哈哈哈哈哈，是這樣嗎。我對於你這樣的見解，亦是反對。我作如此的要求，也許因為預料你是那樣的見識。結婚而後委身！那不是商業上的契約嗎？結婚保障了一生的生活，這才委身。那不是買賣嗎？我嫌棄普通的結婚，正爲了此。與其因了契約而投到我的胸間來的人，那還不如無條件的，一意相信了愛，飛入我的懷中來的，可喜得多呵。我正要求你這個。是否相信了我，無條件的應許我一切呢？我很想知道這一點。』

腫粗聽了義輔的話，似乎頗有道理。但她心底深處似乎有誰叫着，『不對！不對！』。

『不過，那時候，真是突然，也難怪你吃了虛驚。不把我的心情說給你知道，那是我的不好。我想：你如相信我一切，那不知多麼高興呢。我也算得個紳士，你既信賴我應許我一切，我亦打算對於你的愛，供獻一切。只是在那時候，不欲以結婚這一類俗

套，糟蹋了相互間純潔的愛情生活。』

義輔的眼，帶熱的發光了。

瞳低頭默着。又把那夜在陌生的店家所遇見的危機，再現腦際。以前是裝着假面偶而再現，而今則叫了她名字，從正面的來了。

還是保存處女的貞操呢？還是失去愛人的心呢？瞳暫在苦痛的兩把尖刀上，翻身納悶了。

『你碰見了那會事，似乎很悲哀，但我亦同樣的悲哀呵！我每想到我的心情，不能使你相信，正淒楚得不堪了。受你那樣的誤解，究是不能放心的。你以為我是單從欲望而要求你的肉體，這使我惋惜得不得了。因為這是我戀愛上最根本的東西。倘使你連一點也不承認……』

義輔緊張得蒼白了。

『我想：愛的極致，相互之間，不應有何種的猜忌與狐疑。我伸出手，你馬上撲了過來，這樣兩者之間，沒有打算，沒有顧慮，才是純粹的燃燒。才是愛的極致。』

腫着實感得男子的力。她一步一步，似欲投入義輔的胸間；却又努力的按捺着。面也紅了，身體似亦感得畏縮，話再也說不出。一口熬住了煎迫着的心情，却不由自主的，滾滾淌下眼淚。義輔似正等待她如此，便立起身來，走近腫的身傍。于是拿了她在膝上的手：

『怎麼樣？你當瞭解了吧，我的心情。』

腫身體中似乎燃燒着。心想自己愛着這人，這人不妨爲終身的丈夫。就是剛才這人所說的話，亦沒有什麼不首肯。但話雖如此，而腫的心裏，却總盤踞，有不能首肯的一種東西。

『怎麼樣？到那房間，爽性慢慢的談吧。到我的書齋去。』

義輔攬了瞳的手要扶她起來。這時候，瞳的眼裏，又如電火一般，閃着那晚隔扇後背所看見的紅被花紋了。瞳吃了一驚，掙開義輔的手。

『你還沒有瞭解我所說的話嗎？』

義輔的顏色變了。

『不！很瞭解。覺得對你不住。但是……』

『但是，怎麼樣？還不相信我嗎？』

瞳拚死的說：

『信着，愛着。但是……』

『信着，而把我所說的話……那樣愚笨的矛盾……』

『可是，我，那樣的事，那樣的事……』

瞳前此忍耐着的悲苦，至此哇的哭出來了。

「啣呀！好！你不瞭解我的心情！這樣分析的說了，還是不瞭解！無論到了那里，你與我的間隙，是無法去掉的了！」

『對不住！對不住！』

瞳繼續啜泣。不過她雖是啜泣，却也不想把自己委之于對手的胸懷。因為這種事，總覺得卑鄙不堪萬不能嘗試的。這真是無可奈何！

繼續沉默了十分鐘，只能聽到瞳的哭聲。義輔堅決地起立。

『儘是這樣在着，太無謂了，請你不必客氣回去了吧。因為相互間，在根本的地方不能一致。』

義輔淒然的笑了。瞳却踏入最後的迷宮：還是放棄處女的貞操呢？還是失去戀人呢？但瞳無論如何，不想放棄前者。她儘是哭着伏着，不發一言。

『那麼我到那邊去，你隨意回去吧。』

義輔判若兩人似的，冷然直說，說了即走向書齋方面去。瞳的心裏恍惚想着：還是從後面追上去，投身于男子的懷裏吧？但瞳的理性悍然抑制了這念頭，靜悄悄地站起了。

瞳以夢幻如踏浮雲的心神，回到無意回去的自己的家裏。走上廊下，恰與爛子碰面，因為爛子正從學校回來，脫着裙子。

『可惜的很，可惜的很，輸了輸了。』

妹今日在校與級友打網球，所以說了這些話。

『第一盤是勝的。第二盤，以Dence敗了。第三盤，是芳川君錯誤，不成Game。討厭極了。』

這樣說着，爛子搭了姊姊瘦損的香肩，走入室內。瞳覺得可愛的妹妹，今日怪嫌煩了。此刻身旁的人，使她強作歡笑，恰如觸着她苦痛的傷口。

瞳擰開肩膀。

『爛子妹，請你放了手。因爲累的很。』

『那麼那兒去過了。倒不肯帶了我同去。』

瞳仍是皺了眉頭，被爛子偎倚着，走到自己的房間裏驕然的坐下了。

『啊！你怎麼的？面色蒼白，什麼地方不舒服嗎？』

妹看看姊的臉，慌忙的說。

『是！我因倦了所以呼吸沉重。』

『噯！那不打緊。我給你鋪了被頭吧！稍微安置一下怎麼樣？到底那里去過了？幹了些什麼事？』

一味爲姊姊担着憂慮的爛子的話，使姊姊搔動心曲，淚潸潸下。瞳忍耐不得，只好俯了面龐。

『怎麼的？姊姊，怎麼的？』爛子斷續的問。

『不！沒有什麼。只是無端的悲哀！』

『這樣，稍微安置一下就得了！我給你鋪了被頭吧！』

爛子洒落的站起，鋪好被頭，張上青色縐紗帳。

『姊姊！請你安置吧！我到那邊去。』爛子起身，馬上跑出姊的房間。

『爛子妹，不妨不妨，請你等在此地，我頗覺寂寞呢！』

睡說的時候，已看不見爛子的影子。平常雖是潑辣，但到了急難，對姊之情，溫溫

可感。

剩了一個人，悲苦湧上心頭。義輔發怒的形容，刻骨的感着了。

『也許與那個人不會再相見。也許他不會再愛我——我雖是這樣的愛着他。可是雖然愛着，那樣的事死也不能做的。愛與那事，完全是不同的。但是什麼都算了。因為一

一切都完了。』

瞳的眼裏不住的流下淚來。在不寐的晝寢中只是悲嘆而納悶。

隣室是都的房間，不時可以聽得低聲誦英文詩的聲音。

大約經過了一點鐘。忽然聽得女僕對都說話的聲音。

『都小姐，堀田先生說是要會見你。』

『噯！堀田先生，啊！來了嗎？那真希奇。』

『噯！走到那邊的庭院之前了。』

『喂！說是要會見我嗎？』

都跳立似的，作站起的姿勢。

『他說會見「我？」不是姊姊嗎？』

『明說都小姐。』

『這也罷了！』

都很風騷的點點頭，喜氣沖沖的打扮身體，這些光景，在隔扇的對過看得很清楚。瞳猛然從被窩之中坐起了。前此不以爲意的可怕的破綻，現在忽在眼前裂口了。

『啊！不錯，不錯！所謂失掉那人，不僅失掉而已。那是被別人拿了去，被現在的妹妹拿了去。』

瞳覺得坐也坐不牢，就惘然的起立。美麗的眼睛，似乎已充了血。嫉妒是女人的印號，在她的心裏，亦與其他的女人一般，存着嫉妒了。

都匆遽出去的脚步聲，好像切入身體一般。固然自慚形穢，但還跟在都的身後，偷兒的走到廊下，去眺望隣家一方。

義輔與都，笑狎做一團，穿過那江南竹的疎朗的竹園中。瞳似乎見了不可入目的東西，臉兒蒼白，緊緊地攀附于廊柱，以支持其身體的顫抖。

愛之擬戰

子爵與都，好像兩隻快活的小鳥。一面唧唧情話，一面走着夏之庭園。

『真是，我正念着你的近況。因爲你一些也不來。你怎麼樣？畫些什麼東西嗎？』

『懶着玩呵。』

『懶着玩，可不是太過分了嗎？因爲一些也看不見你的面。』

『那因爲連綿的下着雨。』

『我以爲你已失了約，正在惋惜呢！』

『呵！是怎樣的約束呢？有什麼可喜的約束嗎？』

『啊！太刻毒了。』都漫然舉起手，做出要打子爵的樣子。

『你怎麼了？若是約束，無論如何，不會毀棄的。』

『啊！夠了夠了。』

『那是失禮了。到底所謂約束？』

子爵立定來點火于金捲口的香烟。

『你忘了嗎？我倒獨自等着。』都埋怨的說。

『哈！這才明白了。你的肖像畫的事嗎？』

『何消再問吧！你說過姊姊的畫就，過了五天便着手。』

『這決不是忘了。今日來訪你，實爲請求你這會事。』

『不行，已不高興了，太遲了。』

『請你不要那樣見氣，讓我畫了吧。』都馬上以快活的微笑，掩蓋了執拗的面色。

『那麼，那一天畫起呢？』

『還是趁你高興，今天就開始吧。』

『噯，隨便那一天起統好的。』

『你姊姊是在露天畫的，你在畫室內畫吧。』

『噯！好咯。』

兩個人如兩隻蝴蝶，——雖不是純白的却是有美的彩紋的——走入義輔的畫室。

義輔的畫室明敞適意。透過頂棚的毛玻璃，光線異常的充足。都坐在藤椅子裏，望望全室。在室隅一架畫架上，掛着腫的肖像那是義輔最近的作品。

『姊姊的像真畫得不錯。』都插口說，把含情的眼投向子爵。『你今天沒有會見姊姊嗎？』

『爲什麼定要會見她呢？』

子爵改容說了就朝着都坐到椅子。

『討厭的很，改了面色了。』

『不！並不。』

『你喜歡我的姊姊吧。』

『並不討厭她。』

『也許如此吧。』

『怎麼的？』子爵說，笑着看看都的臉。

『因為我的姊姊很漂亮。』

『那自然是漂亮。』

『對了。你也看她漂亮嗎？』

『這話可笑。你看難道不漂亮？』

『我不歡喜姊姊面部的形式。還是爛子妹好些。』

『也許如此。爛子女士多少與你相近。』子爵談諧似的說。

『啊！討厭得很！』都漲紅了臉，嬌媚的說。『喂，快點畫吧。這個樣子好嗎？照這樣子。』

『這樣性急，那就尷尬，作畫之前，不努力理解你的心情，是不行的。爲此，豈不是非如此攀談不可嗎？』

『但是畫姊姊的時候，倒沒有這樣的手續。』

『那因爲我已十分瞭解了。』

『那麼我的心情，還不瞭解嗎？』

『你是妖艷而多詐。并且十分聰明，你與姊姊的質樸是不同的。』

『怎麼多詐呢？』都撒着嬌，不說下去了。

『動怒是不行的。但索性要把怒容畫了出來，還得請你更加嬌嗔些。怎麼樣？稍微把面頰漲紅些，把頭纏歪些？』

『啊，你惹弄我嗎？』都說着睨視義輔。

『咿呀，咿呀！不是這樣，這畫不是難于命題嗎？例如要命題爲「愛人，」那麼這樣作嬌的神氣，最爲有趣。』

『反過來說，你的心情，做模特兒的人不瞭解，那麼適相吻合的態度，不是無從發生嗎？』

『這話有理！那麼你說：「不瞭解我的心情」嗎？』

『噯。』

『那麼非變更畫題不可了。有什麼畫題嗎？就命題爲「訪問客」可好嗎？還是命題爲「某一個訪問客」呢？』

『那不是沒有什麼意義嗎？』

『不消說，沒有意義是尷尬的。說是「某一個，」那麼一般人就容易感到「訪問客

是屬於那一類的人呢？」

『那麼你存心畫何種意義的訪問客？』

『例如我愛着你的。』子爵突然的說，眼釘着都的臉。

都默然回眸立即發笑。

『就在這裡了。請你讓我把這點畫出來吧。剛才你的一笑，正是巧妙的一笑。似乎把人當作蠢貨，似乎嘲笑人的真心。』子爵說了睨視着都。

都急忙停住笑聲，臉紅低頭了。于是子爵取了桌上的速寫本剎時描出都的姿容。都忽然注意到，站了起來。

『此刻不可動。』子爵停了鉛筆說。

都默然走到門口。

『怎麼的？』

『你玩弄我啦。』都有力的說。

『不！沒有這個話。我見你臉紅，非常疼愛。如你這樣的人，紅起臉來，我非常的高興。爲什麼呢？因爲你一向還沒有紅過臉呵。至少我還沒有看見過。』

『因爲是潑辣貨呵！』

『啊，什麼都好，再到此地來坐一會吧。』

都的手，已搭在門的把手上。義輔站了起來，走到都的身傍，將手搭在她的肩
上。

『沒有這樣匆忙的必要吧。』

『只是在我看來，你無非愚弄我罷了。』

『是否愚弄，將來自會明白。』

『你對我的姊姊，倒並不如此。』

『那麼你說怎樣？』

『是非常的溫雅呵！』

『那麼照你說來，我對你非常不溫雅嗎？』

『噯，對啦。』

『是這麼着；那就沒有辦法。請你回去吧。』子爵突發似的說，就從都的肩上放了手，退回桌子的傍邊。

都被子爵占了上風，無論如何，不能就此走出來。于是回頭向着子爵，軟語道。

『你愛姊姊吧。』

『不！我是愛你。』

子爵很清晰的發着言，一面點火于金捲口的紙烟，悠悠地吐着烟氣。

都回到子爵的地方。

『真的嗎？』

子爵默然。

『噢？堀田先生。』（子爵還是不睬。都又搭趣着說：）

『這時節梅雨已好過了哩！』

都走近子爵的身傍來了。

『我要回去了。』

子爵仍是不睬，儘管默默地把眼睛溜到窗外，望那綠葉遮不盡的漸有夏意的白的雲塊。

都把手放在子爵的椅上。

『喇！已不妨讓我回去吧。』

子爵驟然注視都的臉兒，就指着自己的膝兒說。

『請坐到這裡。』

暫時之間，都躊躇的立着。于是子爵拿了她的手，拉到自己的膝頭。藤椅子格格的叫了。都的身體已輕輕落到子爵的膝上。這時有甜苦參半的沈默。

『啍！你愛着姊姊吧。』都用低聲在子爵的耳邊軟語。

『若果如此，那對你還能這個樣兒嗎？』

都把顏兒靠在子爵的胸間。她的雪白的面頰，紅了。于是子爵不知想起了什麼，似乎掀開都也似的說。

『你是有戀人的。我完全忘了。』

『說謊說謊。誰說過那樣的話？』都面色蒼白了。

『不知那一天我參加你家裏的晚餐會，那時候曾有一個什麼名叫管的人吧。那是侮辱我的男子。』

『啊，那個人。你說那個人是我的戀人嗎？啊唷。』都作了驚奇的表情，就不覺笑了出來。

『不！待我說來。那男子是愛着你呀。』

『不！不對，不對。』

『愛着的，那是顯而易見。』

『于是，你就以為我愛了那個人？』

『還沒有說到這地步。固然就令你愛那個男子，我也是沒有什麼的。』

『唉！我愛那個人。』都說了這話馬上轉過身子，背向子爵了。

『好啦。可是這問題當怎麼處？』我愛着你，你却愛那個男子，那個男子又是愛你的。』這樣最倒楣的便是我。呀！都女士，請你回去吧。』

這樣說着，子爵推着都的背，推向門一邊。都被他推動，故意離開子爵，復又回過

頭來，向子爵送了一個秋波。于是子爵說道：

『務請你回去吧。』

『啊唷，你真以為我愛管君嗎？』

『自然咯。』

『那就好。隨你這樣想吧。我已想回去。喔！已經什麼時候了？』都說着，又走到

義輔一方來。

『不知道。我不是那樣冷淡的男子，能想到你回去的時間！』

都立即從義輔身後，兩手抱住他的頭。

『請你放手。』子爵搖着頭說。

『請你原諒。』

都要放手，子爵便握住她的手，把她拉了攏來。

二人的唇在中途吻合了。

微明

那天晚上，瞳說是頭痛，比別人早寢。在隔壁的茶間裏，都比平常更多嘴，與女僕爛子等談着話。母親俊子，帶了老花眼鏡，看看雜誌，但過了一會便開始入睡。爛子說母親的樣子可笑，便放聲的笑了。于是俊子茫然張開眼，立刻好像想着了什麼，默默地注視都的臉。

『媽媽爲什麼看我的面龐？』

『你今天那兒去過了？』

『到堀田先生的地方。』

『堀田先生要你去的嗎？』

『噯，我還承他畫着畫。』

『又做模特爾嗎？』

『噯！』

俊子又開始入睡了。

『姊姊，怎麼樣做的？』爛子很有趣的問。

『你說怎麼樣？是什麼意思？』

『與瞳姊一個樣兒的，請他畫的嗎？』

『我的是不同的。我是坐在藤椅子裏的。』

『要畫幾天功夫？』

『還不知道。』

『今天起嗎？』

『是的。說到模特兒，倒是很費力的事！』

瞳聽着隣室妹妹的談話，心中忽如冬天的海，一樣的暗淡。都的話，聽起來，正如冬之海上發起來的風景一般的可怕。一想到子爵與自己作別以後，還不到一點鐘，就來迎接妹妹，這使瞳的心彷彿飲了毒一般的疼痛。人生暗淡到如此田地！回想以前，自己雖每日立在子爵之前，而今後則與此同樣，子爵將以愛的眼光，灌注到妹的身體。想到這裡，瞳有些難堪了！即使說是對於自己（瞳）的憤怒吧，但子爵的辦法，終覺得過于厲害了。念到那薄倖的態度，她不但看透了子爵，而且是看透了世上一切男子的心！然而都究竟是都。不消說，她也許不知道這些事，但對於愚弄姊心的男子的誘惑，難道這樣易于上鉤嗎？想到這裡，瞳覺得一切的事，盡皆不安。她甚至于想：現在還不遲呢！還是將一切獻與子爵，繫住子爵的愛吧！但又一轉念，覺得子爵與妹，淺薄得可怕，已經什麼也不想做。只是咬着被口，咬着被口啜泣了。

鐘鳴十時的時候，都與爛子，走進腫的房中來睡了。腫的舖八疊席子的房間，充作姊妹們的寢室。腫見都來，心殊苦痛。與她同室而寢，更屬苦痛。然而都似乎毫不覺得姊的苦痛，鑽進被窩，便發出酣暢的鼾聲。腫看看都的睡顏，總覺非常幸福，那正如自己曾經有過的情形。想到自己的幸福，現在已移到妹妹，使她再也睡不着。腫嘆了幾回氣，轉輾不能成寐，于是，每從枕上抬頭，爛子總是看見她：

『姊姊，怎麼樣？頭還痛嗎？』爛子望望姊的面說。

『謝謝你。請你睡了吧。』

『不！我睡不睡不妨的。你不吃些什麼藥嗎？』

『你可以安置呵！』

『噯！』

腫感着爛子的骨肉之愛，不覺淚又徬徨。

那夜她不曾睡着一覺。

第二天爲了神經猛烈的興奮，身體似亦疲乏，而愁緒萬端，直至正午相近還是不曾起身。一起床來，照例對鏡梳頭，但她對於自己的髮之美好，不復感到何種的喜悅。甚至從窗口射入的陽光，不知怎的，似亦軟弱無力了。一隻蜜蜂，飛入房間，暫時飛在垂頭喪氣的瞳底周圍。

到了午後，瞳靠在自己房裏的几上，望望紅色衣架上飄然掛着的都的夏衣。于是聽得有個女僕，在走廊方面叫着都，都在什麼地方應着『做甚？』

『堀田先生來了！』這是女僕的聲音。

『呵呀！原來如此？』都說着，精神飽滿的飛將出去。

瞳覺得胸頭窒塞，居然不想會見子爵！

過了一會，子爵快活的聲浪，與都的聲浪，和在一起，走近隣室方面來了。瞳如受

着彈擊，立了起來。子爵與自己，藕斷絲連；而昨日和今日，子爵却來訪都；她覺得子爵的用心，非常可怕。那無非是復讐與挑撥罷了。不知那一天覺得子爵是惡魔，而今想來，子爵還是那一件東西！

腫身體索索的抖了。隣室的談話聲，好像近在手頭，句句可以聽得。

『昨日我回來之後，你做些什麼事？』

『回到東京去了。』

『今天起，開始嗎？』

『開始吧！如畫得出色，打算拿到今年的帝展去！』

『討厭呀！做那樣的勾當。』

瞳不忍聽着子爵與都過分親膩的談話，她躡住腳聲，逃出自己的房間。

★

★

★

★

她出了屋宅，在新井的藥師寺境內，約莫消磨了一點鐘的時間；料想子爵當已回去，于是她懶散散地踱回家來。轉了某一個小路的灣，不意竟在那轉角上，撞見了妹妹與子爵。

原來他們兩人，在瞳的家裏談話以後，携着手同來散步的。

『啊呀！』難怪都紅了臉，『啊！姊姊到那里去啦？』

瞳意欲回答，但心中梗塞，礙于情義，說不出一句話。

義輔亦不免面如土色。但他很冷靜地搖着手杖說道：

『怎麼樣？一起去嗎？』

『不！我失陪了！』瞳鼓了滿身的勇氣，僅僅說了這句話。

『啊！你不去嗎？那麼，都女士！我們道個歉，去吧！』

『噯！那麼，姊姊，馬上回去了！』

兩人約莫走了二丈路，早就言笑自若了。

瞳在小小的胸懷，毅然忍住了猛烈的打擊。自己當初與子爵情話，散步到新井的藥師寺，而今子爵已與其他的女子——不是妹妹，那確是其他的女子，——試在那里散步了。想到這里，瞳幾乎要倒在地上，但瞳堅毅的忍耐着。

妹正得了子爵的愛。但妹妹比了自己，不會做出更下賤的事嗎？自己無論怎樣的愛他，決不做下賤的事。自己正爲不肯做下賤的事，不能維繫那子爵的愛。自己是不能做下賤的事的。這樣一想，瞳的心裏漂浮着一種熹微的光明。然而瞳心之苦，在此種熹微的光明裏，已擴大的不得了。尤其子爵是故意窮迫自己的，那麼此後也許另有何種苦痛等候自己呢！瞳決然忍住了裂胸似的苦痛，要依賴內心的一點微光，去戰勝未來的不可避免的痛苦。她這樣想着，將兩手按抱胸際，儘自沿着暮色蒼茫的歸路，踽踽涼涼地走着。

慕情

管秀三在本鄉彌生岡的寄宿舍的房間裏，靠着籐椅，眺望那天空白色的斷雲。他頗想畫一隻鷺，飛翔于茫漠的雲中，拿到今秋的帝展去。他準備這件事，約莫已有一個月。這個畫意，與前人所常有者不無相似之點，但他以為炯炯地眼力與翼膀矯健的曲線，豁然描出于雲際，因此可顯出一種新鮮的力。他因這鷺的畫，做着初入選的夢。不但入選，而且還想着被人推薦，成為新進畫家的傑作，大放光輝于會場。

『都該歡喜吧。她將張開了雙手，歡迎自己吧。她將尊敬自己，視為無雙的良人吧。篠崎的一門，因了自己，再將輝耀于世上吧。』

管這樣的想着，伴着栩栩地實感，在胸中描出種種的幻象：例如故鄉的父親，狂喜出京；各處的媒人，雜沓偕來；而都與自己，在帝國旅館奪目的明光裏，成為新郎與新

婦，花也似的並立着。于是他微笑了，丟了這事，想着別事了。

『呸呀，等一下。與其畫鷺不如畫都的肖像吧。先師以畫『俠妓圖』而出名，自己也畫美人圖吧。題爲『慕情』描出都的幽思吧。』

那樣的空想，如大空的浮雲，一層一層的湧出，秀三愈想會見都了。平常一定是禮拜日去的，可是前個禮拜日却是沒有去。到這次的禮拜還有三日。這樣一想，他再也不能安處，腳如鳥飛，慌忙出了宿舍。

★

★

★

★

秀三到中野篠崎家的前門時，恰巧是都要到隣家子爵的畫室去的時刻；因爲那已到了她例定的時刻了。秀三走進都的房間，都穿着略帶青色的柳條絹綢衫，很有侷促不安的神色。但仍強作笑容說道：

『呵呀！來得好呵！我正惦念着你的近狀呢。雨連綿的下着，大約很困惱吧。我到

了梅雨時節正是愁眉不展呢。』

被她這般一說，管就心花怒放。

『雖想多來望望你。但恐來得過密，使你爲難。』

『啊呀！說那樣掃興的話。』

管以爲都一定用了她的大眼睛，送着美妙的秋波了，但她說出這個話，使他的期待，不得不付之落花流水。

『雨下好，天馬上就熱了。』

都如轉了語調，看看窗外青腫的嫩葉。

管稍微抑住了淒涼，說道：

『你聽！我現在要着手帝展的製作。我想把那製作貢獻給你。』

『啊！原來如此？謝謝你。要畫些什麼呢？』

都的語氣，非常平靜，一些也沒有動着興味。

『我很想畫你的肖像畫。先生以畫俠妓圖而成名的吧。我亦想以你爲模特兒，畫一幅驚動一世的美人圖。』

都稍微動容，但馬上快活的說道：

『啊！要畫我嗎？可是如我這樣的人，是沒用的，一定是沒用的。』

『爲什麼呢？』

『究竟像我這樣的人，入了圖畫，終究是不行的。』

『我想畫出你沉思的模樣，以便永久保存你的愛情，作爲結婚前的回憶。因此有了這樣的構思。我說這樣的話，似乎強求你的愛，不免有些不快意，但我所要描寫的：是你在想到我，于黃昏黯淡之中作黯然懷人之態。』

『啊！說是想到你？』

都的唇邊，不免露了冷笑，又把眼光投到窗外。

『喂！行罷！還是有什麼不方便嗎？』

『不！很喜歡的。可是將我自己的畫，拿到展覽會，總覺得不好意思。』

『那有這個話？畫與實物是不同的。說是你，便是你，說不是你，就不是你了。』

『那麼我非做模特爾不可了？』

都微紅着臉說。管不懂都的真意，以為單是羞恥罷了。

『承你做了嗎？謝謝你。再好沒有了。在今年的帝展裏，一定博得第一的名譽給你看。我決意畫出不會辱沒先生的傑作來。你亦當助我一臂之力吧。給與藝術家以外力的，除出真實的女性以外，再也沒有了。實際，世界上還有比愛人的愛更可貴的嗎？那是一切美的事，一切可貴的事的原動力。我越是想到你的愛情純潔，越是執意想畫了。我說：如我這樣保有美麗純潔的愛人的，那里還有呢？』

管的熱情，漸漸猛烈起來，都已不能迫視管的臉，始終眺望着窗外。而在窗外則起了風，綠葉波也似的搖曳。

都早就想着方法離開這場所。所以管燃着熱情所講的話，只是觸到心的浮面，徒遭拒絕，輕輕地跳回了。

管漸漸注意到自己的話，得不到一些返響。

『都女士！你怎麼的？』

都回頭向管，似乎故意說着「你是呆子」的模樣，

『啊！爲什麼？』這樣高聲的笑着說。

『你爲什麼那樣的冷淡？』

管的眼色變了。

『爲什麼說那樣的話？』

『你還記得對我發過什麼誓嗎？』

『記着。』都高傲的說。

『那麼爲何如此冷淡呢？我不懂你的心。我這樣愛了你，你不同意嗎？』

都啣了手巾，默然從管移開了視線。

『我難道對你做了不該做的事了嗎？若是說我對你做了不道德的事，那麼請你快快說吧。我就得對你謝罪。但我只說過愛你，此外再也記不起對你做過一件壞事。那麼你爲什麼如此冷淡呢？』

『請你再不要說那樣的話吧！』都略略變了臉，說。

『怎麼樣？爲什麼說說便不行了呢？你豈不是說過愛我嗎？你既愛我，我也……』

管抑住了有加無已的憤懣，說着這些話，而不料，

『對了！管君！我今日少微有些事？』都忽然明白的說出了。

管暫時默然，但馬上從容的說道：

『啊！原來有事？那失禮了。我因為過分愛你，動輒就來望你，請你原諒。請務必介意，做你自己的事吧。』

『對不起的很。』都才顯示美麗的媚態。

『若是我能相助，我極願效勞。』

『不！就這樣好。你不妨和爛子妹玩玩。』

『什麼，我等候你呵？很費時間嗎？』

『噯，稍微要些時間的。』都難于啓口似的說。

『是什麼？到那里去？』

『噯！實在，今日有人替我畫着肖像呢。』都才決心的說。

管的顏色蒼白得如打了耳光。

『誰替你畫着？』

『堀田子爵替我畫着，說到模特爾，真是很費力的事。』

管的眸子如點着火似的燃燒了。

『在那里呢？』

『走到那人的畫室。每次是這個時候。據說光綫變化，就不行了，所以時間是一定的。』

『你一個人嗎？』管的臉灰白如土。

『噯！姊姊已經完了。說到姊姊的，畫得很好呢！』

『你！你！』

管說不下去了。他的臉爲了心中的猛烈的苦痛，緊漲的什麼似的。

『那麼讓我去一下。對不住了。』都立起來要走出房間。

『邵女士！』管用勁的說。

都默然，毫不畏縮的回過頭來。

『你，』管用時嘴唇顫栗。

『有什麼事？』

『去是不行的。』

『爲什麼？』都從容返問。

『不行！你是侮辱我的嗎？』

『啊！我什麼時候侮辱過你了？』

『這不是侮辱是什麼？我這樣愛你，原不料會受你的侮辱。』

『承你愛我，我真多謝。』

『說些什麼？再說一次吧！你當我傻瓜嗎？』

管抓了頭髮，咬着嘴唇。

『啊！爲什麼這樣發怒：我有什麼衝撞你的，請你說吧。若是我有話衝撞你，請你原諒罷。』都嫣然一笑。

『邵女士，你對我發過誓，忘記了嗎？你豈不說過愛我嗎？你騙我嗎？』

『呵，呵，呵！呵！呵，管君！你真是怎麼樣的！那不是什麼重大問題，我不過請

堀田先生畫畫肖像罷了。那成什麼重大問題呢？』

『你若是當真愛我，那麼你應該瞭解我現在的苦痛。』

『啊！居然使你苦痛到這步田地嗎？』

『那傢貨要奪你去。那傢貨是色鬼。那傢貨！』管興奮的叫着。

『停止了吧。那與他的人格有關。』都遮掩的說。

『咄呀！我自己的愛人，將被他人所奪去，在這時候，你不應教我默然呵。』

都顯然狼狽了。

『你說那樣的話，我只好告辭了。并且不是快點去，光綫馬上要變的。』

『我想不到從你的嘴上，聽到什麼光綫的話。』

都把將要站起的腰，重復放下，看看手裏的戒指，自語道：

『我怎麼辦才行？』

管默然蹙額。他的眉毛，好像苦痛得不堪，亦勃勃的跳動了。

『都女士！』管凝視着她。

『噯！』

『你還愛我嗎？』

都默然不答。

『啊，枉然了。』管低聲自語，便起身到窗前去。但忽而掉過身來，向都說道：

『你愛着那堀田先生吧。』

都抬起頭來，似乎說他呆子，突然的笑了。

『你當真怎麼樣？我有些驚奇了。』

『我全不懂你的心。』

管走出房間了。

『都女士，你爲什麼不做我的模特爾？爲什麼不來援助我呢？』

『可是因爲我現在正請堀田先生畫着呢！』

『你愛那個男子，是愛到那個程度嗎？』

『啊！做那畫家的模特爾。不能便說是愛那個人。』

都倩巧地笑了。

同病相憐

那時候，都的房裏的隔扇，有輕輕地敲響。

『是那一個？』都問。

『是我。進來不妨嗎？』外面這樣的說着。那是管也不會忘懷的堀田義輔的聲音。都表面有些窘態，而實際仍以活潑的音調說道：

『啊！堀田先生，對不起了。正想就來叨擾呢！』

『原來如此！因為儘管不見你來哩！』

義輔不以爲意的闖入房內，但一見管在，不免立着發呆。可是他馬上堆着笑臉，與管招呼。而管却沒有應付的餘裕。

『來了客人嗎？所以你遲來了。這個我還不知道呢！』

『啊！真勞你久候！』

都斌媚地說，使管聽得不堪。

子爵向着苦痛已極的管說道：

『怎麼樣？近來你作品方面怎麼樣？』

管暫時默然。但突然啓口，如隄防之潰決：

『你也知道，我沒有你那樣幸福！』

『那里來的話？你雖說我是那樣幸福。我却何曾對你說過你是不幸福呢？』子爵從

容的說。

管睥睨着子爵。

『那麼我要告訴你。都女士是應該和我結婚的人呵！是應該做我妻子的人呵。』

子爵亦變了面色。

『可笑得很。那與我的幸福有什麼關係呢？』

『做了一個人，誰也不喜歡將自己的愛人，做他人的模特爾的。』

『所以，哈，哈，哈，哈！我要邵女士去坐坐就不行了。哈哈哈哈哈，我不知邵女士與你有那樣的……。』

都早已飛紅了臉，低着頭，到這時候才像受着彈擊，猛然抬頭。

『管君！太過火了。說得太過了。說什麼我和你結婚，那樣的那樣的……，我已經不想等在此地了。』

都即刻起身走出室外。

『那麼我也就此告辭！』

子爵馬上站起跟着都的後面出室了。

管懷着片片欲碎的心，剩在後面。一切是絕望了。都的心已完全爲他人所有。他茫

然兀立于室中。忽從隣室聽得女子啜泣的聲音。轉念那女子（都）斷無啜泣之理，那一定是耳官的錯覺，于是頓覺聽不出了，他抓著頭髮，倒在走廊裏的籐椅上。他納悶約莫過了十分鐘。這時，隔扇悄悄地開了，瞳走了進來。管與之默禮，舉目相向，原來瞳的眼邊還是紅腫。管起身說道：

『你怎麼樣？』

『不！我早在隣室。我真替你傷心。』

這樣說時，瞳的美麗的眼裏，要掉下淚來。

管知道這是爲了自己而啜泣，所以悲喜交集，淚就潸潸下了。

『我替你傷心得不得了！』瞳抑住了熱淚說。

『我什麼也不想。什麼也不想。』

管一面說，一面把頭伏在椅背。咽着悲酸之淚了。

『都真還不知道真正的愛情。他日必有後悔的時候。可是這個話，暫且不說吧！』

瞳很淒楚的近了管。管默然不抬頭。

『管君！近來畫些什麼嗎？』

『我什麼事業，也不想幹了。』

『不行呵！與其存這樣的心，還不如用功的好！你不是說過：今年無論如何要入選給她看嗎？』

瞳溫柔的安慰他。但雖在安慰人家，而瞳的眼睛裏，却不絕地淌下眼淚。人當勉勵人家『努力！』『努力！』的時候，實際，往往以勉勵人家者勉勵了自己。所以瞳以安慰管的話，實際上是安慰着自己，也未可知。

管咽着眼淚，始終不肯抬頭。

『真是！管君，請你饒恕了妹妹。不要太憎惡她。』

這話瞳仍是說給自己聽，也說不定。原來非饒恕妹妹不可呵。瞳動輒爲嫉妒之心所燃燒時，便以這一套話，來警戒自己的心的。

『那孩子將來總會覺醒。那孩子現在是盲目的。你真正的愛，那孩子未有不瞭解的。請你放心吧。那孩子一定是歸你所有的。』

可是管又不抬頭。瞳爲要變更那時嚴重的空氣，遂叫女僕端了紅茶來。

女僕用了銀盤端着兩個可愛的紅茶茶碗來了。

『喂！請你喝茶。』瞳把一碗與管。

『謝謝你。』管這才抬起頭。於是望見了瞳哭喪着的眼，胸中充滿了感謝之意了。

『使你擔心，真對不起。』

這樣說着，管吸着紅茶。那味兒在管看來一如嘗鹽一般的鹹苦。

同病相憐。此處是兩個被害者。這樣一想，瞳不覺管之可傷了。

『盲跛相助罷。大家抖擻精神，度過一世罷。』

瞳淒涼的笑着。那笑如毛那·里沙的笑，管覺得難能可貴。

『喇！管君！任他有無論怎樣的辛酸，若因辛酸而傷身，總是不利的。任他有辛苦的事悲酸的事，若因此而傷身終是不合算的。那還不如改了心腸，自強不息吧。』

瞳的年歲雖較小於管，而在管看來，却如胞姊一般的可靠。

『喇！管君！我有些請求，你可聽嗎？』

『是什麼？』管勉強應着。

『堀田先生一定要把都的肖像拿到帝展去。請你也不要自餒吧。喇！』

被她這樣一說，管馬上抬起頭來。眼兒閃閃地發亮了。

『并且還有些請求呢！那堀田先生是否真愛都妹，不得而知。但不久都妹當有被棄的一日。那時務請你不要忘了都妹。我以為都妹必有悔罪回到你這里來的一日。那時候

，請你原諒都妹吧。我請問你，那時你可能原諒她？」

管暫時默然。

『你原諒她嗎？管君。』瞳催促的說。

『沒有什麼原諒不原諒。我中心愛着都妹。她的心，不論向着他人與否，我是非愛不可的。我被她遺棄，被她健忘，被她踐踏，還是非愛不可的。若果有如你所說的一日，我將飛也似的去迎她。但我不想能有那樣的一日。呵！苦呵！』

這樣叫着。管再把面兒擣下去似的，伏到椅背哭了。

勝利者

都走進畫室，與子爵對面，坐到椅上。桌子之上有白的百合花，放着清芬。二人暫時默然。

『都女士，請你回去了，怎麼樣？』

都默然抬起頭來。子爵又說道：

『喲！那人不妨嗎？』

『爲什麼？』

『不是你的愛人來着嗎？』

都默然臉紅。

『總之，我心緒不很好呢！』

『我亦。』都冷淡的說。

『也許如此。所以彼此不高興，不該等在一起吧！』

『噯！』

『今日不必畫了吧！』

『噯！』

『那麼！請你回去吧！』

『你一些也不知道我的心。』都說了瞅着子爵。

『唔呀！很知道的。』

『那麼爲什麼說出這些話挖苦我呢？』

『你倒因此苦痛着？』

『不知道。』都說着低頭了。

『正惟你苦了我，可不是嗎？』

『聽你信口雌黃吧！』

『像你這樣玩弄人家的女子，再也沒有了。』

『我以爲如你這樣……』都說着，馬上把手掩了臉，俯伏在桌子之上。

暫時之間，僅有子爵燃着的金捲口香烟的烟，騰騰地浮動着。

『都女士！請不要如此學樣吧。快點回去也逗個管君的歡喜，怎麼樣呢？』

子爵走出了畫室。但忽又駐足凝視着都的白的項頸說：

『你還愛那個男子嗎？』

『不知道。』都說時儘管伏着臉。

『好，那麼我看你的顏色，也可知道吧。』

子爵走到她的身傍，從後面要看都的臉兒。都掩了顏，却從指縫丟了一個秋波看見義輔的顏色，忽又勉強把顏伏在桌上。子爵偷偷兒的在那項頸接了一個吻，且從後面要摟抱她。柔和的光綫從天窗的玻璃射入，兩人的唇兒，不久就在這光綫之中吻合了。忽而在兩人的臉上各各浮起了勝利者的得意似的微笑。

『唉！着手畫畫嗎？』

『噯！』都健爽的回答，就走到模特爾臺，擺出往常的姿勢。

子爵向着畫布拿起筆桿，却又望望都的臉兒。

『來一下！』他笑着叫都。

『是什麼？』

『有事。』

都站起來到義輔的身傍。義輔默然攜了都的手，使她坐在自己的膝上。

『你說有事，是什麼？』

『沒有什麼。只是一見你的面龐，沒有執筆的意緒了。到底，女性真正的美，不是

可以描寫的』

『你畫姊姊的時候，亦說這樣的話吧？』

『又惱了你嗎？』

『噯！』

『那就不得了。』

『可是你不行啦。』

『專是如此口角，這畫終于不成了。』

『你真要拿到帝展去嗎？』

『怎麼不拿去！我畫這畫，聚精會神，無非要畫成一幅傑作。我很想在人物畫上開闢一個新蹊境，但照此情形怕也不成！』

『這樣，那只好請你原諒。唸！唸！是我不好。請你原諒。』都說時，把面龐埋在子爵的胸裏。

『爲什麼又突然說起這種話來了？』

『無奈，我要請你拼命的畫啊。因爲管君也要出品于帝展哩。若是你失敗了，我將

怎麼樣呢？啊！請你原諒，我說這個話。可是你不會有什麼失敗的事的。』都這樣說，凝視着義輔的臉龐。

義輔的臉馬上緊張了。

『那麼請你走下去。畫吧。』

他聲勢很健的說。都再做姿勢的時候，義輔的眼，閃閃地發光了。

還不遲呢

子爵與都的愛，跟着畫的進展，漸漸地濃厚。他們兩人豐美的歡樂，以畫室爲中心，繼續的燃燒着。而瞳的心，與此成正比例，繼續受着苦痛。并且一天一天，心意益趨煩亂。她對管雖說了些有力的話，但她自身太柔弱的心腸，實經不起那悲酸的事來磨練。

懊惱的日子，儘是繼續着。與家內的人，也不很交口。三餐的飯亦不吃了。肌膚如白蠟一般變成白色，美麗之中，加上淒味來了。

母親俊子，並非不感到瞳的苦悶。但當初她喜歡子爵與瞳的接近，所以現在眼見子爵與都日益親密的模樣，她也並不討厭。這是無主義無主張的女性的常性：只要女兒之中，有一個做了子爵夫人，那麼是姊是妹，可以聽便。只是她以母親的地位，注意到日就瘦弱的瞳的健康了。她是知道瞳的心的，她看瞳的神色，似乎在身上起了什麼大事，所以憂慮得不得了。她時時到瞳的房間去慰問。那時候瞳總是坐在廊下，惘然眺望那庭園的天空。

『你這樣兒的呆若木鷄，豈非于身體有害？爛子放了假儘可同到溫泉去，好嗎？』

『噯！』

瞳儘管是噯昧的回答。實際，在她去與不去，好像全沒有動她的心。她只是不願把

自己的煩惱，被人知道，所以一心從事編物與裁縫。但雖是用心，還不免鬧出笑話。

『啊呀！姊姊真好笑，袖兒不是反綴了？』

被爛子這一說破，才發見許多顛倒錯誤來。

只是她處處躲避都的眼目。她造些口實，把寢室移到樓上，一個人睡着一間。并且獨自在寬廣的蚊帳中，儘有愁思終短夜，轉輾達天明的事。

身為同住一家的姊妹，雖欲極力避開都的眼目，事實上亦是不可能。都悄悄行向隣家的後影，或拉了爛子，談論子爵的聲音，不免入于目進于耳。那樣的時候，暉的心酸痛欲裂。

她仍不能忘記義輔。雖則摔開了義輔放肆的手；而回到家裏，却不能如洗拭一般忘記那個男子的姿容。況且在暉是初戀。就是努力想把他忘記，也是徒然的。加之：眼見那義輔爲了激動自己特來訪都的模樣，耳聞那義輔與都歡樂談笑的聲音，這使暉的心更

其煩躁了。

都對於姊的苦悶，未始不知，却如平常一般，快樂地行動，曾無半點的戒忌。有一天，在腫的面前，高聲講堀田的話了。

『堀田先生今夏約我同到葉山去。說是畫完了以後，旅行作個慰勞。你看，媽媽，我與爛子妹去好嗎？』

『不過，雖是堀田先生的宅子，也得看看情形。你們兩人去討擾；可不妨嗎？』
『他說我們決定去時，那麼此外的客人，一概拒絕了。』

腫這樣的話聽不下去了。她逃出似的，離開那場所，走下庭院來。已全是夏天了！
百日紅的花，已是開的通紅。

她走進庭院的後面，以避去都的聲音。大櫟樹的樹蔭裏，有陰涼的陰影，涼風微微的吹來。腫看見一個大樹根，就坐在那里，儘管發呆了。

她想到在昨天報上的新聞欄裏，看見留學美國大學的同期的畢業生。自己若亦到了外國，那麼也許可以逃出這個苦痛哩。她茫然想起這樣的事。

忽然近處的竹林，沙沙的動響。於是聽得動物的呼吸。她驚了一跳，回頭一看，却是養在堀田屋裏的洋狗，走了近來要嗅瞳的手了。人的心雖是不可靠，而狗的心却是可靠的。那嚮慕而來的狗的心，很可疼愛，瞳於是撫摸狗的頭。

『朱匹忒！』

堀田叫狗的聲音，聽起來近在咫尺。瞳愕然吃驚，而狗却早就飛奔到主人方面去了。瞳心中煩亂。不願與堀田碰面。她站了起來，彷彿要逃回家去，不料跑開去的狗兒，忽又狂跳到瞳的脚跟。

瞳窘迫的回過頭來，便與格格笑着的堀田見面了。瞳蹙了額給他打了招呼了。
『你在這樣的地方？』

堀田翩翩地走到瞳的身傍。瞳却不講回話。

『朱匹得那東西！似乎看見你，先就跑到你這裡來了。』

堀田說話，似乎毫不介意，這在瞳頗覺不可思議。

『其後，你做什麼？』堀田拍拍飛來的狗的頭，說。

『唉，並不。』瞳輕輕的說着，低下頭去。堀田也不免默然。

『那麼，我失禮了。』瞳才說出這句話，逃也似的要走開堀田之前。

堀田慌忙的止住，

『請你等一下。因為有些事和你談談呢！』

瞳心中雖覺不該有那樣的事，却已停步了。

『那是那一天已經和你講起過的事呵！』

『噯！』瞳不懂對手方的語意。

『哈哈！是我的戀愛哲學。是我對於戀愛的主張。』

瞳兀自臉紅了。

『請你再想一會吧？』

瞳愕然不答一話。

『哈哈！請你再想一下吧！還不遲呢！我真正愛的只有你一個。就是你……』

瞳竭力耐住了昏痛的頭腦。

『只要你回到我的胸間……還不遲呢？』

還是從那好勝的妹妹處，奪回這個男子嗎？瞳的心中，恍惚地猶豫起來了。但過了

一會，正確的理智，得了勝利。

『少陪了。我……』

這樣一說，她捧開也似的離開堀田的身傍，掠過淺林走向家中來了。朱匹得（犬名）

直追到中途。

瞳不懂堀田的心。他真是心口如一的愛着自己嗎？他擺出愛都的樣子，也許是對於自己的示威吧。也許是要收服自己的策略吧！或者不論對都與對己，只是色男的毫無深刻之愛的妄動吧！

『還不遲呢！』那是多可怕的話呢！對於都也許沒有真正的愛。也許還等着自己的回心。一想到這樣的事，瞳總有些不知所措了。

那是翌日的午後。瞳和平常一樣，茫然等在自己的房內，爛子很煩躁的跑了進來。

『姊姊！我羨慕的很！』

『爲什麼？』

『爭奈，都姊，說是今日要和堀田先生同到帝劇去呢！』

瞳愕然好像當胸受了一拳。

『啊！』

『剛才是在化粧呢！據說雖是髦兒戲，也很有趣呢！』

『哦！』

腫臉色變了。都與堀田到帝劇去。這在都的身體，追迫着危險，與從前追迫自己的一樣。這種事情，做姊姊的可以默而置之嗎？但是自己這樣那樣的一說，那妹妹一定以爲是嫉妒了。并且含有嫉妒，也許是事實呢！然而拘拘于嫉妒之嫌，坐視妹妹陷入那樣的危險，這是通行的嗎。使骨肉的妹妹，儘不妨陷入于那樣的危險嗎？縱令前此視爲敵人，憎惡刺骨，可還不是骨肉的妹妹嗎？妹妹萬一出了事，結局全家的人，統非受苦不可。任她視爲嫉妒也好，任其半由嫉妒也好；但是做姊姊的，尤其是父親去世以後做長姊的，講一句話，使之注意，那是正當的吧。這樣一想，腫的決心確定了。

『姊姊！你不羨慕嗎？』

儘管羨慕着的爛子說。

『啊！我要和都妹說話呢！你可叫她到我房間來？』

『噯！好！』爛子洒落的入室了。

瞳等着妹妹，沉在苦痛的緊張之中了。

約莫過了三分鐘。都梳着七三分的頭髮，施着淡粧，走入姊的房間；那瑩光煥發的美貌，稍微帶着不安的黯淡。

『姊姊有什麼事？』

『噯！略略有些事。』

『哦！』

都美麗的眼睛驚訝似的發光，一面背靠入口的柱蹲到地上。

妹的異議

瞳雖然有些預備，却是都到眼前，馬上說不出話。義輔對於自己所做的事，又不能露骨的說。意欲說出，而又不說，所以很難警戒妹妹。

都正將出發而盡一夕之歡樂的當兒，突而被姊叫了來；她越覺得那事的不愉快，越覺得煩躁不堪了。

『什麼？姊姊！什麼事？』都不平似的催促姊姊。

瞳已不能默然了。她啓口說時，口角益發露出沉着與威嚴，儼然是姊姊的神氣。

『據說有什麼地方去嗎？』

『噯！到帝劇去。』

都說的時候，態度冷淡，似乎要返問『有什麼不好嗎？』的模樣。

『爲什麼？姊姊！』

瞳心裏想問『與誰同去，』但這似太卑下，說不出口。然而都好像覺到姊姊是知道着自己與子爵同去這回事。

『我被堀田先生邀了去的。據說這次的髦兒戲，聲譽很好』都自己關心不關身的表白着。

然而瞳蒼白的臉還是不變。妹妹出以那樣反抗的態度，却益發使瞳心平氣和地告戒妹妹了。她特別溫柔的說，

『既是這樣，那嗎你去吧。只是我有一個請求。請你聽吧，只有一次呵！』
都不免臉色緊張，呆視着姊姊的臉。

『你怒了嗎？怒是不行的。我不會對你說些惡意的話。所以請你聽取吧。只有一度就好，請你當我姊姊吧。我因爲一生只要這一次就好了，請你當我姊姊吧。呵！呵！』

呵！』

睡一不注意要流出眼淚，於是爲改換自己的情調，強自歡笑。

『啊，閑話休題。我無論何時總把姊姊當姊姊的。有什麼我所想不到的事嗎？』

『怒是不行的。也許有些唐突，但我想忠言逆耳利于行。』

都焦急似的動着膝兒。

『什麼？啐！請你快點說吧。』

『那麼，你聽吧！對了！我並不是來阻碍你。然而我從爛子這里聽到你今日和堀田

先生同到帝劇去。』

『那麼你說怎樣？』都似乎說「我已領教」似的，早就對姊含着敵意了。

睡在都的面前說起子爵的名字，已儘夠面紅耳赤。但不能就此胆怯，所以益發鼓了

勇氣。

『不行呵！這樣兒的一起首就發怒。我要懇求你的事，不是你所存心的事。你誤解了，那就尷尬！你看！』說到這里，瞳立即換了調子，看看都的臉色：

『你以為凡是男子，無論怎樣，都可信用的嗎？』

都少微躊躇了一下：

『不！姊姊呢？』馬上明白的返問。

『我並不這樣想。我以為如管一般深知心性的，那無論怎樣的信用也是無妨，若是交際不深的人，那還不能以心相許的。』

都煩躁的對姊說：

『你的意見怎麼樣？我以為如像管君的人，固然說不定可以信用，但還不足以託身。』

『你是那樣的想嗎？』

『噯！』

『既是這樣，這個姑置不論。』

瞳要移到第二句話，都却把他攔住，倒溯的說：

『姊姊說的話太迂闊了。起先爲什麼不關照我：「堀田先生是不好的人，是不能與他交際的」呢？』

都一面說着，一面忽而站起，幾乎即欲出去。但是此刻聽都出去，那麼剛才自己的一番苦心，難免被妹誤會——說是專爲阻礙妹與子爵的戀愛而發——這就多麼可惜；所以瞳也只好強自抑制了微噉的心胸說：

『都妹，請再聽我說吧。我不是說「與堀田先生交際是不好的」。那樣的話，我是不會說的。我所講的話請你從頭到尾的聽一遍吧。』

瞳說時爲了鬱悶，聲音很是暗濁。

都似乎即欲出去，浮躁的看着姊姊，但後來又靠着柱子坐下了。她好像不歡喜看姊姊的臉，把眼投到窗外。

『我想凡是男子，在某一個程度以上，是不能信用的。』
都勃然有些努嘴似的說：

『說什麼男子！請你不要說抽象的話，請你明明白白說了堀田先生吧。否則話是太迂了。』

這是妹的挑戰，使姊亦不能不尖利了。

『你既然說到那樣，那麼算了堀田先生也好吧。』

瞳的柔美的眼，亦帶了一派殺氣了。

『總之照你說來，堀田先生是壞人。姊姊和他交際的時候是好人，我一與交際，就變了壞人了嗎？』

都的話含着毒。

『都妹！你爲什麼誤解我的話？我不是說「堀田先生是壞人，你不能和他交際的。」這不但是堀田先生，凡是男子……不！與其這樣說，還不如說我們與男子交際的時候，無論怎樣的親密，當還留不可踰越的最後的一線。任他有無論怎樣的事，那最後的一綫，是不能踰越的。你只要注意及此，我沒有話講了。』

瞳忍不住自身的感情，眼淚涔涔淌下。

『那麼姊姊所說的話，與女子教育家所說的正復相同。總之一句話：是尊重處女時代的貞操。謝謝你，姊姊的話聽了很是感激。但是我的考量略略不同。我以爲真有了愛的人，而且那人也真是愛着我，那麼我當供獻一切了。我對姊姊只想這樣的聲明。』

都的臉兒也宜乎蒼白了。

『說到真正被愛的話，你可知道真愛與假愛的區別嗎？』

都似乎愕然了。

『那樣的事，我可不懂。』

『對了！正在現在，是你一生幸與不幸的歧路，父親已經不在，所以我就不能默然。』

『腫覺得淒涼，不復再說下去。姊妹之間，心情的裂痕，漸漸地擴大。這真淒楚得不堪。』

『不錯。可是我的事，委之于我吧。自己掘墓穴，或者自己造殿堂，無論那一邊，自作自受，心之所甘。我覺得問題越大，越不想受人家的指揮。』

都從小就任情使氣。縱令姊姊出了全力，現在亦毫無用處了。橫在二人之間的人格差異，氣質的差異，雖則朦朧難辨，但已無法挽回其貞操觀與人生觀的不同。妹照妹的心意，循着她的路道，她的前途不外是地獄或是天堂。

『那麼，姊姊，我去一下來吧。』

姊默而不答；都已如脫兔一般，走出房間了。

結果，自己的心情，不能爲妹妹所瞭解；徒然以爲阻礙戀愛而散場。想到這里，瞳真淒涼得不堪。一憑感情的衝動，對準戀愛的白馬，猛着先鞭，自由富麗，馳驅于薔薇之路，這真是妹妹的現狀。也許那就是真正的人生嗎？瞳因爲過于淒楚，不能不起那樣的惶惑。然而將理智的燈，濡沾在淚裏，重復點了起來，踏着荊棘，走到自己信以爲正的方面，這亦未始不是無意義的事。瞳換了一個想頭，將自己挫折的心，又復喚起了。

一件大事

都從姊姊這里，受到了意外的警告，遂把「與愛人觀劇，同盡一夕之歡的快樂的預感，」弄得紛如亂麻，所以捕興得什麼似的。嫉妒！甚至于如姊姊那樣賢淑的人，亦還

有嫉妒呢！終究，姊姊不應該神經過敏，怕我越過不可越的最後之一線，而說出勞勞叨叨的一番話的！在我自有我的決心！但說堀田先生爲不可信用，那是什麼意思呢？也許堀田先生對姊做了什麼了？堀田先生是真愛姊姊的，也許姊姊不依堀田先生的意思，于是作爲代替愛了我了。想到這樣，都的胸裡熱騰騰地燒着嫉妬的火焰。若是代替，那就毫無價值。這非得問問堀田先生的心不可。

都因對於姊姊的憤怒與嫉妒，心緒紛亂；慌慌忙忙換着衣服。她穿了一件從母親這里強要來的母親舊藏的白夏布衫，上面束了一條手織的單腰帶，這種豐姿，華麗還兼純樸，很使人回想到母親在柳巷中的風度。都照照鏡子，對於自己的美貌，略爲安慰，略爲鎮靜。她專候堀田從本宅駕了汽車，親來迎迓。

突然電話的鈴，陣陣地響了。原來把電話從舊宅改裝到新宅，是很費時間的，這新宅的電話是剛才纔得裝置好，所以鈴的聲響，也許爲了房子的狹窄，聽在耳裏，似比本

鄉舊宅的，還要喧擾。

爛子馬上拿起聽筒。

『喂！喂！那一個！啊呀！湖舟先生嗎？喲！近來一些也不來呢！唉，你說什麼？』

……一件大事！啊！過甚其詞，是不行的。你的一件大事，我知道了。……你說不是笑話，是認真的？』

最初，爛子的答話，一半帶着笑謔，漸漸被對手所吸引，認真起來了。

『真的……啊！……告訴姊姊！……那一個呢？都姊嗎？……在着呢……』

爛子離開電話口，叫那等在鄰間的都。

『都姊姊！湖舟先生說是有話對你說，要你去聽電話。』

都心意不安，走到電話處。

湖舟的聲音，反乎常態，十分認真。

『啊！都女士嗎？我是湖舟。實在有些尷尬的事了。那不是別的，還是管呵！管受了重傷了。你可不是說了一句話，使管君絕望嗎？』

都如背上灌了冷水，默然不答。湖舟以爲電話已斷。

『喂，喂，喂，喂！』繼續的說。

『啊！啊！』都掃興的說。

『喂，喂，講到重傷，實在是自戕的。據說是自己錯割的。但沒有錯割咽喉部的道理。據寄宿舍的人說，四五月以來每出狂飲，每晚直到兩三點鐘回來。對於你不是有什麼線索嗎？』

『不！』都覺得如剜了心胸，但仍坦然的回答。

『因此。剛才搬到順天堂病院來了。施手術的結果，生命說是不妨的。施手術的時候，以及施手術之後，總是不絕地叫着你的名字。……』

（那是你的責任，是你不好。）狂暴的男子聲音，突然如叱責的響着，所以都愕然驚駭，但這似乎是一瞬間的混綫，即刻又聽見湖舫的聲音了。

『所以，他似乎固執着你。請你馬上來望望他吧。你來安慰他，那嗎他本人的心情，不知怎麼的安貼呢！你坐了甲武線的電車來，很是便當，請你當即來吧。』

『不錯！』

都很惶惑了。說到管受重傷，這固然是不快的事。但更有甚者，今日是怎麼樣的一個凶日呵！好端端地想盡一夕之歡樂，始則受姊姊乏味的警告，繼則強制着去做那樣的訪問。

『不是單說「不錯」的時候呵！何不得馬上就來？管君對你說過的話，無論什麼統統生了心，似乎吃醋了呢。就在你也有責任的呵！請馬上就來！馬上。』

『可是！可是也要看看我的便不便。』

『這時候，還說得到便不便嗎？至少負了有關生命的重傷了。前此你與管君既有那般交誼，那麼馬上跑來，豈不是當然的嗎？』

平常湖舟是一個慇直的滑稽家，但根性正直，所以杖理執言的時候，就很強毅了。

『可是……』都惶惑無地的說。爲了過去，犧牲現在，這誰也難能，況在浮華勢利的都呢？

『你說可是，什麼是「可是」呢？你說是不來的話，請你叫師母來聽電話。我要請求師母，飭你來呢！請你與師母交換了，與師母。』

都窘而不答。

『只消喊師母聽電話。』

『但那樣的事……』

『我只要你去通報一聲，（要師母來聽電話）連這一點事也不肯做？』

母親俊子等在茶間，窺見都的窘態，遂作聲道：

『怎麼樣的？阿都！出了什麼事了啦？』

『是，管君受了傷，要我馬上去，但是……我因為有堀田先生的先約……』

『請師母代來聽話！』湖舟叫着，幾乎把電話機也要叫破了。

『要母親聽了話便怎麼呢？』（都返問。）

『總之，你對師母說，要她來聽話呵！』（湖舟說）

『這樣，那麼讓我來聽一下吧！』

母親說着，洒落的走到電話口，都暫時從苦痛的緊張中逃了出來，走到廊下，倚柱而立。

打電話的母親俊子的臉，馬上暗淡了。

『不錯……不錯……糟糕的很。誠然……是，是。』

母親頻頻點頭，回頭向都道：

『阿都，你就去一下怎麼樣？對於堀田先生不妨說些理由，要他等着你，你就抽身去了來怎麼樣？要是去，十分鐘也就夠了啦！』

『可是那樣去望病，一定敗了興子，雖去看戲亦沒有趣味了。』

『不去望病，心裏牽掛，結局還不是一樣嗎？還是去吧！』

『就說管君受了傷，也沒有要我立刻跑過去的道理。若是到了明日，就是朝晨，我也會去的』

『然而湖舟君既是那麼說……還是去了吧。』

『不高興！我無論怎樣說，也不高興。』都執拗極了。

『怎麼的？爲什麼與媽媽吵嘴了？』

從背後輕輕拍着都的肩膀的，那是堀田義輔。

『啊！是你嗎？』都這樣說着，抬起頭來，帶笑的臉兒雖是美麗，却是略帶蒼色。

『喲，你來了！今日都又……』

俊子手裏拿着聽筒，低低的折了腰。

『怎麼的？爲什麼事這樣的吵着嘴呢？』

都窘了，微微含着怒，默然不說話。

『你聽！你也熟識的管，因了急病，說是要都去看看。』

『啊。要都去嗎？那不是去看戲的時候了。』

『與你有了先約，所以說是不去。』

堀田高傲的笑了。

『那有這樣的呆話！與我的約束，毫無關係，馬上去吧。因爲戲劇不限定于今日的。』

『我不想去。』都面無人色地老實的說了。

『爲了看戲，就不去望病，斷沒有這樣荒謬的話！』

『不！這該合理吧：我也不想到戲館去啦！』

『啊呀，啊呀！這次牽怒于我了？這娃子真是刁冒，十分尷尬！』

『是，是，稍微等一下。』

俊子對於湖舟是這樣的回答。于是將手掩着電話筒說道：

『所以我是這樣的說。到帝劇去之前，稍微去轉一轉，可不好嗎？因爲只要十分鐘就好了。』

『那真妙法。我用汽車送了去吧。在什麼地方？那對手。』

『是順天堂。』

『那很容易。是順路，馬上去吧。』

『那麼，請你這樣辦還不好嗎？』俊子催促都說。

都勉強強強，立起身來，跟在堀田的背後。從前刻起，目睹此事之源委的爛子，目送着姊的後影，說：

『媽媽！管君真也可憐。』

『是啦。當真沒有重大事件才好呢！真是那孩子的心，是不可瞭解的。』

『噯，那一個？』

母親不答。

瞳也許等在鄰間自己的房中，但是一些聲響也沒有。

漂亮的訪病客

從中野到東京，爲一片原野，地畝遼曠，雜樹成林，那田野中的道路閃着白茫茫的

塵埃。這雖已四點鐘的時分，而夏日午後的太陽，還以猛烈的熱，烘炙那道路。但意大利製的連蓬式飛亞德的快行車以一小時三十哩的速力，捲起了涼風疾駛着。

都木然不語。堀田不絕地憨笑。已完全落在己手的女性，這次去訪問以前的愛人，却由自己陪去，一些也不覺得不安與嫉妒：這對於競爭者不能不使他感得優越了。與其看今夜帝劇的髦兒戲，那還是現在自己的境遇，多麼有戲劇的意味，是多麼滑稽而有趣呵？這樣一想禁不住把得意的微笑湧上心頭。

『你好像很担心，真沈默的厲害了。』堀田笑着說。

都掠上了被風吹散的鬢髮，仍是默着，但眼角裏似乎已微微現出了一種辛酸，那好像是悔恨之淚的先驅。

『到病院去，一路上，你的心急死了吧！戶山原當即望得見，所以再有十五分鐘就行了！』

勝。

『不知道。』都很激烈的說，便以拿着白麻紗手帕的右手，猛擊那堀田的左手的臂

膀。

『被我一言道破，老羞成怒了！』

都漱漱地淌下悔恨的眼淚。

『請你停了車子，我要下車。』

『僅僅在表面上露出不願去的神氣，又何必呢？』

『啊！我懊悔了。』

都故意氣惱地顫着身體，忽又以手帕掩着臉兒。而實際上，也並不那麼懊悔。

『我是那樣的不願去，而媽媽與你，竭力相勸，到了此刻却來嘲笑我。啊，悔恨極

了，請把我下車吧。』

『那樣興奮就尷尬了！在汽車中還是街上呵！你看，擦身走過的人，豈不是統統看

着嗎？

『可是你一味嘲笑我，管叔的事，我真正後悔着。爲什麼那個人有要求我去望望他的權利呢？真是乏味！』

『啊呀！啊呀！做都小姐的愛人，真也不容易。總有一天我也要蹈那個覆轍。今日是別人的身上，明日常施在我的身上了。』

『任你嘲笑吧。我已下了決心。今日我對管君就交付他這番話。他把我想些什麼呢！真是悔恨。便令受傷亦何妨呢！』

轉瞬之間，汽車跑過了芳草芊芊的戶山原的盡頭，朝着牛込臺，疾馳在若松街的電車路上。

『我從茶之水乘省綫的電車，先到帝劇。汽車棄在那里，你可慢慢的來。』
『不行！你不等我就很討厭。』

『可是，無論怎麼的說，因為你去看愛人的病，要我在這炎天暑氣之中，惘然等候半點鐘一點鐘，那終是不應該的。』

『悔恨極了！所以我一開首就說不要來。好啦，馬上到帝劇去。喂！喂！馬上向丸之內去……』

都叫給車夫聽，但因乘風疾驅，車夫再也聽不到。

『沒有用了！你無論怎樣說，總是駛到順天堂之前了。我不想阻止你去看管君的病。管君與我也許是競爭者。但戀愛競爭亦如中世紀的騎士一般，要堂堂正正的幹。對手跌倒的時候，你要去拜望，是我不願阻止你的。不過，要我在汽車中等候，那是另一個問題。』

『你看事後便知！我只要你等候五分鐘就行！』

『我並不說那樣的話。先把我打發到帝劇去，那嗎，不論你兩點鐘，三點鐘，儘可

慢慢兒的……』

『不！我不要聽，請別再說了！』

從肴町到飯田橋的斜坡，汽車飛也似的滑過了，再瞥過砲兵工廠的磚瓦墩，早就駛到茶之水。

『馬上就出來，請你等候一下。要是你坐電車先去了，我就逕回中野去。』

汽車停到順天堂之前，都重興打了一會主意，主意打定，便以氈底草履，翩若驚鴻地，跳到地上。

義輔一面點火于金捲口的香煙，一面看着都好像是自己養服了的白孔雀，因為發怒，竭力張開了尾上的彩紋，益發來得美麗了。

都在門房訊問管的病室。就被看護婦所領導，走上步梯了。從古以來，去探望病人的女人，也不知有多少。可是如都一般懷了險惡的心去探望病人的，一個也沒有的吧。

卽或有之，也不至於去訪問曾與言情的男性。況且那男性，恐怕正爲了她自己，婉轉自殺，遂至倒在病床。她憤怒不堪。她憤怒管來纏擾自己。却忘了那纏擾過來的原因，一半還在自己呢！

這位望病的女客，以漂亮的丰姿，來打碎那負傷已重的管的心，她是惡魔的化身站在管的病室之前！

變心

看護婦輕輕地敲了一下，門當卽開了，服侍的看護婦伸出頭來。

『是客人。』她用低聲轉告室內。飛出來的那是湖舟。

『承你勞駕！請進，請進！』湖舟的聲音雖是很低，但充滿着感謝。而都對湖舟却抱着反感，所以冷然不語跟在他的後面。

但一見躺在床上的管的情狀，難怪一味剛愎自用的都的心，也如當頭受着一棒，沮喪得什麼似的。管額上裝著冰囊，呆望著天花板，臉色很是蒼白。那種蒼白，潔淨已極，似有神性存乎其間，使觀者的心，不能不爲之打顫。那面頰，往常本也消瘦，現在四五日不見，肉已全落，瘦弱得更可憐了。若果都是一月前的都，那應該怎樣的以女性的溫柔的心，去勉勵管，安慰管呢？可是戀愛封閉了女子的心，拒絕戀愛以外的一切東西。并且帶著虛榮——這是女性的原始罪——的時候，尤其如此吧。看看那綳帶一直纏沒了管的咽喉，這也使都聯想到等候在汽車之中的義輔了。從那咽喉的綳帶，想到那義輔的領帶，再想到那軋在領帶上的針兒，針兒上面鑲着重約兩『卡拉』(Carat. 1 Carat重約金衡 $3\frac{1}{2}$ Grains)的金剛石。

管料不到這樣兒的都的到來。也許爲了快慰，蒼白已極的臉兒，略呈紅色，豁然開朗了。

『真來得快呵！坐汽車來的嗎？』湖舟說，而都却不答。

『昨晚管君夜深喝醉酒、玩着舞劍，碰在腳裏，倒身地上。據說再睏三分鐘，動脈就要斷了。先要近處的醫生醫治，但這覺不放心，所以今日十二時，搬到這邊來了。大約過了三週才得恢復哩！』

都只點了兩三次的頭。湖舟近着管的病床說。

『怎麼樣？果如我言，她來了呢！所以我說是你的過慮。我于都女士是從小看她長大的，所以很知道她的脾氣。雖是任情使氣，但深于同情。喇！不錯吧，都女士！』

都在看護婦之前，被他這樣的議論着，又是心緒煩亂了。但確乎不便打消他的話，所以只好默着。而看護婦馬上爽氣的走開了。

『管君說一定要會見你。管君對於你的心情，似乎頗抱了不安。從今天朝晨起，也一味唸着你，興奮得不得了；所以我就提議：你既如此不安，還是請都女士來一下，問

問她的本心吧！』

湖舟，態度反常，十分認真。都蹙了秀麗的眉頭。覺得湖舟的擺布真是有些厭煩。

『都女士！亡故的先生，也承認你與管君的關係。師母不消說，也是承認的，據管君說，你亦似乎承認的了。所以只要管君選入帝展，前途有了希望，無論何時可以馬上結婚的。』

都的雪白的面頰，至此發青了。自從進了這個房間以來，她還不曾開過一次口，雖被湖舟如此的訊問，還如雪白的大理石的彫像一樣，一點也不做聲。

『怎麼樣？都女士！』湖舟催促着。而凝視天花板的管的面龐，似乎發熱轉紅了。

『此刻想不到那樣的事。』

都冷然的發言，而湖舟却誤會了。

『這話有理。管君如此負着重傷的時候，要你確定那些事，全屬可笑。然而把你的

心表白出來，那管君的心不知怎樣安慰呢！在這個意義上，你一句話，可以爲藥石之助，所以請你說一句吧。」

都對於湖舟的幹旋，漸漸覺得討厭。

『可是我沒有想到這些具體的事，并且今日是非常匆迫。』

『說是匆迫！』溫厚的湖舟亦略變了面色。『那麼，你不是專程來訪病的了？』

『噯！不錯，外面有朋友等候着呢！』

那時候不知怎的，管額上的冰囊，滑下了。他似欲發言，將口做着勁兒。

『原來如此嗎？很匆迫嗎？那真抱歉了！』

湖舟心想說點俏皮話，但溫厚的他，是說不來俏皮話的。

『但表白你的心，所費的時間，要不了一分鐘。你如願意，我可以離席。』

『不！不妨，不妨！』都連忙明白的止住。

『既然這樣，那麼請你說罷！』

『我想待管君復原以後，慢慢的說，所以就此告辭了，因為承朋友特地繞了許多遠路。』

因為都說起有朋友等着，所以湖舟靠到右手兩三步，從窗口望望眼下的電車路。在病院口的石階段的正前面，停着一駕連篷式的汽車。湖舟正猜想那是坐了來的車，却就瞥見一個紳士坐在車中露着上半身，與車夫搭着話呢！那一瞬間，「好好先生」的湖舟，也勃然怒了，在管之前居然說出說不得的話了。

『所謂朋友，那是堀田子爵！』

都心中焦躁，但還不即起身。

『噯！不錯！』

『你……你……』

湖舟想用最刻毒的話，來罵倒都，但他受恩師的庇蔭，不下二十年，他把恩師的姿容，馬上印到頭上，那麼對於死者的女兒，自然只好鉗口結舌了。

『請你回去！快點回去！快點！快點！快點！把堀田先生放在外面，來訪病，那也沒有一點可感了！請你快點回去吧！快點！』

都不免臉兒蒼白，但不慌不忙：

『噯，告辭了！管君！珍重吧！』

說着，都要走到門一邊去了。剛才如死人一般的管，戰抖抖地抬起頭來。

『都……女……士……啊！請等一下！』

都還沒有回過身來，湖舟早就制阻他。

『你此刻若果激昂，就得死了！我請求你忍耐吧！請你忍耐吧！』

『死了也好。』管以嘶啞的聲音叫着。

『糊塗虫！那有死了也好的話？忍耐吧！忍耐吧！都女士，快些回去吧！』

湖舟罵也似的叫着。

都略略變了臉，居然毫不作聲的出去了。

『那樣的女人，丟脫了吧！倒先生的楣！那個人……』

昂起上半身的管，積然倒仰在床上。

『看呵！你因為激昂的緣故，血又湧出來了。』

咽喉周圍十層二十層纏着的繃帶，一部分染上的淺桃紅色了。

最後的一線

她回到汽車之中，面顏蒼白，全身發顫。

『怎麼樣？不是快得可笑嗎？不錯，你說是五分鐘，却已經過二十分了。』

都默默無言。

『說是負傷，怎麼樣啦？』

『我後悔得很。』

『爲什麼？』

『快點走吧！』

『喂！帝劇去！』

汽車馬上開出了。

『起了什麼變故嗎？』義輔認真的問。

『已不想到帝劇去了！』

看看都的手尖兒還竦竦的抖個不止，義輔便把手搭在她的肩上。

『到底你說什麼？』

『你不行啦！』

『我嗎？』義輔返問，『這一定是我有了不好。但你這個人，總要累得人做壞事；別人不做壞事，你便不承認。你這性兒，總有些不可瞭解！』

『你帶了我到順天堂來所以不行！』

『啊唷！啊唷！』

『我被那些父親的門人所侮辱，不勝悔恨。』

『那何妨呢！』

『你自然不妨。因為你無論何時，只要一個人有趣就得了。』

『怎麼的？被誰侮辱了？』

『不知道。我已不願到什麼帝劇去。心煩意亂，四肢戰栗，好似坐臥不安，行將毀滅的模樣！』

『啊呀啊呀！那就危險。到帝劇那些地方，胡走一躺，確是不好，還不如到什麼地方吃夜飯去吧？』

都默不作聲。堀田還道她已默認，便命令車夫開向「彌生」去。「彌生！」都總覺得那是聽見過的名詞。

汽車從駿河台下，過了一條橋，橫過宮城前的廣場，從虎門彎到右手。

點着燭火的門燈，上面表着『彌生』兩個字。他們就通過那下面。走廊打掃得很清潔，轉了幾個彎，便引入後進的舖八疊席子的房間了。二人對面坐定。

『這裡不是赤坂嗎？』（都問）

堀田略略有些忐忑似的微笑着：

『咦！怎麼樣？』

『是酒菜館？』

『是這一類東西吧！』

『你真長于假癡假呆哩！』

『爲什麼？』

『無奈說起赤坂的「彌生」。父親生時是常來的呵。』

『但是，應付你，不能不假痴假呆！』

『對我的姊姊呢？』

『那人很好，我喜歡她。』

『對于姊姊，做了怎樣的事？』

『說到怎樣的事，是指着什麼呢？』子爵搔着癢處似的微笑。
『都對于姊姊的嫉妬，一步步的發作了。』

『你儘管不說罷！什麼事也瞞不過我！』

『什麼事，』那到底指什麼而說？』

『指你對於姊姊所做的事！你忘了嗎？』

『你說這話就好笑了！』

『你說我好笑，我倒覺得你好笑呵！』

『哄騙我可不行。』

『誰哄騙你？』

『別再開玩笑！有何真憑實據？我對你姊姊究竟做過什麼事呢？』

『你不是畫了姊姊的肖像？』

『那真可笑。這成什麼理由？』

『我不說「那真可笑」的話。我說旁的事可笑啊！你真沒有腦筋。』

『吃點什麼呢？』

『還有可笑的事呢？』

『噯！是什麼？』

『你帶我到這樣的地方來，可笑的很。』

『幸福如我們，可不應到此地來嗎？請你想得清楚些。』

『不！我的頭腦那里不清楚呢？如你那樣體面的人，居然知道這地方，那就很可奇怪！也許你的頭腦不清楚吧。』

子爵默然吸着香烟。

『你看！我比姊姊頭腦少微壞些吧。』

子爵還是默然。都忽然奪取了子爵所吸着的香烟。

『你看！我比姊姊頭腦少微壞些吧。』

『不吸香烟，那就……』

『就不知道？啊，請你明說吧！啊！我的腦筋也許壞些吧。你不明說，我要……』

『你要怎樣？』

『我要回去了。』

『你回去吧。』

『請你送我出去。』

『聽便吧！』

子爵仰天施臥，都爬向子爵的頭邊，開始撫弄他的頭髮。那使人心蕩的都的妖艷的美，披掩在堀田的面上，使堀田無論如何，抵不住牠的誘惑了。

★

★

★

★

過了一會，都記起了日間所聽到的姊的話，與湖舟的話了。但愈想到那些話，愈覺得不易收回的唯一的明珠，沾污在歡樂的甕中了。

戀愛者受難也

『真是殘酷的女人！畜生！』

都去了以後，湖舟激烈的情怒，還輕易收束不住。

『在姊妹三人之中，只有那傢貨是不行的。我以為她是驕傲而輕薄，竟不料她幹那樣的！倒先生的楣！』

管默然，堅閉着眼睛，但蒼白的臉兒，興奮得通紅，呼吸激迫已極了。

『血湧了出來，不換繃帶那里行呢？總之把那樣的女子撇開了吧？男子就在這一點！』

湖舟勞勞叨叨的說。

來巡視的看護婦，進來檢查溫度。熱度居然升到九度二分了。

『爲何如此的發熱？』

看護婦驚訝的說着，出去了。一個剛才出去，另外一個進來。那是服侍管的看護婦，帶了訪病者進來了。

『有一位女賓，叫做篠崎女士！』看護婦開門進來說。湖舟還以爲都折回來了，所以愕然出迎，甚至高臥病床的管，亦用着勁抬起重重的頭來。

但門戶開處，現出美麗的姿容的，却不是都而是姊姊瞳呵！

『咿呀！是你嗎？』湖舟忘了身在病室，發出很大的聲音，

『怎麼樣了？管君。』瞳用低幽虔敬的聲音問着，一面走近病床。

轉瞬之間，管的眼裏摸索索地淌下大顆的眼淚。

瞳亦悲從中來，眼睛斜到湖舟。

『不過生命是不妨的，所以不必擔憂。』湖舟答着。

『生命不妨，那麼我就放心了！說是咽喉，所以我真擔憂。管君，可痛嗎？』

瞳似乎掩伏到病床，很溫柔的說。

『謝……謝』管喜歡似的答，淚又摸索摸索的掉下。

『都沒有來嗎？』瞳回頭問湖舟。一聽到都的名字湖舟好像又勃然了。

『來過了！風也似的來，風也似的去！那也算得望病嗎？』

瞳確也說不出回話。

『你們雖是姊妹，是那樣的相同嗎？她與管君的關你，旁人也皆承認。況且管君負了傷，那負傷的原因，也可說在於都女士。可是她來望病，等不到五分鐘！從進來的時候起，就三心兩意的專想着歸去。那也難怪，因為門外等候着堀田君呢！那麼她來望病的嗎？反正爲挖苦而來的。反正把指頭挖入管君咽喉的傷處來攪觸他的。說個證據吧，爲了都女士的來，血那麼的湧出了。』

睜看湖舟說得可怕，不能不掩住了臉兒。

『在姊姊面前，說那樣的話，雖是唐突，但都女士的辦法過于殘酷啊。』
湖舟的憤怒，輕易不能減退。

『你！算了吧！已經……請你不必再說。……』管悲苦似的說。

『噫，已不該再說什麼。現在逆來順受，醫好你的傷是最要緊的事。』

湖舟至此默然。

天已全然昏暮。暫時接著嚴重的沉默，然後湖舟想到什麼似的說道：

『啊，不差不差。瞳女士，你吃過飯了嗎？』

『噯，吃了飯來的。』

『啊！吃了來的？我倒還沒有吃過呢！我到近處去一下，吃了飯就來，在這時間你可暫時在此地守候嗎？雖然也不妨託給看護婦……』

『噯，怎麼不行呢，請你慢慢的來吧！』

『既然這樣，你不會匆忙吧？』

這話，聽起來着實有些俏皮，所以瞳臉兒微紅的答道：

『不！我……。』

『這就行了，那麼暫時之間……』這樣說着，湖舟出去了。

昏暮以後，馬上是皓月當空的夏夜。窗簾以外，蕩漾着一片銀輝，好似溶解了的玻璃。在遠處的街頭，夏夜的喧鬧之音頻頻觸耳，但亦不很驚擾了病室的幽靜。瞳捱近看護婦所坐的椅子，坐下身去。那服待病人的看護婦，每有望病的人來，便乘機跑到知友所在的病房，閑談不歸，這已習以為常了。

約莫十分鐘，管似醒似睡，默然不語，所以瞳悄然起立，走到窗前，憑欄眺望；只見茶之水一帶，燈光輝耀，高台矗立，晴夜之美，得未曾有。正在眺望的時候，她突然

在背後聽得啜泣的聲音，她就旋過踵來。

管仰天睡着，左手掩着眼睛，嗚咽的哭着呢！

瞳一見管的哭臉，自己亦悲苦中迫，險些兒要涕淚迸湧。好容易才忍着。

『瞳女士，我悔恨了！我……悔恨了……。』

瞳一點也說不出回話。

『我，我不是錯誤受傷的。是企圖……自殺呵！可是斷不了念。傷損以後，還覺得

……活着的……好。』

管險些兒要咳嗽了。

『你那樣說話，可不行的。不行！……好了以後，任你說多少，我統聽你。』

瞳拼命的止住他。

『不！……讓我說吧！我這個苦痛非說不可的。死了也好，我也想說呢！我以為無

論怎樣，都女士知道我割斷了咽喉，總得替我惋惜的。……但是……但是將我……

……將負傷的我，……將我……』

管悔恨潮湧，說不出話，只是嗚咽了。

『我明白的。我明白的。可是你如此興奮，可不行的。觸犯你的傷了。』

『不！那些咽喉的傷，算不了什麼。……倒還是心的……心的……』

這是說：『心的傷倒重要』吧。但說到心的傷，『就是我，亦……』『瞳不覺作如此想

了。

『都女士與堀田君，今夜不知在何處很快樂的在一起，我想到這裏，悔恨無極，悔恨無極！』

管提高了聲音哭了。瞳把管的心情體會到自身，禁不住悲傷起來。但管身為男子，
• 任情哭泣，那種形狀，總覺得有些女兒氣。

『我不知道多麼的愛都女士？都女士是我的太陽。我的……』

瞳等管稍微安靖了些說：

『可是管君！苦痛的不止你一個。』

『這話是什麼意思？』管略示怪相的說。

『你既宣布，我也宣布，我亦受着與你一樣的苦呢！』

管聽了瞳出乎意外的話，木然閉目沉思了，過了一回，如夢初醒地叫着。

『知道了！我亦正疑着你如此！終於堀田君奪了我的愛；而同樣，都女士奪了你的愛了吧！』

瞳被管一言道破，狠狠臉紅了。

『亦並不這麼完全相同呢！不過大體是相同的。』

『也許如此吧。堀田君起初是愛你的吧。那在局外者亦是知道的。我起初亦以爲堀

田君的目標，是在你；所以很是放心。在這個意義上，都女士簡直犯了兩重的罪惡。對你與對我。」

『但說起壞來，不專在都妹一個人。』

『那是當然。我一開首就不相信堀田的。所以亦曾警戒過都女士。却全屬徒勞。但我亦忍耐着，凡女性的你所能忍耐的，我亦無有不能忍耐。忍着忍着，無論怎樣的苦痛，盡皆忍着。』

管因為苦悶的呼吸，語氣漸漸激昂，把那沉思的眼，默默地閉着。

『可是你當酸苦吧。被現在的妹妹……』

管過了一會，以滿含淚珠的眼，望着瞳說。

『噯！我亦殊苦。但無論如何，要忍耐他。某一個思想家說，戀愛在男女雙方是一種受難。是羅了精神的熱病。這話我曾在書上見過。正如瘡疾為身體的熱病，而戀愛為

心的熱病。從醫生看來，瘡疾好比是容易破碎的豆腐，放在掌上，東西行走。這其間應得注意的是豆腐不碎性命便得救援了。而實行戀愛的時候，心中受到奇苦，這時我們亦當決然忍耐，使靈魂不致毀壞，那是最要緊的事。即使得到了戀愛，如果就在那里毀壞了魂靈，結局還不是人生的失敗者嗎？我如此的考量，毅然的忍耐。」

瞳孤淒而安靜的說，使管覺得在她的眸子裏，蘊蓄着一種神性的光，而爲世間所稀有。

『不錯，比了你，我算不得什麼！謝謝你。我亦學你的樣，忍耐了。難道因這一點事，毀壞靈魂不成！可是我真是脆弱呵！』

管言下嘆息。

『就在我，忍無可忍的事，亦不知有過幾次了？亦很有幾次想敲碎載在掌上的豆腐；但轉了念頭，便又忍耐住了。』

『瞳女士，請你勉勵我！我如氣餒了，請你勉勵我！我當忍耐！并且一定要打倒敵人！用藝術！用藝術！』管好像熱火中燒，連連的叫着。

暑期的女王

常言道，『防微杜漸，事貴慎始。』都與義輔之間，一天一天的熱烈起來了。儘有幾次，爛子闖入都的六疊房間，——那是客座的隣室——不料堀田與都，相隔不到一尺的並坐着。肖像畫已經畫好，都也沒有再去坐的必要，但只要子爵從東京來了的時候，她總不會離開那畫室。二人青春的戀之火，跟着夏日，熱烈的燃燒着。

其後過了七月十五，子爵在葉山的別墅避暑，從那里寄信給都邀她們去玩。信裏確是沒有寫明『都一個人，』却明寫着『姊妹三個人。』都不消說，不會去勸誘她的姊姊；但與堀田曾經有過一度接洽，所以特到母親的地方，訊問可否與爛子同去一遊。母親俊子

年老圓通，依順兒女。她做了母親，對待女兒，並沒有顯明的主義，尤其是對於任情使氣的都，凡是她所希望，一些也不會反對。

爛子聽到避暑，喜歡得跳了起來。父親活着的時候，因為父親愛伊州某高原的溫泉，所以會在那裏度過二三年的暑。但還不曾一親湘南之海哩！

但她于長姊，總覺得對不住。翌晨便須出發的前一晚，在暮色蒼茫的庭院，對那立着納涼的瞳姊說。

『我不妨和都姊同去嗎？』

『噯，行咯！』

『姊姊不覺寂寞嗎？』

『不！不要緊，爲什麼？』

『可是只剩姊姊一個人，留在此地，總覺對不起。』

『不！我是不妨的。』

也許爲了夏日的消瘦，那姊姊的姿容，一日一日的羸弱，爛子雖是妹妹，亦覺得她美麗之中，帶了神性了。

『可是，』瞳過了一會。附加的說。『避暑地有很多的人，還得注意才行呢！』

在瞳——在精神上已經失去一個妹妹的她，覺得爛子益發重要了。

『噯！那是不妨的！』爛子健爽的回答。但是否真的不妨呢？那天真爛漫的妹妹的話，在已知道人生之一暗礁的瞳看來，覺得擔憂得了不得。

★

★

★

★

葉山之夏，在堀田與都，是歡樂的夏了。夏季的海濱，銀波拍岸，月影爲之散亂，他們倆攜着手在那里散步。廊下排着籐椅，晚間到了十一時相近，還從維克多的唱片，湧出卡爾蘇的獨唱，和哈飛德的梵哦琳；他們聽了這些，益發跳躍那充滿着喜悅的心。

而有的晚上，聚攏了堀田的友人，和認識的青年學生與小姐，玩些不合時令的紙牌，竟不知夜闌與更深。

天真而快活，美麗如芙蓉的爛子，不能不成爲青年們的注意之的了。誰也覺得都是義輔的戀人，所以青年們的心，統統集中到爛子。

但快樂如雲雀一般的她，還一些沒有色情的意味。她如天使一般的美，又如天使一般的渾樸。有一天晚上，她散步歸來將要就寢，脫去身上所穿的露點花紋的中號浴衣，忽在袖口碰着一樣東西，仔細一看，原來放着一封信呢！

『啊呀！放着這樣的東西。』她大聲叫着。看看旁邊同在脫衣的姊姊。

都馬上料定是什麼，就把臉兒一紅。

『姊姊，誰寄來的呢？』

都翻過信的背面一看，再也想不到寫着堀田的友人，名叫木村的男子的名字。

『寫着你的名字，你讀吧！』（都說。）

爛子拆開信封讀了三四行：

『不知怎的，寫了些可笑的話，我不喜歡讀了。』

爛子把信丟到枕邊，馬上就寢了。

『啊呀，你沒有讀完嗎？寄信給爛子妹的人，真是不幸的人哩！』

這樣說着，都給她代讀了。那是十分濃艷的求戀的長信。都讀完之後，向着爛子，要講給爛子聽，而不料爛子已齁齁地發出低微的鼾聲。

『啊！那是怎樣的人呵！收到了這樣的信，却那樣當即入睡了！』

都由于妹妹的天真，對於前此自己所做的事，不免相形見絀，輕易不能入睡了。

爛子逗留在那里，約有一個月，從那封信開了端，從各種男子處，受到了不知幾次

的誘惑。

「一般人，對於爛子真是了不得了，如像村木啦，近藤啦，野村啦。」

堀田對兩姊妹說。爛子只是莞爾而笑。她一入海，那一般青年總是聚在爛子的周圍。不知什麼時候，爛子已被海濱的青年，錫以『女王』的雅號了。原來夏季來到海濱有許多女性，而這名號便是集在這樣的避暑地，近乎不良的青年，獻給那最美麗的女性的。然而許多的誘惑之手，一些也抓不到爛子的心。因為她的心，過于瑩潔，留不了一點的陰翳。她對於圍繞自己的青年們的讚美之聲，只是無心的聽過。而映在她的心裏的男性的丰姿，却一個也沒有。

只是，某一個陰天，她那時漸漸學會游泳，所以對於海面興致方濃。姊姊雖因天陰不去而自己一個人穿了海水衣入海了。游泳的人，不到平常的三分之一。這在她很是稱心，所以爽性去了身上的浮袋游泳了。頭動輒沈下，但不意之間，已游了一丈多路。她很得意，漸漸游到海灣一方；又游了丈餘路，要把腳踏在海底。但伸下去的腳，任

你沉到那里，也碰不到海底，她不免愕然一跳，那一刹那，她的臉已被了浪了。她慌忙游上，要向著陸地；但她的手，徒然划着水，身禮一些也不動。接連吃了二三口的水。明知再游五六尺，可以把脚踏着海底了；那知五六尺的路，却如四五十丈的遙遠。不動的身體，動輒沈下了，胸如塞住一般的苦悶。她苦悶着，開始『白塔白塔』地打在水面了。

她的身體又沈下一點兒的時候。突然感得一種強力，抵住她底項際，陣陣地在水中拖行了五六尺。于是她的脚可安然踏着海底的沙灘。

她用兩手揩去滿面的水，仰頭一看，却有一個比她高上五六寸的頗長的青年，用右手牢牢靠靠的抵住她呢！

『安全了嗎？安全了嗎？』

青年以有力的聲音，安慰她。她將暈眩未退的頭，點了一下給他看。

『那邊陡然深了，應得小心哩。已經安全了吧！早點回去休息吧？』

這樣說了，青年便離開了抵在爛子肩上的手，突然橫身水面划着兩手出海灣去了。

爛子既沒有功夫道謝，也沒有功夫行禮。只是將青年的施恩不居的丈夫氣概，與面帶淺黑卓而不羣的風貌，深深的刻在胸間。

落選入選

都與掘田，過着快樂的戀愛的日子，而管却在病院的一室呻吟哩！傷處，一旦化了膿，治療很費時間，簡直要費三十日的功夫。這個期間，腫三日一次地來望管。來慰問管的傷，同時也許是爲了慰藉自己的傷吧。她把望管慰管的事，多少當成訪問自己慰藉自己的事了。每一念到在湘南的海濱，都與掘田同遊，心就不覺酸痛，腫在這無以自遣的時節，定來訪問管的病室。于是勉勵了管，也就勉勵了自己。

說：

自從入了八月，管的傷，也漸漸的好了。有一天，腫來望病，管好像等得心焦的

『到底，我找到畫題了。』

『找到畫題！那就很好！是什麼樣的畫題？』

『我想畫觀音。狩野芳崖的抱子觀音，是一代的傑作，令尊亦極口稱賞他，但我亦想畫觀音呢。那也可以收你所有的美德，以觀音的姿容表現出來哩！』

『啊！說到我的美德，那樣羞死人的事……』腫臉紅了。

『我每次見你來，漸覺得有些神性。在你，將女性所有的一切的美，統具體化了

。』管涕泗橫流的說。

『啊！說到那樣的話，我不想來望病了。』腫紅了臉說。

管認真的說道：

耐……』

腫益發狼狽。

『說那樣的話，討厭的很。我羞死了。』

『不！我是如此的信着。我以這個信念想畫觀音。我病好以後，二三日就行了，請你做模特兒吧！』

『不！若是那樣的畫，請你饒了我吧！』

『既然如此，那也不妨！你來望病的時候，你的面龐我看得很熟了，所以即使你不做模特兒，我也可以畫得很精到！』管十分自信的說。

管的出院，已過了八月十日。他一出院，馬上着手帝展的作品。時期已頗遲了。他孜孜汲汲，畫了好幾張的底稿，但如意的構圖輕易畫不出。腫雖不願做模特兒，但希望

管底作品的成功，比誰也殷切。她追想到因為自己不做模特兒，怕要使之失敗，所以她遂訪問管的宿舍來了。管非常歡喜，使瞳就坐，畫上了幾張面部的速寫畫。

秋天偷偷兒的來了。中野許多大櫟之梢，每朝已喧叫着百舌鳥，而待之又待的帝展會期，終於到了。管的畫于會場布置日的前一天，才得完成。他的出點命名爲『女性觀音。』堀田不消說也是有出品的。就是描瞳的『綠的午後，』以及以都做模特兒的『初夏之女，』這二幀。

父親活着的時候，一近帝展的會期，全家頓呈活氣了。進出的門人特別衆多，担着入選落選的心事，各各有些神思恍惚。在父親已故的今年，亦仍留有此種習氣，俊子與姊妹們，亦焦心期待那會期呢！何況在瞳，十分關心管的入選與落選！

那是入選發表的十月十三日的午後。爛子對都說。

『喂！姊姊，堀田先生有把握嗎？』

「怎麼沒有把握？」

「兩幅全有把握嗎？」

「有把握吧！但是將我的「初夏之女」落選，只有把「綠的午後」入選，我就很不高興。」

都對於姊的嫉妬，還是沒有消釋。

「你知道管先生也有出品嗎？」爛子無意的問都。

「呀！怎麼樣？該有出品吧！」都冷然的回答。

「大姊姊！管先生有出品嗎？」

爛子對過隔扇，問瞳，瞳被她這樣一問，心就苦痛。但又不能不答。

「該有的吧！」瞳並不明白肯定。

瞳真也焦慮萬狀了。

無意之間，聽得比平日遲到一小時的夕刊，撲的分投到門口，那時爛子最先飛出。
『拿來！拿來！』都如搶如奪，從妹的手裏，取了新聞，攤開在五十燭光的電燈之下。

『啊！刊載了！刊載了！』洋畫部入選者！『祈望有堀田先生的名字。名字很多呢！』

都慌慌忙忙移着眸子，突然叫出歡喜的聲音：

『啊！歡喜極了！歡喜極了！有了！』『綠的午後』與『初夏之女』兩張統統入選。

啊！可喜的很，可喜的很！啊！我要打電話，給堀田先生道賀呢！』

都匆匆起立，走到電話口，叫着九段一百五十二號。

『瞳亦不能再忍了。都站在電話口，瞳趁此機會張望那爛子所看的新聞。爛子便把新聞交給姊姊。』

『日本畫比了往年選擇更嚴，』那樣的標題，使瞳心驚肉跳。近乎百名的人名，從頭細讀，馬上看出了父親的門人靜風與靜村的名字。湖舟久已入了選，這是早就知道的。但最關重要的管的名字，或是爲了愛都，署爲靜都的雅號，統統找不到。雖有『觀音』這一個畫題，但仔細一看那不是『女性觀音』，而爲『魚籃觀音。』

瞳的心，墨汁也似的暗澹了。

『是堀田先生嗎？我。都。從心底裏祝賀你。我歡喜，歡喜得了不得。』
都的聲音，好像剜着瞳的心似的，送進耳朵來。

『招待日可同去嗎？我歡喜得很哩！這樣的歡喜，是再也沒有的了。』

瞳聽了這些，明明白白的想起：管在本鄉的宿舍，展讀夕刊的苦痛了。心扯去也似的不安。

都打畢電話，回到看報的地方。

『管先生怎麼樣？』她這樣問着爛子。

『沒有哩！不是沒有出品嗎！』爛子善意的解釋。

『不見得呵！一定有了出品而落選了。給我約什麼入了選，便當結婚：若等他入選，就是等過一生也不得結婚了。』

都這個話，還是說給妹妹聽呢？還是自己說明棄管的理由呢？總之她是這樣的說明着。

瞳背朝電燈坐着，悲恨與失望之淚，澎湃的流出。那淚好像是從肚腸中絞出的一般。

瞳的決心

瞳七月以來，住在自己的家裏，真是度日如年。與嫡親的妹妹發生不和，連口也不

交，已夠苦痛了。又使母親立在姊妹之間，無端抱了不安，更是無上的焦心。人生有最快的家庭，真是最不幸的事呵！原來，家庭是人生的休息所，慰安所；在那裏生了荆棘，則不幸爲何如？尤其瞳除家庭以外，別無世界，朝朝暮暮，儘在家庭，那麼與都的不安，更覺難堪了。坐到朝餐的食桌，都亦已坐在面前。姊妹相互之間並不交口。一家四人，頓覺興致索然。那個責任似覺盡在長女自己，所以瞳心殊苦。雖說如此，而瞳對都並無低面下情之意，她對於都的行爲從心底深處，加以非難，所以不願妄自菲薄。講到任情使氣的都，亦不願向姊低首。家庭不快的空氣一日一日的低迷了。

她激勵管的頹唐，救助管的苦悶，實想因此而救助自己。那個希望，却因管的落選，打得粉碎。她的心，完全黑暗。她已不能袖手旁觀，只想由自己奮鬥一番，來衝開這個黑暗了。跟着這樣的苦悶日漸激烈，她亦如摧折的薔薇，日漸消瘦。使愁苦的姊妹益發痛苦的，是爲爛子。

有一天爛子在瞳的身傍寫着給朋友的信。庭院裏盆栽的菊，受着朝晨的霜，挺然不屈，仍是活躍躍的開着。瞳靠着窗兒，閑散的眺望菊花。

爛子忽然對姊說。

『都姊姊據說要與堀田先生結婚了。』

瞳一聽這消息，愕然瞠目相向。

『真的？』

『噯！昨天對媽媽說着哩！』

這在瞳是猛烈的打擊。妹妹（都）所取的態度，還是對的嗎？妹妹對於戀愛的態度，還是正當的嗎？妹妹說只要有真正的愛，便不妨做任何樣的事，她這措辭，得勝了嗎？把處女的貞操看得比什麼都貴重的自己的態度，竟差了嗎？由結果看來，妹妹終于得勝了。瞳覺得自己所站的信念的踏板，似乎「格拉格拉」的搖動，剎時之間不覺頭腦茫

然。

『啊！姊姊？怎麼樣了？面色如此蒼白。』

『對了。』瞳說着，按了額際垂頭了。

『怎麼的！呵！真是蒼白了！又是頭痛嗎？』

爛子走近姊姊說。

『不！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瞳搖搖頭。

那時盥洗處一方，頻頻聽得有人嘔吐。那已經不止一日。瞳聽了這聲音，呆住了。

那是都的嘔吐。瞳約在二禮拜之前，已時時聽到。每回聽到，她覺得坐立不安。她明知道那個原因。瞳每回聽到那聲音，不願與都同住在一家人家。她決意要離開家庭。自從子爵的愛，從自己移到都的時候，已有這樣的心思了。這心思漸漸強固，乃至無可再忍。但

一經離開家庭，又不免關心母親與爛子。可是此刻因為聽到都的嘔吐，她終于下了決心了。

『爛子妹，明年也好畢業了。』

暗裝出不以為意的臉色笑着。

『真是！你有什麼地方不舒服？』

『噯！一些也沒有！倒還是爛子妹妹，從此要擔心了。』

『爲什麼？我一些用不到擔心。』

『真是像你那樣無罣無礙才好呵！』

『姊姊近來不是有些反常嗎？我很有些擔憂。儘管想些什麼呢？我真是擔憂！』

爛子溫柔的心，使暗暗歡喜。

『謝謝你的好意。正惟爛子妹可以擔心呵！』

『有什麼好擔心的事？請你告訴我吧。姊姊一些也不肯說嗎？對我說說又何妨呢？』

『用不到什麼擔心。』

瞳淒然的笑了。然而單只對於爛子很想一吐自己的不幸呢！尤其瞳是喜歡爛子的，所以不願爛子再嘗自己的苦痛，再蹈都的覆轍。不願她再如自己和都一般有貌似君子並無真心的愛人。却使她有容貌雖醜而心實高貴的愛人。只有她，使之野花也似的活躍躍地生長。自己既然就要離開家庭，那麼除了這樣的場合，沒有說話的時機。這樣想着，所以瞳就啓口道：

『爛子妹出了學校，做些什麼呢？』

『想進音樂學校。』

『進了音樂學校，做些什麼呢？』

『做些什麼，那可不知道。』

『那麼，豈非全無作爲了嗎？你不想做新娘嗎？』

『那可不知道。』

『無論那個，非有一次結婚不可的。』

『我不是那些要結婚的人呵！』

『但總有一天，非選一個人不可的時候，會得來的。』

『這樣的事，我不去理會！』

『不理會，是不行的。心裏非有選擇男子的準備，是不行的。你看怎麼樣的人好呢？』

『不知道呵！』

『有錢的人，好嗎？』

『不好！什麼有錢人！』

『相貌漂亮的人好嗎？』

『姊姊是怎麼樣的呵！』

『我以為心之美的人纔好。那是第一着。』

『我亦如此想呵！可是心既美麗，容貌又堂皇的，那就最好了。』

『啊！爛子妹真是貪欲無厭！那樣的人何可多得呢？』

被姊這麼一說，剎那間，爛子的頭腦裏消失了所有的男性。只記起今夏在葉山之海有一個頗長的青年，把自己扶到淺灘；那人的丰姿，倒清清楚楚地浮到心上。

『說到心之美的人，怎樣可以分辨呢？』爛子問着。

『不錯。「粗看起來，似乎心美」的人，大抵是偽的。對於女性過示親熱，過覺伶俐的人，是不能放心的。大凡很熟習的來接近女性的男性，反多不良的人。除出必要的場

合，不喜歡面對女子，那樣的男子，倒多是英俊的。」

在必要的時候，不差，在自己將沉溺的時候，承他費神來助，及見我已安全，遂不通姓名悠然游到他方；那個青年不得不顯明的映到爛子的腦際。但形容笑貌，在那咄嗟之間，亦不甚記得清楚。

『大抵的男子面子上擺出喜歡你的樣子。』

『講到這個！那是怎樣的面色呢？』爛子移進膝來。瞳稍覺赧然，但想到話已至此，不應中止，所以繼續說道：

『但是。那種僅有表面的面色，是一看就會明白的。不可被那種面色欺瞞了。裝出那種面色的人，對無論那個女子，都擺着那種面色的。這使女子痴心妄想，以爲他專愛着自己。那是不幸的初步。』

瞳說的時候回憶到子爵當時愛自己的事，不覺心中苦痛。從洗面所一方，又聽到都

嘔吐的聲音。那好像是聽着戀愛中負傷者的呻吟，瞳已沒有講話的勇氣了。自己的妹妹，替自己的愛人生產小孩！因為要產生小孩，所以要用結婚去掩飾。這些事在瞳是一一的拷打。

爛子不知道姊姊爲什麼默着。

『喂！姊姊！說到心之美的人，怎麼能夠知道呢？我還不十分瞭解呵。』

瞳又抬起頭來。爛子看見姊的雙眸，噙着眼淚，不免暗中納罕，而瞳却踽踽涼涼地走到隣室去了。

那天晚上，瞳伏案寫了下述一封遺書。

母親：

突然之間，也許使你吃驚吧。我暫時離開家庭了。決不做糊塗的事，以遺亡父之羞，這可請你放心。我自己定了目的，要在三年之內，拼命的幹一下。不給母親

相商，又瞞了今後的住所，這還請你原諒。若是母親或爛子妹生了病，我已託好一個人，當即能夠通知我。就是我生了病，亦一定通知你。只是我在不依賴家庭的當兒，是順當地努力向着我的目的進行，這是要請放心的。都妹與爛子妹如果要結婚，務必各聽本人之便罷。對於爛子請爲鄭重傳言，要她牢記我今日日間所講的話。父親爲我存着的銀行存款四千圓，我只要一半就夠了。其餘一半，請分給都妹與爛子妹，每人各千圓。

十一月 日

瞳

畢了業的肉體

初夏以來，堀田與都的關係，在周圍的人看來，儼然是一對夫婦。在帝展的招待日。兩人攜手同去參觀，而新聞上甚且登上堀田子爵不日將與篠崎靜湖畫伯的令愛都女

士婚的消息。但中野的郊外，吹起了薄寒的秋風時，男子的心裏，亦吹上一派涼風了。正如歡樂之後接着疲勞，那華麗的戀愛之後，也易興戀後的蠟味，他對都已是倦了，好像玩弄厭了的玩具。她的表情，聲音，容貌，以及都所有的一切的美，子爵已完全看透。一切色魔的男子所想知道的，只有女性肉體的秘密。無論怎樣的女性，在肉體的秘密是有限的。甚至于在都上腕的小痣堀田亦已知道。他對於都已畢了業了。畢了業的肉體，在放蕩者看來，一些也沒有刺激。子爵的心，非求到新的色情的刺激不止，所以開始要求新而美的肉體的芬芳了。

午後晴和天空，蕩着秋色，明淨無比。都與子爵照例並肩散步于樹林。方向是朝着家屋，都躊躇着想把一週以前所想到的事——身體變了常態的事，怎麼樣的說給子爵聽。

『你！唷！母親，……』都開始說，不知怎的怕敢明言。

『母親，怎麼樣？』子爵返問。

『母親問我何日結婚？』

『這個？』子爵冷淡的回答。

都聽了子爵冷淡的聲音，胸中不覺索然。但她無論怎樣已是一個必須被子爵所征服的弱女子。

『我，那般……默着！母親却要我來問個明白。』

『這也難怪。』子爵聲音的冷淡，與前句一樣程度。

『我很尷尬了呢。承你那一天結婚？』

『得了。何必如此着急，還是發生什麼意外非如此着急不可嗎？』

『噯！』都有力的說。

『這樣，有誰向你求婚嗎？』

子爵嘲笑似的對都說。這話的調子，在都是非常的悲傷。

『若是那樣的事，也不必說給你聽了。如有那樣的事，我只瞞着你拒絕就好了。更有要緊的事……』

『說到更有要緊的事，是什麼呢？因為不相信我，所以說不願等待了嗎？我說到信用，原來是靠不住的男子呵！這個你也知道。』

子爵如平常一般，說着俏皮話，「谷轆谷轆」的揮着手杖。都頓時覺得被他打翻了。子爵的俏皮話，不但一些沒有趣味；而對於這樣的問題，亦不肯出以認真，那種男子的心真是怨望無極。

『你近來變了心了嗎？』

『說我變了心；那有這個話？就是以前亦是這樣輕薄的男子。』

『你變心了。起先不是這樣的。請你更愛我。』

『近來，不愛你嗎？』

『近來你很冷淡。我料不到你是這樣的人。』

『你以爲是怎麼樣的人呢？』子爵莞爾笑着。

都心中激怒。但過此以上，再與分辯，則如往常一樣，徒然引起爭執，一樣說不到重要的話。她這樣想着，所以強自抑制了胸懷。

『哪，真是何日結婚？』

『我還想遲延哩！』

都蒼白了。默然低頭走着，子爵似欲逗都的心苗，把手搭在她的肩上。

『哪！不能再等一下嗎？暫時之間可否自由自在地再享些未婚時代的快樂呢？』

『我不能儘着如此了。』

『爲什麼呢？只要相互的愛不變，可不是儘可如此過去嗎？』

『不行喲。因爲我身體不行了。』都終于說出口，瞧瞧子爵的面孔。

『說是不行，爲什麼不行了？』

『要生小孩子呵！』

子爵宜乎面成蒼色，默不作聲。他揮着的手杖，忽然不動了。但過了一會，他冷然的，

『無法處置了嗎？』問都說。

都又是悲恨又是氣惱淚珠滾滾地流下。

『假話吧！嚇嚇我的吧。』子爵露出白牙齒說。

『若是假話，我……』都說了半句，因爲過于悲恨說不出下半句了。

『真的嗎？小孩子。』

子爵眼睜睜地，溜着眼睛，從都的面部，看到腹部。都對于子爵冷淡的視線，不禁

爲之戰栗。

『我想不到你近來說出那樣的話！』

『生小孩。奇怪的很。不該如此吧。』子爵自言自語的說。

『你窘了嗎？』都問。

『怎能不窘呢？窘極了！做了乏味的事！』他說着立定了。

『原來這樣？』都亦在激烈的失望與憤怒之中，立定了。

『二人的家，馬上近了。二人馬上須得分手。都此刻不願與子爵作別。此刻作別，

那麼一點鐘之後，子爵的態度不知要怎樣的改變，這從今日的冷淡看來是不能解決的。

現在他若變了心，在都便是死路一條。想到這個，都只得抑制了湧上心頭的悲恨，委曲的哀求了。弱者呵！你的名字還是女子呵！

『喂！我哀求你，請你早些結婚罷！喂！』

子爵默然動步。

『即使要結婚，目前也是無從結婚的。怎麼辦才好呢？好好兒的流產，那是不能夠的事。』

都這樣的悲恨着，便以手帕掩了臉兒。通常在這樣的時候，男子便來安慰女子。然而今日的他，不可同日而語了。……他在一不留意的當兒，已做了父親。在戀愛冒險者乃至戀愛遊戲者，做父做母簡直是受了可怕的重傷。因此剝奪了一切的自由與享樂。子爵斜瞟了一眼。那個女子，却奪了自己的富麗的青春與奔放的自由，在那里哭泣。這樣一想，子爵覺得都的可惡一如把自己牽入牢獄的獄吏。若是不生小孩，也許可以永久相愛，但事已至此只好把都立刻踢開了。即使棄了她，心中也沒有什麼內疚的。自己對她所做的事，正是她對管所做的事呵！從她說來真是自作自受。子爵棄女子的理由，亦是占了她一個上鋒呵！他找些更厲害的事實作爲棄掉女子的理由，亦儘不少呢！

二人默默地走着，直到家屋的近處。子爵的腦中，專想些棄都的方法。

『我再想和你談談，到你家去吧。』都說的時候，子爵慌忙把他遮掩。

『隔日再說吧。我此刻頭腦裂開似的痛。以後任你什麼時候。這息兒頭真痛呢！』

子爵故意揉揉腦袋，匆匆離開了都的身傍。

都沿着小松隔峙的道上，走到自己的家去時，眼上不覺連串地淌下熱淚。

處女的潔光

都一個人淒涼回家的時候，家中比平常格外的靜悄悄。她將要走進房內，爛子慌張的跑了出來。

『呀！呀！了不得了！』爛子說的時候，圓而大的眼睛比平常幾乎大了兩倍。

『這麼樣了？』

『姊姊脫離家庭了！』

『啊！』硬心腸的都，真也心中深疚，面色蒼白。

『怎麼，怎麼知道的？』

『我從學校回來，抽開姊姊梳妝台的抽斗，便看見姊姊的遺書。請你看吧。』

爛子嗚嗚地哭着，把都領到睡房內。在那里母親俊子哭腫了眼睛，茫然的坐着。都拿起姊的遺書。姊脫離家庭的原因，竦竦地感到她的胸際，她拿遺書的手，石也似的殭硬了。但知道姊姊決不自殺，這才好像得了救，換過一口氣來。

『朝晨出走的樣子，頗有些改了常態。好像拿了包裹。』

俊子又泣着說。

『哪！都呵！此刻馬上四處去找，也許可以找見呢！』

『是呵！』都心中動搖，說不出回答。所以爛子含淚代答了。

『對了！那就好！可是湖舟先生的地方，和管先生的地方，是沒有電話的。噫！母親，託了堀田先生怎麼樣？』

俊子略略知道瞳脫離家庭的原因，所以並不十分慫恿這件事，但剛才的場合，除出堀田之外沒有可請託的男子了。

『噫！都！你去懇求怎麼樣？』

『噯！好咯。』

都無論假些什麼因頭，總想會見子爵。并且多少想知道那男子的心。知道了姊的脫離家庭，子爵作何感想呢？子爵確是愛姊的。姊如不在了，也許悲傷吧！悲傷雖是不快，但結果，不會再拿姊姊做比較；那麼對於自己的愛，也許可以恢復到從前一般的深切了。都這樣想着，倒以近乎希望的心境，到堀田這里去請託了。

到子爵的畫室須通過灌木林，都走在林間的時候，胸中恍恍惚惚湧起一種想像。那

就是：難道子爵藏匿了姊姊不成？子爵當真是愛姊的。姊與子爵可不是瞞了自己，正繼續着自己曾與子爵享過的快樂嗎？否則溫柔的姊姊，沒有脫離家庭的理由的。否則子爵也不會如翻掌一樣，冷淡對待自己的。都懷着鬼胎，跑入子爵的畫室來了。

子爵看見跑進來的都，露着冷酷的苦笑說：

「你又來窘迫我了嗎？」

「不！出了要事！」

「是什麼？」

子爵略略表示不安。都不知怎的，不能老實說出姊姊的脫離家庭。稍微過了一會，

子爵說道：

「故意捉弄人家！是那一種要事呢？是小孩子的事嗎？」

「不！」

『是結婚的事嗎？』

『也不是！』

『那麼是什麼？』

從青色的窗幔，漏出殘陽，只有銀製的灰盃，朗然的亮着。

『你說真正愛我嗎？』

『還是那件事嗎？』子爵掃興似的說。

『那就好。要事也不說了。』

都撒着嬌，把眼睛瞟到掛在壁上的爾諾亞爾的素描。

『那真尷尬了！可不是沒有什麼愛不愛嗎？』

『噯！姊姊不在家了呵！』

都突然說破，凝視着子爵的臉。

「瞳女士？不在？怎麼的？」

「不知道呵！」

「有地方去了吧？」

「噯！」

「那里呢？」

「不知道。」

「可笑的很。到什麼地方去了吧。」

「你！」都呆視子爵。「你不知道嗎？」

「不知道「什麼」？」

「說是不知道姊姊的去向？」

「你難道說我藏匿着嗎？」

『不！不是這樣。只來問問你。你不知道吧。』

『知道的。』子爵說。

『真的？』都愕然的問。

『全是你不好。』子爵說時臉色特別緊漲了。

『你真知道嗎？』

『那樣的事，誰知道呢？』子爵粗暴的說。

『啊，請你原諒！我錯了，請你原諒。母親說，好歹今後請你尋找呢！』

『這樣！那麼馬上到你家去吧。』子爵爽然離了籐椅。爲了姊姊，子爵那樣的認真

，在都不免嫉妬了。

『我還有要說的事呢！』

都這樣一說，而子爵：

『那里還有功夫，談及旁的事呢？』這樣的推諉，就匆匆到都的家中來了。子爵與俊子會了面。這麼那麼，談論着腫也許會去的地方，或腫的消息能夠知道的地方。但無論那一處，統統說不到能夠隱匿腫的身體。他們談得倦來的時候，爛子突然的說道：

『我想可不是管先生的地方嗎？大姊近來似乎常到管先生的地方去。』

『對了！管先生受傷的時候，亦常去望病，……遺書裏，寫明託了「某一個人」這很像管先生。』

俊子亦頗贊成這一說，「管的地方。」

『是這樣嗎？那麼到管的地方去看看吧。』

子爵口裏雖是這般的說，而想到那不能到手的女子，也許到了管——至少與都的關係裏是自己的競爭者——的地方，這總是不愉快的事。管要報復都和自己（子爵）的讎，除出得到腫的愛之外，是沒有再好的辦法。那傢伙真幹得好啊！但不快的却是我啊！似

乎在童話之類有過的情形一般，競爭一隻銀鳥，果爲本人所得，而不料金鳥，很自然的飛到對方了。太糊塗了！太糊塗了！這樣一想，他對於掌中的銀鳥，說他是光榮的勝利的印證嗎？倒反覺是呆笨的飾物罷了。

『雖則使你麻煩，也只好懇求你了。可是，和你……』

俊子想到了堀田與管的不和了。堀田亦馬上覺到這個。

『我一個人却也尷尬。可否與爛子小姐一起去呢？』

都不消說，沒有到管這里去的道理的。這時候使爛子伴了去那是當然的事。

『尊意極是。那麼就請照辦吧。』俊子亦贊成了。

『我去行嗎？』爛子恐怕姊姊難堪，這樣的說。

『怎麼不行呢？你最好了。我在外面等着，只要你進去一問好了。原來到管君的地

方去，老實的問他是不肯說的。多少非用策略不可的。』

『什麼策略，我可不知道。』

『那里！那一點子策略，我路上可以教給你。哈哈哈哈哈。』

子爵笑了。都一起首，就萬分抱怨，一言也不發。

汽車叫好了中野汽車行裏的出租汽車。爛子當即去換衣裳。

『姊姊，你不同去嗎？』

爛子一面穿上出門穿的鮮艷的印花綢衫，與恰相配合的外褂，一面回頭對都說。

『我不去。』都決絕地，好像叱罵一般的說。

『自然，你是不去的好。』子爵從旁嫌憎似的說。

汽車到的時候，天色昏暮，已上了燈。都抱怨着，從自己的房間看到前門就瞥見爛子背上受着電燈光被子爵携了手，坐入車中去。于是都的心猛然湧起了嫉妒。她深知子爵是何等樣的男子。現在與妹妹單只兩人同上東京，那一種長途的馳驅，無論如何是不

可堪的。都倏然起身，跑到俊子悵然佇立着的前門去了。

『喂，等一下子。我一起走啦。』

她這樣叫的時候已略略有些發狂。她的聲音車中是否聽到呢？這可不得而知。但總之開車的當兒縱令聽到，亦可以裝出不聽到的模樣而沒有一毫的不自然。一瞬之間，在宅內小松隔立的路上，已看不見車後的青燈。對於妹妹的新的嫉妒，絞痛了都的心胸。那子爵對於妹妹，也許會做出什麼事。天真的妹妹，比了自己，更加脆弱吧。想到自己不知那一天，與子爵一同到順天堂訪管的病的光景，便覺得有相同的幻像，一刻一刻開展在那車中了。她不禁恨那爛子。加之爛子在汽車中與子爵並坐，那就座時的嬌媚，真是生動的不得了。尤其爛子是個處女的美；在都更覺比不上。都感到這些，也殊屬有理。因為處女的身體上，發散一種光輪，而爲『非處女』所無有。那是不可以言語形容的潔光。那比維那司（Venus）女神所服用的『帶』還要珍貴呢。知道男子的克萊奧畢曲

拉(Cleopatra)，無論是多麼美麗，但搾牛奶的鄉下姑娘所具有的處女美，她已沒有了！都在失掉之後才知道處女的可貴。才知道那一種光明那一種力雖是千金萬金也是換不過來的。都只好在嫉妬與悔恨的地獄裏婉轉盤旋了。

從姊到妹、從姊到妹

『喂！喂！堀田先生，我怎麼說才好呢？我一些也不知道。若是管先生說不知道；我就尷尬呵。』

爛子在汽車中，瞧着子爵這般細語。

而在堀田看見爛子天真的杞憂，另有一種說不出的美，所以一開首就儘自享樂那種美了。

『那里？毫不要緊。』

『怎麼說呢？請你教我吧。我，倒是，一些也不知道呢！』

『那麼。這麼辦吧。你會見管君吧。那時候在沒有開口之前，看看管君的神色，與房間的情形。』

『可是他知道我到了，把姊姊隱匿在門背後或什麼地方那就尷尬了。』

爛子是認真的說，子爵不禁失笑。

『對了。那麼一進門，馬上搖開門來看嗎？』

『那也奇怪。』

『但是管先生的房子裏，姊姊如不在，那可怎麼辦呢？』

『這話有理。你這樣說罷。只說：姊姊會秘密告訴我，是到管君這里來的，讓我會見吧。』

『說慌，討厭的很。』

『不是說謊。那是策略。隨便什麼，非用策略是不成功的。』

（在戀愛上特別要……）堀田應得這樣的附加一句。

『可是，如果他說：「我却不知道，」那怎樣呢？』

『這話口裏也許會說，而面色總是看得出的。』

『面色，我是看不出的……』

『……』

『你不一起來嗎？』

『我如去了，益發使他警戒了。』

『不高興的很！我不高興的很，姊姊真果不在，我怎麼樣呢？』

爛子馬上又像起先一般沈默了。

『你喜歡你瞳姊嗎？』

『噯，很歡喜的。』

『都姊哩？』

『普通。』

『普通嗎？……哈哈哈哈哈！』

『我如姊姊不在，怎麼辦呢？』

堀田看着爛子的臉兒，不意之間，恍如看到珍貴的東西。在他的心裏潔光之影，亦抬起頭來了。夏季雖暫與共處，但他的眸子，正熱心在都的身上，所以對於爛子的美，雖亦覺得，却不沁入心中。現在這樣的近在咫尺，仔細端詳，覺得姊妹三人之中，只有爛子的美，最爲生動；那可貴的處女的芬芳，發溢在她的全身。他前此看見許多女性，總把她們當作一件東西，可是這次的感情，却有些不同；在他色鬼的胸中，好像對於誰也不能到手的貴重的東西，閃出一種愛了。於是與其說希望找出瞳來，倒還不如與爛子

同坐車中的事，格外的重要。

到了本鄉彌生岡管的宿舍的時候，爛子一個人跳下車來，走入管的房間。管瘦弱不堪，與爛子前次會見時彷彿成了兩人。但一見爛子的面，一面驚異，一面將和愛的笑，露在蒼白的臉上。

『晚安！』爛子說了就坐，顧盼全室一週。姊的痕跡，一些也沒有。她目不轉睛的凝視着對面放在壁角的三尺寬的壁櫥。

『此刻一個人來的嗎？』管問她。

『噯！我要坐墊兒。總該有一個吧。管先生！這兒不妨開開來。』

爛子一面暗自微笑那自己隨機應變的智慧，一面指着那壁櫥的隔扇。

『哦，哦，那是有的。讓我開吧。』管站起來了。

『不！讓我自己來吧！』

『可是，讓你看見內部不好意思。我來開吧。』

被他這麼一說，爛子更加疑心，以爲非自己來開不可，她突飛似的，將手搭在搖門之上。

『尷尬得很！被你看見內部！』

爛子一看櫥內，上格的架上放着坐墊，倒很清楚，而下格，圖畫的底稿與新聞之類，雜亂如山的堆積着。爛子總覺得姊姊就匿在那下面。

『這是什麼？管先生！』說的時候，到處翻了一下。

『翻那樣的地方，那很尷尬。這些統是廢紙。快到這邊來，有什麼要事呢？』

『噯』爛子知道姊姊既非老鼠，也不會匿在故紙堆中，她確定了這一點，便到管的

面前坐了。

『怎麼樣？坐墊兒沒有嗎？』

一點不錯！爛子就慌忙取了放在壁櫥中的棉紗坐墊來墊了。

看看管鎮靜的態度，想姊姊決不會到過這地方。

『管先生，姊姊沒有到這里來嗎？』可是她這樣的問了。

『說姊姊，那一個呢？』管灰白的臉，突然紅了。

『大姊姊。』

『沒有來呀！』

『真的？』

『噯！怎麼樣了？』

『噯！姊姊，失蹤了！』

『噯！你說什麼？』

管跳起來似的驚慌了。

『失踪了！那有怎樣的呆事？』

『甚至于留着遺書呢！』

『遺書？難道自殺了嗎？』管變了血臉。

『不！輕率的事，或是遺羞父親的事，她是不會做的。只寫着三年不歸罷了！』

爛子心中悲苦，淚又開始淌下。

『誠然！』管眼睛發光，搭着兩臂。

『遺書裏，只是寫着：她託好某一個人，母親等如有病能夠通知她。于是大家以爲

『某一個人』就是你。』

『那不是我。——雖則瞳女士不妨告訴我。』管以沈痛的聲音說。

『可是，那『某一個人』不是你，便是湖舟。我以為一定是你。將來姊姊一定來請

託你什麼的。』

『那麼，別處，找過什麼地方了？』

『不！剛到此地來。』

『一個人嗎？』

『不！與堀田先生一起來的。』

『什麼，與堀田！』管好像錯吃了砒霜似的說。

『在那里呢？堀田。』

『在下面等着呢！』

『在下面等着！又在汽車裏嗎？』

『噯，不錯！』

管的眼睛，發火一般的燃着了。

『專在汽車中等候的男子！那傢伙！』

『怎麼說這個話！承他殷勤送了來。』

『什麼是殷勤呢？這都是那男子的手腕。是那傢貨的慣用手段。』

管聽到堀田的名字，興奮得判若兩人，爛子不覺恐慌，想趕快縮回了。

『那麼，我可以回去了。因為母親担着心呢！』

管裝了裝身勢叫着。

『請等一下，你和那男子一起回去，可不行的。』

管甚至于拉了爛子的手要留住她。

『爲什麼？可笑的很。既承他陪了來，難道分頭回去不成？我回去了。』

『停下來！爛子女士。』管發出尖銳的聲音好像喝住伏在井口的小孩。

爛子驚慌的立住。

『爲什麼？』

『沒有別的。你知道姊姊爲何脫離家庭的？』

『姊姊總有些病了呵！平常總是說頭痛頭痛。我想原因也許在此吧。』

『哼！你莫明其妙哩！你愛姊姊嗎？』

『愛的。比誰都愛。』

『那麼，請你不要與那個男子同歸吧。』

『呵！爲什麼？』爛子驚着問。

『那個男子是姊姊的敵人，使你的姊姊不能等在自己的家裏的，便是那傢貨呵！』

『啊呀！』

『那個男子是侮辱你的姊姊的。是踐踏你姊姊美麗的心的。』

爛子張着大的眼睛聽着。

『你以爲堀田起先是接近那一個的呢？』

『好像是大姊姊。』爛子以沈着的聲音說。

『這在你也知道的吧。堀田與瞳女士之間，是成立了愛的。瞳女士也愛那男子把心許了他的。可是那男子，——說他是男子未免太好——那傢伙真是一言難盡，那傢伙！僅有瞳女士的心還不能滿足，雖是瞳女士的心是飽含了女性的溫柔和靜淑。但他還想玩弄瞳女士潔淨的肉體。瞳女士是了不得的，雖從「心愛」的男子，受到誘惑，還斷然的拒絕了。我在這一點，覺得無論怎樣的尊敬她，也不爲過呢！可是，怎麼樣呢？堀田那傢伙……』

這樣說着，管換了一口氣握握拳頭。

『對於瞳女士不能自由擺布，所以以都爲對手了。我直呼你姊姊的名字，實在對不起。可是，我心中憤懣，顧不得什麼客氣。都一起首，對於子爵的爵位。與面貌的漂亮，十分羨慕。這在你爛子女士，也是知道的吧。她和我，同樣有婚約的關係，但如敝屣

似的棄了我到那傢貨的臂上去了。」

說到這里，管用臂膀遮掩了滾滾的眼淚，哭出聲來了。

『可是，我也不妨。我因為都與堀田，到底盡屬外人，所以不妨。但瞳自己的愛人，被奪于骨肉의妹妹，她心中的酸苦爲何如；我每想到這個不能不替她哭泣了。』

管又哭出聲來。欄子低頭聽着，但一聽見管的哭聲，心中難堪，也就索索啜泣，

『然而我住在本鄉，所以兩人携手同行的事，我一次也沒有看見。但堀田與都，多半在瞳女士之前，或者眩耀他們的幸福，或者互相笑謔，或者互相玩耍吧。想到溫雅의瞳女士，毅然的忍耐着，我覺得悲憤得了不得。瞳女士儘是忍耐，住在家裏，一直到了今日，這幾乎是不可思議。那是堀田與都虐待她出去的。但都到了將來，一定也要被棄。堀田在畫家伴侶中，是有名的色鬼。瞳女士如果知道你和那男子同車來找我，那不知怎樣的悲傷呢？』

爛子哇的倒在席上哭了。

『那是使那樣貞淑的瞳女士，亦是耐忍不住了的把戲呵！那個傢貨！』

管從屋間裏雖是看不見汽車，却望望汽車停着的方向，這樣的喊着。

被管這麼一說，爛子亦恍然悟到了前此一切的情形。堀田的態度與姊姊們的態度，

好像攤在掌上完全明白。聰明的她，起先未始不隱約知道，但她統統加以天真爛漫的解釋。她不知戀愛，再也想不到那戀愛的魔鬼，使姊姊們的三角關係，到了這般深刻。再也夢想不到心愛的瞳姊，其心中的悲苦，已到了如此的擴大。姊姊對自己所說的意味，現在想來，完全明白了。同時，姊姊平常的表情，是怎樣苦痛的表象呢？也就完全瞭解了。既然如此，所以無論怎樣的安慰她，無論怎樣想盡方法安慰她，……。

總之，爛子在管的前面，哭得十分俯伏。她戰栗着要知道事件的真相，胸間也許漲悶欲裂吧。管一見她忽然抬起的臉兒，不禁打了個寒噤。那因為少女的美麗的臉兒，由

一種淒壯的表情，十分緊張了。爛子在姊妹之間，美麗之中本來帶些淒味，而眼睛亦過于清麗。管在爛子的眸子裏看出強烈的顛狂似的光，于是就想到這由于自己過分使她興奮，頗覺自己言之太過了。

『你不好意思去拒絕堀田，那麼我代你去拒絕吧。』

『不！不妨！』

『這怎麼說？』

管不明白爛子的心性，所以這樣返問。

『我還願與那人同歸。』

管呆住了，凝視爛子的臉。

『我……』管再欲抗議。但覺得爛子的話裏，含着前此所沒有的力，——異常的力，已沒有再說破的勇氣了。

『是這樣嗎？我所說的話，你瞭解了吧！』

『噯，是瞭解的。』

『既然如此，那我也不勉強留你了。』

管並不憤慨而以信託爛子的心情說這個話。

管送爛子直送到寄宿舍的入口。

『那麼，若是你知道姊姊的消息。』

于是爛子以淒涼的微笑，作為答謝，她遂出街來了。汽車似乎有些戒忌，停在較遠的地方，而爛子就從那里消去影子。

過了一會，聽到汽車的警笛聲，管又覺得爛子這次回去的心情，有些不可瞭解了。

無論怎樣，不能止住她嗎？爛子自以為不妨；而她比了兩個姊姊，年紀着實還小。難道姊妹三人，全要……？這樣一想，管全身感得不快的惡寒了。

輪到爛子

『怎麼樣？在嗎？』堀田把吸完的捲烟，丟在地上，迎接爛子。

爛子默默地坐到汽車之中。她如洗過一般，比起先還要美麗了。但從她的容貌不知怎的，感得了異乎尋常的色調。

『難道出了什麼怪事了？』

『不！』爛子掩了臉。

『喂！快開車吧！』

『開回去嗎？』車夫這樣的返問。

『啊！總之望歸路開去吧。』字爵命令車夫，然後對爛子說，『怎麼樣了？不說，怎麼曉得呢？』

『姊姊不在呵！』

『不在？那有些絕望了。』堀田這樣的說，在他看來與其是無法挽回的過去的美人，倒不如現在的——不，將來的美人，不知重要多少呢？

乏味已極的沈默，暫時在狹窄的汽車中繼續着。

『你生氣了吧。』

爛子，僅望了望堀田的臉，仍是默然。

『爲何生氣了？』

『我沒有什麼生氣。因爲姊姊不在，很覺寂寞無聊呵！』

『那里？將來就要回來。那真是一時的歇斯得里 hysteria 的發作吧。也不必這樣悲觀的。』

『我已氣悶得不得了。』爛子說時，垂下了頭，似欲避掉男子的勞叨。

堀田看看她皎潔的側面，心裏想着：要把這玲瓏小鳥，弄到自己的手裏，怎麼辦才好呢？在他美麗的眼角與嘴唇，浮上一種自信和傲慢，那是過去許多被誘感的女性替他栽培出來的。

要把這女子弄到手裏，本人還是小孩般的天真爛漫的和她玩耍最爲得計吧。夏天在葉山，因爲是這樣，很與自己親熱了。不差！這樣小孩一般的玩着，乘機可以在女子的心胸，結上愛與色慾之芽了。『好！讓我開始一個新的戀愛探險吧！』堀田在胸中自語，點上一枝新的捲煙。忽然他腦中想起一句王爾德的警句。

在女人的面前，繼續說十天『你是多麼美麗！』那麼那個女人一定戀着你了。

堀田想到這一句話，不禁要笑將出來。就是姊姊們也是那樣的脆弱，那何況天真爛漫的妹妹，還有什麼抵抗力呢？但那時候他突然之間，想到了都的身體之中，一點一點大起來的那個肉塊了。他如澆着了冷水，四肢爲之戰慄。但與其想到這些掃興的討厭的

事，倒還不如開始向新的女子獻殷勤，多少有人生的價值呢？他一面以蕩子的哲學，克服了心中的內疚，一面這樣的想着。但如果爛子知道了都姪娘的理由，她不會再愛自己了吧。誘惑爛子的機會就在目前，不容猶豫的了。不差，比什麼也應趕快了。若是爛子已到了手，其後無論何事，被她知道或是起來，總有方法可以處置的。因為他自己想，處理爲自己所有的女人，比處理奴隸還容易，這也是堀田的哲學之一。

子爵這樣的胡思亂想，等待與爛子交話的機會。而出乎意外，由爛子開口說話了。

『堀田先生，我從明天起，怎麼辦呢？』

『怎麼樣的？』

『可是我前此什麼事統與姊姊相商過。現在相商的人一個也沒有了。』

『至于相商。那麼你有什麼事，給我相商吧。請你儘可放心。』

『這樣，那就高興。于是先要問一句。哪！雖覺過于冒昧不免好笑。據說你要和都』

姊姊結婚了，可是真的？果然的話，我不知怎樣的高興呢？」

子爵很有些難爲情了。

『那個話誰告訴你的？』

『都姊姊與母親這樣的說着。』

子爵似乎覺得這事可出了意外。

『是這樣嗎？那可嚇死人。我與都女士雖是那樣親密，總覺得都女士的性格，做做朋友固然有趣，但並無終生作伴的意思。講到結婚的對手，還是如瞳女士一般，或者如你一般，到處有些切實可靠的人，才好，否則……』

子爵這樣的說着，一面却留心爛子的臉，看自己的話，在瑩潔如玉的爛子的臉上，給與怎樣的反響呢？爛子臉上的肌肉一些也不動的說。

『那麼與都姊姊結婚的意志，絕對沒有嗎？』

『討厭的詰問口調！這天外飛來的事，絕對沒有的。』

『原來如此。』爛子低聲細語似的答，眼光斜視到別處。那里砲兵工廠的高垣，在暮色之中，不絕地連亘着。看着高垣的爛子的眼睛，作怎樣的表情呢，這在子爵可不知道。

子爵心裏想了。這女子亦如兩個姊妹一樣，這次輪到她來愛我了。固然都那個傢伙，當姊妹還沒有輸出的時候，便從旁闖入，而爛子則確實可愛呵！她明白確定着都已輸出。那真有意思。真有趣呵！爛子怎麼樣的應許我最初的接吻呢？想到這些，堀田對於新的戀與肉體，發生興奮，而身體也如燃着一般的熱了。

機會是間不用髮的！尤其在得到女子，這是第一心得。不早些帶回中野去，固然不好，但也許不妨吧。在什麼地方，一起吃夜飯，就在今日打就了基礎工作那才好呢。

汽車走在飯田橋之上了。

『哪！爛子女士：我吃了早飯以來，還沒有吃過什麼，所以肚子餓了。就是回到中野，也沒有什麼好的東西吃，所以我想到田原屋去吃些東西。雖是對不起的很，你不妨跟我同去嗎？』

爛子的回答，是新戀之吉凶的分歧點。所以子爵專候爛子的聲音，心中緊張一如迷信家看神籤的字句。

爛子稍微想了一下：

『噯！好啦！』毫不做作的回答。子爵露出微笑，比攻下敵國之首都的將軍還要得意呢！

爛子的敗因

爛子近頃寢饋于網球。這也因為爛子所走讀的女學校，雖是一個後起的學校，却是

採用硬球；那硬球的彈性與打球的舒適，使一般人的心，對於網球發生新的興味。爛子在軟球時代，亦是學校中有數的選手，而今改了硬球，亦馬上會得了硬球的要領，不論左劈右攔，均打得很是老到。

恰巧這些東京女學校裏，硬球盛行，而時事新報社似乎投合時機，發起了一個關東女子硬球大會。因此在爛子的學校，凡是手親網拍的人，亦統有些躍躍欲試了。學校，無論那一方面，是保守的，在這樣的競技會，亦不希望有選手參加。但運動部主任宮田先生，熱心生張，所以學校方面，也終于許可了。

雙打（雙人網球）兩組與單打（單人網球）兩個選手，選了出來。于是爛子于單打雙打，兩方統當選了。

運動是潔淨人的心靈。爛子不知姊姊下落，自然有一種悲苦，但當一心一意打回猛跳的球時，是全然忘了悲苦了。儘可說，爛子是因激烈的運動，排遣了失去姊姊的悲

苦。

大會的期日十一月五日已近來了，練習漸漸的激烈。大會的比賽是三盤制的，所以練習時爲了鍛鍊體力，兩盤是連續打下去的。打了兩盤，那健如小牡鹿的爛子，亦有些氣喘力疲；在歸途的甲武線的電車中，那身體攀附着電車中的皮圈上還颯颯的感得練習後的疲勞呢。

然而秋日午後，天氣晴和，那意氣相投的選手輩，在校庭中一塵不染的球場裏，劃着雪白的粉綫，作緊張的練習，那一種可羨可喜的興致，在不作運動選手的人，恐怕是無從領會的。

雙打與爛子合組的，是醫學博士駒井的女公子，比爛子更其快活更帶男子氣。大踏步地馳驅在球場的兩隅。爛子在軟球時代，是充前衛，所以無論怎樣，還是長于低迎與高壓。當駒井打了急球，襲敵之虛時，她一定很敏捷的跑到網邊，以輕快的低迎，得到

勝利。此外她利用苗條的長身，打些高壓球，亦很專長；說起篠崎女士的高壓球，因為打法巧妙，在學校中，居然是出名的了。

但是自從改了硬球爲日尙淺，所以對於打慣硬球的茶之水與府立第二女校，照一般人的預料，是沒有得勝的希望。但在選手們，全有自信，與爛子同組的駒井等，甚且誇口的說：優賞牌一定是可以掌到學校來的。

十一月五日的會場，是虎門東交俱樂部的網球場。那一天秋高氣爽，球場上謝絕男賓，所以靜肅而整飭，只有一陣陣的拍手聲，震蕩那競技者的胸臆間。

爛子初次上場，是賽單打，美滿的得了勝利。但與駒井合組，上場賽雙打時，對手是茶之水的選手，在女學校，亦是有名的選手，所以爛子們的奮鬥，亦勞而無功，以二與一之比敗了。

第二天是「初勝者比賽。」（按，在淘汰比賽法第一次比賽得勝的爲初勝者；各初勝

者的比賽，爲「初勝者比賽。」下述「再勝者比賽，」依此類推）爛子出場于單打的「初勝者比賽，」又是美滿的破了敵。本校的選手，除出爛子多已失敗，所以朋友們的希望，集在爛子一人的肩上。「再勝者比賽，」是與府立第二女校的八木選手對面。對手者是有名的選手，爛子殊屬苦戰。但爛子的高壓球，使對手忙于應付。各輸一盤（Set all）之後，不知反覆了幾次的均勢（Duce）結果終於爛子得了勝。所以觀衆的拍手，好像傾注在美麗的爛子之上，拍個不住。爛子含羞的笑着，一面揮着涔涔地香汗，歸到休息席來了。

『你這次是準決賽呀！』

『真是奮鬥得可觀了呵！』

『篠崎女士，今日你真打得不錯。因爲你起先繼續打些得法的玩意兒；我真很高興。』

朋友們包圍了爛子，儘說些讚美的話兒。

『篠崎女士，你真勞苦了。這次是準決賽呵！勝了準決賽大家也就滿足了。在最後決賽裏，還請出力奮鬥呵！任她是茶之水的吉村，也是相差不遠了。她左劈的球，似乎頗有缺點的。你只要襲擊她的左手，說不定可以打敗她。』

運動部主任宮田先生對着爛子的勝利，歡喜得春風滿面了。

『可是，吉村女士，究竟是打她不過的。因為她的動作究竟老到，而她的右攔，又是那樣的有把握。』

爛子不能不承認吉村的技藝。

『但如你這樣去當她，也就可以了。』

昨日臨陣而敗的駒井，祈望爛子的得勝，一如祈望自身的得勝。

爛子被許多人包圍着休息了。她呆等着「三勝者比賽」的結果，看是剩了那一校的選

手。過了三十分鐘，「三勝者比賽」完了。于是三勝者之間，各各抽了籤，爛子的對手，是在東京的硬球界也負盛名的茶之水的吉村奈美子。

爛子見了勁敵，並不畏怯。

『拼命的試一下吧！』

她這樣辭了朋友，拿着球拍，悄然走到球場。熱風一般的拍手，捲起在球場之上。

那雖是準決賽，而從分組上說來，却比下一回的決賽更有興味呢。從昨天以來，旁觀者的興味，集在這兩人之上了。吉村奈美子亦與爛子一樣，是苗條的身材。她與爛子相對其美麗亦不相上下。爛子穿了湖色的運動衣；奈美子呢，穿了純白的運動衣。防髮的散亂，束了白的手帕。試拍了二三分鐘，起先的評判員另換了一個着洋服的青年紳士的評判員，他『發球』(Play)一聲；使球場的周圍，頓時緊張得鴉雀無聲了。

爛子的戰術，是襲擊敵人的左手，送了急球，乘隙前進。第一盤的時候，爛子的應

付，全屬可取。猛烈的球，橫切了風，襲到敵的左手，在她自己亦覺得是奇蹟了。對手的吉村，至此不善反擊，對那襲到左手的球，不能抽擊，只是送了很弱的球。而爛子早就候在網邊，自然贏了一球。六局（局，Game）轉瞬打完，第一盤（盤Set）勝利歸于爛子。第二盤開始之前，爛子因為喝茶，走到朋友的身傍，那時一般人對於爛子的成績，真是歡喜得了不得。

『只要戰勝了吉村女士，那差不多戰勝了決賽了。』

『再是一盤呵！爛子女士，打勝才好呵！』

實際正如一般人所說，只要打勝吉村，在今日的大會，便是優勝了。因為配做爛子的敵手的，現在只剩三個人，而這三人之中任誰看來，要算吉村是第一強者呵！

第二盤，爛子亦很順利。

『完局，四與一之比，篠崎女士得勝。』

評判員這樣宣告的時候，爛子的朋友全相信爛子勝利了。爛子對於自己的勝利，亦毫不懷疑。只是那時候，爛子要互換地位，瞥見了一見移神的東西了。那是什麼呢，就是前此所不曾注意的評判員的面貌。看見那面貌的時候，爛子不禁愕然，覺得呼吸爲之湮抑。最初是愕然出驚，第二度留神看時，那是一點不會錯認的他呵！只有見過一次，憑空固然記不起了；而今再度見面，不由得不想了起來。今年夏季，穿了黑的游泳服，在葉山之海來搭救自己的青年，這次可不是着了瀟灑的洋服，坐在評判台上嗎？

爛子臉兒通紅，前此緊張的腦頭，至此已是茫然。她做發球者，揮起球拍，網兒似比平常高了三尺。

『無效！(fault)』

評判員這樣說的聲音，還記得是聽到的。這一轉意，爛子更加惶亂了。

『又是無效！(fault again)』

爛子的朋友默然了。在這緊要關頭，幾次三番的無效，這使大家不免失望了。爛子曉得自已失了手，而這失手却由他來宣告，更覺忐忑不安。

第二回發球，頭一個球，就發進了，但敵方回過一個落在左手的球來；這在一分鐘之前的爛子，可以毫不費力的打回去，但此刻手慌腳亂，打在網內，第三回發球的時候，太靠右手，敵方襲了左隅，輸了一球。其次是爛子打出綫外，于是轉瞬之間被敵方贏回一局。

茶之水的聲援者，巍然發出歡聲。爛子又是臉紅。第二局已開始了，她的心緒已完全撩亂，她的注意，理應灌注到對手的動作，但她動輒牽引到評判台上去了！加之出死勁的吉村選手，因為瞥見了恢復的曙光，所以漸漸興高采烈，而得意的急球，不時襲到爛子的左手。爛子返擊的手腕，已是慌亂，所以接二連三，不是打出綫外便是打在網內。第二盤，在轉瞬之間，失敗了。

在網球比賽時，調子是最可怕的东西。任他是大勢已去的當兒，只要換個調子，轉了鋒頭，馬上會應付得宜；敗到九分九厘的局勢，也可以恢復轉來。今日爛子與吉村選手的對陣，亦復如此。各輸一盤之後的對戰，爛子仍是薄弱得判若兩人。爛子的朋友看着爛子接連的失手，不禁發呆，而對方的後援者，因為反敗為勝，所以歡欣已極，潮也似的不絕地拍手。可是到了第三盤將要完了的時候，爛子的心的搖動才慢慢地收束，略略恢復了攻勢，所以繼續贏了二局，但時機太遲，接着一局被敵方贏去，爛子只好無可挽回的失敗了。

可是衆人的拍手，波濤一般的讚賞那波瀾起伏的比賽。

『啊！怎麼樣了，你？雖是勝了的球。』

『可惜的很，第一局（第二盤的）之後轉了鋒頭！』朋友們都這樣的惋惜。

『啊！行了行了！戰到那麼樣，亦儘有選手出場的價值了。可是，爲什麼，從中途

起儘是那樣的失手？」宮田先生一面安慰爛子，一面遺憾似的說。

爛子被「替她惋惜的朋友」所包圍，只是莞爾微笑。她並不悲恨那網球底戰敗，她實有更重大的心事！縱令網球戰敗，而偶逢恩人，在爛子不知是多少的歡喜。實際，自從爛子知道了坐在評判台的人就是夏季的青年之後，爛子的心裏、以爲網球的比賽，可以聽便的了。

只有見過一次，并且只是用海水迷濛的眼睛見過一次，所以面貌已一些記不起，不過爛子却始終回憶到那個青年的。

那在嚴密的說，也許講不到是救命的恩人。那個青年，即使不來，也總有機緣，可以回到淺灘。不過爛子把她當作自己的恩人。承他搭救了自己，而說不到二三句話，便突然破着波濤游出海灣；那一種軒昂的男兒氣概，再不能從爛子的腦裏消失了。爛子無論如何，想從心裏說些感謝的話；在葉山時不必說了，即是後來，亦是非常注意，回

到東京之後，來往于甲武線的電車，往往于無意之間注意前此毫不注意的青年們的面龐，但直到今日爲止，并類似的面龐，也不曾發見一個！可是今日出乎意外，……固然爲了這個緣故把功虧一簣的比賽弄到一敗塗地。

另外一組的準決賽已經開始了。這組的戰勝者與吉村選手今日打最後決賽。可是爛子沒有看球的心思。無論怎樣她是要確知評判員究竟是什麼人。

『喂！駒井女士！那評判員叫什麼名字呢？』爛子沉吟再四，才紅着臉問她的一個同學。

『那位先生，你不知道？呵呀，那是帝大的選手青木先生。去年的遠東大會在決賽裏，打敗神戶的鳥羽先生的……』

『原來如此，』爛子心想：那是久聞大名的青木先生嗎？不覺仔細端詳似的看看評判台的上面。當時青木以帝大的硬球選手，在東京的庭球界，被推爲第一個好手。未曾

畢業的時候，應外交官的考試而及格，今年四月畢業帝大，馬上進外交部任事，這些事體爛子在報上的運動欄裏，曾經見過的。

『呵唷！不是那一天給你說過嗎？那是本校三年生青木女士的哥哥呵！不是有誰提議過，請他到學校來指導競技才好嗎？』

這一提頭，爛子才記起確有人說過這句話。

『如得那位先生來指導，你也許可以得勝了。』駒井這般說。『一點不錯！早就認識了他，也不至于那樣因為着忙而失敗。』

『你直接認識那個人？』爛子慌忙的問。

『噯！認識的。以前曾到青木先生的家裏去過二三次。青木先生的住宅裏，亦有球場呢！』

『住宅在那裏？』

『久堅町。他的父親以前是貴族院的議員。不過現在已是去世。』

駒井認識青木是那樣的底細，使爛子不勝羨慕了。

準決賽是完了。府立第二女校的佐藤選手得了勝利，于是佐藤選手與吉村選手之間，開始決賽了。忽然看見青木從評判台裏跳了下來。于是以日本的庭球選手而馳名海外的熊谷選手來做最後決賽的評判員，就了評判席。然在爛子看來，與其是最後決賽的開場，倒還不如青木的下台，更為重大呢！

無論如何想與青木談話。并申謝今夏的事。想把胸中勢如骨梗非吐不快的感激之意一吐而後快。更有進者想對他說明：在葉山被救的自己，就是今日的自己。那個人，將不知如何的吃驚哩。可是，那個人也許知道了我吧！固然那時候，帶着海水帽，面色亦較黝黑，但也許他能記得吧。如果他能記得，那麼他為什麼不和我談話呢！然而他救了我之後，就匆匆地游出海灣，那樣的事，恐不會放在心上。那麼我的面貌，也許不會記

得了。爛子左思右想，正在胸中撩亂的時候，而青木已與新聞社的委員們談完了話，離開了那里穿過球場周圍的羣衆之間，走到對面的俱樂部一方去了。爛子看到這個，急速站起身來，她的動作比趕球還快呢！

『我要到休息室去一下。』

這樣一說，離開了暗暗納罕的朋友們，細步疾走到青木所走着的屋宇方面來了。在那屋宇之中，亦有着選手們的休息室。但不消說得，爛子的目的，不是到休息室來的。爛子在屋宇的入口，追着了青木，便鼓了空前的全身的勇氣，叫住了青木。

『喂！喂！』

被她一叫，青木回過頭來。那凜凜的風貌，完全是今夏的青年。

『請問！』這樣說時，爛子臉兒通紅了。青木知道這是剛才被自己評判的選手，便帶着微笑，等待爛子的發言。

『若是差了，請你寬恕。你今年夏季不是到過葉山嗎？』

『啊！去過了。去過了。……啊，知道了。可是你嗎？』

青木完全了解了爛子所要說的話。

『你知道了。那時候，真真……』爛子紅着臉說。

『我剛才評判網球，亦總覺得有些面善。我料想你是葉山的那個人；但轉念做庭球選手的，沒有不會游泳的。那知果真還是你。』

『真是，那時候，惶愧無地，迄未道謝。』

『那里，反而是那樣不會游泳的孱弱模樣的人，居然做了庭球的選手，這是做夢也意想不到的。我想起來，你今天很懊喪吧！』

『那里？我能碰見你，就不覺得什麼懊喪！』爛子的心裏想要這麼的說，但故意把他掩飾道：

着。

『不！總之，如我這樣沒有成熟，到底不是吉村女士的敵手……』她這樣的謙遜：

『不！沒有那樣的話。你一點沒有毛病，練習下去是大可造就的。』

『噫！我那時連你的名字也不知道，于是就被母親罵了頓。我自己亦傻子似的想：

爲什麼不知道道謝，不問問名字呢？』

『這是那里來的話？在海水浴場，那樣的事，是常有的。游泳方面，亦如網球一般的練習才行呢？』

『我曾對母親說，那一天要到你這里來道謝。』

『不！用不到道謝的。那樣小小一點事。』青木驚駭似的止住她。

『可是，我不來見你一面以表謝意，真是過意不去。母親亦一樣的想着呢！』

青木想了一想說：

『是這樣嗎？那麼不必說什麼道謝，儘請你來吧。我也有與你同學的妹妹，并且也有球場，請你于禮拜日或禮拜六的午後來吧。隨便那一天均可奉陪的。』

『噯！我一定來請教。那麼，隔日奉訪。』

這樣說着，爛子別了青木。燃燒也似的喜悅，累得她心兒跳個不住。

勁敵

秋日易暮。但在女人看來，薄倖男子的心，亦如秋日一般的易暮；尤其自從堀田的心裏，有了新的目標，他的心已加速度的離開都來了。

到了秋初爲止；每到中野，一定來邀了都去，同到附近散步，否則直到深夜十時十一時，亦還留她在畫室。使放縱的母親俊子，亦爲之担起心來；但近來堀田處處避都，生怕單剩兩人在一起。都要想與堀田幽叙，堀田便以種種方法，躲避過去。但堀田爲什

麼還來訪問都呢？那爲了想要會見爛子呵！他們曾在神樂坂一同吃過晚餐，想到那晚的事，覺得三個姊妹之中，要算爛子最有戀愛的彈力，最濃艷而最有媚態。他想再有二三回的幽會，那麼那可愛的面頰，也許可以偎到自己的胸間。那天晚上，還以爲明天相會，也可以把她抱到自己的兩臂；但不料與爛子幽會的機會，却不容易到來。那不是別的，因爲爛子寢饋于庭球呵！運動是驅除學生時代許多惡習的。而在另一種意義上，庭球是從堀田的誘惑裏救起了爛子。堀田見都獨自枯坐，一定這樣的說。

『爛子女士哩？』

『還沒有從學校回來呵。』

『每次來得很遲呢！』

『噯！很遲呵！你担心那孩子沒有回來嗎？』

『說呆話。担心她幹什麼呢？』

『說是「幹什麼」。』都說了斜視堀田。

『你儘可放心，爛子不是你呵！她不至于偷姊姊的戀人吧。』

『說什麼。我那一天偷過姊姊的戀人了？正是你，却誘惑了戀人的妹妹。』

人們在戀愛上，做了不正當的事，勢必漸趨于浮薄；同樣，堀田與都之間，也是日復一日地，荒唐起來了。

上述的問答，益發緊張，到了末了，都起了歇司德里，（Hysteria）甚至哭喊起來了。

但堀田兩日一次，一定是來訪問的。不來訪時，都就打電話給九段一百五十二號，在電話口，嚴厲的責備。

都與堀田的關係，既是這般日趨粗暴；爛子似乎要避開這些，不常常等在家中。就是星期日，也藉口練習足球，很早就出了門。過從既密，爛子因此熟識了恩人青木。爛

子告訴了母親，並買了一件駱駝絨的襯衣，作爲謁見的禮物，于賽球後第二個星期，與朋友駒井，一起去訪問青木的家裏。原來運動是最能使人親密。前一個禮拜，雖因發見那人，心意搖動輸了比賽，但那天臨別的時候已約下了第二個禮拜定來造訪了。

第二個禮拜六，爛子與青木，更加親密了。爛子天真爛漫，而又不無熱情的表現，這就牽引了青木的心兒。

那天爛子就在青木家裏吃了晚餐。

『明日可到中野來嗎？郊外散散步？』

爛子對青木說話，好像對自己的兄長一般。

『噯！去吧。因爲我好久不到郊外散步了。』

『我在中野的車站等候吧。你和麗子女士同來吧。』說時看看青木的妹妹。爛子在青木的兄妹的之傍，多留一刻是一刻，那天走到水道橋的電車站時，亦已七時相近了。

第二天，爛子對母親說明郊外散步的事。將要出發，母親說道：

『青木先生到了中野，該在家裏請他吃中飯；你可轉達此意，請他過來，做阿母的也可以見見面道道謝呢！』

爛子如大姊在着，那就沒有話說，但帶了青木兄妹到現在的家庭來，實在不甚希望，可是既到中野要他在別處吃飯，亦不合禮，所以要依照母親的話，請了他來。在約好的十點鐘，她就到了中野電車站。

過了十時，不久，就馳來一駕電車，從那電車的第一節車廂裏，跳下和藹可親的青木，身上還穿着常穿的褐色洋服。却不見應該跟在後面的麗子。

『啊唷！麗子女士呢？』

青木略露窘態，

『麗子稍微有些頭痛，不能來呢！所以我原想：只有一個人倒不如來婉謝；但找找

電話簿子，却只有你舊宅的號子，打過去也是打不通。于是妹妹說：既有先約，哥哥獨自也得一去，所以我這次真是來告個罪的。」

『那正不湊巧。是多麼不湊巧呵！』

『不，沒有什麼了不得。妹妹常常要傷風，這次也是傷風。』

『只有你一個人，真是歉然。』

『不！沒有什麼。可是你可不便嗎？』

『不！我……』這樣說着，爛子臉兒紅了。

『那麼就只在中野散步吧。到了這裏，連天空的顏色亦已不同了。』

二人橫過了街道。爛子想走向新井的藥師寺，然後邀他到家裏去。但二人離了車站，走不到二十丈路，突然追來一隻狗，繞在爛子腳跟頭。一看却是堀田的愛犬朱匹忒，

(Jupiter)

『啊唷！朱匹忒！』這樣說時，爛子一看前方，原來起先沒有注意到，那狗的主人，穿了淺黃的獵裝以輕快的步調，走到這一邊來了。爛子無端慌亂了。但馬上收斂了心兒，熨貼地靠近青木，走着。

堀田禮拜六的晚上宿到中野，也是爲了爛子。他知道爛子參與庭球大會，日間從事練習，不在家中。他一心等待大會的終了。大會終了以後，第二個星期日，爛子無論怎樣總得在家了。他這樣打量，所以于禮拜六的晚上宿在中野。而今晨安心起床，便聽見女僕說：『隣家的小姐，剛到車站去了；』所以他慌忙出了門來了。

看見爛子與不相識的青年，一起走着，堀田不覺愕然！像堀田那樣的男性，居然還有嫉妒之心呢！

一個男子與男女二人，馬上走在一塊兒了。爛子一見堀田，和平常一般，花也似的嫣然的笑了。

『今天那兒去？』子爵的聲音，不知怎的很是激噪。

『今日領了這位到中野來。』

爛子等分的看着堀田的臉與青木的臉，不住的微笑。

堀田以傲然驚訝的神氣，看看青木。

『這位叫做青木俊介以硬球出名，……不久到外交部辦事。』

青木被這一介紹，便點首示禮。

『我是堀田。是堀田義輔。』

的確，他並不自稱子爵。但在傲然的態度，已十足擺出了子爵的架子。

『今天真是好天氣。你到那里去呢？』

爛子繼續微笑的說。

『我稍微散散步。那麼失陪了。』

堀田傲然的好像看不見青木，只是與爛子打了招呼揚長而去。但明知那是勁敵。故意要顯示優越呵。這在這樣的青年是常有的態度。

別了爛子，走到電車線的橫街，而堀田的心還沒有安穩呢！直撞過來，便會觸到自己的網裏的白兔，却與狼（在自己是狼的子爵看來，一切男子都是狼）走在一起了。但青木這個青年雖是樸素，處處有些品氣，想到這樣更覺不容猶豫。他想，要使爛子朝向自己的心，不又出外面，非用所有的手段不可。但馬上折回，到爛子的家裏去，這于一散步去一的前言，有些不能自圓。不錯！總之，過了兩三點鐘，去訪篠崎家去，并且偵察那青年與爛子，究竟是怎樣的關係。如果可能，那麼與那個青年同席，在爛子之前處處表示自己比他優越！這樣下了決心，堀田又浮上得意的自信。直到今日為止，凡是自己所愛的女子，對於自己的誘惑，那有一個抵抗的？自己在戀愛上與無論那一個競爭，那裏失敗過一次呢？玉頭的例子，如姓管的日本畫家，不費自己的吹灰之力，已被踢得不

知去向！戀愛越是有競爭者，越是有趣味。又競爭者之出現，倒反爲促成戀愛的刺激。好！青木這一個青年呀！無論怎樣使你喪胆，我也得幹的。此刻讓你盡量捉住爛子的心兒吧，將來你那個把握，比嬰兒還要鬆脆，總要被我的扯開的。

堀田心裏這樣的痴想着，散步直散到堀內的祖師寺，他很想多費些時間，但歸去的時候還在十二時之前呢！慌慌忙忙是不行的。故意迂緩些，務必顯示了餘裕，然後訪篠崎家。這樣想着，在畫室裏翻閱雜誌，但他的心緒沒有他的自信那樣甯靜。想起爛子處處如緋紅的牡丹，湛着妖艷的微笑，而今這種微笑爲某一個青年所獨占，他的心緒不禁搔擾了。對着掛在畫室的鏡子，整理一下頭髮，盼待到鐘鳴一下，走訪篠崎家去。

『有客在着，她們統在樓上。你來看她嗎？』

『咿喲，是男客罷！早已招呼過了；不消通報，容我走上去吧。』

這樣高傲的說着。堀田已走上步梯，推開了八疊間的隔扇。

『我也不妨進來嗎？』

房內都與爛子，對着青木，很親密的談着話，一面正飲着飯後的紅茶。

『啊呀！你來得湊巧！』很親熱的出迎的却是爛子。

『堀田先生，你歡喜紅的花吧！』

『若是花，隨便那一種，沒有討厭的。』

這樣說着，一面看看青木，

『呀！剛才很有些！』他說時泰然坐到都給他舖好的坐墊上。他對於爛子姊妹的嫺熟的样子，比平常還要顯明。那是對於青木的一個示威，表示姊妹們的親近自己，過於其他的任何男子。

『可是紅的花，你一定歡喜吧。我想你一定喜歡紅花的，青木先生是喜歡白花的呢！』爛子繼續的說。

『講到花嗎？在我最希望人的花。』

『在你多半這樣吧！』都突然說出俏皮話。然而席上的人們，全不懂那俏皮話。

『不是講人中之花，那是花中之花呵！』爛子說。

『花中之花！』子爵稍微擺出奇妙的神氣，別人統統解頤笑了。

『你看！花中之花，那一種顏色你最歡喜？洋畫家的卓識，也想領教領教呢！』爛子比平常更要快活。

『講到這個嗎？茶褐色可不好嗎？』

『呵！茶褐色！喜歡茶褐色的人，你看！你看！……』這樣說時，爛子不覺掩口葫蘆了。

『爲什麼？茶褐色？』子爵看看爛子，『你這笑法，似乎不懷好意！』

『可是喜歡茶褐色的人，是不行的。書裏這樣的寫着，從心理方面說來，歡喜茶褐

色的人，據說是不行的。」

『這話毫無根腳！爲什麼不行呢？』

『據說是三心兩意的！』

『三心兩意，那可不行。』子爵抓抓頭皮笑了。

『這個話，對於堀田先生，也許是說着了』都這個冷話，只有堀田能夠了解。

『那麼你歡喜什麼呢？』子爵逆擊似的，對爛子說。

『我亦與青木先生相同，喜歡白色。』

她與青木相同，這在堀田有些不服氣。

『喜歡白嗎？』

『喜歡得不得了。』

『喜歡白的，從哲學上說來，是不行的。』

『啊！這話騙人了！』

『唔呀！色彩學上分析起來，白是表示虛無的意思，女性而虛無，那就尷尬了，因為是最不生產的。』

『啊呀！從色彩學上說來，可不是最有品氣的顏色嗎？』

『講到有品氣的話，那是舊式美學上的學說。美學之爲物，是不絕的進步的。在近來的學說，說到最有品氣的顏色，那是茶褐色。』

『啊！狡猾的很！狡猾的很！』

『怎麼樣？投降了嗎？』

『不！無論你怎樣說，我是喜歡白的。我是喜歡梨花呵！』

那時，默着的都，忽然發作了。在她的態度裏，顯然有反抗的意味。一席的人，不免有些掃興。于是一直露着微笑，聽着爛子與堀田的談話的青木，取出了懷中的錶來。

『啊！已經兩點鐘！可以告辭了。因為我不過是來告個罪的。』對爛子這麼的說。

『你要回去了？』爛子有些感傷的表情。

『過幾日，帶了妹妹，再來拜望一次吧！』青木對爛子說。

『啊！何必如此急急呢？』

堀田看見青木這樣匆匆回去，心想：或者是被自己所壓迫；或者對於爛子，全無野心；二者必居其一。所以完全安心的說。

青木要去，母親俊子亦出而強留，青木却並不留連地回去了。

爛子說因送客，亦與青木同去。

爛子與青木並肩而行，默然走到車站。青木亦是默然。為什麼默然呢，要講的話，却是山也似的多。但雖是默着，而自身彷彿覺得絮絮不絕的與青木談着話。正如在庭球大會那一天，爛子即使不說出葉山避暑的事，青木亦已馬上知道她；同樣，兩個人即使

相對無言，爛子的心，青木亦似乎完全了解的。

『你就此可以回去吧！很遠了。』

『噯！』她回答說。

在走到車站的路上，這個問答，不知反覆了幾多次。然在兩人，這樣應酬話，是儘可不必說的了。只因為非說不可的話，已心心相印，所以互相說了些最無聊的話。但心心相印的大事，是什麼呢？這却不能完全明白。只是在爛子所知道的，是渺茫地追求二人未來之幸福的心。只有這樣渺茫的心，說不出口來。正如爛子所愛的梨花，馥郁含芳于暮色之中。他們相互之間，心心相印，默而不言，勝似千言萬語。那雖是捉不住端倪，但比了明言，倒還是不說來得高潔而大方，這是可以斷言的。

如果走到雨台，送上電車，那不免過於鄭重，所以只送到路側的欄柵；直看着青木所坐的電車開出，爛子還從心裏澄着微笑。

★

★

★

★

堀田帶了「微笑不得，苦笑不得」的笑，送那爛子與青木並肩而出。爛子要送行，青木推辭她，而爛子不聽他的話終于送出去，這在堀田很有些不安了，但這樣的事，是對于初來訪問者的禮儀，並沒有什麼的。尤其前一刻爛子看見自己入了座，可不是丟了那青年專與自己談話嗎？爲此他一定是受了壓迫回去的。敵視那男子未免太蠢了。

但是猶豫壞事。好事貴速做。不如早得一刻是一刻，把堀田這個印章，敲上她的心臟。咿呀！不但是臟心，如果可能，還要敲上她妖艷的肉體。堀田目送着與青木同行的爛子，心裏這樣的胡想。

悔恨之尾

目送那爛子與青木並肩出去的堀田，立刻辭了篠崎家，回到自己的房子來了。都希

望單剩兩人在一起，而堀田越感得這形容，越覺得在篠崎家留多一刻，是不快一刻了。

他將身體倒在畫室偏隅的沙發上，百無聊賴的抽些香烟。堀田的自尊心，無論怎樣的強固，想到爛子與其他的異性在一起，便覺心神不安，坐立不定了。總之爛子對於救命的青木，有某程度的好意，豈非理所當然？尤其對那初次來訪問的人，直送到車站，也是人情之常。咿呀！對於青木，不過是好意與感謝罷了。她開始戀愛的人，只有自己。否則她也不至撇了青木，專與自己那樣談話了。但話雖如此，他一想到爛子與青木，也許一起立在中野的車站，這使他的自尊心，馬上化爲烏有。

『不錯！鐵趁熱的時候打！不錯！這樣好的機會，那里還有第二次呢？等爛子送了青木，從車站回來，確定她的心究竟是向着那一方？咿呀！不但確定罷了，萬一她的心，是向着青木，那麼我非用盡全力，拉她回來不可。』

這樣想着，他立了起來，這時背後的門，悄然的開了。他想，這是都吧，不覺一陣

寒噤，站不起身了。他呆若木鷄，頭也不回，話也不說。

都隨手關上了門，走到子爵的身傍。並且儘立在他的背後，緘默不語。堀田也任了性兒，始終默着。二人之間，暫時繼續着慘淡不安的沈默。窗外，樹枝裏有晚秋之星，好像果實一般閃閃地發亮。

『你！』都低聲的說。

子爵還是默然。

『我，』都說出這句，啜泣的聲音已隱約可聞。

堀田這才朝着都：

『是什麼？』

『很尷尬呵！』都悄然把臉兒偎到子爵的肩下。

『有什麼尷尬？』

『小孩子大起來了呵。』

二人之間，保持了不祥的靜默。

『所以，不是對你說過了？說是好好兒的流產吧！』

『啊！那樣的事！』都發出低微而抗議的聲音。

『那豈不是爲了我，也爲了你？那豈不是使相互之間更可享樂青春時代嗎？妊娠這些事，不過是偶然的，爲了這偶然的事，馬上碰了釘子，驅入于家庭，這在我是討厭的。把妊娠等事視爲不可抗力，那已是野蠻人呵。在文明人，將妊娠這些事，更想自由的處理他。巴黎的青年夫婦豈不是在婚後二三年內一妊娠，便墮胎的嗎？那是相互間更要享樂自由呵。相互間並不是爲製造小孩而戀愛的，所以你也得好好兒的想一下。在這時候，除出相當的處置之外，便沒有互救的方法。』

都臉兒蒼白，凝視着敲在銀灰盃之上的香煙的灰。

『你不懂嗎？不這麼辦，不是很尷尬嗎？我們的青春，全被毀滅了。假如你與我結了婚，結婚之後，馬上肚子膨脹，惹人家的注目，這也很不雅觀吧。你如不贊成我的意見，我也只好漸漸兒的離棄你了。』

『那麼你說怎麼辦呢？』都戰戰兢兢的說。

『總而言之，我請你流產呵！』

『噯！流產也好。可是你要他流產，不見得就會流產呵！』

『所以是人工的流產呵！總之……』

這樣的說着，堀田附在都的耳邊，低語了二三句。

都的面龐，轉瞬之間蒼白了。

『好嗎？』子爵冷淡的說。

都的肩兒，竦竦的發抖。

『你怕什麼呢？』

都默然不答。過了不久，不覺把袖子掩了臉，打起抽噎來了。

『什麼？剛才所說的話，辦不到嗎？沒有什麼的。並沒有什麼煩難呵！你懂了嗎？』

『討厭的，討厭的。』都馬上拂開掩面的袖兒說。

『既是這樣。那也沒法。你的事一切不管了。』

堀田冷然的宣告着。

『但是，但是，我不能做那樣可怕的事。』

『不能做！糊塗虫！爲什麼不能呢？你自己來處置你身體上的事，有什麼可怕呢？』

我與其說爲了我自己，倒不如說爲了你。你如討厭，不做也行，爲難的只有你呵！』

子爵丟了香煙，立起身來，要走出戶外了。

『請等一下！』都拚死的喊着，扭住子爵的一隻臂膀。

『我就要到東京去。不能奉陪你，請你原諒。』

『我照你的話辦吧。所以。』

都完全做了被踐踏的女子了。

『真的嗎？』

『噯！』都的臉上露出哭也似的笑。

『答應了嗎？這才下了決心嗎？下了決心也許好了些。照目下的情形，什麼多情的

煩悶，那是悖時的了！』

堀田開始收回了險惡的表情。

『反過來，請你也聽我所說的話。』

『好了，我已明白了。』這樣說着，子爵已將手搭在門裏的握手(handle)上。都的

手攀着子爵的肩，拉住他說：

『喂！請你和以前一般的愛我！我懇求你。我悲傷的了不得。因為你已冷淡了；只要你如從前一般的愛我，無論什麼事我統可做得。如剛才的模樣，你是一些也靠不住的。我真是淒涼，淒涼，……』

都終究亦是一個弱女子。

『明白了，明白了！你所說的話，全已明白了。』

『可是你從此要追求爛子了吧。』

子爵被都擊着要害，笑了出來。

『糊塗虫！我對爛子女士有什麼相干呢？我要回家了。』

『請你在我的身邊再等一下吧。我懇求你。』

『咿！今晚九點鐘與人約好在咖啡店相會呢！』

『那何妨呢？橫豎不是了不得的約束。并且，就是爛子也當回來了。』

『這樣的俏皮話，沒有用的。』子爵說時，很快的套上手套，摔開都的手，走到外面了。

都把臉兒靠在堀田隨手關閉了的門，獨自啜泣。眼前，子爵的可憎，正如敵人一般！

『管先生！管先生！』

她在胸中，不意之間，叫出舊戀人的名字。管爲了自己，欣然赴湯蹈火而不辭，想到他那一種溫柔的微笑，真使都爲之抽噎不住。但與此同時，要追隨子爵，依附子爵的感情，亦湧上心頭。而忽然之間又將那時子爵可怕的細語，縈迴腦際。

『飲××！』

啊！這是多可怕的話！當初，生怕失去男子的歡心，許了他身體，誰知闖出這樣的

窮禍？縱令說，那是從一時感情的昏迷，投宿進來的胎兒吧，但那胎兒本身，是人間的芽兒，有什麼污點，有什麼罪孽呢？有罪的，是牠的大人。因了大人的罪孽，怎麼對於胎兒就否定牠的存在？并且正惟眼裏看不見，而都却以整個身體，可以感得的了。此後固然沒有動，但時時感得動也似的錯覺。即使胎兒不離母體，她已端端正正是個母親了！二三日，她信步到銀座，那關口的小孩洋服，不是無端地惹起她的眼睛嗎？

然而，要使母親從自己的孩子的頭上，灌注××！可怕！是多可怕的事呵！追逐子爵的她的愛情，好像彈丸一般跳了回來，回到胎內的小孩這里了。

『我做母親吧。好好的養育小孩吧。一切的罪惡，只有由小孩而得救。只有做神聖的母親才可救。做了不義的女兒家，產出無父的小兒來，要罵的儘罵吧！我對小孩有着愛，由這愛忍耐一切的罵聲吧。不錯！不錯！我除出爲母之外，沒有生活之道。』

她隱隱約約望見新的光明，在雲的對方。然而罪惡的雲，是重重疊疊，光明越是射

入，雲的深厚越可了解。自己無節操的偏激之情，苦了那溫良的管，傷了自己的姊，坐令自己陷于不可再拔的深淵；想到這里，真使她恐怖悔恨得發抖。她蹣跚地徬徨室中。畫室之內，任何一隅，無處不留着她與堀田的戀愛的污跡。無處不映着堀田的妖影。她一面被恐怖與悔恨鏤刻了心胸，一面喊道：

『管先生！姊姊！請寬恕我！請寬恕我！是我不好！』

但一切是放出去的箭。箭拖了悔恨之尾，飛向無從收回的過去去了。

後摘的花

子爵默然出了門外，儘走向電車站一方去。他想：青木對於爛子是要表白愛情的。自己要表白，非趕在青木之前不可；萬不容青木捷足先登的。在他自身，亦覺得對於爛子的執愛日復一日的強固。愛腫的時候，以爲結婚也好；愛郁的時候，也許以爲非得結

婚不可。然而這次愛爛子的場合，自己的心情，覺得完全爲希求結婚的欲望所牽引。如果馬虎過去，爲他人所奪去，那就尷尬！他常常浮現了這樣的心情。不論比了腫的場合與都的場合，是益發急迫的了。自己的生活裏彷彿覺得沒有爛子是不成的了。

他到電車站去，約莫走了二十丈路，到麵包舖子的前面時，忽然望見曾經遭過眼的爛子的白披肩。她似在悵惘地幽思着，臉兒微垂地走過來了。

『爛子女士！』堀田叫住了行將擦過的她。

她忽然仰望子爵，

『啊呀！你上那兒去？』笑着說。

『隨便散散步，但我想你在電車站，所以走到這邊來看看。』

『啊！原來如此？』爛子倩巧地笑着。

『今晚不回東京嗎？』

『噯。我剛才躊躇着。總之送你回去，順便再折回去一下吧。』

『折回去嗎？啊！抱歉得很。』爛子的眼，雖在晚間亦粲然笑了。

兩人並肩走到家去。

『都姊姊，沒有和你同來嗎？』

『噯！說是有些頭痛呢？……』

堀田混了這句話。于是反對方向地反問道：

『都女士，近來爲什麼那樣的沈悶呢？』

『到底爲什麼呢？我也覺奇怪呢！姊姊在着的時候，是那樣的高興。并且……』

爛子凝視着堀田的臉。天色已是昏暗，而堀田似欲避開爛子的視線，一面低下頭去

，一面反問：

『你一些也不到我的地方來。爲什麼？』

『噯，此後來叨擾吧。因爲打庭球忙着呢！』

『務必請你來。近來都女士也不來，寂寞的要死呢！』

『噯！來望你吧！』

『並且也想請你做一次模特爾呢。』

『噯！給你做吧。』

爛子泰然地回答。堀田的臉露出得意的微笑，爛子却沒有看見。

『我與瞳女士都女士兩方統有交際，但各有隔閡的處所。雖然親密到某一程度，但

過此以上，總覺不能打成一片。講到這裏，覺得你是最好的伴侶。你實在是一個妙人！

我在心中煩惱呵！』

『爲什麼呢？』

『我所煩惱的事，你還不知道嗎？不知道的吧！』

『爲了瞳姊不在？』

『瞳女士不在，我何用煩惱呢？』

『怎奈瞳姊是你所中意的吧！』

『我是中意你的。』堀田突然的說。

『討厭的！那樣……』爛子說着低了頭。

『什麼？你說討厭？你說討厭我嗎？』

『瞎說，瞎說。』

『瞎說嗎？』

『我……』爛子說時眼睛瞅着子爵。

『得手了！』堀田心中暗叫。

『我原想請求你的媽媽。』

『請求什麼？』

『我想于請求你的媽媽之前，先得徵求你的同意。所以。』說到這裏，堀田不說了。

『你說徵求我的同意，是什麼呢？』爛子納罕的問。

『我近來想娶個妻子。千萬……。』

『呵！真的？』爛子吃驚似的睜了眼睛。

『噯！然而還不能明白的確定。』

『噯！我知道了！那對手方，不是我的姊姊嗎？』

『你再也猜不着！』堀田慌忙的打消。

『我見過各色各樣的女子，也交際過各色各樣的女子，但沒有一個恰當的人，可以做我的妻子。可是最近才發見一個人呢！』

『啊！是怎樣的人呢？』

『那個人，愛情很深，然又是天真爛漫的美人。』

『真是好人兒！很想會面吧！』

『并且我真是從心裏喜歡那個人。』

『那麼當即娶了來，可不好嗎？』

『可是有一個困難。我剛才說煩惱的，便是那事。實在，那個人，不很愛我呵！』

『你說謊了！』

『爲什麼？』

『可是，既是堀田先生，那麼隨便那個人，沒有不喜歡你的。』

『但恰相反對。』

『你說謊呵！我要見見那個人！』

『你要見見面嗎？』

『噯！』

『真的？』

『噯！』

『那個人實在就是你。』

『啊呀！』爛子說時笑出來了。『啊！可笑的很！哈，哈，哈，哈！』

原想爛子羞慚無地，却被她快活的一笑，這使堀田喜不自勝。

『你不瞭解我的心曲哩！』

『可是！因為太可笑了。』

『有什麼可笑呢？』

『怎奈………。啊啊啊啊！』

『究竟，笑些什麼？』

『怎奈，你看！』

『所以，我說煩惱呵！』

『但是可笑的很！啊啊呵呵呵！』

『那麼我閉口大吉！』

『啊呀！你生氣了嗎？』

子爵默然。

『我不想這樣的事是真的。』

『若是假的，誰還說那樣認真的話呢？』

爛子緘默無言。

『剛才的相思，若是失敗，我不願再在日本過活了。』

二人儘是默然的走着。堀田深信自己的話，十分撩亂了爛子孱弱的心了。不料突然之間，爛子仰着天空高興似的說道：

『啊！星兒好美麗啊！』

子爵被爛子的了無罣碍，清脆悅耳的聲音所誘起，也就仰望天空，但忽又意識到自己，呵！是怎麼樣的女人呵！自己那樣傾心說的話，她却怎麼樣的聽着呢？她不到一分鐘之內，心兒早就對着天空之星了。

但堀田並不以為爛子在嘲笑自己。她是天真爛漫。她的純潔無垢，一如行將開放的白梅花。她對於戀愛之道，一些也不知道。戀愛的ABC還得由自己教她呢！堀田看看美麗的爛子，當她是後摘的花了。想到摘那無垢之花時的喜悅，胸間不禁顫顫地發抖。于是心也寬了許多。

『馬上就是冬天了。可是轉瞬又是春天。』爛子天真爛漫的說。

『不錯！到了春天，剛才的話，你可明白過來吧！』

『我想一定明白了。』

爛子這才決意的毫不做作的回答。堀田充滿着幸福，戀人似的貼近爛子走着。

無言的戀

在爛子，都，堀田和青木的身上，也展開了新年了。爛子與堀田約下的春，也近來了。梅花開了交謝，接着，山茶花開始在中野的庭園中開放了。

堀田對於爛子的熱愛，一日一日的強烈。爛子在天真爛漫之中，實有不可言喻的媚態。為此，堀田益發被她牽引得有力了。但他不欲妄造機會；他信託爛子的話，靜待春天的到來。不過他有一個煩悶，就是都的身體，漸漸惹人眼目。無論怎樣的說，那肚子已近五個月，再也不能掩飾的了。兩人每次相會便爭吵這個問題。每次相爭，兩人總是

決裂而走開。都雖已聽了子爵的話，而二人之間的愛情的春，再不會回復過來。越是離開都，堀田的心，越是傾向爛子了。

爛子此後與青木會了幾次面，但溫雅的青木，決沒有走訪中野，或誘出爛子的事。并且到了冬天，不是打庭球的節季，所以也不能走訪青木的家。然而在這樣的場合，青木對於爛子似乎保持一種特別的好意，這種偶然的態度，使爛子十分信賴。

那是正月將要完了的一個禮拜日，爛子想起上次與青木相會時，青木說起月底的禮拜日，他要到帝國旅館，去聽慈善音樂會。青木那時並沒有對她說，『你也一起去嗎？』這在爛子很覺得孤凄。但青木之爲人，在那樣的時候，決不會開口，來邀引爛子的。講到這事，他是太純樸，太有品氣了。爛子這樣的解釋着。但與此同時，知道青木到日比谷，自己亦動身前去，那不免有些不好意思。不過她的心，一清朝就被牽引到日比谷了。她想到日比谷去看看吧。在那里會過青木先生，他也一定喜歡自己的前去。爛子漸漸兒

的決意要去：她站在大鏡之前，忽在鏡裏，發見一個人影。那是略形消瘦的都的丰姿。都儘立在爛子之後，始終凝視着爛子的體態哩！

『姊姊！爲什麼那樣的看我呢？』爛子說時回頭看都。

都默然要走到窗口。

『我在照鏡哩！姊姊，這條領可合式嗎？據說是表現派的花紋。粗粗一看，好像是縐縮的。』

『你到那里去？』都問她。

『想到帝國旅館聽音樂哩。今日天氣和暖呵！高興的很。這樣的好天氣。』

『一個人去嗎？』

『可是同去的人一個也沒有。』

『要堀田先生陪了去，就行了。』都這麼說時看看爛子。

『堀田先生自然很好。不過他不曾和我這種人同去的。』

都默然眺望窗外，她的心臟已激烈的鼓動。那明明是爲了對於爛子的嫉妬。

『姊姊，你不好與我同去嗎？』

『我不想去。』

『爲什麼？近來儘是等在家裏？』

『想出去的時候，是年青的時代呵！』

『那麼難道姊姊年事已長了？』

『像我已做了老婆子了。』

『可笑的老婆子！』瞳姊在離開家庭之前，亦好像說過這樣的話。瞳姊不知下落在哪

里哩！』

爛子對鏡的臉兒。忽而慘黯了。

都的心曲好像灌着沸水一般的難受。她給與姊姊以苦痛，現在以同樣的形式，報諸自己了，想到這事，都完全明白姊姊（瞳）所忍受的苦痛，是多麼的厲害呵！

『我要會見瞳姊哩。近來常常夢見她。』

都的眼裏湧上熱淚。

『爛子妹妹！你可曾到管先生的地方去過？』

都似乎要掩飾眼淚，這麼的問。

『不知那一天，去過一次。此後沒有去過。兩人預備同去一次吧？』

『你和我同去嗎？』

『噯！去的吧！』

『我要會見管先生一次呢！』

都的話，很是悲酸。

『那麼這次我去請他來吧！』

『噯！你去請吧！』

『什麼時候方便呢？』

『不錯！』都說着，暫時想了一下，忽覺淚珠橫溢，遂即匆匆說道：

『算了！算了！會見了也沒有辦法。請你不必硬請吧。』這樣說着。她踉蹌地走出房間了。

爛子不知怎的，自己亦悲傷起來。過了一會，那濃妝的粉面，流上了兩條淚痕。這淚痕，顯然照在鏡裏，所以又覺得可笑，獨自笑將出來。

『一個人笑着什麼？』母親俊子代都照在鏡中了。

『噯！母親！我就要到帝國旅館去聽音樂。』

『一個人嗎？』母親驚奇似的看了她一眼。

『可是沒有伴呵！但我料想青木先生也到那邊去呢！』

瞞了這件事，在爛子總覺得有些不妥。

『這樣！那麼一個人去也好，不過天沒有夜的時候回來才好呵！』

『噯！』

因了母親的話，爛子心神舒暢，穿好華美的印花衣服了！爛子的臉兒，映着黑地的衣飾。好像透明一般的瑩潔。

★

★

★

★

那天午後青木出門。他躊躇不決，還是到帝國旅館去，還是到中野去呢？前個禮拜亦想到中野去，終於沒有去。到『只有女人的人家』去，尤其是到年青的爛子這里去，這于心中有愧。但他不能把爛子的事去之于懷。一見爛子，世界彷彿光明了。既然如此，那麼在可能的範圍以內，造成會面的機會才好，但故意造出機會，在他是不會的。做這

樣的事他覺得可恥可賤的了不得。

乘市內電車到水道橋；爲要改乘省線，下了電車，渡水道橋，在嚮導牌之前要走上月台時，他又疑惑不決。到中野去是左手的扶梯，到帝國旅館去，是右手；他在這正中立了三四分鐘，這才下了決心，走上右手的扶梯。到帝國旅館去，雖屬無聊，但心中毫不赧然。況且今日到帝國旅館去，已對爛子說起過。說了到那邊去而反到中野，那就可笑了。這樣的打量著，在東京站換了車子，轉瞬之間，就到了有樂町，他要跳下車站的石階，再想不到爛子從軋票處的人叢中跑到這邊來了。因爲繼續想着爛子，現在邂逅相見，青木倒反臉紅了。

『啊！好呵！我正怕不能相會呢？』

爛子喜不自勝，將手拱在胸上說。

『那裏去？』

『你今天到帝國旅館去吧。所以我知道你一定在此下車，特地等着你。』

『那對不起得很。我就要走，你到那兒去呢？』

『我也想去呵！你不帶我去嗎？』

爛子這麼說時，青木的臉略略有些難色。音樂會，那是慈善音樂會，外交部的同僚，和熟人，是來得很多的。帶了既不是妻又不是妹的年青女子到那里，這在青木是難當的事。并且對於爛子的母親俊子，亦是對不住的。

『你有伴吧。』青木問她。

『不！』爛子答時動了心，面紅了。『啊！請你原諒。你陪我去，使你麻煩吧。我一些也注意不到呢！』

她的頭，如凋謝的花一般，垂下了。她料想：青木把帶已同去的事躊躇着；他是不喜歡與自己在一起。想到這裏，爛子的好夢，忽然碎成齏粉了。

看見爛子發着呆，青木益加發呆了。顧慮一點兒的體面，對她天真爛漫的請求，就躊躇不決；這是何等的卑怯呵！二個清白的人，約伴走着，這有什麼不好呢？于是青木辯解似的說：

『我倒沒有什麼麻煩。只是你的母親知道嗎？』

『噯！知道的。她說：如果有你到那邊去，那麼我獨自來也行。』

爛子忽又爽朗的說。

『是這樣嗎？母親也知道了嗎？』青木高興的說。

『噯！』

『那麼我也放心了。因為我還以為瞞了你母親，帶了你去是不行的。』

『這次的禮拜日，你盼待已久了吧！』

爛子已活潑潑地，毫無拘束了。

二人並肩走着，好像溫文爾雅的兄妹。

把灰色的鑽石，堆砌得很巧妙的帝國旅館，高矗雲霄，望之儼如埃及的宮殿，作不可思議的姿態。演藝場的入口，各式的汽車，或者停着，或者動着，或者倒駛進去，或者迴轉過來。

一到走廊好像進了迷宮，灣到那邊，昇到這邊，曲曲折折的進去，才到了寬廣的演藝場。周圍的牆壁，統是彫刻的粗石。施以金或青的原始的彩色。初入場時因為刺激太強，心中頓感不安，好像被建築物所壓倒的一般。

到席的時候，演奏還沒有開始。

『這樣的建築你喜歡嗎？』爛子低聲問着青木。

『是的。這是美國有名的建築技師名叫拉伊鍊所設計的。據說日本人只要飽看了各種建築式樣，再來看這建築，一定是說好的；但是初看的時候，總覺得看不慣呵！但據

說多來幾次，便覺得可以看慣了。』

青木講這些話的時候，穿紅袴的戶山學校的軍樂隊已上了場。那天軍樂隊的曲目，是威廉退爾。指揮者的棒兒一揮，春曉的好夢，恍惚地升騰了。那管絃樂的進行，變了突乎其來的雷雨，顫動在每個人的頭上，一忽兒，豁然清朗，浩浩蕩蕩，如千萬軍馬，銜枚疾走，于是聽衆的心，早就如行空的天馬，威武的跳躍。一室之內，湧上一陣拍手，一曲也就告終了。

『我很喜歡這一曲。』青木對身傍的爛子耳語着。

『真是，雄壯之極了吧！』

『我向來喜歡羅細尼。但衆口一辭說他好，反覺得不足喜歡了。只有退爾還是喜歡的。』

爛子微笑首肯。

第二曲是月光曲。再由指揮者的棒，揮着調子，于是那流出的節奏，好如夢見月光輝映的壯大的庭園，擴展開來了。爛子的腦中，忽然浮現了青白的月光。樹木靜悄悄的沉在夜之底裏。庭園的頑石，默然眺望着月光。于是有兩個戀人，喁喁情話。散步在那中間。走到隨便那裏永久是挽着臂兒。噴泉，散落在噴水池之面，白鳥游到兩人的腳根來。爛子恍惚垂了頭。挽了自己的臂膀走着的是什麼人呢？那就是青木。呵！果如這音樂中的幻想一般：兩人儘管可以生活過去；兩人的心，輝映着月光，可以永久相愛，融成一片啊！爛子的嘴唇裏，不覺溜出嘆息了！那實在是一種歡樂的嘆息，薄薄含着悲涼，正如雲兒含着淡月。

爛子又被拍手喚醒了。其後還應該有許多有名音樂家的合奏和獨唱。但她不知怎的疲倦已極了。她需要新鮮的空氣。

梵哦璘專家小坂井秀的查可夫斯基完了的時候，青木很殷勤的說：

『似乎有些倦了吧！出去散散步吧？』

『只消你高興。我稍微有些坐倦了。』

兩人悄然離了席，走入旅館（帝國旅館）正對面的日比谷公園。午後的太陽在前面的森林之上，閃閃地發光。

『啊！我好久不到此地來了。』

『我也如此。』

籐兒已將吐出嫩芽，小路通在那籐棚之下。二人並着肩兒走到那邊去。剛才聽過的月光曲的世界，現在似乎在白日之下實現化了。

兩人走過來的小路，分爲兩叉。一到花園中，一到森林中。青木停下腳來：

『到那里去呢？』

『無論那一方，只要你所歡喜的。』爛子說。

青木暫時眺望兩條路的去處：

『那麼，走這邊吧。』

兩人走着青木所指示的花園一方。在近傍的森林中在那「彼岸櫻」的樹梢，不知是否心理作用，居然微帶紅色。草地于枯萎之中，亦斑駁地萌着綠色。路之兩側，有縱橫的花圃；粉黛色的薔薇花珠，一點一點地正要萌芽。

『我今天高興得無以復加了！』爛子不意說出這個話。

『我，不知怎的，也很愉快。』

若有人問幸福的模樣，誰也要指出他們兩個人。兩個人在口上，不說愛，也不說戀。但兩人靈魂的結合，比了羅蜜歐與朱麗葉(Romio and Juliet)也許更其純潔，更不自覺呢！

卑劣者

堀田子爵，正惟是今日，要對都作最後之處置。他生恐太遲了。遲了以後就非同小可。倘使兩人的關係，被爛子所知道，那麼對於爛子的希望，也將成爲泡影。所以從自家的女僕處，聽到爛子出去的消息，他就穿過庭園來訪篠崎家。

他如家族一般，自由的升堂，入室，走進都的房內。都正翻攏倦讀的雜誌，凝視着花瓶中的水仙。

『都女士。』

被堀田一叫，都回過頭來；她的臉色，已是蒼白了。

『今日天氣好呵！原來，馬上就是春天了。』

這樣說着，他拿起都所翻攏的雜誌。都默然發顫凝視堀田的側面。

『並不是很有趣的書呢！那麼，怎麼樣呢？我爲了那事，拿了些東西來了。一天一天遲延下去，那就漸漸難辦呵。』

都默然不答。

『默着，豈非不懂嗎？你那一天，不是承認過的嗎？你算作被我所撫慰，吃了這個吧。遷延一刻鐘，兩人也是相互苦痛的。沒有什麼可怕，也沒有什麼危險，只要吃了這個，一切統統解決了。』

『我不高興！』

『呸呀！』

『是！不高興！』

『說蠢話！』

『你回去吧。』

都用力的說。

『咁喇！就是不催促，我也當即要回去。然而已到了這個地步。』

『我已明白了。我無論怎麼樣，不聽你的話，請你回去吧。』

『頑固貨！蠢東西！』

『可以算了吧！』

『你不吃嗎？』

『我立意不來靠着 you！』

『說些什麼？你不愛我嗎？』

『這句話，是只配我說的！你回去吧。』

『啊！不必爭吵吧！只要吃了這個，你與我便可和好如初了。一口吃進就好了，放心的吃吧。』

堀田要將一包藥粉，交給都的手裏。

都臉色慘然，把他擰開。

『不！好了！用不到你那樣卑劣者的照拂了。我自己所做的事自己負責。』

堀田不覺苦笑：

『什麼？說是卑劣者？那麼以勇者自任的你，說是一個人料理那腹中之物嗎？』

都看見男子的態度過于卑鄙，險些兒要滾下眼淚，好容易才得忍住。（而堀田又進

一步說道：）

『啊！那要謝謝你。那嗎。你不會說什麼堀田的兒子吧。』

『噯！決不。稱他爲堀田的兒子，那是羞辱了生出來的小孩！如你這樣的卑劣者，

不會稱你是父親的。』

都說着，哇的一聲，哭不可仰了。

『誠然！你真紮硬！我當助你。可是後有怨言，可不行的。』

『噯！決不。我將忍受一切毀謗，獨自養育我的小孩！請你不必費心吧！』

『我當盡力助你，我當用我的全力。』

堀田一面苦悶的說，一面匆匆地回去了。都因為感傷與悲恨，哭昏了三四分鐘。好不容易蘇甦過來，把哭濕了的臉，抬起一望，却有子爵棄在那裏的藥包，映到她的眸子。而且那就在都的膝前呢！

損傷

管爲了失戀的煩惱，一時縱酒度日。見他在本鄉第三丁，或湯島附近的飲食店，攔杯消愁，臉色慘蒼的模樣，誰也要悲傷他的前途。然而他和善的良心，漸漸拉住了他日就墮落的靈魂。他一點一點醫好了自己的損傷，於是對於自身，亦振作起來了。他的

人格，爲了失戀，益發深沉了。爲此，他以畫家而觀察事物的眼，增加了一層的敏銳。

此刻她從宿舍的窗口，看着街道，對面一家的牆上，有一只鴿兒，呆呆地停着。他看了鴿兒的鈍如磚瓦的顏色，彷彿看見了自己憂鬱的生活。那是自己過去的生活的色彩。正惟那活而不動的鴿兒的顏色，是自己過去的日子。他覺得那里有東洋畫的幽靜的氣品與趣味。覺得那是靜物的極致。

『喂！管君！』突然有一個人走進他的室中來。不速之客，不外是湖舟罷了。他默然回頭看湖舟。

『我昨天到中野去了。爲了去接洽先生的週年忌的辦法。可是！你！』湖舟驟然改了語調。

『你！你！你還愛都女士嗎？』

『怎麼問起那樣的話來了？』管把神經質的臉，益發險惡了。

『咿喲！並無別種理由。只是你如果還有一點兒愛着都女士，我便有點事，要說給你聽哩！』

『什麼都女士的事，聽她去好了。』

管雖說的爽朗，但看他利時發紅的臉色，也可以知道他只是裝強好漢罷了。

『那麼我就不說罷！』

『說說倒也不妨，你既要說。』

痛定思痛的管，蹙着眉頭說。

『那嗎，我說罷！都女士似乎要生小孩呵。』

管默然看那鴿兒。他的臉上，浮上激烈的苦痛的顏色。

『那是什麼話？你剝苦我嗎？』

『咿呀！若單只要來剝苦你，我也不來和你說了。我要說的，不但這一點呵！』

『算了吧！儘夠了！』管背過險惡的臉去。

『咿呀！這次要說的事，是必要的事。都女士頻頻問起你。那問法，不是普通的問法。似乎很想念着你哩！』

『夠了夠了！免開尊口！』

『咿啲！請再聽下文！那女子，好像被掘田拋棄了。料想一定如此！』

管面如灰土並不作聲。

『那是常有的勾當，只要小孩生進，男子的愛情就衰了。她似乎明白了男子的薄倖。于是對於含有真意的你的愛情重複眷戀起來。女人這東西，大抵是如此。不到無可挽回之後，是不會瞭解男子的真愛情的。』

『已經夠了！夠了！太囁嚅了！』

『不要聽嗎？』

『不要聽。』

『可是，事已至此，你非得平心靜氣，聽我道來不可了！那個人，現在似乎醒來了。并且盡量感得自己的罪惡呢！而此事又不能與母親相商，只有獨自苦悶着。她渴望搭救呵！但她無論如何的苦，決沒有求救于你之理；于是以女子的弱點，想到你昔日的愛情，而儘管在想着你吧！』

管仍是默然。

『都女士已經是被污了的身體，所以與你的關係，不能回復如初。但你何不到中野去一次呢？我不妨和你同去。你只要給都女士會個面，也就減輕她一點重荷了。』

『你要我再去受一次辱嗎？』管目光兇狠。

『啊！算了，算了！不必如此盛怒。你不去嗎？和我。』

『我對於被掘田所玩弄的女屍首，沒有什麼相干。』

『哈哈！這些最後通牒式的話，無論何時可以說得的。在說出之前，何不仔細思考思考呢？你從前的愛人，被人打倒而求救于你。你把這個……』

『你捉弄我嗎？』

『捉弄！說蠢話！我雖是這樣的人，但還不至于以那樣的問題，來捉弄朋友的。』
這次是由湖舟嘔氣了。

『咿喲！總之，今日不必說了吧！』管淒然的笑。

陰謀

子爵隨隨便便地走進都的房中來。都沒有心腸打招呼。

『都女士，那次的藥？』子爵低聲的問。

都默然從抽斗裏，拿出一包藥。都的白胖的手，微微有些打戰了。

『那麼你還沒有吃。』

都仍不作聲。

『爲什麼不吃呢？』

都橫搖了搖頭。

『那麼請你拿到別處丟了吧！』

都拿起藥突然投向身傍的火鉢中。藥發出奇臭，拍的拍的，燒起來了。

『尷尬的很！燒在這樣的地方。』

子爵作不快的臉色，但馬上鎮靜下來：

『你看怎樣？今日我想坐汽車到銀座，你願同去嗎？這個好天氣，跑些遠路也不會

冷了啦。』

都好久不接觸男子溫柔的態度，這次雖不知道他出于什麼動機，但歡喜終究是歡喜

的。她甚至猜測男子的愛，已經復活過來了。于是子爵又殷勤的說：

『我與你，也好久沒有同乘汽車了。今天，可不好很快樂的去兜兜風嗎？』

『啊！爲什麼獨有今天講起這樣的事來了？』

都漫然的說。

『你所謂「獨有今天」，是什麼意思呢？還不是始終如此嗎？』

『始終如此！你如心口合一，我不知怎樣的歡喜？』

都喜不自勝，把近來男子的薄倖，似乎全已忘記。

『那麼，此後，永遠實行這句話。快些準備吧！』

『我這樣的身體，還不妨坐汽車嗎？』

『怎麼不行，但坐不妨。這樣好的天氣，乘車遠行，即于身體亦必有益。呀！快些，衣服就這樣也使得。』

『可是外褂也得換件來。』

都很高興的到後面去了。都猜想子爵的愛，已經復活；立刻被子爵的快活所勾引，漸漸快活起來了。

換好衣服重復出來的都，一面牽正綢外褂的衣襟，遮掩着肚子，一面對子爵說：

『我並不怎麼醜相嗎？』

『自然沒有什麼醜相的！那麼，去嗎？』

『噯！』

兩人並坐的汽車，由大久保入了市內。比了平常，格外開足速力，所以車的搖動，好像很是激烈。從牛込出了茶之水再由神田橋直衝過宮城前，開向日比谷來了，子爵若有所思的說道：

『我本想到花木吃飯去，但今日要到八百善一帶，嘗嘗純粹的日本菜。喂！你開向

『向島吧！』

子爵的最後一句話，吩咐給車夫。

車打回頭來，從東京站出日本橋向兩國開去。嘔吐的時期，雖已過去。都因為長途坐在汽車中，已覺得不舒服了。

那是從濱町河岸，橫渡兩國橋的時候：

『還有不少路嗎？我略略有些難過了。』

『那麼不要到向島去，還是到田端的自笑軒去吧。』

這樣說着，不待都的作答，子爵命令車夫了。

『抱歉的很，請你開到田端去。』

車渡過兩國橋，馬上退了回來。

都的苦悶，漸漸厲害起來了。不知怎的肚子如攪動模樣一陣陣地疼痛。

『你到何處下車，我很不舒服了。』

『再要二十分鐘。』

『可是難過的很！』

『在這樣的地方下車，也沒有可去的地方！』子爵粗暴的說。

車通過不忍池畔的時候，都忽然想到自己腹中的小孩了。她想到子爵今日無端叫她坐汽車，不覺把刺心的恐怖，湧上胸際。

這是一刻也不能乘坐的。

『你請放我下車吧！請放我下車吧。』都險無人色，身體顫顫地發着抖。

『什麼？如痴人一般。』

『放我下車！放我下車！』都哭出聲來。

『有什麼要緊呢？』

『我對你……』都哇然大哭。

『哭就尷尬。不要臉！街上的人不是看着嗎？』

子爵要掀起都的臉來。

都把手帕掩着眼，戰慄着兩肩。

『只是哭泣，請不必吧！不要臉！這是街上呵！』

『你！你！』

『你說什麼？』

『你瞞了我？』

『我瞞你？』

『放我下車吧。』

『講這樣的話是不行的。』

『我……』

『到了此刻，這樣的無理取鬧，真是尷尬的很！你担心肚裏的胎兒吧！要是這一點兒事。可以使你流產，那我不必多担心事了！』

子爵頑笑着。那個笑，如惡魔的笑，討厭得可怕。

『不！請放我下車吧！』

這聲音簡直是掙出來的。子爵又是頑笑。都于是手忙腳亂要打開隔在車夫與乘客之間的玻璃窗。

『做什麼？』堀田緊緊握住了都的細小的腕部。

『我要車夫停下來。喂！停下來！停下來！』

都隔着玻璃叫着。車夫聽見那聲音，回過頭來。

『咿啲！不妨！駛去吧！一直駛去吧。』

汽車增加了速力。

『你，你！』都站起身來，將手搭在子爵的肩上怦怦推動他。

『停下來！停下來！』

『有什麼要緊呢？再是片刻就是！』

都掙出了迸死的聲音說道：

『停下來！』

『駛去！更駛去。』

『不許駛！不許駛！』

車夫好像是依子爵的話的，雖不時回過頭來仍疾馳到動坂去。

都哭伏在子爵的膝上了。

『那里！用不到擔憂的。幸福是從這些地方進來的。』

都出其不意，向子爵的膝兒咬去。子爵愕然猛披都的面頰。接着，她的項頸，如貓兒的項頸一樣，被男子所抑住了。

子爵這才對車夫發着雷霆，

『灣到左手，就停下來！』

汽車從電車街，灣過了有崗警台的路角，就驀地停止了。

『呀！像你這樣不知好歹的人，獨自下去吧！』

都因為過于興奮，並不開口。汽車丟了都，循原路開回去了。

都感得激烈的暈眩，凝視那馳回的汽車，不禁嚙唇悔恨了。在路上走了二三丈，那揮拭不乾的眼淚，等候有個歸宿呢！

那汽車停止的地點，是從藍染町到本郷台的彌生町的街路上。都恍惚知那坂路的右側，有管的宿舍。

那時湖舟與管談話，談得乏味，正從宿舍的窗口，俯矚街上的坂路。坂路正在黃昏黯淡中。

『喂！你看一下吧！』湖舟叫管。管走到窗口，看到湖舟所指點的方向。這時汽車正發出爆音，開動了，從汽車跳下的婦人，立在那里，相距不過三四丈之遙。

『很像美人哩！那個婦人。』湖舟說時，管很苦痛的默着。

『頗有些像外交官的女公子哩！啊呀！那肩兒的曲線，啊喲！奇了。可不是略帶積喪嗎？啊呀！可不是哭着嗎？真是好姿態。』

湖舟很快的從桌上拿了一本速寫本，颯颯的畫出那婦人的形容。婦人走上些坂路，似欲折到右手的路徑。

『啊呀！可不是都女士嗎！』湖舟喊着。

『呆話！』管勉強要打消自己的視線。

『咿！總覺很像。可不是來訪你的宿舍嗎？』

兩人屏着息，看着都的進路。過了四五分鐘，婦人又現出于路次的入口，且抬起頭來，望了一望坂路的上面。白的臉兒，滿可看見。但昏暗比了前一刻略又濃密了。

『是都女士，確是都女士。』

湖舟萬分自信的說。管亦覺得很像都女士，已經無可打消了。

『一定來訪你的宿舍的。一定的。』

湖舟雖是這般的說，而婦人却是蹣蹣跟跟走向電車路一邊去了。

『是怎麼樣的呢？若是都女士，除出到你這裏來之外，再不會躑躅在這一帶的。可

又不是折回去了嗎？』

湖舟很是驚訝，側着頭等着，而婦人却在電車街上薄暮通明的混亂中，消却了影子

湖舟惘然繼續望着窗外。

管的腦中，亦印上那泣着的婦人的姿態。在那美的姿態裏，似乎寄宿着不勝坦負的悲苦。不消說，那不是都女士吧！然而湖舟所說的話如果屬實，那麼都也許悲苦難遣，使她于白日之下，咽泣于大路之上吧？管的心中對都本來懷着憎惡。至此那憎惡的鋒芒，已有一些兒軟弱下來了。

天國與地獄

那是春天的初夜，中野庭園中的櫻花，已一枝兩枝的開放了。都正躺在床上。她自從與堀田同乘汽車到東京之後，二三日來，儘是這般躺着。她並不是有什麼地方不舒服，只是在以前，腫的愛人爲妹所奪，腫爲了強烈的煩惱，不高興與誰見面；同樣，現在都與家人交口，亦覺得苦痛了。然而在「戀之地獄」受苦的，也只有都，在相隔一隔扇

的彼方，爛子正遨遊于「愛之天國」。那天晚上青木因好久不來，特地來訪問爛子的。

晚餐用過，爛子將青木領到自己的房中。房隅有披亞娜一架。披亞娜上面的樂譜，正翻開着西班牙的塞拉那特(Spanish Serenade)的一頁。(按，Serenade爲一種晚間所唱的歌曲，情人對那情婦的窗口歌唱的。)

爛子坐到披亞娜前面的圓椅上，一只手搭在鍵盤之上，回頭問着青木。

『要不要彈些聽聽嗎？』

『千萬請你彈一曲。』

『可是我全然外行。』

『不妨。因爲我也不很懂的。』

『啊！說笑話。你聽！給你講些故事吧。我前天讀杜思屠也夫斯基的罪與罰。』

『呀！是那個嗎？我還只讀過半部。那拉斯可爾可夫，是怎樣呢？他殺了放債的老

婆子被警察發覺了嗎？」

『噯！可是並非被發覺。那是自首。啊呀！有一個叫做蘇尼雅吧；那賣淫婦蘇尼雅與拉斯可爾尼可夫相會面，蘇尼雅讀聖經給拉斯可爾尼可夫聽的吧！』

『哈！我到這里知道了。』

『還沒有讀到那邊嗎？』

『噯！』

『我最喜歡那些處所。蘇尼雅讀聖經給拉斯可爾尼可夫聽，于是勸他到警察這里去自首。』

『哈！』

『啊！你儘站着嗎？坐到這邊吧！』爛子說時把椅子放在自己的身旁，但因放得太近，青木坐不下去，只是手足無措，爛子看到這個情形，亦不覺面紅，移開了椅子。

青木坐到那個椅子裏。

『于是依照蘇尼雅的勸告，拉斯可爾尼可夫到警察這里去自首了。』

『呵！原來如此。』

『可是蘇尼雅，是愛着拉斯可爾尼可夫的，而拉斯可爾尼可夫終于充軍到西伯利亞了。』

爛子的臉上，閃耀着感動之淚了。

『于是蘇尼雅一個人偷偷兒的從聖俾得堡，趕在拉斯可爾尼可夫之後，到西伯利亞去。并且獨自，做裁縫度活，每到星期，去會見拉斯可爾尼可夫。』

『原來如此。』

『可是拉斯可爾尼可夫每逢蘇尼雅來，終是默然不說話。』

『噯！後來呢？』

『于是，蘇尼雅，孤軍單地從牢獄回來了。可是有一個禮拜，蘇尼雅會見拉斯可爾尼可夫的時候，傍邊沒有一個人。但他們都是默然，誰也不發一句話。于是不知怎的，兩個人的眼裏，淌下眼淚來了。』

爛子被自己的談話所激動，聲音有些咽住了。

『于是拉斯可爾尼可夫默然握着蘇尼雅的手。』

『原來如此。』

『從那天起，拉斯可爾尼可夫在牢七年，才得出獄，而在兩人，則如七日一般的短促。……書上是這樣的寫着。』

爛子講到這裏，她的眼裏已滿含了眼淚。青木默然注視着鍵盤之上。

『我以爲那二人的愛，真是潔淨的。那真可以說是純潔的戀愛吧。』

這樣說着，突然之間，爛子笑逐顏開，掉過身來重向披亞娜了。房中的空氣靜靜兒

的顫出塞拉奈特的曲子。青木與爛子的愛情，跟着這歌曲，益發柔媚的流出了。二人正如剛從牢獄出來的拉斯可爾尼可夫與蘇尼雅一般的幸福。

都在鄰室躺着，聽得披亞娜的聲音。爛子與青木漸漸接近起來，這在都定是喜歡的。因為她恐怕堀田被爛子所奪，現在可以免了這種淺陋的恐怖；從這一點，也夠使都想像鄰室二人的幸福。于是又回憶到，在自己的身上，也曾經有過同樣形式的幸福。那不是她與堀田之間所發生的各種的胡行。管！正惟管，給與自己以純粹的幸福。不！正惟管是能夠把自己送到純粹的幸福之國的愛人呵！

她這麼想的時候，流之不盡的，仍是淚珠兒。都聽聽鄰室的琴聲，在枕上轉輾地納悶。自己不忠于管。從他親厚的愛的手裏，滑了出來。真是慘酷的不忠呵！灰了那管底純潔的心。管比了目下的自己，一定更要苦痛哩！她的良心現在密密地責備着她。並沒有對管謝過一句罪。與他會見時，定要投身於管的前面，向他謝罪，那麼剛才心中的苦

痛，也可得救一半了。可是自己連這一點勇氣也沒有，還不如寫封信也得謝謝罪吧？

但信寫了兩三行，被自己寫着的字句所激動，又不覺哽咽了。

『那一天由我去看他吧！』

這樣想着，立了起來，但不意之間，她看着自己的腰帶以下的身段；一看崛起
的模樣，便將一切銳氣，付之烟消霧散了。

『啊！』這樣叫着的都，又倒在棉被之上。從隣室裏，爛子的獨唱，和着琴聲流了
過來。靜靜默默，飄飄渺渺，輕逸得如月兒之方昇。

月光何皎潔，

樹葉在情話，

爰有戀人倆，

幽會在其下。

我做竊聽者，

但聞男的話：

『請你勿怒吧，請你勿怒吧！』

聽着爛子的獨唱。都才明白沒有被肉慾所沾污的戀愛底珍貴。正惟沒有被肉體所沾污的戀，才永遠有着光輝。正惟沒有被肉體所沾污的愛，才永遠的喜悅，永遠的有望。正惟沒有被肉體所沾污的戀人倆，才始終是住在天上的樂園的。一旦知道了肉體的味兒，那麼無論怎樣的戀人倆個，即使繫連在一起，亦不過在戀之地獄，打着滾兒罷了。回憶那樣純潔的戀！都又把慘遭背棄的管的丰姿，重新活躍在她的腦際！

輪迴

對於都，已失了一切的興味，而對於爛子的肉體，還不能染着一指，掘田這一番焦

燥，只好發洩之于柳暗花明之巷了。但在他的眼裏，那些以黃金賣戀的女人們，已覺不能滿足了。在爛子的肉體上所具備的，使人消魂的處女的芬芳；在這一般女人，那里還有呢？某一個晚上，他與友人同在新橋的會館，直玩到了十時相近，但與藝妓們談些懶散的笑話，驟然覺得不堪，于是驅了汽車如逃跑一般從東京回到中野之家了。在這樣的夜裏，爛子以極其爛熟的肉體，同住宅內，這對他是極強的誘惑。出無論怎樣的代價都可以。即使使用結婚的手段，也是不妨，只要把她占爲己有。他想着這種事情，下了汽車，不到自己的畫室，而走近爛子的屋子來了。

已經睡了罷。篠崎家已全黑了。但只有爛子一間的窗門，似還亮着。子爵停下脚，眺望那窗兒。于是窗內披亞娜的最弱音，微微兒的聽到了。聽了那個彈法，馬上知道那是爛子。堀田耐不住要會見爛子了。

他沿着庭園，要到爛子的房間的窗下。那時候披亞娜戛然停了。并且過了一會，窗

帘左右掀開，爛子的半身，後面映着電燈光，露出來了。她憑着窗檻，靜靜地眺望夜的天空。

她現在想着什麼吧，堀田這般想時，心房如少年人一般地衝動了。

爛子馬上曼聲哼出歌來。

櫻桃櫻桃，我的寶寶，

今日天晚，好好睡覺，

明日起來，給你櫻桃！

.....。

子爵走近窗兒了。但心想突然現在爛子之前，這不免使她驚慌，所以隔着幽暗，低低叫她兩聲。

『爛子女士！爛子女士！』

爛子默然看着暗的庭院。

『是我呵！』堀田從樹間踱出了。

『啊唷。』爛子驚叫。

『今日到東京，剛才回來呵！我聽到你的披亞娜，所以很失禮的觀望了！』
這樣說時，走近窗下來了。

『已晚了呢！』

『你一個人嗎？』

『噯。』

『這些時候，歌以不唱爲是呢！』

『爲什麼？』

『說到爲什麼？像我這樣的人，不是躡着腳來了嗎？』

『若是你，便不妨。啊，請進來吧。』爛子一面倩巧的笑，一面說些笑話。

『噯！謝謝你。』堀田因了爛子的話，真是樂不可支。

『請上來吧！』

『前門已經關了吧。』

『我去開呵！』

爛子要繞到前門去，堀田止住她說。

『咿呀！請不必吧！』

『爲什麼？』

『還是隔窗談話的好。隔窗談話，有塞拉奈特(Serenade註見前)的情調，有什麼不好呢？倒是這般的秘密相會……』

『啊！可是在那樣的地方，豈不失禮嗎？』

『誠然，與貴婦人隔窗談話，該算失禮。』

『啊唷！我說是我失禮呵！』

『那麼，但請放心！』客從前門，戀人從窗口，「西班牙似乎有這個俗諺的。」

『啊！那倒不好。你說那樣的話。』

『咿喲，只要你原諒，我儘可從窗口上來呢！』

『做這樣的事！如果跌了下來。』

『哪里？我是很有把握的。在學習院時代，我是機械體樣的選手呵！』

『任你是選手，能夠飛過這般高的地方嗎。』

『奉命了。那嗎，請你原諒！』說時，子爵很輕快的將上半身，爬到窗上了。

『怎麼樣？』

爛子拖進他的身體。

『啊！了不得了！』說着微笑。

子爵坐在窗檻暫時凝視爛子的臉兒。

『爲是麼這般瞧着我的面龐？難道臉上有什麼東西不成？』

『噯！』

『啊！真是有着什麼嗎？』爛子摸着自己的臉上。

『有着呵。』

『說謊。』

『不錯，不錯，有着謊話呵。』

『討厭的人！』

『咿喲，並不是這個話。你對我有着謊話了。』

『啊！哈！哈！哈！』

『猜着了吧！』

『可是，我有過什麼謊話呢？』

『你，記着嗎？春天？』

『說是春天？』

『春天不是來了嗎？』

『呵！春已來了。那嗎你說什麼呢？』

『那嗎，那一天講的話，到了幾時才行呢？我每日每夜，只想着這事。喂！快些給我……』

『是什麼？』爛子假裝不知的返問。

『你不是與我相約，到了春天，答覆我的求婚嗎？』

『啊！』

『啊！難道沒有的嗎！你的確說過吧：等到春天。』

『怎麼生了這個心思了？』

『端的、殘酷的很。這樣的無責任、殊屬尷尬。』

『可是我好像隨便說說的。並沒有作爲認真。』

『那真殘酷。那麼重新請求吧。請與我結婚。請你認真的想一下。噯，爛子女士。我爲了你，願意貢獻一切，生平的一切。噯！爛子女士，好吧！』

堀田這樣說時，握住爛子白嫩的手腕。

然而爛子如白鰻一般，滑脫了手腕說道：

『然而那樣的事，非少加思考……』

爛子的臉，有些蒼白。

『不消說，應該思考。請你思考一下吧。好好兒的思考一下吧。你如果說「讓我思

考一下」那我儘管等着你。可是在這時間，請你不要應許別人呵！」

爛子默然點了點頭。

『那麼，不論到什麼時候，我等你吧！那麼再會，請安置吧！』

這樣告了辭，早就從窗口跳下身體，消在庭園暗處了。

爛子默然沉思，悵望那堀田所從去的闇處。于是微聞衣衫飄拂，背後的隔扇，悄然地開響。無端掉轉頭來的爛子，于驚慌之餘，幾乎喊出聲來了。那因為姊姊都，臉色慘淡，悚立于門檻之上。

豐滿的兩頰，已是瘦陷；眼睛裏閃着一種怪異的光。

爛子一見姊姊反常的形容，一時找不到話講；她好像受人捉弄的小孩，低着頭兒站着。

爛子以爲姊姊一定來責備自己的！而都却很溫柔的走近爛子之傍：

『爛子妹！』

『什麼？』爛子很戰栗的抬起頭來。

『你知道堀田先生是怎麼樣的人呢？』

『不知道。』

『你不知道。』

都暫時默然。

『你以為青木先生是怎樣的人？』

爛子默然不答。

『看錯了男子，一失足將成千古恨。我常聽瞳姊是這樣的說。』

都回憶到與堀田作最後的致命的會合；那時候，剛欲動身出門，被瞳姊叫了去說了一番話，這番話，從今想來，真是悲欲斷腸，真如鐵鞭似的，抽打着自己。然而那個話

，非背給妹妹聽不可了。

『但是我的個性太強吧！我以為只要照着我的自信幹將去，沒有錯誤的。可是那就是錯誤之源。』

都靜悄悄地說着，那忍着熱淚的樣子，顯然可以看出。

『溫柔的男性，似乎是不能滿足的。不會獻媚的，似乎是不能滿意的。然而真正的愛人，往往是不善辭令，不善打趣的呵。』

都犧牲了自己的貞操，才得知道的關於男性的知識，終于說給妹妹了。但妹妹毫不作聲的聽着。

『青木先生這一個人，那是好人。高尚可靠，那個人真是不會錯的人。我看見爛子妹與那人交際，真是很安心的。但是……』

都稍微有些訥訥不能出口了。

『剛才到此地來的，不是堀田先生嗎？』

爛子頭也不抬的答道：

『噯！不錯！』

『與堀田先生那般人，在這深夜談話可不行的。來日方長，與堀田先生那一班人，務請不要交際。爲了爛子妹，我是這樣的說了。』

都把瞳警告自己沒有容納的話，現在却要爛子容納呢！人間的業障，是無邊的輪迴。負了人家使之苦痛，終有一天輪到自己身受其苦的。

爛子默不作聲。

『噯！請不要與他交際吧。我懇求你。』

爛子又是不語。

『就是他上門來，也不必過于理睬才好！』

『可是那是不可能的。』

『啊！爲什麼？』

『究竟那個人，對我沒有做過壞事。』

都作色道：

『大姊姊不是關照過你嗎？』

『不過，我也有我的交際！』

『啊！』都瞠目而視。

于是直到昨日，以爲毫無惡意的爛子，今日比了自己居然還要剛愎，這不免使人驚奇。

『與堀田那些人交際，假使發生什麼意外，我是不能負責的。』

『好啦！』

『啊！』

『在我也自有打量的。』

爛子臉無人色的細語。反抗姊姊的都，那里還有埋怨爛子的權利？

美麗的姊妹，背着夜已深更的春宵的窗兒，儘管相對無語。

瞳的下落

爛子現在的生活，覺得幸福到了極點。她所愛的青木，以日與俱深的情誼，來愛着她。而另一方面，子爵在她的脚跟，敷設一切的讚美之花。那在少女如她，沒有不心中暗喜。然而她却不能忘記一椿煩惱。

那就是瞳的下落，幾乎已近半年，還是不能分曉。她很想要一次會見姊。母親俊子，雖是慈愛，却無真正的理解。對着瞳姊是可以打開一切與之傾談的。就是自己對于青

木的心情，亦只有對於瞳姊，可以傾吐呢！

今年的春天，亦已漸漸的遲暮，庭中江南竹的竹林裏，長出新筍，大楓日復一日，伸出水綠的芽兒。然而瞳的消息，一點也不知道。

起初俊子以爲不久就會回來，安然處之，但到了這時，知道她真的不回來，這才漸漸的着急。她是樂天家，是任情恣性者，但因丈夫的死亡與長女的脫離家庭，意氣也就薄弱，無端會淌着眼淚。

那天晚上，是靜悄悄地晚春的晚上，夜已深更，爛子坐在母親的身傍。都，天一昏暮，就入閨中睡了。俊子開始說着淒涼的痴話。

『我想請風水先生來，看看這屋宅。』俊子說。

『什麼風水，那是迷信。媽媽。』爛子說着笑了，一面繼續編物。

『可是我覺得住在這宅子，「不幸」，似乎繼續的來了。』

『媽媽，你想到瞳姊的事嗎？』

『那孩子，雖也担心事，但在目下，那都……』俊子這樣說時，嘆了口氣。

『都姊姊怎麼樣？』

母親很稀奇的看看爛子的臉。

『你還是黃口的小娃子。』

『爲什麼？』

母親默然不答。

『呀！媽媽。』

爛子這些語調與平常有些不同，似乎很是認真，所以

『什麼？』俊子這樣的問。

『姊姊不結婚，妹妹不能結婚嗎？』

『那樣的規則，是沒有的。』

『那麼我比姊姊們先結婚，不妨嗎？』

『你已經想到這些事了嗎？』

『但是儘管這般下去，媽媽也是爲難吧。』爛子講話的伶俐，真是聰敏過于她的年齡。

『你們早些嫁到好地方去，在我是再好沒有了。但是，爛子呵！我是常常對你們說起的！不論在什麼境地，若干結婚之前，發生了非同小可的事，那是無可挽回的呵！如像都的樣兒……。』

『說是非同小可的事，是什麼？』

『呵！你沒有注意到都的樣子？』

『沒有。』

爛子究屬處女，無論怎樣的伶俐，也注意不到都的肉體的變化。都亦十分留意，遮掩爛子的耳目。

『對咯，你還是從容不迫爲是。你姊姊爲那……』俊子臉色黯然了。

『噯！怎麼樣的？』

『已經六個月了。也許七個月了，也未可知。』

『是什麼？』

『肚子裏的小孩呀！』

爛子剛才知道可怕的實據，面色禁不住蒼白了。堀田欺負了腫，更玩弄了都，這事會聽管說過的。但再也想不到在姊姊的腹中，潛着這樣可怕的實據。

爛子因爲過于恐怖，說不出話了。

『還是我的不好！我以為養在我家的女兒，與年青的同輩交際交際，也沒有什麼要

緊。并且你們統上學校，所以萬萬用不到那樣的担心。那知現在的女孩兒，因為伶俐些，就在結婚之前，允許了肌肉？那樣的蠢事……』

長在柳橋妓館，不曾受過教育的母親，過于相信現代的教育了。

『如像我，曾經做過侍女，對于客人雖有種種的交際，但那樣浮薄的事，一些也沒有做過。況且是進學校的都那里想得到有那樣的事？』

爛子覺得連自己也沒有了體面。

『可是姊姊要結婚吧！』爛子費盡全力為姊姊辯解。

『如果肯結婚，那也好了。對手者，……不但是堀田先生，凡屬男子，既有一次，將女子成爲己物，那麼結婚可以聽便的了。』

母親深知男子的心理。

爛子心裏受着激動，一時默默無語。與男子交往，那是多可怕的事呵？她也全然領

會過來了。自己也非得有更其鄭重的考慮不可。對於堀田尙且如此，何況對於青木呢？

爛子走到自己的房中來了，她開了電燈，房中通明。桌上爲青木編的花邊肘墊，差不多正要成功了。但是，今夜沒有心思再做這工作。因爲那姊姊肚裏的小孩，開始宿在她的腦中！

姊姊果真有胎兒，這使爛子不能輕易放過。只是她對於青木的愛，已是陶醉的，不得。

苦悶的成長

都在床上，每夜每夜的掙紮着。實際只消沒有胎兒，也如腫姊一般，自己也要離開家庭了。但她鎖着一個大鎖。那就是腹中的小孩。而且那個鎖，一日一日的加重，幾乎要使她動彈不得。并且轉瞬六月終了，馬上就是七月。

她煩惱已極！她又沒有那麼柔順去對母親吐露一切，曲與相商。至于對那堀田，因了悲恨，也沒有再與相商的心腸。她不願低首下心，甯可獨往獨來，努力奮鬥，獨自殺出一條血路來。但她又沒有什麼力呵！

人們陷于窮境，定要有所依附，如像依附上帝，依附父母。而都沒有可以依附的東西。只是回憶到管對於自己的柔情美意。不消說，管以前的愛，已是覆水難收，她亦不想恢復過來。只是世界之上，一直掛念自己的只有管一個人，這事使她難于忘情呵！

某一天夜裏，從昏暮以後，也幾次三番，想要寫信給管，向他謝罪，但落筆便是誤寫，于是都和平常一般，滅了燈兒就寢了。但眠床也還不是平安的場所。她閉着眼睛忽而想到死了。僅僅殺了小孩，固然是罪惡，但母子同死也許不妨吧。

『我死吧！死了以後。我所做的錯誤，可以從世上洗拭一清了！』

不過，死了以後，管先生與姊姊，他們也許悲傷我。也許饒恕我的罪惡。但是那子

爵是否悲傷呢，是否受良心的譴責呢？那就不得而知。不！不！反而拍着手喜歡得很吧！想到這裡覺得死又太呆了。

然而一天一天，大起來的胎兒，怎麼辦呢？那是無可遁匿的龐大的實據。

母親房中的時辰鐘，已經敲了八下。心想夜還早呢，忽見側門開處，進來一個女僕。

『喂！小姐，你睡了嗎？』

『噯！』

『客人來了。』

都以為又是堀田，胸頭仍是煩躁。

『那一個？請你說「睡了」吧！』

『是湖舟先生！他說定要會見你！』

聽說是湖舟，都的心胸紛亂如麻。說不定爲了管的事。果然是這事那就很想會見。但自覺睡得慵困，殊覺羞見人面。

『如果不是要事，請謝絕了他吧！』

女僕出去了。但都仍欲會見湖舟。心想會見湖舟，也許間接的可以瞭解管的心情。隔扇又開了。心想那是女僕，抬起頭來，不料湖舟正背着隣間的燈兒立着呢！

『都女士，久違了。不准會面的法律，大約沒有的吧。開了電燈呵！』

湖舟踉蹌地走進房來，把電燈拍的開亮。

『討厭呀！』都慌忙把寢衣的袖兒掩着臉。

『小姐，湖舟先生硬要我領來了。』

跟在湖舟背後的女僕，是這般的辯解。

『好了！那個不是你的責任，已經明白的了，退去吧！』

湖舟吩咐女僕。女僕安心的去了。

湖舟毫不戒忌，強來會面，都倒反而暗自歡喜。那一種自小看她長大的親密，隨隨慰人心懷。

『那麼，湖舟先生。在隣室等候一下吧。我就起來。』

『咿啲！躺着也行。』

『可是，不好。』

『有什麼不好呢？你幼小時候，甚至要我抱了撒小便的呵！』

『啊唷！說那樣的謊！』都終于從棉被裏露出臉來。

『哈！那個雖是說謊。但幼稚園的迎送，是常有的事。』

都終于安頓了。與其起床使他注意到大了起來的肚子，倒還不如這樣躺着的好吧！

『你四五日之前，沒有到本鄉去嗎？』

都還以爲與堀田同坐汽車的事已被湖舟看見，所以不免狼狽。

『噯。』

『去過了吧！』

『噯！』

『在藍染橋那地方下車的吧。』

『雖不知道是什麼地方，但下車是有的。』

『你不是到管君這里來的嗎？』

『管先生的房子，是那處相近嗎？』

『你說相近嗎？從你下車的地點，不到四五丈路！』

『啊！』都穿着寢衣，把腹部遮掩在被窩之中，一面睜着倩巧的眼兒。

『那麼你不是到管君這里去的嗎？我那時候，與管一起，從窗口看着你呀！』軍以爲

你一定到管君這兒來的了。」

都低頭默然。

「你又折回去，走到對方吧。我幾乎想從後面追了上來。」

邵把臉兒，伏在墊被，忽然回過頭來說。

「去了便怎麼樣呢？」

「說是去，上那里去？」

「管先生的宿舍。」都略略臉紅。

「咿！我今日來，正爲你這一句話。那時你如決然的走上來，也許可以解決了。」

管君還十分想到你的事。他爲了救你，是赴湯蹈火而不辭的。不過身爲男子，對於背棄他的女子，還是戀戀不捨，這不免有些自羞。你如果投身前去，他一定是寬恕的。豈但寬恕而已嗎？並且爲救助你現在的窮境，願意替你做無論怎麼樣的事。」

『是真的嗎？』都不安似的問。

『你問的是什麼？是我所說的事嗎？』

『噯！管君寬恕我的事。』

『怎麼不真的？管的心腸，我全然明白。』

『也許如此。』

『自然如此咯！』

都發着怔，沉思了。

『趁早到管的地方去！明天怎麼樣，越早越好呢！』

『噯！我早就這樣想定了。』

『你一個人去難爲情，那麼先到我這里來！我明天等候你一天。那麼，再見了。』

湖舟不等都的回答，徑自去了。

瞳的後影

晚間十時左右，堀田在銀座某一家洋貨店之前，跳下汽車，使汽車等着，自己走入店中。

迎合初夏的新到的物品，滿飾在店中。其中，新式的洋傘，是很美麗。在樣子間之中，不可記數的，像孔雀的羽毛一般的開展着。他從這許多品色之中，要找尋適于爛子的色彩與樣兒。

他從中拿起一把洋傘。那色彩，好像是波斯模樣，以鈍感的褐色，做了大地；濃厚的蔚藍的鳥，作各種形狀飛集下來。一眼看去，雖則如乘玉舉的仙女的日傘，但仔細端詳，仍多少有滯鈍的神色。尤其使他愛好的，是那條柄兒，以一樣的粗細：不琢不飾，粗粗拙拙，一直通到傘的尖端。一看價值，却是標着重價。他很知道西洋貨的裝飾，一

律傾向到原始的形狀，但沒有看見這把日傘之前，還夢想不到那傾向的激進，已到了這個地步。

『請你看吧！不是有趣嗎？越使人忘了近代，越覺得這洋傘的原始的傾向，是藝術上的優作品。這也不妨稱之爲藝術的錯覺吧！』

堀田不覺想像到對爛子說明時的得意了。

但等一下呵！洋傘大模大樣，是不行的。惹人注目，是不行的。尤其是既然買給爛子，那麼作伴陪襯，也非買一把給都不可。爲都化去目下的一個錢，那好比是付十年前的債務一般的蠢笨。但單給爛子的東西是不好的。這樣想着，走出那里，到了對面相距二丈許的美術小雜貨店去；因爲他覺得戒指也許是相當的。但擺在那里的嵌金剛鑽的戒指，是給與反感的。爲什麼呢？因爲嵌金剛鑽的戒指，是好歹無底的，并且所付代價，亦顯然的表現着。并且五百圓的金剛鑽戒子，比了三百圓的，一定好了二百圓。在這地

方買主的有趣的鑑賞眼，沒有什麼引動的餘地了。至于真珠，那麼對于年未二十的爛子，是過于樸素了。寶石總有些輕薄。金子的雕刻品，很有些貪婪之意，也是討厭的。

戒指不行。髮簪倒好。這樣打量時，忽有髮簪一枚映到他的眼上，那髮簪的工藝是非常的精緻：這一邊飛着白金的鳥兒，那一邊昇着真珠的月兒；而下面的草上，黏着金剛石的露珠。那是鮮艷奪目的上品之物呵！這樣的贈品，十分可以牽引女性，那是深信無疑的。

他坐上汽車，叫車夫開回麴町的本宅。時候已是十一時；他的汽車從尾張町灣到左手。新富座或歌舞劇場大約散了場，所以電車是非常的雜沓。

到數寄屋橋的車站時，那裏停着一列人已坐滿的電車。客人爭先上車，所以使下車的人，一時不好跳下來。堀田的汽車，慢慢地行去，穿過車站的人叢，意欲開着最緩的速度。就在這時候，堀田忽然瞥見剛從電車跳下的消瘦的女人的後影。

『阿！』他如觸了電的叫出。那女人蹶着的肩兒，正如他以前曾經搭過手的瞳呵！晚上的眼睛，雖不十分看得清，但瞥見她身上穿着大島綢的外褂，左手拿着提包。開足速力的堀田的汽車，飛也似的渡過數寄屋橋。

『喂！喂！停下來！稍微停一停。』

堀田大聲喊着，而汽車的停止，已經過了五六丈。

堀田洒落的跳下汽車，渡橋折回。

電車開出了的車站，已是人跡稀疏了。望東望西望不見那樣兒的女人。

說到皮色的白皙，說到蹶着的肩兒，一定是瞳無疑。堀田惋惜似的探望那一帶。他又循着婦人足跡所從去的新橋，走了五六丈。然而那樣兒的婦人，已是無影無踪。那時到有樂橋去的電車正是停着，他料想也許是坐這電車。于是他看那下車的婦人的模樣，好像慌慌忙忙是與瞳更替了。

他想用汽車追上有樂橋去的電軍，去看個明白，但時間已經過了不少，而開動汽車，車夫還得費些時間，所以仍舊回到自己家中來了。

不幸的阻碍

那是土曜的午後。

爛子愕然側着耳朵。因為前門有男子的聲音。

『是那一個呢？也許是青木先生嗎？那一個呢？』

她翻攏了書，站起身來，正要出房時，女僕走進來了。

『是那一位？』

『青木先生來了。』

『啊！』

爛子立着，掠上散亂的幾根頭髮，整了整衣襟，便先乎女僕，迎出前門來：

『呀！呀！』

『來得遲了，失禮的很。因為我到近處××銀行的球場來的。』

實際上固然拿着球拍，但訪問爛子却是他的本意，這只要看他煞時紅暈的顏色是可以瞭然的。

『請進來。今日是土曜，我知道你一定來，所以等着呢！』

爛子好如一年不見，很忐忑的將青木領到自己的房中。

『菊子』，她喊着女僕，命她端紅茶與蘋果。

『你聽！我老等你來呢！』

『爲什麼？』

『我有東西送給你呢！』

『那多謝你。』青木很誠摯的低了頭。

『咿喲？你那樣不見禮物先就道謝，到後來定要後悔。還不如老實受了吧？』

『那已不成問題。』青木這樣說。

『不過，那是見笑的很。往後你如因其粗陋，重複轉念，我便不高興的呵！』

『那里會想到這些事！我只是承你的情……』青木臉兒紅了。

『真是要不得的東西。不過是我所手製。在後講我壞話那可不行。』

『噯！噯！』

爛子紅着臉，從案桌的抽斗裏拿出白紙包着的肘墊。

青木很高興的伸出手來，爛子馬上搶到背後。

『此刻不許看呵！』

『爲什麼？我馬上想拜見拜見呢！』

『不！因爲羞死我。就請藏着吧！』

爛子捱近青木把那小枕兒塞入他的懷中。青木見爛子美麗的臉兒，在相隔不到一尺的目前，作粲然的巧笑，所以他的面上覺得燃燒似的發熱了。

青木馬上出乎自然的要伸手到自己的懷中。

『不行！不行！』爛子叫着，以兩手掩住青木的胸。爛子的清香襲人的呼吸，感到青木的感官，使青木幸福得幾乎消魂。

『此刻不許我看嗎？』

『噯！回去之後，請你看吧！』

『那麼就是這麼帶回去吧。多謝多謝。』

爛子承青木欣然受了這個要不得的禮物，真是高興得了不得。更進一步，她還要送

些東西給青木！

『你還要什麼嗎？』

『還有嗎？』

『你覺得麻煩了？』

『不！要是你的手製品，什麼都歡迎。』

『不！這次的東西，不是我的手製。但是與我有密切的關係。』

『是什麼？』

『父親把我幼時的面貌，用雜色紙速寫的東西。』

青木被這一說，恍然意識到爛子的父親是有名的靜湖畫伯。

『可是，令尊所畫的東西，豈非很重要的東西嗎？』

『不！不妨！是我收着的。那很可愛。是我嬰孩時代的面貌呀！』

『那也可以給我的嗎？』

『怎麼不可以？我高興送給你。』

爛子的心裏燃着對於青木的愛，是很可覺得的了。恐怕不但是父親所畫的雜色紙，就連她的魂靈，亦願給與青木吧！

『稍微等一下。因為藏在櫃底裏，拿起來很費時間呢！』
爛子這樣說着出房去了。

青木想把懷中白紙包的爛子的贈品，拿出來看一看。但這個不但是蔑視了爛子的先約，于心不安；而回家之後，獨自觀賞，反覺快樂更深，所以靜候那個時間的到來，亦覺得是一種幸福了。

忽然爛子出去的反對方面的隔扇，輕輕地敲響。

『請進來。』

這麼一說，隔扇悄然推開，爛子的姊姊都，臉兒略帶蒼白，立在那里了。

兩人叮嚀施禮。

『一向舍妹承你眷顧，真是歡喜的了不得。』

『呵！』青木沒有應酬的話。

『噫！爛子已是每日唸起你。』都微笑着說。

青木的臉有些赧然了。

『真是，雖是那樣不才，還請多多關愛！』

被都這麼一說，青木益發局促了。爲什麼她這般露骨的陳請呢？他未免起了疑慮了。但這不消說是可喜的事。經這一番，青木與爛子的關係，更加濃密起來了。

但都此外更有想說的話。那就是對於堀田的警戒。那一天夜裏，自己拒絕腫的忠告，而現在爛子同樣不容納自己的忠告；都覺得這于爛子與堀田之間，是很有危險。爛子無非操縱着青木與堀田兩個人，不肯丟了那一個。萬一有了意外，妹妹被堀田所蹂躪，

那就何堪設想呢？爲此，對青木說明了，反覺得是上策。

『一申述這樣的事，你也許把我當冒冒失失的女人了；然我想這也是爲了妹妹來懇求你的。你那一天在這里會見過堀田子爵吧。』

『噯！承你們介紹了。』青木說。

『那個人呵！你可對爛子說，那人是纏擾的很。我們家裏，正在左右爲難哩！』都這麼說，要青木好好兒的監督爛子。但那是都的過言。

『是！但請放心。爛子女士由我收受吧。』

論青木的本意，很可說出這樣的話。青木前此相信爛子的心只有愛着自己；而今因了都的話，馬上有些疑心了。說到這里，記起有一天夜裏，爛子當着自己的面，與子爵很親密的談話。那一種樣子，很顯豁地浮到腦際。……青木現在戀愛上亦做了一個懦弱的男性了。他的臉色雖故持平靜，而眉宇之間，制不住流露出窘態。

『啊，被她愛的，不是自己嗎！』青木這樣一想，把前此的喜悅頓時消失。那子爵的貴族般的美貌，與毫無欠缺的模樣，閃在眼裏，使青木的胸間，抑不住嫉妬的火炎。

那時候，爛子手裏拿了雜色紙，回到房中來了。

『啊呀！姊姊陪着他嗎？那不該找得這樣慌忙。』

『找什麼？』都問。

『父親給我畫的雜色紙。要送給青木先生。』

爛子說時，看看青木的臉。但青木的臉已不如起先一般的春風滿面。

都不願做妹與青木的障礙，所以起身走出房外。但前刻二人相對時的快樂的會話，再也恢復不過來了。

青木默着不語。他從心底起了憂鬱；但他又不知道交際術，使這種憂鬱混過在他人之前。

『你不喜歡這個嗎？』

『喜歡的。』

『很像我吧。』

『像的。』

『這是我七歲的時候。』

『是這樣嗎？』

『我無意的藏着的。』

『是這樣嗎？』

『你肯拿去嗎？』

『不！』

爛子才注意到男子暗淡的顏色。

『你有什麼事，生了氣？』

『不！』

『你有什麼不舒服？』

『不！』

爛子有些恐慌了。

『我就此告辭了。』青木當即站起。

『爲什麼？』

『夜裏還有約會呢！』

『啊！』爛子的臉兒幾乎要哭出來了。

青木要避開她眼睛，找尋自己的帽子。

『真要回去了？』

『是的！因爲另有約會！』

青木很拘謹的行禮，匆匆向前門去了。縱令互相愛慕，但還不過是朋友的爛子，也沒有拉住他的方法。

送出青木，她回到房中哭了。她不知如何是好。只是，意想不到的悲苦，突然湧將出來。從此不會來了。這樣一想，廣漠灰暗的深淵，似乎開口在自己的腳下！

無上的口實

堀田照例從後門走入爛子家裏的庭園。從楓樹之間，望見爛子澆水到盆栽的鳳尾蕉。她袖子上的松葉的大花紋，射着也似的映到他的眼睛。子爵對於爛子的方針，——戀愛的熟柿主義，漸漸有些不安了。無論等到何時，不想爛子會落到自己的掌中來。似要落下，又不落下。那是過于天真爛漫，而又毫無色情之意呵。子爵是這麼的想着。但這

樣下去，爲日過久，也許發生意外，況且還有青木這一個敵人呢！迂緩是不行了。今日若是不能從爛子的口裏，聽到明白的答覆，那麼決意出以積極的行動。爲此他想定了無上的口實，想定了釣出爛子的無上的口實。

他悄然走近爛子的身傍。

『啊！啊！這鳳尾蕉，這般黏着泥土？糊塗先生！啊呀！生小孩了。在你不知道的當兒生小孩了。了不得啦。』

爛子向着鳳尾蕉獨語。這使子爵疼愛得不得了。

『爛子女士！』他不意之間響出大聲了。

『啊唷！惹厭的很！你什麼時候到這兒來的？』爛子向着子爵說。

『你很出神呢！』

『你什麼時候來的？』

『前一刻。』

『啊！我一點也沒有注意。』

『那太冷淡了。』

『是多討厭的人呵！』

『使我失望了。從前一刻就立在這裡你倒沒有注意。大概因為你瞧我不起吧！』

『啊，爲什麼呢？』

『可是只要略略想到我，那麼，我立在你身傍，不是立刻可以覺得嗎？』

『可是我不是狗，你的嗅味是聞不出的呵。』

爛子的話稍微帶些俏皮。

『那麼你說我是狗嗎？』

『不！我不說這個話。』

『咿啲！好了！我不想與你再會了！』

『啊唷！你動氣了嗎？』說着，那撒水如露的爛子，走近子爵這里來了。

『咿啲！還沒有到動氣的時機呢！怎麼樣？我們略略在那一邊散散步？』

『噯！』

子爵走向庭園茂密處。爛子亦跟了他後面去了。

『啲！』子爵說。

爛子不做聲。

『啲！爛子女士！』

『噯！』

『你看！這還是初次呢！』子爵說時面有難色。

『是什麼呢？』

『你還不知道嗎』

『啊，楓樹的芽兒，已這般長出了。』

『你！』子爵很強烈的看看欄子的面龐。

『可是，已經到了抽芽的時候吧？啊，不錯！馬上就是五月。』

『喲！你把我所說的話，沒有明白聽進嗎？』

『我？』

『你一些也沒有想到我的事。』

『每天想着呢！』

『撒謊！』

『你說我撒謊，算了謊話也行。』

『謊是撒不得的。』

『但你說我撒謊，這是沒有法子的。』

『因爲你撒謊呵！』

『啊！我不撒什麼謊的。』

『這樣，那麼你每日想着我嗎？』

『怎奈你常常到姊姊那里去。』

『你以爲我的來，是來會見都女士嗎？』

『難道不是這樣？』

『呆子！我……』

『你會見姊姊，在我是非常的歡喜。』

子爵已猜不透爛子的心了。這樣年青的少女，表面上雖然如此柔媚，而實際上也許還沒有嫉妬心呢！若果如此，那麼自己以前的計畫，全然落空了。自己想把都與自己的

關係，炫耀爛子，喚起她的競爭心，然後捉住她的心兒，可是現在想來這番苦心全然失敗了。

『我與其說你姊姊的事，還不如你的事，多麼，……真是，胸間……』

子爵如戲子一般，把手攔着自己的胸。

『姊姊已在想思着你呵。』爛子說。

『不必說了。什麼你姊姊的事。』

『可是姊姊。』

『不必說了！呆頭呆腦似的！』

『可是……』

『啊！你要使我發狂嗎？我問你：你愛我還是不愛我？什麼姊姊的事……』

子爵的聲音，斬釘截鐵一般。

『請你愛我姊姊吧。我懇求你。那是我對於你的最重要的請求。』

爛子的臉上頗有美麗的決心。

『啊！我的胸要裂了！』子爵這樣叫着。爛子低頭默然。子爵想用最後之一策，拿出昨日所買的贈品。如果爛子因此解頤，那麼還有手段呢。

『喲！爛子女士。』

『是什麼？』爛子飛着美的眸子。

『我買了一些不中用的東西給你。作為我愛你的證據，還請你收着呢！你如收着，我的心情也就快樂了。』

『噯！是什麼？』

『是這個。』

子爵拿出藏在盒子的髮簪。

『啊！是什麼呢？』

爛子很快樂的收受，就打開蓋來一看。的確，女子看見這樣的贈品時，好奇心發作了。

『啊！真是好意匠。』

『你歡喜嗎？』

『噯！』

『那麼送給你吧！』

爛子眼睜睜地看了一會，但靜靜兒抬起頭說：

『雖然多費了你一番心，但是不能收受的。』

『爲什麼？』

『我收了這樣的東西，就慢慢兒的受你的拘束。』

『所謂拘束是什麼呢？』

爛子巧笑着答：

『可是受了這樣的東西，你與我的關係，豈不是有點不純潔了嗎；我們是純粹的朋友關係。所以我還了你。』

堀田再也夢想不到在這天真爛漫的少女，有那麼的深思遠慮。這不是柔柔順順可以落到掌中的女子。非得更以積極的行動，征服她不可。

堀田決意要實行昨夜偶在歸途的汽車上所想定的祕密了。

『那麼我爲你存着吧！直等到你樂意收受。』

『噯！我也想，收受時期，一定會到的。』

堀田將髮簪的盒子，收回口袋中，恍然如有所悟的叫道：

『啊！忘了一件要事。瞳女士的下落，我約略有點線索了。』

『噯！』前此態度悠然的爛子，驚異作聲了。『是真的嗎？是真的嗎？那個。』

『怎麼不真。不說什麼謊話的。』

『請你告訴我！告訴我！』爛子的慌張與起先恍若兩人。

呵！只要用這個口實，爛子什麼事也會做了。……這樣一想，堀田惡猶猶地露出得意的微笑。

惹厭的人

爛子與堀田作別，馬上走到母親的房中：

『媽媽！你聽！堀田先生，說是遇見姊姊哩！』

『遇見都嗎？』

『不是，遇見瞳姊姊呵。』

『啊！真的？』難怪母親變色了。

『據說是真的？』

『什麼時候？』

『昨天。』

『在那里？』

『據說在數寄屋橋相近。』

『啊！他說瞳做着什麼呢？』

『據說不能明白知道。』

『堀田先生怎麼會遇見？』

『據說汽車從銀座回來的時候，在數寄屋橋的電車站，瞭望下車的人們，其中有一個人，據說明明是姊姊。于是他還跳下汽車，去追尋了一陣，但已經不見形踪了。』

『那是看錯了人呵！』俊子帶着倦意，說。

『我也是這樣的說。但他說確實不會看錯。他說好像是走讀什麼功課，夜裏某一時刻，等在數寄屋橋一定可以看見的。所以我想與堀田先生，一起到那里去探望一次呢！我在着，姊姊是不會隱匿的。若是堀田先生，姊姊一定要躲避的。』

『真是。也着實受了那個人的累！』俊子不以爲意的細語着，不覺蹙了額。所謂那個人，就指着堀田，這在爛子亦是明白。

爛子想到前此毫無端倪的姊姊，已經略知線索，心中很是安慰。況且那個姊姊，是永在念中的，想到她在東京，自然更其安慰。今晚她生活得很愉快。但考慮到怎樣可以使生活愉快呢？她覺得爲要使愉快達到極點，是必須有青木在她的身傍。于是她又頓時淒然了。爲什麼那個人不來呢？爲什麼那個人怒氣冲冲地回去？我的地方他不中意吧。我愛那個人。對於那個人，不曾做過一件不該做的事。那麼那個人爲什麼怒氣冲冲地歸

去？也許那個人從此不會再來吧。也許與旁的女子，已經結了不解緣吧。也許他不會第二回再留意我的事了。爛子將那樣的事，越是想去越覺得落在無底之淵了。

不陷之城

堀田下了決心，要以尋覓腫爲口實，誘出爛子去攻下她。細想起來，確是難攻不陷之城。換手術，換器具，用盡了誘惑的法門，但似乎毫無影響，他要操縱對手者，在某一點似乎可以操縱，過了一會，又全然莫明其妙了。他險些兒失去了對於女性的自信了。這因爲自己與爛子，一起首就太親蜜，真話與笑話，動輒混爲一致了。但只消帶了她出去，那就一定到手的。要接近女子，右手不要忘了鞭，這是尼采的話。他覺得對於女子，實物教訓是最有效力。尤其談到腫的事，她就那麼神往，由此觀之，那就益發容易了。自己過于委曲求全，這可不好。要出以強烈的高壓手段才行。他這樣想着，第二天

的傍晚，走向欄子的地方來了。

『欄子，上，』

？坐汽車到日比谷，再從數寄屋橋起，走到銀座一看，

『嗎？』

起，腫大

會躲避。你如不去，腫女士是找不到的。』

『那麼稍微等』

『去了母親，換了衣服就來。』

『身到房，俊子的房中去了。』

『現在』

間被都見面，惹出是非，所以心中畏縮，只是吸着紙煙等着。但如

影，一，推開門進來的，仍是都呵！

『久遠了。』都宛似浮着俏皮的微笑說。在她的臉上，已沒有猜疑與嫉妬的苦惱，

總覺有受愚者的懷怒，深埋在那里。

子爵一見都的面容，感着些不可思議的氣憤。向來踏在自己的脚下，專欲博得自己之歡心的女人，而今惡猶猶地悠然地笑着。怎不使他氣憤呢？

『你爲什麼來的？』子爵冷淡的說。

『正惟你，爲什麼來呢？』

『那些話，此爲不必問了吧。』

『像你這樣的人誰來問你？不過，今天你帶了爛子到那里去？』

『隨便那裏，有什麼要緊呢？』

『很好啊。』

『怎麼聽你饒口好。』

『請你不要帶了。』

『相——你說出這。』

『你以爲我還。』

『是啦！去不得嗎？』

『別愚弄人家！』

『你昏昏懂懂以爲我也愚弄人家！』

『我不願爛子爲你所玩弄。』

『什麼玩弄。我鍾愛爛子女士，鍾愛得了不得。我不說假話。』

實際上這個話也許不是假話。

『被你所鍾愛，是不堪設想的呵！』

都所說的話，也不是假話。

『你也是我所鍾愛的。只不過。』

『現在不必說那些假仁假義的話了，你所謂鍾愛，只是說沾污了那個女子呵！所謂被你所鍾愛，那就是說落在地獄呵！』

『瞎說！在我，也自有真正的愛。』

『那里還有，在你這種人？你玩弄人家的愛；同樣，玩弄自身的愛。在你那里還有真正的愛？』

都好像代表了女性的神聖，毅然惡罵堀田了。但堀田只是一口氣吸完了金捲口的香煙，把烟吐在空中。

『我只希望爛子很美滿的留着。三個姊妹之中，已經糟了兩個，你已經糟了兩個。姊姊是精神的，我是肉體的，被你玩弄了吧。你到我家作祟，到了這個田地，大概也算了吧？單是爛子，請你不必傷害。你如果還有一點人心，單是爛子請你不要動手！』

『那些事，與其對我說，還不如去對爛子說的好。你始終監督她，難道不好嗎？』

『噯！那不消說，自然監督着。』

『哈，哈，哈！但你有那個資格嗎？自己做得的事，要妹妹不許做，說這話的資格……』

都被他打着要害，竦竦的戰慄了。

『怎麼樣？所以請你不必多嘴了。』

『不！我是不能默然的。自己所犯的罪過，要妹妹不許再犯，這在姊姊無論怎樣的羞恥，也是非幹不可的義務。』

『在你成爲罪過的事，到了爛子恐怕就要成功了。我曾勸你處置胎兒，相機結婚，而你不聽我的話，直到今日弄到肚子這般的醜相。我討厭那樣的女子。討厭你不絕對聽我的話。所以我棄了你，要想以爛子爲妻了！』

『你是怎麼樣一個人呢！』

『講到這一點，我不曉得對你說明過幾次了。』

『你回去吧！』

『你不能做我的妻是失敗了。爛子女士，能夠做我的妻所以是大成功。』

『醜陋的很。被你玩弄是一時的苦痛。做你這種人的妻子，是永遠的地獄吧。』

『那是過言吧。你自己要做我的妻子伸出手來的吧。』

『回去吧！色鬼！』都磨牙相向了。

『不要說那樣無聊的話，怎麼樣呢？你難爲了從前的愛人的友誼，將爛子女士歸我所有，難道做不到嗎？我重重的感謝你。』

都悲恨不堪，幾乎要撲向堀田了。

『並不是要你積極的這麼辦。只要你稍微忍耐些，就好了。縱令你默然埋怨着，我與爛子女士，也就受福不淺。這地方總得請你忍耐些才行。』

『你還是男子嗎？』都以悲恨哽咽的聲音，衝口而出的說。

堀田又把金捲口香烟的烟噴在空中慢吞吞的說道：

『任你怎麼的說，我已不會愛你了。你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你爲了我與爛子女士開

一條路才行。因為我愛爛子女士是難于搖動的事實。』

堀田這麼說的時候，穿印花衣服的爛子出來了。

『吵些什麼？』爛子等分的看着姊與堀田，這般的說。

『爛子 你到那兒去？』都以惡狠狠的眼色，看着爛子。

『我與堀田先生同去訪問瞳姊。』

『你能聽信這種鬼話嗎？』

『噯！爲什麼？』

『跟這種人，一塊兒去跑，是不行的。媽媽怎樣說呢？』

『母親也說不行，可是我想會見姊姊，真是想得要死，就是會見些貌似瞳姊的人，也是好的呵！』

『阿姊言之諄諄，你可聽之藐藐嗎？與這種人一塊兒出去……』

都悲恨似的咬了下唇。

『啊！你說是這種人，還請你別衝撞堀田先生吧！』爛子抱歉似的說。

『唔呀！我與都女士衝突，心裏很是恐慌。但只要你不鄙視我，我就滿足了。』

『不錯！我並不鄙視你！』

爛子這麼一說，都馬上離席了。

『聽你的便。』她決絕的說，匆忙的到後間去了。

『姊姊生氣了呵！』爛子說時，不免面無人色。

『那何妨呢？還不是都女士的「歇斯鐵里」嗎？』

『不錯！姊姊近來有些反常。』

『自然有些反常，剛才也對我說，說是我不該誘惑你呢！』

『啊！說什麼誘惑，那樣的言重！』

『好嗎，爛子女士？正如姊姊所說，我已誘惑了你呵。請你當心些！』

『噯！好咯！我是當心的。』爛子笑了，宛如花的開放。她美的眸子，閃着光亮。

『那麼出發吧！』

『噯！出發吧！你沒有什麼妨礙嗎？』

『那里的話！呀！去吧！』

誘惑論

堀田雖已坐上汽車；但都的掣肘，既如此其露骨，那麼當自己不在的當兒，保不定對爛子已經講了什麼話。這樣，自己的計畫，也許被她弄到一敗塗地也說不定。他想到這里，真是忸怩難安。他覺得有一種必要：就是使爛子胸有成竹，使都的話，不能發生絲毫的效力。然而爛子也許知道了都的腹中的小孩，她已有這麼大的年紀，那有注意不

到之理。然而把這些事臆臆過慮，便幹不成什麼事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大胆幹去才好。俗語不說嗎？『一不作，二不休。』女子的羞恥，躊躇，恐怖，以及對於男子的反感，一切俱得摧陷，突進于女子的心臟和肉體，這才是獲得女子的唯一無二的法門。即使一次兩次被爛子所丟開，而再接再厲，百折不回，那麼終有一天抓住弱點，克服對方的。

『噯！爛子女士！你不覺得我在誘惑你嗎？』堀田問。

『不！』

『不覺得？那才好呢！』

『所謂誘惑，是怎麼樣的事？』爛子不可思議的睜着美妙的眼睛，看看堀田。

『講到誘惑，倒有些難于說明。不引例子，是很難的。例如我對你說，我愛爛子女士。你信了這個話，便還愛我吧。在這樣的場合，假定實際上我是不愛你的。那麼這時

候，我算是誘惑你了。」

「啊呀！這樣，倒有趣呢？」

「你說什麼是有趣？」

「有趣的很！那樣的事。」

「你是不行的人。始終說這些曖昧的話。」

「爲什麼？」

「究竟你說那樣曖昧的話，是誘惑我呵！」

「說得厲害。倒不是你來誘惑我嗎？」

「是我嗎？」

「曖！」

「怎麼樣的誘惑你？」

『可是事實如此。你心裏不愛我，口裏說是愛我。』

『那麼，我如真果愛你的，便怎樣呢？』

『說謊，沒有那樣的話。』

『唔喲！如果真是有的呢？』

『不！沒有的。你所愛的人，我是知道的。』

『是都女士嗎？』

『不錯。』

『尷尬了！那里及得來你哩？』

堀田猜不透爛子的心了。她不聽都的阻止，願與自己同載，但究竟是否照着自己的預料，燃燒着感情呢？他覺得未必如此！

他很安心以爲入了籠，及到用手採取，她就狡猾的閃避，正如白鳥也似的爛子呵！

『那麼算了我心裏不愛你，表面上裝出愛你的神氣，來誘惑你的罷！而你亦復如此吧！』

『啊呀！我沒有誘惑你。』

『不！儘管誘着我。』

『啊呀！可是我並沒有對你說過什麼愛你的話。』

子爵覺得自己伸着的面龐，被她冰冷柔軟的手倒摸了一把。爲什麼講出這般冷酷無情的話了？往常那樣獻媚，幾乎把嘴唇也要相許，而今忽又變卦成爲白眼相向的爛子了。赤坂第一流的妓女名叫菊花那是美貌的女人，她也和爛子同樣的態度，活活殺死了許多的男子。這是堀田所知道的。但他並不以爲爛子是有意的幹着的。到底她的本心，是有意還是無意呢？或者爛子這一個女人，也許是感情毫無統一的自然兒嗎？

總之堀田是出乎意外的悲切了。暫時從窗口，溜着視線，看看昏黃中的滿街的牌

號。

『現在還要問你一次呢？』堀田很溫柔的握着爛子的一只手。

『是什麼呢？』

『剛才的話是真的嗎？』

『說是「剛才」指什麼呢？』

發了那樣中傷對手的話，而又毫不在意，堀田想到這個，覺得神喪氣沮了！

『所謂「剛才」，是指起先你才說過的話。』

『我忘了呵！是怎麼樣的話？』

『你說不愛我的話呵！』

『啊！那一點兒話嗎？』

『啊！不是那一點兒話。是我生死相關的事。』

『可是我不知道怎樣說才好。在這樣的時候，應該說些什麼呢？』

『斷沒有和我相商的道理。』

堀田以爲爛子是隱約的嘲笑自己。所以又說：

『你是非常奇妙的人呵。』

『爲什麼？』

『你的感情，在我是一個謎呵！』

『爲什麼？』

『你不知道自己愛着那一個嗎？』

『誰也不愛。不過，所謂愛，是怎樣的事？』

『你說謊吧！』

『所謂愛，與喜歡相同嗎？』

堀田一時看着爛子的臉兒。爲什麼那女孩子，這樣可人兒的打動自己的心坎呢？（

爛子又繼續說道：）

『我講到喜歡的人，是很多呵！』

『你愛青木這個人嗎？』

『噯！我很歡喜。』

爛子說了這話，似乎因子爵問的突兀，望着子爵的臉色。子爵臉色蒼白，一隻手敲

敲手杖的柄兒。

『那個人，那，那是很好的人。懇切而大方。可是近來一些也不來。我總覺得担心

得無可如何呢！』

這樣說時，爛子低下頭去。

『枉然了！』

堀田暗自喊着這句話。當着自己的面，坦然稱賞其他的男子，還說因其不來而悲苦。這在堀田已覺當頭受着棒擊。但爛子坦然說話的一種奔放的天真，實使堀田感得了不可言喻的魅力。那是多可愛的女孩子？真是恨不得立刻放進口中去了。但要把這女孩子弄到手裏，以尋常的手段，却是不行的。至于非常手段呢，也是不很適用。若是像對付都一樣，把爛子帶到私合處，那麼那天真爛漫毫無色情意味的奔放的她，就在那里鬧出什麼亂子來也說不定。

堀田心中暗想，難道什麼計劃，統不能對爛子發生效力嗎？她難道像神鹿一般的東西，『戀之獵人』的矢箭，是射不着的嗎？

『斷無這樣荒謬絕倫的事！今日定要幹他成功！』

堀田這樣下了決心，在日比谷跳下汽車。

蕩子的悲哀

在日比谷跳下的堀田與爛子，走到銀座來了。
堀田邀她吃晚餐，打算帶她到舒適的私合處。

『噯！爛子女士，你肚難道不餓嗎？』

『噯！』

『到前面去吃飯吧。』

『噯！那樣也好。』

『怎麼樣？到我認識的一家去？』

『我要吃西餐。』

『西餐嗎？』堀田愕然說。

『噯！不錯！』

『在這相近，沒有好的地方呵！』

『啊呀！那是有的。清新軒也不壞！紐約房也不壞！』

堀田悄然說道：

『是這樣嗎？那麼到清新軒去吧。』

堀田就席的時間，不像平常的饒舌，默默不發一語。他所特有的輕巧的俏皮與幽默，現在因為接連的絞着心機，已經化為烏有。

出了清新軒，兩人走着原路，到數寄屋橋的電車站去。

『姊姊跳下的電車，是望那里去的？』

『想是到青山去的。』

『跳下那電車之後，灣到那里去的呢？』

『大概是土橋一邊。』

『穿着什麼衣服呢？』

『好像是柳條衣服。』

『不是白色的粗柳條紋嗎？』

『你一提頭，我覺得確是這樣。』

『大約是什麼時候？』

『過了十點鐘。』

『那麼我從此刻起，在這裡守候兩小時吧。你如厭煩，先回去吧。』

煞費苦心地带了出來，要叫自己獨自先歸，心中是萬萬不甘；這樣想着，堀田慌忙

說道：

『咿啲！我自然也是等着的。』

兩人到電車站，等候在數寄屋橋小公園相近的路傍。等電車的人，一陣陣地站到旁邊來，所以他們兩人頗受羣衆的注意。

九時相近了。子爵匆忙脫了帽子，遠遠與人打招呼。爛子看到子爵所看的方面。忽見剛要一脚跳上築地電車的青年，朝着這邊哩。見了那青年的模樣，她不覺心驚肉跳！

『啊呀！』她這樣叫着，同時那電車載了那個青年開出去了。

爛子的臉兒已是蒼白。

『你打招呼的人，是青木先生嗎？』

『怎麼不是！』

堀田好像痛快似的，俯視着爛子的臉說。

爛子已是默然。她與堀田二人很親睦的立着，被青木看見了，這使她的胸，多少騷擾呢？她覺得對於青木，已經做了不可挽回的惡事。這樣一想，爛子左想右想盡覺不堪。

了。她想即刻追在青木之後，對他說明爲何立在此地的原因。但不能如願的此刻，她只想早了一刻是一刻離開堀田來。

『堀田先生，我回去了。』

『做什麼呢？』

『我已不高興立在此地了。』

『但從此刻起，不是很重要的時間嗎？』

『可是倦了。』

『那麼到什麼地方去休息吧。』

『不！隨便那里，不想去了。』

『我驟然愉快了。驟然精神充足了！再稍微立一些時間吧。』

『我想回去。我一個人回去吧。』

「你因為遇見了青木君，驟然講出這樣的話吧。」

「斷無此理。不過我想回去罷了。」

「說謊！因為遇見青木呵！」

被堀田趕走了青木，她真是氣憤得很。

「告辭了。」

這樣說着，爛子突然離開堀田之傍，沿着外城河的昏暗的路，細步輕捷地走向有樂町去了。

「爛子女士！爛子女士！」

子爵叫着，追着爛子來了。爛子頭也不回。在庭球裏練出的她的腳，細步走路，也是很快。堀田喘了息才得追着。

「這耽得很！喂！不肯再等片刻嗎？再是三十分，再是二十分。不要這般發起孩兒

脾氣來才行呵！」

「請你算了吧！因為我已要回去了。」

爛子的魂靈，已跟着青木所坐的電車，飛到遠方了。

「那麼，爛子女士，請你等一下。不妨到近處的飲食店，向麴町的宅子裏，喊那汽車來吧！」

「不！我要馬上回去。」

「那麼從數寄屋橋趁出租汽車吧。」

「不！我要獨自回去。」

「聽你胡鬧吧！」若是堀田沒有被爛子牽引到那個地步，他一定是這樣的嘔氣了。

「你存心想一個人回去的，那麼當初爲什麼兩個人來呢？」

「請你原諒，那麼此後不再同來了。」

『不是說那樣的話。一個人回去是對不住你的媽媽。』

『那個讓我對媽媽申說就是了。那麼讓我獨自歸去吧。我懇求你。』

『這樣，那也無法。』

對於女性以機巧縱橫自任的堀田，亦居然有一個不能如意操縱的人兒呢！

『請你原諒。』爛子匆匆地走了。

『就是要獨自回去，也得坐了汽車去。』堀田在二三丈之後叫着。

『不！只要到東京站就好。』

爛子對於子爵的話毫不留意，只匆匆地走去。堀田只好佇立着，惘然眺望爛子的後影。驟然他悲不自勝了。那在蕩子的心裏，是有生以來最大的悲哀。居然有一個費盡心力不能到手的女性，那在他是悲哀的幻滅。然而那不能到手的東西，以前此任何女性所沒有的魔力，牽引了他的心兒。前此他是立在高處，操縱那走攏來的女子。而今却被此

不可思議的少女的心所操縱；而操縱的結果，又被她砰然拋棄了。

越是難于到手，越是想弄她到手，這是男子的心，堀田拼着一切，非獲得爛子不可！

『不錯！棄了自己的自負心吧！自負是不行的。認真做去！不論是非，要迸着熱血，攪了那個女人來。』

堀田從悲哀之底，湧上勇氣來了。

原因

爛子翩若驚鴻，搭上了駛向中野的省線電車。她後悔這一天自己的行爲了。但無論幾次後悔，也是無益。倒還不如設法對青木剖白呢！用什麼方法，把自己種在青木心田的污點，洗除淨盡呢？她想到這個，覺得先須知道青木那一天生氣回去的原因。那時候

自己往取父親所畫的雜色紙，當自己不在的當兒，一定起了什麼事故了。自己不在的當兒，與青木談話的却是姊姊。姊姊一定說了什麼了。那問了姊姊總可知道。這件事她早就注意到。但把那樣的事，去問姊姊，既然羞恥，又是不快。心想青木往後一定會來的。來了，誤解自然消釋了。然而期待着的青木，終于不來，乃至發生今夜那般討厭的事。事已至此，那只好向姊姊去問那一天的原因，然後倒溯上去，了解青木的心吧。

爛子這樣想着，一到自己的家裏，便走進都的房間。

『姊姊。』

都看見妹妹回來得這樣早，心知不會做出偏斜，所以面上不覺露着像煞姊姊似的心。但是爛子的模樣，有些反常，默然不語。

『說起姊姊，真是不行的人。我恨姊姊。怨姊姊。姊姊是一點也靠不住的人。我已氣憤，氣憤得……』

爛子一口氣說下來，忽而啼泣了。

『你聽！堀田先生對你講了什麼討厭的事了吧？』

『啊呀！堀田先生，沒有什麼問題。倒是姊姊惡毒呵！我悲恨得很，悲恨得很！』
因為說堀田先生沒有問題，所以都就安了心。

『可笑的人！你怎樣了？』

『因為姊姊太惡毒！那一天晚上姊姊對青木先生說了些什麼話？我知道了呵。』

『知道了還問做什麼？』

『討厭的。姊姊，說吧。』

『我什麼也沒有說過。』

『說謊……姊姊若不說什麼，那麼青木先生不至那樣生氣而歸了。并且那天之後，就是信也沒有寄來過。』

都稍微有些不安了。

『可是爛子妹的壞話，我一句也沒有說。我只說爛子很是愛慕你，還請你好好兒的關愛她！』

爛子紅着臉說道：

『說謊，果真如此，也不至于那樣生氣。』

『可是除此以外並沒有說。』

都默然閱讀翻開了的雜誌。爛子悲恨似的啼泣。

『爲什麼獨有今天問起這樣的事？』

都難免疑異爛子的態度，這樣的返問。

『爭奈今天在銀座碰見青木先生，而青木先生看着我，却不來理睬我。一定有什麼誤解呵！對我洵着氣呵！』

『堀田先生正在你的身傍嗎？』

『噯！在着！』

『那麼誰也淘氣了！』

『可是我是尋找瞳姊姊去的。』

『那樣的事，青木先生不知道的！……你真果戀慕青木先生嗎？』

爛子面紅耳赤，于是好容易把頭似動非動的點了一點。

『那麼爲何與堀田先生那種人同去呢？縱令說去找尋姊姊，也是不行的。』

『可是我也有我的意思。』

『你的意思是枉然的。就是姊姊，也不能諒解。』

爛子又是默然了。

『或者，也許是我的不好！』

『那麼你對青木先生曾說了些什麼話？』

『講到這個，當爛子妹不在的當兒，我曾懇求青木先生要他注意堀田，因為堀田對着爛子妹，說過種種不正當的話。』

『啊！討厭的！』爛子氣憤的說。

『可是事實不是如此嗎？我一味怕你被堀田先生做下了無可洗拭的事，所以終于出口了。』

爛子默然凝視着壁上的一個斑點，沉思出神。

『不行了呵。今日與堀田先生在一起，被青木看見了去。』

爛子沮喪已極，幾乎沒有抬頭的力氣。

『青木先生一定已經暗笑你和堀田先生了，那因為大抵的男子，一有競爭者，比起先更要熱心兩倍，可是……』這樣說時，都想到管與堀田與自己的三角關係，不覺黯然

咽淚。『可是，青木先生是那樣的淡泊大方的人吧！無論怎樣的眷戀爛子妹，但一有競爭者，自己先就撒手了。近來他對你一定是心灰意懶，苦悶的了不得。他見你與堀田先生在一起，不知怎樣的煩悶呢？一面煩悶，一面矜持着男子的意氣，心灰意懶哩！』

默然聽着的爛子的眼裏，已滾滾流下大顆的淚珠。

『姊姊！我不知如何是好？我進退維谷了。我沒有做那樣的事呀！』

爛子哭伏在姊姊的膝上。

『也用不着担心。你把一片冰心，統已公開了。你的真心一定可以通神。青木先生從心裏愛着你。你只要把你的一切投到他的心裏去就好了。那就可以救你。又可以救青木先生的苦悶。』

『可是好不羞人。』

『什麼羞恥！那是終身大事呵！爲了羞恥誤了終身大事，那是舊式的日本婦人呵！

！』

「啊唷！那麼，我，我聽你姊姊的話吧。」

爛子被淚珠滲透了的臉兒，以新的希望，發着光輝，那美麗好比是雨後的大朵的芙蓉。

靜眸女

管秀三與湖舟在日本橋畔的一家菜館吃着午飯。那家菜館，店號叫做若草，是在白木屋的橫頭。

幽居在宿舍的管，是被湖舟邀了出來，來參觀白木二層樓裏日本畫展覽會的。

原來湖舟從宿舍裏邀了管，在靜處吃着飯，一面實要探出管的心情。

湖舟想盡方法，要救起都。自小看見她長大的都，在湖舟覺得如自己的妹妹或女兒

一般的可愛。平時常常被她笑謔，倒反因笑謔增加了親切。而今受窘的都，在湖舟看來，也不過同頑皮的女孩一樣，因被人捉弄，老羞成怒罷了。加之她腹中的小孩，漸漸的大了起來，她死耐着那個苦痛也是可憐不堪的。他覺得救都是對於先生的最大的報恩。一方面，他知道管的心還戀戀于都的身上。管的愛，偉大得幾乎可以寬恕都的任何的罪過。只是管因了男子的意氣，自己講不出寬恕這句話，這在湖舟也很明白的。

『我又要多嘴：我要問問你的本心。』

湖舟對管開口了。

和平常一樣，管默不作聲。

『前日我又遇見都女士。遇見之後，叮嚀地要我向你謝罪呢！都女士要想親來見你或寫信給你，不過沒有面目，所以不能來。她並不是負氣；她只是想，雖欲謝罪，也是謝不了呵！怎麼樣？你可否原諒了她？儘管這樣的任她去，說不定自殺或有意外的事。』

在她自己似亦不知如何是好。但她視為自作之孽，要毅然承當苦痛呢！因為自己所做的事，自己担着責任，所以毅然忍受，這也是昂軒的很呵！她的可憐，就在這一點。你要能夠去會見她，安慰安慰她，也是好的。你能寬恕她嗎？」

『我是寬恕着的。我的愛，與從前沒有兩樣。』管以低微而沉着的聲音回答。

『你去見她嗎？』

『決意去見她。』

『那麼後天去怎麼樣？』

『唔！後天也好。』

湖舟已達到了幾月來的希望，所以舒了一口氣。

『從此我也放下重担了。那麼我與你分手之後馬上跑到中野，傳達你的心意。』

湖舟歡喜得與自己的事情一般。

二人出了那里，到白木的樓上，去看展覽會。

所謂日本畫展覽會，是帝展審查員山內靜邦的同人展覽會，氏與爛子的父親靜湖。以前爲同門的師兄弟。

靜邦與靜湖在青年時代，是互相期望的知友。但兩人成名之後，在某一個大會場上，因評論畫事，起了一番大論戰，終于互相毆擊，直到晚年還是絕交到底呢。靜湖活着的時候，兩個人即使見了面也不打招呼；但靜湖的暴卒，傳到靜邦的時候，靜邦就倉惶奔來，伏在靜湖的靈柩之前，過謝那生前的疎遠，而浩嘆再交之無從；這事在當時新聞上，曾傳爲美談。

以那樣的意義，對於亡師的死後，持着好感；而且在畫風亦頗相像，所以湖舟與管特來參觀的。

樓上夏季用品大廉價的一方，擁擠着人衆；而圖畫展覽會的一方，則清閑得很呢！

走在前頭的湖舟，忽然到了一張圖畫之前，驚異的喊出聲來。

『你看！這張畫！』

管很驚異的近去一看，那畫題却是青年的尼姑。

『這是怎麼的？』

『你看！看這落款！』

管一注意那落款，就有篠崎靜眸女一行字，刺目也似的映到他的眼裏。

心的尼姑

『青年的尼姑，』這張畫的落款是篠崎靜眸女！那的確是篠崎瞳的別號了。一個青年的尼姑，佇立在籐枝蔓延的破壁之前，沉思得出神呢！

在那畫面，洋溢着靜穆的品氣，好像是萎謝之花的殘芳。那是從作者的心底，沁到

畫面的品氣。

若是知道腫的性格與丰姿，那麼這畫上的青年尼姑的丰姿與腫的存在之間，誰也不能不感得有微妙的連鎖。

『這是腫女士！』管叫着。

『不錯！確是腫女士的畫。現在她在那里呢？然而不到一年，怎麼畫得這般好了？』

『好的很呀！』

『實在好的很。』

兩人看得出神的說。

『問問靜邦先生便可分曉吧！腫女士住在那里呢？』管沉吟着說。

『唔，不錯！這倒便當。』

『馬上去嗎？』

『不是要去看嗎？』

管親口提議到靜邦這里去，而湖舟一說同去，却多少有些躊躇的樣子。

『你想着什麼？』湖舟問。

『一個人去好了！』

『一個人好？爲什麼？』

『兩個人去，太累贅了。』管說。管會見瞳一定湧上種種的感情，也許相互哭泣呢。這種情形，不喜歡被湖舟所看見，所以管說了這話，獨自起身，要走出白木屋了。那時候，湖舟似乎頓然諒解了不願與己同去的管的用心。那就是剛才與管相約，馬上到中野看都的事，引起他的注意了。

『哈！哈！原來如此，你說獨自去訪靜邦，那是要我早些到都的地方去。原來如此！原來如此！這是我蠢笨。』

湖舟一個人憨笑着，

『喂！管君！』說時立着不動。

管回過頭來。

『我就此直接到中野。你能夠一個人到靜邦先生那里去嗎？』

管的臉已是通紅。

『怎麼樣了？有什麼要緊呢？』

『咿喲！我到中野有要事，所以失陪了。全然忘了，哈哈哈哈哈！』

湖舟大笑着，獨自與管作別，向東京站方面來了。

女性的選手

青木自從看見爛子與堀田子爵一同走在銀座，便完全絕望了。原來堀田與爛子的關

係，曾因姊姊那那一天的話，使青木十分滋疑了；而今顯然的得了證明。前此青木不十分覺得愛爛子，但知道有一個名叫堀田的競爭者，才覺得自己是多麼的愛着爛子；現在一想到爛子在堀田的手裏，真是苦痛萬狀，再不能住在東京。快得一刻是一刻。想要離開苦痛之源的東京。走遠一些，痛苦也得淡一些。他決意請了假，離開東京。

那一個朝晨，他一早開始作旅行的準備。他先要繞了北陸到北海道那邊去。

不料那天午後相近，寄到一封快信。那是爛子寄來的信。從她所住的中野，快信應得是無效的，由此看來，她一定到了快信有效的市內寄出這封信的。竟有那麼重大的事，封在信中，使她不得不到市內來打快信！青木不覺以不安的心情拆開信封了。

青木先生：

我不知從那里寫起才好，我心亂如麻呵！但務請你寬恕吧！你不寬恕，我幾乎沒有執筆的勇氣了。

我到昨晚爲止，每日每日，等候你的駕臨。可是你連一次也不來。我悲切之餘，每日泣着。我想你爲何不來呢？左想右想，總想不懂。但那個理由，到了今晚，才得明白。姊姊當我不在的當兒，說是對你講了那樣的話。說到那樣的話，你總該明白的。那是堀田先生的事。我羞恥的很，不能明白告訴你。但那件事，不全是我的不好。我一點也不愛堀田先生！說是愛他嗎？我倒還在心裏嫌惡他。這不是說謊。雖是這麼的說，也許不能承你諒解的。我從去年起，曾有一個想頭。這個想頭不會放棄過一次。爲這想頭，我被你和姊姊誤會了。我爲溶解你的誤解，不得不把蘊在心之最深處的想頭，說給你聽了。否則你不會寬恕我的行爲吧。若是我的想頭，是錯誤的，那麼請你申斥吧！我不難馬上改過來。

我實在對於堀田先生，是憎惡憎惡得了不得。只要念到那人的事，幾乎也要顫慄了。說到爲什麼？那因爲使我姊姊不幸的，就是那個人。從我這裏奪去了我所最

喜歡的姊姊的，也是那個人。雖是這麼的說，你也不會諒解吧。堀田先生是愛着我長姊瞳。瞳姊也是愛着堀田先生的。可是堀田先生丟了瞳姊姊，開始愛上都姊姊了。所以瞳姊悲憤不堪，不能在家過活了。又，在都姊方面，有一位管先生，那差不多訂過婚一樣。可是都姊移心于堀田先生了。所以管先生悲切的要死。但堀田先生，這次棄了都姊。又要來誘惑我了。爲了堀田先生，使我所愛的姊姊們與善良的管先生受到苦痛；而一轉眼又來誘惑我。誰還受他那樣的誘惑呢？但只是申斥他的誘惑，我是不能滿足的。我對於蔑視女性之尊嚴，玩弄人間之感情的惡魔，決意要復讐。即使是姊姊和管先生的苦痛之十一，也得還擊那堀田先生的傲慢的面頰呢！因此故與殷勤，無論如何使之猶豫不決。我與那人很親密的交際，覺得很是對你不起；我的態度也許有些妖婦相。但我要使對手猶豫不決呵。我願取任何的手段，務必要作極厲害的復讐。

呀！這樣的事，本不想說給你聽，可是都姊已孕育了堀田先生的小孩子。而堀田先生還對我猶計百出呢！那個人，對我們姊妹，不惜蹂躪無遺。我一心要得到復讐的機會，所以曲與周旋。我自身覺得我的態度，過于大胆，不免恐慌得不得了，可是我從全體女性裏選出來，做一個懲戒色鬼的選手呵。這樣一想，我勇氣百倍。我從這個想頭所幹出來的事，務必請你寬恕吧。

前天同到銀座去，也因堀田先生約我到數寄屋橋相近，俟候瞳姊姊呵。我雖是想，堀田先生的話，多半是說謊，但有些地方，也有不能全作假話者，所以與他同去了。與那樣的人同走，也許覺得危險吧，但我確實有個預備，區區色魔，在我一些危險也沒有。我把他當作一隻狗帶了走。這隻狗，只有表面很體面，我是深知的，這樣也就做不出什麼了。但是被你看見了，我覺得這個真是不好。不過，因這機會，使我的真意，得到你的瞭解，那也再歡喜沒有了。并且你如領會我的本意，對

我前此秘而不宣的復讐計畫，假以一臂之力，詎就再歡喜沒有了。從此以往，我覺得再有誤會，是不行了，所以我再將我的本心，鄭重申說在這里：我講到男子，真心愛慕的，只有你一個。這比什麼都要緊，請你先要相信我。

爛子上。

他將桃色的信紙捧在兩手，歡喜的跳將起來了。胸頭暢朗的高叫着。爛子這一個女子，是多麼具有彈力，富有有趣而愉快的深沉的性格呵！這在日本女子是難得的。那女子聲明僅愛自己。青木把行將上途的手提箱，重複拋到室隅了。他馬上跑到中野，要應援爛子，惟力是視呢！

愛與怨

湖舟轉到中野篠崎家了。女僕出來：

『都小姐做着什麼？在那里？客人上來了。』說着陣陣地領到裏邊去。

『都女士！』湖舟照例不客氣的打開都的房門。

『啊！湖舟先生！』都羞答答地把袖兒掩着肚子。

湖舟坐墊也不墊，匆匆坐下，呼吸促迫，擺出歡喜得不知從那里說起的神色。

『你怎麼樣？』都問。

『呀！呀！我懇求你。你能見管嗎？』

『是那件事嗎？』

『不消說，總是那件事。』

『我不是說過不能相會嗎？』

『可是，未必盡然。』

『我已到了這個地步，已終不……』

『咿啲！講到那件事哩！我正爲此飛也似的趕了來的。那件事！我把那一件事對管

說了。于是管說，小孩不妨作爲自己的小孩，收受了去。』

『啊！……』都一說簌簌地掉下淚珠，悄悄地啜泣了。

『我還不能會見他……』

『說戲言，就尷尬了！』

『我已有了悟澈！』

『什麼悟澈？胡亂的有了悟澈，倒尷尬呢！』

『可是，我已太殘酷了。』

『你有了悟澈，益發殘酷吧。啾！你能見他嗎？管的確愛着你，我也想不到他是在那樣愛你呢！』

都只是默然，繼續啜泣。

『啾！請照辦吧！你如照辦，我也歡喜的很了。』

『真對你不起。但我太過意不去了。』

『如果過意不去，那麼此後報償管君就好了。儘管這樣，不與會面，那麼豈非連報償也不可能嗎？』

『你要我作報償嗎？』

『就是管君也希望報償吧。』

『我已經一生感激，不知如何作答。』

『那麼委託給我吧！』

『噯，我也不好委託不委託。』

『好了！』

湖舟這樣叫着，奮然起立。

『呀！我忘了。還有要說的話呢！瞳女士的居處有些端倪了。』

『啊！在那里呢？』都愕然抬起頭來。

『是山內靜邦氏的地方。』

『會見了嗎？』

『唔喲，不是住在那里，好像住着呵！』

『那麼……』

『管君一個人去問了。總得確切知道呵。有一幅畫陳列在靜邦畫塾展覽會，一定是
| 腫的手筆無疑。』

『啊！』

『不愧爲先生之子！這是無可否認的。』

『管先生一個人去嗎？』

『不錯。管君願一個人去。他說與我同去是不行的。』

『這樣！』都的心裏閃動着輕微的嫉妬。

『這意思你知道嗎？哈……！要我早些到你這里來呵！哈，哈，哈，哈！』
這樣高聲笑着，一面看見都已面紅耳赤，

『腫的消息一知道，馬上告訴你。』湖舟說了這句，徑自歸去了。

更深的愛

爛子那天午後，一意等候青木的回信。

于是都走進爛子的房中來。爛子一見都，便娓娓然的訴說了：

『姊姊！糟極了！還沒有來呢，那回信。』

『可是信是今晨寄出的吧。』

『可是已應該來了。一定洩着氣呵！』

『寄到中野來，快信既無效，那麼當然還沒有到。』

『也許如此吧。』

『一定如此的。』

『這樣才好。』爛子安心的說。

『喂！爛妹！姊姊的下落，據說知道了呢。』

『啊呀！可真的？倒還不是堀田的話嗎？』

『湖舟先生的話啊！據說一向受着山內靜邦先生的照拂呢！』

『啊！湖舟先生真是說了這話嗎？』

『是的。』

『湖舟先生，雖不會說謊。但他是莽漢，也不能遽爾置信。』

『據說管先生去探問了。』都頗有些歡喜的說。

『去探問了！瞳姊姊果真回來了，那不知道多麼歡喜呵！』

爛子說時動着身體，好像要手舞足蹈。

那時都從窗口眺望小松隔峙的道路；那條路是直通到前門；都驟然站起身來：

『啊呀！我在這房間是不行的。』說着出了室外。

『怎麼樣？姊姊。可笑的人！我還要訊問瞳姊的消息呢！』說着，爛子意欲追在姊姊之後。

『爛子妹妹！你來可不行！候在那裏呵！呵，呵，你看看後面吧。』

都說着去了。

爛子回轉頭來，于是看到直通前門的路。快信不來本人來，真是夢也想不到。

『啊呀！啊呀！』

他慌忙從窗口縮回臉來，以掛在窗口的白花邊的窗幔，遮掩了臉兒，忽又骨軋骨軋

地把窗幔纏繞了身體。

「來了呵！來了呵！我怎麼好！窘極！窘極！」

她又骨軋骨軋，從自己的身體，倒捲起窗幔，便如跳舞女郎一般，很輕捷的迎出前門去了。

青木已立在前門。他似乎很歡喜，但不知怎的有些乏味似的微笑。

「勞你駕臨！請進來吧。」爛子說了以後，羞答答地以袖子掩着口兒，先走到自己的房中來。

爛子走進房內，向壁佇立，驟然哭將出來。

青木在她的背後，默不作聲。他自己起過嫉妬之念，真是羞愧無地呢！

爛子一時泣着，而中途却破涕爲笑了。

「勞你光降！我正怕你不會再來了。務請你寬恕吧。」

『唔喲！正惟我，須得對你請罪！正惟我，對於自己的蠢笨，非常自惱呢。』

『不！我計劃了那樣無聊的事，這才不好呵。』

『有什麼無聊呢？照你所想的辦法，一步一步的幹吧。我非常贊成。連我亦感得義憤呵！』

『你也義憤！你有同感，我便歡喜了。』

爛子把淚光瑩瑩的臉兒，一發笑得酣暢。

兩人相對坐下。

『實際堀田那傢伙，是一個無賴漢！』青木從心中感着憤怒說。

『不錯！真是無賴漢。』

『噯！我也想幹一下。那樣的傢伙，一步步的給他個厲害吧。現在不到這邊來嗎？狗血噴頭的罵倒他好了。』

『那個樣兒是無效的。那個樣兒，我還不能滿足。』

『那也不錯，你的用心，比我還要深刻，哈哈哈哈哈！』

爛子着實富有彈力性，青木不禁很愛憐的笑她了。

兩人結着更深刻的情愛了。從兩人的房間裏，過了一會，就幽幽揚揚，彈出一種披亞娜的曲子來。

靜眸女士

管好容易才找到了麴町元園町山內靜邦氏的門前。大樹木排立在門之兩側，一切全屬閑靜。

管在前門請求通報，遂有一個書生出來。

『我名叫管，你們貴宅可有篠崎瞳這一位女士嗎？』

『那樣的人，可沒有呢！』

書生毫不遲疑的回答。但管不能遽爾置信，他覺得即使不住在這里，靜邦氏也一定知道她的住所的。所以他要會見靜邦畫伯。

『那麼，先生在家嗎？』

『噯！在着。然而先生是不很會客的。』

『可是，只要請你通報就得了。你只要說管秀三是故篠崎先生的門弟子，因篠崎家的事，請求一見。』

『那麼！請你等一下。』

書生進內去了。不很會客的靜邦氏，一說到篠崎先生的名字沒有不與會面的。書生馬上出來說：

『請進來吧。』

管被書生領導着，來到廣約二十疊席子的本式的應接室。壁龕掛着一幅軸子，那是雅邦所畫的『高士訪友』。在高峯峻巒的中腹，露着屋頂之一角，在那下面的山崖，有一個騎馬的道人，前來訪友。這是畫裏的風景。壁龕的右首，那朝庭院的紙戶，恰巧開着，所以看到廣庭的遠方，可于綠樹之間，望見紅色小巧的牌樓。于是在紅色牌樓的對方，恰巧有溫雅的兩個女子，談着走過。

管不覺站起身來。

『是瞳女士！』

管看了後影，這般直覺着，不覺要喊出聲來，但初來造訪，是不能那樣無禮的。他心中忐忑看着女子，而兩個女子已走過茶蘼掩映的路，向樹木蔭翳的側屋方面去了。雖不會對管顧盼，但無論如何，再不會當她是瞳以外的女人。

『勞你久候。』

發着這話，推開他座後的隔扇，走出一個有些面善的靜邦畫伯來。畫伯略略離開管的身傍，暫時細瞧管的風貌。

『初見，初見。我是靜湖門下，名叫管秀三。』

『是這樣嗎？有什麼貴事？』

『實在我們先生的長女公子，名叫瞳女士的……不過還請你不要轉告別人，已是脫離了家庭了。我想先生也許知道，所爲特來訪問。』

靜邦畫伯莞爾笑了。

『我知道的。』

『哈！果然知道的。』

管完全知道了瞳的下落，真是歡喜不小。又畫伯的態度，寧靜淡泊，更加可以歡喜。

『你怎麼會曉得？』

『因了展覽會裏的圖畫。』

『哈哈！那個。原來如此。怎麼樣，畫得很好吧。』

『很是佩服了。』

『佩服了吧！那是無可否認的。』

『以很短促的時間，已進步到那個樣子……。』

『斷沒有藏匿瞳女士的道理。請你傳語給她的母親，應不致發生誤會。瞳女士去年來此，因有事故要學畫。通知家中，恐被阻制，所以暫時默而不告。因為她要我瞞了家庭，所以我依照她的話了。』

『先生，讓我會見瞳女士嗎？』

『好略！你見她吧。瞳女士如要回去，不妨和你同回去。但她不願回去，你却不能

勉強她去。』

『奉命了。』

『那麼，失陪了。那麼我不來奉陪了。靜眸女士，馬上就過來。』

靜邦畫伯說到靜眸女士，一面笑着，一面站起了。超然物外的畫伯的態度，使管喜歡得不得了。

『啊！真是勞你光降！』這話方了，但見隔扇輕啓，瞳艷裝的身體，已走進客座來了。

『呀！久遠了。』

管心裏這樣的感觸。兩個人不是久別重逢的戀愛者，但他們迫切的心情，幾乎與戀人沒有兩樣，他們相互以淚眼相向了。

她正如管的豫想，稍微瘦損了些；比了以前，益發顯出高潔的品氣。

『突然來訪，你可不便嗎？』

『不！』

『你還希望隱遁于此嗎？』

『不！已不妨與家人相會了。始終覺得對不住媽媽與爛子。』

『與我一起回去嗎？』

『腫想了一會：』

『是，我擬回去一次看看媽媽與爛妹。但打算再受些這邊的先生的薰陶呢！』

『這話有理！務請你益發用功吧。就是這次展覽會的畫，也很佩服了。』

『啊！好不羞人！』
『暗暗喜似的赧然了。』

『實在因了那張畫知道你住在這裏的。』

『啊！可是我覺得已不妨被人知道了。』

『對吧！你還是要會見媽媽吧。』

『爛子怎麼樣了？』

『她在聖念着你哩！』

『真覺得對那個孩子不住呢！』

『怎麼樣，就此到中野去嗎？』

瞳略略沉吟了一下：

『你到我家去，先把見過我的事，對她們說一下。突然的去，總覺得有些離奇！』

『啲啲！她們已經知道了呢！』

『近來到中野去的嗎？』瞳這麼的問。

『啲啲！我全然沒有去。』

管這一回答，使瞳驟然低頭。她就注意到管一定是戀着都而都却戀着堀田，所以兩人的心情，在無論那一方，統要被苦痛的一點所觸撞。

然而現在正要勇往直前，衝過這樣的一點，所以管決然的說：

『我要和都女士結婚哩！』管突然的說。

瞳驚訝的很，返看管的臉兒。

『你也許一些也沒有知道，那堀田似乎丟了都女士了。』

『啊！』瞳瞪目了。但馬上接着說：『可是都已經……』

『你說都女士已經不是處女吧。』

『噯……』瞳含渾地說。

『那些事，是不成問題的。真正愛的人，那一點兒事，是可以原諒的。』

瞳不知都腹中的小孩怎麼樣。她猜想小孩已經流產，所以使管全不知情。因此瞳又

愁眉不展了。管立刻猜透了瞳的心思：

『并且請你放心吧。都的小孩子，不消說，歸我收留了。』

『啊！』瞳說時簌簌地淌下眼淚。

『請你不必傷悲！只要都女士沒有什麼，我是高興結婚的。我愛都女士的心，一些也沒有變過。我相信，都女士的錯誤與其結果，統可原諒的。』

『那麼太對你不住了。』

『做過一次錯事的人，應該決不會再做的了。所以，我要竭力原諒都女士，使之成長爲一個「人」呵。』

『呵！歡喜的很！我歡喜的很！』瞳潛然泣不可仰了。于是好容易才復抬起頭來說：

『父親是多麼歡喜呢！去世的父親是多歡喜呢！』

這樣說了之後，又是潛然啜泣。

管也突然哽塞，不能不咽泣了。

楓樹之下

管回到自己的宿舍，過了一回，湖舟匆匆忙忙從中野回來了。

『怎麼樣？』

管一見湖舟就問。

『倒是你怎麼樣？』

『去得很好。』管回答說。

『我也有了好結果。你會見了瞳女士？』

『會了來的。』

『那就好了。』

『然而她說暫時不回家。在靜邦畫伯的家裏，再要住些時候呢！』

『這也有理！再略加修養，大可造就呢！』

『她說這期間要到中野去探望一次。』

『訪問一次嗎？那嗎媽媽也可放心吧。』

『因此……』

『啊，行了。你的報告，到這里也可放心了。現在且聽我講來。都女士說是很想見你哩。她自己非常的畏縮。一口唸着：「對不住，對不住，自己太殘酷了。」由此看來，女人這東西是善良的呵。』

管默然聽着。

『總之會見你是羞恥的。所以那羞恥，當由我們衝破牠。怎麼樣？我帶你一起到中野去嗎？』

『去吧！會見了瞳女士，也有去報告的義務。』

『那自然有着。去吧！呵！準備吧！』

湖舟把躊躇不決的管，勉強的拉去了。

兩個人到了外面。湖舟覺得自己的一番苦心，已經逐步成功，所以暗自快活。管如往常一般，作憂鬱的神色。然而他的心也不能不感得在朦朧的山上，有方昇的旭日了。他一想到與久違了的都相會，感到莫名的不安與喜悅，由此他禁不住起了複雜的感情，乃至變成憂鬱了。此外還有擔心的一件事，就是看見都反常的肉體時，自己作何心情呢！那是悲傷嗎？苦痛嗎？那會見都的喜悅，能夠壓倒這個悲傷和苦痛嗎？照湖舟的話聽起來，都的心已經受過一番洗刷，那麼會見都的喜悅，儘可壓倒那時的悲苦而有餘，這就多麼好呢！

湖舟也許是故意的——或者是無意識的——一路上對管講些繪畫上的話。那論點是『人物畫的真諦是什麼』——然而湖舟的話，管是充耳不聞。而在湖舟不問管的聽與不聽，

只是自講自聽，喧聒不休。

兩個人到了中野的時候，已經晚間八時相近了。數天晦暗的月兒，至此已變成新月，銀鈎似的輝映着。管與都相會，極希望兩人相會，沒有第三者的攙越。

到篠崎家門口的時候，湖舟對管說道：

『你能夠在這裡暫候一下嗎？否則不很妥當呢！呵！不錯。請你等在這庭中。在那楓樹之下。』

湖舟的語氣，好似發着命令。說了之後，不聽他的回答，逕自跑上前門，走進都的房中去了。他們兩人，久別重逢，湖舟很不願把都的肉體，露在管的眼裏。在這一點，夜的昏暗是必要的。在昏暗中，愛人相會，只有精神是明晃晃地發光。使管只看見都的精神，那就好了。湖舟是這麼的打量着。

『都女士！』湖舟說。

『呵呀！又來了！』

都對於湖舟折了回來，似乎知道他的用意。她的呼吸，驟然促迫了。

『你能到庭中來一下嗎？』湖舟說。

都一見湖舟認真的臉兒，就惶惶的起立。湖舟在前，出了前門，對那跟在後面的都指着庭院的楓樹。

『請你到楓樹那邊去。你懂了嗎？我到爛子女士處去談談天。』

湖舟這樣告了辭，不等她的回話，逕自退回屋內。

都曉得沒有躊躇的餘地，所以依了湖舟的話，獨自走入昏暗的庭中了。有誰等候在那里呢？都是完全明白的。她似夢非夢地走過去。心臟爲了悔恨與感謝，漲滿得幾乎欲裂了。

忽然，都停住了。在幾步之前，有一個青年默默無聲的，如樹段兒一般黑憧憧的直

立着。不消說那是管了。

都看見這個，撲的倒在他脚下。她將額角放在草上哭出聲來。

『管先生！請寬恕！請寬恕！』她嗚咽的說。

管靜悄悄地捱到都的身傍，一隻手放在都的肩上，一句話也不說。

『我真無法謝罪呵！』

都從心裏哭泣了。都的哭聲，把管的心中的一切隔膜，洗拭得乾乾淨淨，管的心，如覆在兩人頭上的初夏之夜的天空一樣的澄碧。

都的錯誤，即使是現今的十倍，管覺得也可以寬恕了。

『我不念舊惡。』

都抖着肩兒哭泣。兩個人各各默着。無論什麼事，過此以上，再不能說些什麼。只有手與手，很有力的握着，似乎第二次再不會解散了。

管突然說道：

『你不能和我結婚嗎？』

『已經到了這個田地，請讓我長此自了吧！結婚的話，是不配的了！』

那任情恣性，傲慢已極的孔雀也似的都，爲自己的過愆所淨化，已如鴿兒一般的溫良了。

『你不肯毫不固執地，容納我的希望嗎？』

『不！我只要你寬恕就滿足了。務請不必再提那個話。』

『湖舟君應該傳達了我的心情，你不知道嗎？』

『不！那個已很知道。』

『既然知道，那麼不肯照辦嗎？你如照辦，我就非常高興呢！』

『我已不配呵！』

『現在還講這樣的話，殊覺尷尬。我如從前一樣的愛着你。我想因為愛人犯了過愆，就說不愛，那不是真正的愛。我雖也經過種種的苦痛，但受了這樣苦痛的厚賜，我已有了全然恕你過愆的自信了。』

都默然不語，仍是哭泣。

『喂！我懇求你，請馬上結婚吧。』

『只此一點，無論怎樣，抱歉的很，是辦不到。』

『儘管這般堅持，只有使我苦痛罷了。請你聽我的話吧。』

『請你原諒。』

『喲，只要你應許，我馬上可以準備。今夜我就要去懇求師母呢！』

『謝謝你。可是即使承你一次相諒，而腹中有着小孩，定又惹你的憎惡。』

『這些情形，也明白想到的了。我是一百個承認了這些情形，十二分原諒了你。然

後來和你結婚的。請你不必再說什麼吧！去懇求師母可不妨吧！」

都默不作聲。

『要是你說非常的不歡喜……』

『啊！說什麼不歡喜，怎麼說起那樣的話來了？……』

『那麼你何妨承認了。』

『可是……』

都又不說了。

管把「跪在地上的都」的肩兒，緊緊地抱着。

『我是和往日一般的管呵！和往日一般的愛着你。請你放心靠着我吧。喂！好吧！』

好吧！』

都微白的臉兒，在樹下暗淡之中，微微兒點了點。

『好了吧！』

『是。』都僅僅漏出一點聲息。

『那麼我往後去見師母吧！』

管抱都起立之後，便像勇者一般，走向前門去了。

★

★

★

★

第二天，堀田從麴町的本宅到中野來了。他那一天想定了收服爛子的新計劃。那就是決意用正式結婚的方法。若是爛子說討厭，那麼直接會爛子的母親去。

允許？

堀田子爵從麴町的本宅到中野的房子裏，已是過了正午。那一天爛子異乎尋常的，很高興的迎接堀田。

『前日，對不起的很！失禮之至！』

『咿啲！怎麼失禮？』堀田快活的回答。

『我因為要匆匆回家，所以說了那些徒逞己意的話。還請你原諒才好。』

『咿啲，咿啲！』子爵好像顯示自己的寬容，大模大樣的微笑着，一面却看看爛子的臉。

『堀田先生，你看！我真是剛愎的人。』

『不免有這個傾向。』

『從何見得呢？』

『那因為你不聽我的話。』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兩人相向哄笑了。

『你母親可在着？』

『噯！爲什麼？』

『咿啲！倒有些事。』

『對母親有何貴事？』

『自然有事啦！』

『是什麼？我替你轉說去。』

『那里？也並無別事。本來，對你說了也好。』

『那麼隔日承教吧。』

『我要說的事，你可猜的着？——』

『不！』爛子說時，忽然起立，彈着披亞娜的鍵盤了。她一面彈着，一面合着調子

，唱出歌來。

子爵一見爛子的狂態，斷不定那是什麼道理？

『請你也唱吧！』她回頭給子爵說。

『喲，我今天不能做那樣的事來取樂。』

『我彈得不錯吧！這是春之歌曲（Spring Song）呵。你何不就此跳舞呢？』

『你說笑話吧！』

『噯！你不跳舞嗎？跳個浮士德（Faust）也行。』

『你不免有些愚弄我。』

『那麼跳個雙錢舞吧。』

『啊！有了妙法！開了留聲器你也一同來跳！』

『一起跳不好，一個人跳吧！』

『務必跳一個？』

『要我跳嗎？』

『噯！』

『只因高興的很呵。』爛子露出燦爛的媚態笑了。

『爲什麼那樣的高興？』

『你猜猜看吧。』

子爵「似乎儼然」地釘視着爛子的微笑。

『你不懂嗎？』

『不懂。』

『在你應該懂得的。』

『在我？』

『是。』

『呀！讓我想想看！』

堀田沉吟着的當兒，爛子突然離開披亞娜，翩然牽着裙裾；于是骨軛一旋，獨自跳着浮士德 Faust 的模樣了。子爵發了呆看着。

『你瘋了。』

這麼一說，子爵馬上回到爛子的前頭，燒着臉兒笑了。

『喇！有什麼事使你那樣高興呢？我可不懂。』子爵說。

『還不懂嗎？』

『專說些可笑的話。』

『那麼好呵。』

『並不好呵。心如亂麻了。』

『剛才你說過的呵。』

『那麼，正是我要對你說的事嗎？』

『噯！』

『我要對你說的事你也心領神會了？』

『你要說些什麼？』

『你不是剛才說過：知道的嗎？』

『不！沒有說。』

『討厭，討厭。你始終是這樣兒。挑動了人家，結局丟了人家。你真是喜歡以言語爲遊戲，累得人好苦。我始終要保持鎮靜，却始終被你所顛倒！』

堀田故意誇張着悲恨的神氣。爛子莞爾笑了。

爛子年雖稚幼，而頭腦却如松鼠一般的敏捷；子爵對她實不免咋舌。但正惟是這樣

的女子，正惟是這樣變化多端的女子，就是終身相愛，也不會厭倦；這樣，他的心，更加被爛子所牽引了。

『真是，你的頭腦很行呵！』

『你要和媽媽面談的事，說給我聽吧！』

『那麼，說給你聽了，可由你傳達到你媽媽？』

『噯！怎麼不傳到？』

『我無論如何非得和你結婚不可。這件事還請你傳達給你媽媽。我已是早了一刻，好一刻。』

這樣說時，堀田注視着爛子，看那結婚一詞，當給與她怎樣的顫動。然而爛子毫不變色的回答：

『只要說這一點兒就行了？』

『說什麼「只這一點兒」？這樣重要的話，只這一點兒嗎？嚇人了！』

『但說起來很簡單呵。』

爛子莞爾而笑。那個笑是什麼意思？堀田一點也猜不透。

堀田油腔滑調的，將傳給她母親的話，託了爛子，意欲測驗爛子對於自己的請求

是怎樣的喜歡呵！但爛子依然不動聲色。說她驚呢，也沒有驚。說她高興呢，也沒有高興。但爛子的不驚不喜，也許已經摸透了自己的心，用不到驚和喜了。前一刻作跳舞的模樣，真是十分高興呢！堀田這麼的想着。

『對媽媽，慢些傳達也不妨吧？』

爛子泰然的說。

『說給母親慢些也不妨。可是你和我結婚的吧。』

爛子默然聽着披亞娜的鍵盤。

『說到這件事我不知道請求過你幾次了。而你每次是給我碰釘子。我對人不曾那樣低過頭。但你始終捉弄我，使我悚悚的發抖。與其受到你這樣的待遇，還不如你全然丟了我，我可以得救呢！喇！已經可以明白決定了。』是呢，『否』呢，單說一個字，也可以把我在這世上的死活問題解決了。快點，若是『否』，請你說『否』吧！』

于是爛子馬上以美麗的衣袖，掩了面了。堀田覺得爛子是索索的泣着！他益發得意了。爛子這次的啼哭，一定是歡樂的哭泣呢！

『喇，喇！』堀田從背後擁抱也似的靠近爛子，這樣的低語。于是她雪白的脖頸，將碰着他的唇兒。爛子稍微動了動身體，所以欲接又離了。

『真正和我結婚嗎？』

爛子默然不語。

但在這時候的沉默，多半是算默認的。

『願意和我結婚了。多謝多謝。』

這樣說時，堀田要從後面抱着爛子，去吻那頸子。但她一抽身從堀田的手上閃去，又是猝然彈出披亞娜的鍵盤。

『我就懇求你的母親去吧。』

『請你等一下。』爛子說時離開披亞娜了。

『是什麼？』

『我已轉說好了呵。』

『是這樣嗎？那麼我從此作種種的預備，對於親戚也非得轉輾告語不可呢！』

堀田一溜烟出了爛子的房間。

堀田一出去，爛子把頭伏在鍵盤之上了。她驟然悲從中來。對於堀田的請求，隱隱約約已有允許的表示，這是後悔不堪的。對於青木也是對不住的。然而爲要決意復讐，

非故與間隙把敵人誘到手頭不可。這樣一想，又勇氣百倍，到母親房中去了。

★

★

★

★

『媽媽，你聽我說，你還想住在這個屋子嗎？』

『爲什麼你問這個話？』母親驚異的返問。

『我住在這屋子，漸漸有些討厭了。』

『爲什麼？』

『這屋子是堀田先生的屋子吧。我不想住在堀田先生的家裏。』

『我也不想住呢！無奈找不到好的房子。』

『那麼你說一找到就遷居嗎？』

『一找到，隨便那一天，可以遷居。』

『并且，媽媽，堀田先生對我說：要我和他結婚呢！』

『啊！不要臉的人哪！把都糟塌到那個田地。』俊子嚇得瞠目。

『噯！并且堀田先生要直接對媽媽說，所以我要求他由我來轉說。』

『那麼，你承認了嗎？你難道和堀田先生做下錯事？』

俊子作色的問。

爛子笑得幾乎絕倒。

『媽媽，不是的，誰與堀田先生那些人？』

『那麼你何必傳到我，只要你斷然拒絕他，不就好了嗎？』

『可是我故意裝出願與結婚的神氣，要嚴厲的對付他呵！』

『啊，那樣的離奇……不過對手者是那樣的對手者。』俊子不安的說。

『不妨不妨！請安心好了！因為我恨之刺骨，便沒有什麼了。我要復姊姊的讐。媽

媽！若是堀田先生對你說什麼話，你只消說，一憑爛子自主好了。』

『啊！你是那樣的氣象。你父親的銳利之氣，統統傳給你了。可是你做這樣的事，不會發生意外的錯誤嗎？』

俊子注意到爛子的大胆，說。

『不妨，不妨！我雖是這個模樣，却是幹得很認真。』

這樣說時，爛子黑的大眼睛裏，直淌下眼淚。

瞳底歸來

管與都的結婚既然成立，管特地到瞳這里去報告。并且如果可能，還想把瞳帶到中野來呢！

這一次用不到什麼轉折，一逕可以會瞳了。管對瞳講起與都結婚的話，瞳歡喜得流淚。于是管邀瞳到中野去一次。

瞳思索了一會。她一想起久別重歸，那心兒飛也似的跳躍。但回到中野會見堀田或是會見都，那麼煞費苦心才得治癒的心傷，保不定再發起來。這很使她擔憂。好端端的以甯靜的心地，走着藝術的大道，而一回到中野也許從過去的事實的聯想，破壞了心的和平，這就多麼可怕呢！然一想到要會見母親會見爛子，那也顧不得許多了。

管與瞳到了中野。近着篠崎家的門前時，瞳的胸百感交集了。映在眼上的楓樹，被楓樹圍繞的畫室，邸內處處聳立的樺樹，江南竹的竹林，以及每一株樹，統擴展着類乎往昔的綠色的枝條。在那枝條之下。她破題兒第一遭被子爵畫着自己的丰姿，在那枝條之下她從子爵這里聽到喁喁的情話，縱令那戀之夢，是慘遭破滅，而回憶的種種，直眷戀得傷人心意。

她擺脫了潮湧的記憶，走近前門了。

「啊呀！」

忽在那里聽到這麼一叫，前門飛出一個人來，原來便是爛子。瞳剛好踏進門檻，爛子便撲了過去，揪住她弱不禁風的身體。

『姊姊！姊姊！媽媽，瞳姊姊呵！』

瞳被爛子抱住，已是眼兒發熱，她強自抑制，靜悄悄的微笑着。

『討厭的，姊姊這麼長久的瞞着人。』爛子說時，抽抽噎噎的哭出來了。

『對不住！請你原諒。』瞳也淌着熱淚，從心中感謝爛子。爛子馬上揩掉眼淚，抬起頭來。

『好了！回來得很好！媽媽，媽媽，姊姊來呀！』

這樣說時，他拉了姊姊，走上屋子來了。

俊子一聽見爛子的聲音，便捧着煙管從茶間裏出來了。一見瞳來，她就流淚。

『瞳呵！說起你來！』

『對不住！媽媽！』瞳亦眼淚汪汪。

『真是，使我操心的人呵！何苦把居所瞞着我？』

爛子遮住了母親的叱責說。

『算了！媽媽，那樣的事，也好隨便了吧。姊姊，快點到那邊去吧。』

爛子把瞳攙到了茶間。三人坐定，瞳馬上拱手對母親謝罪。

『真是，長年累月，使媽媽操心。對不起得很！』

『每念你父親既不在世，……連你……』

『媽媽，請你不必淘氣。過于淘氣，我可怨了媽媽呵。喂！姊姊！你可強健？』

爛子問着姊姊。

『謝謝你。爛子妹！我很是安好！』

母親意欲說些什麼，但默然揮着眼淚。

『我因爲對於姊姊的行方，太無端倪，還疑心姊姊已是死了不成。你看，姊姊，我這樣的東西，都蒐集着呢！』

爛子立起，似乎到自己的房中去，她拿了剪報簿又復折回來了。瞳毫不在意的打開一看，却見有女子自殺的記事，從報上剪下來，一條一條的貼了不知好多頁呢？并且那上面或者做着○的記號，或者做着×的記號。

妹妹一番純樸的苦心，沁人肺腑，瞳不覺以剪報籍掩了臉，一時咽泣了。

母女姊妹之間，暢叙了別後離懷。慰貼莫如自己的家庭；瞳確是這般的幽想。但她不見都的影子，却不絕的引起注意。

原來當瞳進門的時候，爛子喊着，宣告瞳的回來，都聽到這個喊聲，本欲迎出前門來，但她腳兒立着發抖，動也動彈不得。她在獨自幽閉的房間中，合着十。她似要祈禱什麼呢。

管避到走廊以免阻碍瞳的姊妹們的談話，但任你等着，也不見都的出來，這才知道要搭救欲出不得進退維谷的都，是捨己莫屬的事，于是走到她的房中去了。都以爲這是瞳來了，不免有些窘促，而進來的却是管呵！

「呵！管先生！」

「帶了瞳女士來了。」

「我怎麼好呢？」

「你何妨放胆去會會？我統統說妥了呵。我們的事她很歡喜呢！」

「可是我！」

「那麼我帶了瞳女士到這里來吧。」

「那不好！我去就是。」

話雖如此，却却輕易動不得步。將自己膨大的肚子，給姊姊看，那真苦痛得要死。

對於姊姊所發的反抗的話，到了今日，統統成爲一枚一枚銳利的箭，返射過來，刺痛她的心了。

爛子大聲叫女僕的聲音，從茶間裏傳到都的耳朵。

于是過了不久，瞳倒興興頭頭，走進都的房中來了。

「啊呀！」都說着低下頭去。

「都妹妹，對不起的很！離家好久了。」

瞳的話很是潔淨，沒有什麼恨，沒有什麼憤。但越是潔淨，都的胸越是酸痛。

「正惟我。」雖是說着，都已響不出聲了。

瞳從沒有見過都的樣兒拘謹到這個樣子。那樣傲慢的都。是這般謙讓的低着頭，使瞳一見，心中爲之黯然了。她想：還不如以前漫然相對的好呢！但一見都的肚子，有一種不可言喻的不快，鬱塞在胸中了。瞳撇開這些不快，一面說道：

『你可健康吧。我在靜邦先生的地方討擾呢！家裏的事，雖種種在念，但以為你既在着，所以也就放心了。』

『請寬恕我吧。』都說了一句話就哭了。

『都妹妹，那樣的話，請你不必再提吧。因為我全不在意呵！喇！我覺得目前已是幸福了。就是說到你，因為管先生是懇摯的人，所以也就很好了。』

瞳抱起了都。都把臉兒偎在姊姊的膝上，不住的啜泣。管雖已出了走廊，眺望庭院，但亦為之泣然。俊子，亦在門外咽泣，只有爛子說是為瞳烹調肴饌，正在高聲吩咐着女僕呢！

新婚旅行的話

隔了一日，堀田到爛子的地方來了。他穿了新製的洋裝，意氣揚揚。

『前日，失禮的很！我從那天起，歡喜得了不得，連夜裏也睡不着呢！』

『我還道你今天不會來吧！』

『我也想等過兩三日，使你有個餘裕，但真等得不耐煩了。你給母親說過了嗎？』

『噯！』

『阿母怎麼說？』

『媽媽說，憑我自己的歡喜。』

『是這樣嗎？那謝謝你。那麼結婚的儀式那一天舉行呢？』

『啊呀！說什麼結婚儀式？我還沒有給你做回信呢！』

『噢！』堀田瞠目而視。『你不是承認了嗎？』

『噯！還沒有呢？』

『那真厲害。倒不是正因你允許了，才去徵求母親的同意？』

『啊呀！母親與我是各別的。所以我那時也會問你「只有這一點兒嗎」？』

『不行，不行！事到臨頭，還來捉弄我嗎？與你說話真滿腹氣憤。』

這樣說着，堀田把仰着的頭，搔了一把頭髮。

『沒有辦法。那麼我重興問你吧：你承認嗎？』

爛子莞爾而笑。

『不消說，承認的吧！』

『咦！怎麼樣的？』

爛子又是莞爾的笑着。

『我輸給你。你是我的勁敵。可是到了此刻，你不會說什麼討厭吧。』

爛子又發笑了。

『咦！給我回信呵！我的幸福的全部，繫在你的一言呢！』

『噯！給你回信呵！』

『那麼我洗耳傾聽着吧！』

『啊呀！馬上做回信可不好。』

『什麼？還要過一會！』

『爭奈馬上做回信是討厭的。』

『那麼那一天呢？』

『請你等到後天。』

『沒有方法。等你吧。你是喜歡捉弄人家的。但我是相信你的。等你吧，你把我當狗子，用塊鮮肉引誘着；狗愈情急你愈要和他逗玩，使他拜囉跳囉，還是吃不着鮮肉吧！』

『也許如此。啊！呵，呵，呵，呵！』爛子哄笑了。

堀田非常的安心。他以爲爛子如果不承認，那麼她不該捉弄人家這到個田地，如果不歡喜結婚，也不該半戲半真的延遲回話了。

『新婚旅行，到那裏去呢？』過了一會堀田說了。

『那樣的事，還早得很呵！』

『喲，我已遷延不下去了。說給親戚們，也許有多少的反對，但不顧物議，馬上舉行結婚儀式吧。并且到你所愛好的地方去吧。』

『我想到北海道去看看呢！』

『那個很好。到那里去新婚旅行，還帶便可以避暑。我也想到那里去一次呢！那麼定了北海道吧。』

『我若到北海道去，可採了許多鈴蘭來。我最喜歡鈴蘭。那種芬芳，真是可喜。喂，你不喜歡？』

『咿啲！我也全然歡喜。你與我的趣味，恰巧相合。我們二人定是幸福無量呵！我可以發誓說這句話。我們不是要有一個令人羨慕的家庭嗎？你看！我還想在箱根製一所新房子，你喜歡強羅（地名）嗎？』

『噯，要是箱根，我隨便那里都歡喜。』

『我想買一部新的汽車，是西洋貨的皮篷車，價值當在萬元以上。并且你坐了，我給你開車，往復于東京與箱根之間。』

『很好呀！還有，我要到外國去一次呢！』

『自然陪了你去？法蘭西我非去一次不可呢！更深切的研究一番繪畫。如果和你一起，就在那里借一所房子吧。可是赴法蘭西的事，當在我與你，很悠游的享樂了日本的生活之後，可不行嗎？』

『噯！這也不錯！』

『那麼究竟你承認和我結婚了。』

『啊呀！討厭的堀田先生！這裏僅就新婚生活而言呀！』

『那主人公是我，女主人公是你呵！』

『怎麼樣？且待後天分曉吧！』爛子說時賦媚的笑了。

『啊呀！啊呀！』

堀田失望似的說，但他決沒有失望。他想：爛子這一女個人，生來是個天才的妖婦。她對於操縱男子的心，是有特殊的天分。她心裏決計承認了；而爲了自高聲價，又抖亂了男子的心曲，渴死了男子的方寸，于是趁那渴望的極點，她才博得歡心，引起疼愛的，給與自己呢，這是多麼嬌媚天成的妖婦呵！正惟是這樣的女人，就是終身捧嘴，也是餘味不盡的女人呵！這樣想着，堀田又眼睜睜地細瞧爛子的臉兒。

高尚的契合

那天堀田回去之後，過了不久，青木就來走訪篠崎家了。爛子爲要報告那一天的經過，早就等候青木的到臨。很高興的將青木領到房中。

『我恭候着你哩！你倒珊珊來遲！』

爛子已是依戀青木，所以于不意之間將這個親蜜的怨言，脫口而出了。

『唔呀，那里的話？倒是飛也似的趕來的呀！』

『啊！飛也似的趕來的？那嗎，我……呵，呵，呵！我自己等得太急了。』

注意到青木的額上流着汗，爛子連忙以自己的手怕，揩拭他的額際。青木發癢似的把牠忍耐了一回，這才說道：

『多謝你。已經很夠了。怎麼樣。堀田來過了？』

『噯！我正要對你講這個事。』

『來過了嗎？』

『剛才回去的呵！』

『剛才回去？那就引爲遺恨。早一點來就好咯！』

『我做了對不住你的事。』

『怎麼的？』青木的臉兒略略有些黯然。

『你聽！堀田先生！對我說，要我與他結婚呢！』

『呀！』青木的臉兒變色了。

『爲此我覺得對你不住。』

『怎麼呢？承認了嗎？』

青木不覺熱烈起來了。

『不！沒有什麼承認。可是我說，到後天做回信。』

『那麼你有意要與堀田結婚嗎？』青木的眸子，略略充血了。

『啊！討厭的青木先生！你還算很知道了我的心情。』

『可是……』青木自己狼狽，羞愧無地，不覺面已通紅。

『我說後天給他回信，就不免露出了認可的口吻，這實在對你不起。可是我這樣延

宕着回信，決意要懲戒堀田先生呵！懲戒那些沾污女性之尊嚴的罪人！』

爛子的美麗的臉兒，興奮得煥然發光。

『不錯，那樣很好。』

『青木先生，請你想些懲戒那個人的方法吧！至于適當的譏誚與惡罵，他能毫不介意的避去的。請你另外想些方法吧！』

『……………』

『我拒絕他的時候，要與都姊同席的拒絕他。那一天請你也來吧。男人一個也不在，倒很可怕的。』

『好！我來吧！』

話雖如此，而青木暫又沉吟了。縱令爛子是決定拒絕吧，但堀田對爛子明白的求婚，這也是意外的事件。堀田居然專誠起來了！色鬼的他，亦居然專誠起來了！這麼想時，青木頓覺不安。爛子是青木所疼愛；現在在爛子的身上，正舔上了近在眉睫的火饅兒呢！

自己與爛子的關係，這麼一來，便覺不穩了。非在目下，明明白白獲得她的芳心不可。

『喂！爛子女士！』青木畏縮的說。

『是什麼？』

「你看！實在……我對你也有與堀田君同樣的懇求呢！」

青木吐露了這句話，便低下臉兒。爛子領會到青木的語意，也就臉兒通紅，頭兒低垂，兩人于片刻之間，碎成熱烈的感情的齏粉。

「生怕你把我和堀田看作一邱之貉，所以不想提起這件事，但實在不能長守緘默了——我終于苦悶萬狀。」

爛子低着頭，把手碰着席子，于是又把手兒略略移動，扯着席子的邊緣。臉兒紅得如熟透了的蘋果。

「喂！我懇求你！」

爛子羞答答地看看青木的臉，又閉了眼睛。

「你看！是我一生的請求。我一生忠實于你。我發誓：忠實。可是你討厭我，請你不要客氣的拒絕吧。我能忍耐着！」

注視爛子的青木的眸子，活躍的燃燒了。爛子呢，胸中充滿着感情，找不到言語來表示，她又是不住的扯着席邊兒。

『要你立刻作答，也許太不合理吧。這樣的終身大事，要你立刻作答，確是我的不是。也請你定了後天給我回信吧。』

爛子一時似乎突破了前此的羞澀，笑出來了：

『呵！討厭的青木先生！連你也要等到後天嗎？』

爛子的瞳孔，因為愛與媚與喜，發亮了。青木似乎被這瞳孔所吸引，捱近了爛子的身傍。從前刻起，一直垂着的爛子的頭，倒在青木的懷裏了。

管底復讎

自尊心極強，而毫無反省心的人，那怕到了最後的審判日，亦還是傲然出庭的。掘

田平常是一個晏起者，到了與爛子約定的一天，一早就醒了過來，駕了汽車，疾馳在朝寒的郊外，向着中野而來。在路上考慮着結婚式的擇日；他計劃于七月以內完了婚，與爛子一起去避暑。

到爛子家中的前門時，有一個女僕出來相迎；那女僕不知怎的，不像平常一般的澄着笑容！堀田毫不做聲，將帽子交給了她，走進來了。女僕這時雖不說話，却把他上門的消息關照爛子。一逕領到客座方面去。

堀田被女僕客客氣氣地導入十疊席子的客座。

『這也有理。今日要給我一個新的答覆，所以領我到這里。也許母親出來作承諾的答辭吧！如果可能，第一句承諾的答辭還要使爛子親口來說呢！且看那時的她，擺出怎樣的嬌羞，來作這個答辭！從母親的口裡，聽那個答覆，那是俗套的很！』

堀田想着這些事，眼睛溜了溜壁龕。壁龕裡不意盛飾了訂婚的禮物。

『啊呀！手段真好！宜乎其爲爛子。先要我看丁訂婚的禮物，然後給我答覆，那是多淘氣的女孩子！』

堀田的心底，已壓不住的湧上了歡喜。

那時忽然有一陣腳聲，從走廊近着這邊來。子爵疑是母親或爛子，心便跳個不住，但立在子爵之前的，却是出乎意外，那是都呵！

那是從肚子膨大之後，不會見過面的都。『冤家，來了！』子爵這麼想着，忽而撒轉臉兒。

『堀田先生，我要和你說幾句話呢！』都說。

子爵的面上，表示着早就心領的神氣，他瞅着都說：

『我對你沒有事。』

『我對你也沒有事。』

『那就各不相干了。』

『噯！但有一個人對你有事呢！』

都說了回頭顧盼。跟在都的後面進來的那是管。

『久違了！』管說時近着子爵坐了。

『呀！』子爵說。心想爲什麼只有那些障碍物，一起混進來？但子爵不願故示軟弱，所以取出香煙，傲然的點上火。

『有什麼談話呢？』堀田的口氣，好像責備管的侵入。

『我和都女士結婚。』管悠然的說。

『那不關我的事。』

『你沒有什麼不服嗎？』

『還說不服？倒是很好！』

『好！你良心上沒有什麼內疚嗎？』

『沒有。』

『好！我對你復讎。代都復讎。』

『復讎？』子爵說時怒目相向。

『好嗎？』

『我倒沒有被人復過讎。』

『我偏不說你沒有。』

『果真有的，你說好了。』

『你不以為傷了都女士嗎？』

『我並不這麼想。』

『那樣的話，厚着臉皮，說得過去嗎？』

「說得過去，所以說的。那種事，是兩相喜歡幹了的。你說我傷了都；那是毀壞人名譽！」

「好！那麼你的小孩怎麼辦？」

「那不知道。」

「對於那個，你說沒有責任嗎？」

「沒有！」

管爲了憤怒，把眉毛倒豎了。

「好！我收管你的小孩。當作自己的兒子，好好養育他。好嗎？我們夫妻看你豬狗也不如；你的小孩却由我們養大來！那是給你的永久的復讎。你只要有豬狗的良心，還該知道受此復讎的羞恥。」

這句話一說完，管出室去了。

『惡魔！』都向子爵說。

『糊塗虫！』子爵說。

都將拿在手中的扇子，突擊子爵，翩然起身，沿着走廊去了。那扇子的木柄，恰好敲着子爵的右眼臉，所以子爵對都連罵聲也喊不出。子爵未免心緒惡劣了。因為懊喪，全身爲之戰栗。可是此刻響了出來，那麼連與爛子的婚事，也要糟掉了。他耐着懊喪，幾乎連腹底也要怪痛了。于是爛子低說着：

『啊！殘酷的人呵！』她打開右手的側門進來了。她的口吻，好像完全聽到了這次的事件，表同情于堀田的。子爵頓時，興興頭頭迎接爛子：

『天外飛來的誤會！都女士，誤會了我！』

堀田深恐這次的口角，已被爛子所聽到，所以不着形跡的補救似的細語。

『喂！走到這邊來些。這裡才有些涼快的風。』

爛子引堀田到走廊近處。爛子還是平常一般的快活。

『那麼唐突你吧！』

堀田移到爛子的身旁，幾乎太逼近了；爛子無意之間，好像要避開堀田，退後二三尺，背着屋柱蹲下了。

『都女士，也終于與管君結婚了。』

『噯！不錯！』

『好的很！管君也有結婚的責任哩。』

子爵神色從容的說。了不得的爛子，也有些愕然，終于說不出輕疾如常的回答了。

『那麼你家有兩重喜慶哩！』

『噯！不錯！』爛子認真的說。

堀田以爲立刻可以分曉。那壁龕的訂婚禮物，不是送給自己的，也許是管送給都

的。

『喜慶的東西，飾在這裡呢！那是管君送來的嗎？』

『不！』

『那麼由你家送給管君的？』

『不！』

（那倒還是送給我的）堀田這樣暗想，得意的很了。

『那麼終究是送給我的嗎？預備的真早呢！』

『不！你錯了！』爛子明白的回答。

『錯了？你說笑話吧！不是都女士的東西，便是你的東西。是你的東西，總是送給我的吧。』

『不！你錯了。』

爛子冷酷如鐵的打消。和不常一般的快活的媚態，再也看不見了。

堀田開始有些侷促了！但剛復的鯉魚，永久是逆溯着瀑布，直到破碎了鼻尖。

『那麼此外拿到什麼地方去的？還是此外從那里拿了來的？』

『這樣的事，沒有說給你聽的必要。因為與你不相干。正如都姊與管先生的結婚，與你毫不相干一樣。』

堀田臉如糞土，注視爛子。一向以爲是天真爛漫，活潑可愛的小姑娘的爛子，而今如莊嚴的女神之像一般，有凜然肅立之概。

『啊呀！這嚇壞人了！那麼近來的回信怎樣了？你說置之不理嗎？』

『不！那回信是給你的。那是我的責任。』

『那麼請你快點吧。』

堀田颯颯的抖了。

「噯！怎麼不給你。我說！你的請求雖是煞費苦心，但只好拒絕了。」

爛子的面龐，如大理石的少女一般的堅白。但她一點也沒有慌亂。

「我的請求拒絕了。那麼這贈品到底做甚？」

堀田歪牽了臉。

「那樣的事，你又何必管他？但你既是隣居，所以對你披露吧。我這次結婚了。你也知道的吧。和那青木先生。因為順便，匆匆就交換了訂婚禮物。」

堀田緊握了拳頭顫栗了。

「那麼你玩弄我嗎？」

爛子以蒼白的臉兒笑着。

「那麼你對瞳姊姊與都姊姊怎麼樣呢？」

「你是淫婦！」

『憑你說些什麼！』

『你是玩弄男子的感情，吮吸活人之血的妖婦！』

『請你不必多嘴！我一開首就打算對付你，此外什麼也沒有。』

『對付？』

『是的。代姊姊們懲治你這一種男子。』

『那麼你的種種媚態，統是假的？』

『噯！不錯。』

『畜生！你到處愚弄我！你是妓女以下的東西。』

『呵，呵，呵，呵！從惡魔看來，上帝便是惡魔。』

『你是可怕的女人！』

『惡魔是怕陽光的吧。』

『你到處愚弄我。』

堀田捱近爛子的旁邊。爛子抽的站起了。

『醜醜的很！不要靠近來！』

『什麼？』

堀田憑着怒氣，扭住爛子的手。正當扭住的一刹那，突聞『你敢欺侮女性！』的喝聲；跟着這聲音，堀田恍惚如在宇宙間打了一個滾，而室中器物震撼作聲，堀田的身體竟就打翻在席上了。

立在那里，爲爛子保鏢的，那是青木。

堀田一見青木的形容，奮然起立。堀田在學習院亦是第一級的柔道家。正惟受着不意的襲擊，所以吃了一跌。他却有十分的自信的。

『做什麼？』

『什麼！』

兩個青年，緊緊的扭作一團，他們兩相掙紮地板響得幾乎要碎。爛子曾有一二三次，聽到堀田的柔道很是高明。但青木是否擅長柔道，這使她很不安了。

『管先生來——』她叫了。

『不要緊、不要緊！』

青木一面與堀田掙紮，一面對爛子申說。說時遲，那時快，堀田的身軀，已飛在半天，翻在席上了。但推翻他的青木，亦一起拖倒了，他們改爲橫臥的格鬥。青木暫時之間，滾到底層，爛子戰戰的抖了。

『不要緊，爛子女士！』

青木雖在底層，却以悠游的聲音，對爛子說話。

『說什麼，畜生！』

堀田要抑住青木的咽喉了。不料打了一個滾，這次青木又在上層；青木的二手，完全扼住了堀田的項頸。

『怎麼樣？』

『噯！』

堀田要推開那個手，盡力掙紮着。

『怎麼樣？悶了嗎？』青木很緊的揪住他。

管與都不知什麼時候已經來了。

『青木先生，不要斷了他的呼吸？』爛子担心的說。

『咿喲，斷了他呼吸，也不要緊。這樣的傢貨殺了也好。這樣的傢貨，因為他精神上坦然的殺死女性，所以殺了也好。』

『可是殺了他，你就不行了。』爛子說。

「都女士！你有什麼話說嗎？」青木說。

「不！沒有話說。那傢貨，我已不當他是人了。」

「管君，你哩？」青木看着管。

「唔呀，我的復讎，從此永久繼續下去。一生一世，用那個調子，束縛那男子的良心。」

「那麼還是放手吧！怎麼樣，堀田君，還要抵抗嗎？」

堀田呻吟地搖著頭。

「那麼，放你吧！」這樣說時，青木撒開手，就離開堀田的身體。堀田被最後的打擊，一時恢復不過來，於是暫時之間，躺在席上。

「你亦不是華族嗎？不是藝術家嗎？你也該知道沾污女性之尊嚴的恐慌吧！好吧！你應猛省！淫亂一個處女，肉體的不必說了，就是精神的，也有可怕的報應哩！」

管釘視着堀田的臉兒說。堀田的面色，漸漸恢復過來了。他轉輾的起坐。

他故意從口袋裡摸出香煙，坦然點火吸了。

『我倒要問一下，這房子那一天交還我？』

堀田對四個人說。

『噯！隨便那天，儘可交還你。器物已好好打包了。』爛子說。

『是這樣嗎？那麼少陪了！且到原一郎律師那里去，查一查，倒人于地，扼人之頸該當何罪？』

堀田一溜煙去了。

『無賴橫以下的東西。永遠不會得救的男子。』

管酸苦似的，目送堀田的去影。

★

★

★

★

堀田去後，接着，兩人一對，各各走開；爛子與青木回到楓樹之下了。

「被他上訴，你怎麼辦呢？」

「那是惡漢常用的落臺話。」

「可是被他上訴，倒尷尬呢！」

「那果真成了罪，也欣然前去呵。」

「可是爲了我，使你惹出是非，倒不好的。」

「在男性講來，爲了所愛的女性而受苦，那再愉快沒有了。」

「不錯！你看！青木先生，我的對付堀田先生，也許太殘酷了嗎？」

「是什麼？」

「使他傾心，而後復讎。」

「那有什麼殘酷呢？現今的女性，過于單純而薄弱，所以做了男子的掌中物。除非

像你那樣複雜而強毅……』

『那麼你不爲了我所做的事，討厭我嗎？』

『不！爲了那個，不知怎樣的愛你哩！……』

『真的。高興的很了！』

這樣一說，爛子把臉兒深偎在男子之胸間。那雪白的頸子，使青木猛感着接吻的誘惑。但爲保持訂婚時代的純潔，也把牠強自抑制。他伸出右手，初次抱着爛子豐腴的肉體。

（完）